

猿俠縱橫　　（新派俠情江湖故事）南宮宇．著

威遠鏢局接到一單奇怪的鏢貨，與失蹤的「大聖之門」夏雪有關，引起了少林、武當、峨嵋各名門正派的注意，丐幫、煙雨樓以及骷髏族亦不甘後人，聯手劫鏢，究竟鏢貨內藏什麼？夏雪闖少林、入武當、上峨嵋，又與兩大邪惡幫會交惡，究竟其間發生過什麼大事？

第30年
14

$ 8.0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所著「猿俠縱橫」，故事以威遠鏢局運送一隻木箱開始，引起了連串的武林紛爭，木箱內到底藏有什麼寶貝？丐幫人物認爲可能是夏雪的遺體，更可能是一小截打狗棒，少林寺的高僧認爲木箱中可能有他們的「易筋洗髓」珍本，武當道人更認爲……故事內容描述夏雪和各門派的恩恩怨怨，情節感人肺腑，打鬥場面壯觀慘烈，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請各讀者細意欣賞！

☆ ☆ ☆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深受廣大民衆喜愛的文學作品，今期刋出的「忠魂未了情」，更有一段精彩緊張、激奮人心的情節，請勿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吳道子另一新作「玉珠風雲」，人稱千里獨行客，亦稱天涯浪子的萬天涯竟然會和馮人杰交上朋友，更於一個偶然機會遇上柳子安兄妹，改變了他以往的作風，而捲入一場武林爭鬥……

☆ ☆ ☆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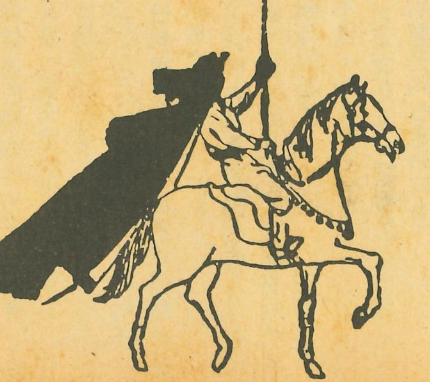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14期
（總號151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環球出版社發行

武俠小說

簫劍情仇

江湖上一片風聲鶴唳，皆因新成立的統一盟，所向披靡，唯一能與之對抗的武林雙秀，却又因情反目成仇，未肯聯手對抗，統一盟的勢力更見擴張……

西門丁著

全套三集・每套港幣五十四元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及超級市場有售。







猿俠縱橫

新派江湖恩怨錄／南宮宇·文 可飛·圖

神秘木箱 嚴密保護

威遠鏢局今年可算是喜事重重。

因為老鏢頭，也即是威遠鏢局的老闆，今年是六十大壽，他已打算吃過兒孫、徒弟為他而設的壽宴後，便要封刀歸隱。

第二件喜事，便是老鏢頭的兒子羅維揚，在江湖上已略有聲望，可以正式接任為威遠鏢局的總鏢頭。

有子克紹箕裘，無疑是一件樂事。

威遠鏢局的老鏢師羅北，三十年來，在黃河以南，長江以北，誰人不識？

他向來人緣極好，使用的是一柄「九環金刀」，在江湖上，各名門正派，或是邪魔外道，也會給他幾分薄面，因此，二十多年來，他已穩坐「第一鏢局」的交椅。

可是，人畢竟會老的。

幸好他的長子羅維揚，生性聰明，不單學會了父親的「金刀法」，還從中領悟，創了「鴛鴦金刀」刀法，雖未成氣候，但已能立足江湖。

那日早晨，鏢局剛開門，便來了一個客人。

這客人作書生打扮。

一身墨綠長袍，風度翩翩。

但與他的臉孔卻不相稱，眉尖額窄，獐頭鼠目，而且有點猥瑣的感覺。

羅維揚第一眼看見他，便不歡喜他。

但他是客人，羅維揚也恭敬迎迓。

「公子是——」

「在下姓侯，想找貴鏢局的總鏢頭！」這人的外貌雖不討人歡喜，但說話的聲音，卻是悅耳動人。

「侯公子，在下便是總鏢頭羅維揚！」

「啊，原來是羅總鏢頭——在下孤陋寡聞，總以為總鏢頭是……」

「是一把年紀，老成持重的？」

那姓侯的公子只是微笑着。

「侯公子是想托運？」

他點點了頭。

「托運什麼？」

「一隻木箱！」

「托運往——」

「托運到江西與廣東交滙處一個小鎮！」

「路途也頗遙遠！」

侯公子問：「可有問題？」

「沒有問題——不過，公子可否告之，木箱之內載的是什麼貨物？」

「這個——在下其實也不知道，不過，我可以保證，絕不是違禁之物！」

「不知道是什麼貨物，咱們做鏢局的……」

「鏢頭，通常貴鏢局南下，要收多少鏢銀？」

羅維揚低頭粗略計算一下，道：

「大約是三百兩！」

侯公子也低首盤算了一會，才道：「總鏢頭，假若貴鏢局能護送到目的地，我出三倍價錢，另外再加一百兩，給鏢局的弟兄們喝酒！」

三百兩的三倍，便是九百兩，再加上一百兩賞錢，便是一千兩！假若這宗買賣交易成功，鏢局兩年的開銷，也不用愁了！

羅維揚正想說話，侯公子已搶先道：「羅總鏢頭，令尊是——」

羅維揚已明白侯公子的用意，這宗大買賣，看來定要出動老父了。

於是，他說道：「家父是羅北！」

「在下估計沒有錯誤——我們條件是，總鏢頭要出馬，也希望老鏢頭也親自出馬！」

這條件也不算苛刻，客人付出這麼多錢，當然是希望安安穩穩的把貨物送到目的地。

不過，他有點猶豫。

一方面是年少好勝之心，另一方面不知老父的心意如何！

一陣爽朗的笑聲，從賬房傳出。

「侯公子，承蒙看重！」

說話的是一個白鬚白髯老者，慈祥而穩重之色。

「維揚，咱們就接下這宗買賣！」

侯公子拱手道：「總鏢頭！」

「爹！」

羅北笑道：「侯公子，我也有一個條件！」

「在下恭聽！」

「不知閣下會否一道南下？」

「總鏢頭果是老於江湖，在下會與貨物一道南下！」

「我的條件——沿路一切由我作主！」

「這個當然，在下雖然一道南下，但不會現身！」

「那好極了！」

侯公子從懷中抽出一張銀票，數目是五百兩。

「總鏢頭，這是訂金！」

羅維揚接過，道：「公子想何時起程？」

「三天之後！」

「貨物在兩天之後送到貴局——十五天的腳程，總可以送到江南？」

「假如一切順利的話！」

「有老鏢頭在，一切都會順利的！」

「但願如此！」羅北仍是爽朗的笑着。

「在下告退！」

「侯公子，兩天之後再見！」

羅維揚送了侯公子至門口時，門外行人熙熙攘攘，門角處還有幾個乞丐。

當侯公子離開，那幾個乞丐也站了起來。

羅維揚回到店內。

「爹，你說過——」

「爹還未吃壽酒，沒有封刀，當然要接這宗大買賣，維揚，雖然咱們是

武人，但也要講究生意之道！」

「不過，這買賣並不容易——」

「這個當然，否則客人也不用付出這個價錢！」

「這位侯公子，面目——」

「人不可貌相！」

「他出手闊綽，說話也溫文有禮！」

「對，他還是個練家子！」

「練家子？他一身書生打扮！」

「看他步履凝重，身形矯捷，身手定不尋常！」

「咱們也要預備一下了！」

「對，南下的道路，咱們並不太熟悉，特別是江南一帶，幸好到了江南，便已算完事，否則，入了廣東，那地方更難對付！」

「爹需要些什麼人手？」

「咱們父子一同上陣，再帶副鏢頭、四個趟子手，七個人上路，看來足可應付！」

於是，羅維揚開始打點一切。

羅北却提着鳥籠，向杏花樓去。

× × ×

杏花樓，是全城最熱鬧的酒樓。熱鬧的地方，也是消息滙集最多最快的地方。

入了杏花樓，一直都有人向羅北點頭招呼，店小二更滿臉笑容的迎着。

羅北上了閣樓迎風閣。

小二爲他開茶，他面對一個大窗，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繁盛的街道。

街道上遊人如鯽。

茶香、鳥聲，迎風閣實在是個好地方。

一個熟悉的店小二上前，恭聲道：「總鏢頭！」

「近日似乎多了些生面人？」

「是的，那幾個乞丐也是這麼說！」

「他們已查出是什麼人？」

「還沒有，不過，聽他們口音，知道他們是來自南方，可能是廣東一帶！」

「廣東一帶？」羅北自言自語。

那店小二已離去，繼續他的工作。

羅北實在是個穩重的鏢師，幾十年來，在他每次出發之前，總是打探足夠的消息。

成功非僥倖，威遠鏢局也並非浪得虛名。

吃了一些點心後，那店小二又走到跟前來。

「丐幫怎麼說？」

「聽說是什麼五指山的！」

「五指山？」

「似乎從來沒有在城中出現！」

「當然，五指山應是南部的門派——什麼門派？」

「丐幫又說見過一位公子曾入貴鏢局！」

「他們果然消息靈通！」

「那人是近日生面人之中的一個！」

「他們有什麼活動？」

「不知道。」

羅北又呷了一口濃茶。

他陷入了沉思。

五指山？對，是南方一個門派——叫什麼名字？

一時之間，他也無法想起。

南方對中原人士來說，到底是個陌生的地方，那處仍算是個蠻夷之地，除了一些生意人外，很少人會到那一帶地方。

五指山並不在廣東，而是在廣東以南的一個大島嶼，這島叫海南島。

據說，孫悟悾大鬧天宮之後，被佛祖壓在五指山之下，不能動彈，後來，唐僧往取西經，路經此地，得佛祖揭示，收了這猴子爲徒。

對，猴子！

五指山下的門派——大聖之門。

那個店小二又來了。

「鏢頭，乞兒們查到了，那是——」

「大聖之門！」

「是，大聖之門！鏢頭已知道？」

店小二面露驚訝之色，因爲他得到這消息，是向那乞兒們多番懇求才獲知的，想不到坐在這裏的總鏢頭也知！

羅老鏢頭在江湖混飯吃，自然是見多識廣。

「大聖之門」並不是一個大門派，不過，三十年前，却也曾名動一時。

不過，轉眼已三十年，也許，沒有太多人記起了，縱使記起，那些人也老了。

何況，這些年來，「大聖之門」隱居海南，根本沒有踏入中原，武林人士又何從知道？

看來，那位侯公子也是「大聖之門」的一份子，他要押運一箱東西往廣東，難道「大聖之門」又要在武林之內掀起些什麼風波？

自侯公子一入威遠鏢局，那幾個丐幫的乞丐便開始緊張了。

這幾天來，城中不斷出現生面人，負責這地方的四代長老，早已吩咐各手足，嚴加警惕。

侯公子與威遠鏢局少主人羅維揚交談的時候，他們已肯定侯公子是近日出現的幾十個廣東人的重要人物。

廣東人來北方，定有他們的目的，否則，山長水遠，言語又不十分通行，他們豈會從老遠跑來！

負責在威遠鏢局監視的是兩個頭目，一個叫吳化，年紀已有四十多歲，另一個叫岑流，他比較年輕，只有三十歲左右。

吳化是屬於丐幫的汚衣派，因此，他是衣衫襤褸，十分令人討厭，而岑流却是淨衣派，他是身穿破爛的衣裳，不過，看來倒也乾淨。

本來，丐幫的汚衣派與淨衣派一直在明爭暗鬥着，不過，他們兩人只

是個小頭目，也沒有理會上層長老的事，兩人十分要好。

當他們在威遠鏢局門口，聽到侯公子要托運一個木箱的時候，岑流便迅速的趕回城郊的城隍廟報告。

這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消息。

如何重要，岑流並不知道，只不過，上面幾位長老都說過，假如發現這批廣東人一有異動，便要報告。

丐幫耳目遍佈大江南北，互通消息是他們的拿手本領，也是他們在江湖立足的大本錢。

當吳化聽到威遠鏢局的老鏢頭羅北答應了侯公子親自托運木箱南下，他感到這消息更爲重要。可是，他又不想立刻離去。

於是，他派了另一個小乞丐，趕往城隍廟，向長老報告這件事。

因爲他認爲自己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那便是跟踪那位姓侯的公子，看看他在什麼地方歇脚，怎樣預備貨物。

當侯公子從威遠鏢局出來，他便開始跟踪。

吳化是個汚衣派，跟踪人是比較便宜一點，不會太引人注目。

可是，一拐了個彎，他便失去了那姓侯的踪影。

他有點不服氣。

他知道那姓侯的並不是一個普通人，不過，他到底也只是個人，難道有飛天遁地的本領？轉眼便不見了他？

他再拐另外一個彎。

一路上他都看見自己的弟兄，可是，並沒有一個弟兄看過那姓侯的。

那姓侯的實在不簡單。

他面目醜陋，不過，他爲人却是十分聰明，他能逃過丐幫的耳目，當然是他脚下的功夫厲害。

他仍不服氣。

一直行到杏花樓，再查問過自己的手足，仍然沒有那姓侯的踪影。

不過，他也得到一些消息。

姓侯的那人，與及近日露臉的廣東人，是來自廣東南面的海南島，島上一個叫五指山的地方，而這地方有一個門派，名叫「大聖之門」！

把這個消息，再加上剛才在威遠鏢局知道的消息，向長老報告，相信也差不多了！

當了十多年乞兒，仍掙不到一個長老的位置，吳化實在是不甘心的。

雖然，表面的吳化，是個樂天知命的人，加上他是汚衣派，外表是做慣乞兒懶做官，可是，他的內心却希望能做個長老，背上可多揹一個袋！

可是，上面的長老却從沒看重他，他感到十分氣餒，不過，他仍然是滿懷希望的。

火般的希望把生存的目標照得更爲明亮。

於是，他立即離開城中，往郊外的城隍廟去。

負責城隍廟工作的是兩個四袋長老，一個是屬於汚衣派，一個屬於淨衣派。

吳化立刻向汚衣派的四袋長老報告一切，可是，那四袋長老並沒有什麼表示。

他似乎十分忙碌。

看來希望立功的願望，又告破滅了。

他找着岑流。

「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吳化問。

「我也不知道，不過，聽說今晚將會有幾位八袋長老來這裏，幫主可能也會來！」

「幫主也會來？爲了那羣南方人？」

「可能是！」

「咱們丐幫與大聖之門有過節？」

「這個我也不知道——你入丐幫比我更早，難道你也不知道？」

吳化有點茫然，是的，自己的消息實在比別人慢，難怪到了今天還沒有升職，背上仍沒有一個袋！

他感到有點悲哀，無可奈何的悲哀。

今日的城隍廟的確與平日不同。

沒有人上香，附近的百姓，可能看見一大批乞丐聚集在那裏，也不來招惹。

兩位四袋長老也顯得十分忙碌。

下午，果然有三位八袋長老來了，兩位是汚衣派，另外一位是淨衣派。

他們一來了，便與四袋長老商議。

傍晚，另外五位八袋長老亦已趕到，其中兩位是汚衣派，另外三位是淨衣派。

換句話說，汚衣派和淨衣派各有四位八袋長老，齊集城隍廟中。

他們等待什麼？

等待幫主的駕臨？

丐幫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事情？

那實在不尋常，吳化、岑流兩人從來沒有看過這種場面，也沒有見過幫主的眞面目。

他們都有點緊張。

直到夜深，幫主終於到來了。

丐幫幫主既不是汚衣派，也不是淨衣派，因此他的打扮只是個普通的乞兒，不太清潔也不太汚穢。

現任的丐幫幫主名叫楊直，年紀只有四十多歲，爲人精明能幹，令人敬重。

當幫主楊直到來的時候，八位八袋長老出迎，幫主顯得十分謙虛，一一與各長老交談。

接着，他們便入了那廟祝的房間，而那廟祝早已到城中買醉，這幾天也不回來了。

× × ×

房中只有幫主楊直，和八位八袋

長老。

楊直道：「各位，也許你們都覺得奇怪，爲什麼我那麼急忙的通知你們聚集在此！」

汚衣派的八袋長老胡花道：「有人危害本幫？」

淨衣派的八袋長老林平道：「幫主有何重大消息？」

楊直道：「相信你們也知道，城中來了一批南方人，據說是海南島五指山的大聖之門的人！」

胡花問道：「證實了他們的身份？」

楊直點點頭，道：「是的，我沿路來都收到各處弟兄的消息，而廣東方面的手足，的確證實了他們的身份，他們的確是大聖之門！」

八袋長老中最老的是汚衣派的祁連，他已接近八十歲，他清了清喉嚨，道：「難怪幫主也連夜趕來！」

楊直道：「祁長老，你在本幫資歷最久，當然知道大聖之門與咱們丐幫一段淵源！」

祁連道：「其實大聖之門與中原武林各派都有一段淵源，咱們丐幫也不例外！」

楊直道：「爲了使各位明白這一件三十多年前發生的事，我簡單的向各位說一遍，假若其中有錯漏的地方，便請祁長老補充一番！」

祁連道：「其實我也只知道表面的事實，內裏有什麼蹊蹺，我也不清楚！」

於是，幫主楊直便叙述了一個三十多年前的故事。

× × ×

海南島，地處廣東省南部。

島上有五指山，山名的來源是由於山形像五隻手指，這地方近熱帶，因而一年四季皆炎熱。

本來，這海島並沒有人居住，只有一些漁民或海盜作爲歇脚之所。

不知那年，有一個異人，因失意而來到了這地方隱居，創立了「大聖之門」。

「大聖」其實是猴子的尊稱。

而五指山據說是佛祖收服猴王孫悟空的地方。

五指山上盛產各類水果，也有很多猴子據山而居，猴子雖是畜牲，但也分門派。

牠們各擁一位猴王，假如族中有猴被欺，猴王便會挺身而出，爲名譽爲生活拚一死戰。

那位異人，居於山上，日中無聊，有時看見猴子互鬥，因而領悟出一套猴拳。

他把猴拳教授了附近一些土人，也有一些武學人士南下，學會這些功夫，後來，廣東一帶已有較多人居住，這些猴拳的功夫，也更爲盛行。

不過，說是盛行，也不過是指廣東沿海一帶，一至接近長江，已被視爲異端邪派。

中原武林，一向講究門派。

武學以少林、武當、峨嵋、崑崙爲正宗，其他的門派雖然有出色的成就，也沒有受到重視。

其實，各家各派的武功，自然有其長處，否則也難以留存後世。

漸漸，本來是一套猴拳，發展成爲更多的功夫，加之在刀棒方面，有更大的成就，便形成了一個獨立的門派，人們尊重他們，便開始叫他們做「大聖之門」。

異人死後，「大聖之門」發展也不錯，於是，很多人一提到南方的功夫，便想起大聖之門。

不過，在中原武林來說，仍是一個不正統的宗派。

三十年前，「大聖之門」出現了一個青年人。

這個青年人姓夏名雪。

夏雪，好一個名字。

夏雪投入了「大聖之門」，花了三年光景，學會了門內所有功夫。

他爲人奮勵自律，好學非常，因此，他的功夫也非比尋常，不過，他對於中原武林各派，却是異常响往。

這也難怪，誰人不想學些名門正派的功夫？

於是，他離開了「大聖之門」，進入中原。

來到中原，學武當然首推少林。

他便投身少林寺。

少林寺是武學重地，可是，要想學到眞正的功夫，並非易事。

夏雪以俗家子弟身份，入少林寺，並不是什麼門徒，而是做一個寺中的伙伕。

換句話說，他只是做一個厨房的幫手。

少林寺是大寺院，慕名來遊覽的人極多，寺中弟子也極衆，而伙伕的工作，十分忙碌。

由曙光未露，直到入夜，夏雪也沒有機會停手，那麼，他怎會學到功夫？

他不只沒有學到功夫，連看看師傅們玩玩拳脚的機會也沒有！

對於一個酷愛武學的人來說，也實在是一種磨練。

夏雪有剛毅過人的耐力，一直在少林寺當伙伕，做了三年，一點功夫也學不到，只懂弄幾味普通齋菜。

他的耐心、毅力並沒有帶來成果。

有一天，他終於忍耐不住。

他偷偷的溜出了厨房，走到寺前廣場，看看少林寺師兄弟們練功夫。

廣場上，有人揮拳踢腿，有人舞刀弄棒。

看得夏雪眉飛色舞。

這也難怪，夏雪是一個好武學的人，而且前來投身少林寺，也是爲了學武，三年以來，連武學的邊緣也沾不到，如今一看，幾乎着迷！

他迷痴痴的看着，却被一個寺僧發現了。

他被綁着入寺。

夏雪被綁，心中十分氣憤，因爲他實在不知道犯了什麼罪，要被綁入寺中。

當他被拉入寺中，沿途受各人指指點點，彷佛是一個大罪人似的。

原來他的確是犯了一條寺中的戒律！

他被綁至戒律堂中。

戒律堂的住持是廣智大師。

廣智大師爲人十分慈祥，看見夏雪被綁入內，便問：「小伙伕，你認罪嗎？」

夏雪正是一頭霧雨，道：「我犯了什麼罪？」

「你在廣場偸看師兄弟練拳？」

夏雪點了點頭。

廣智嘆了口氣，道：「那麼，你便是犯了寺中的戒律：偸看練拳！」

「我並不是偸看！」

「那麼你是——」

「我是堂堂正正的看！」

廣智幾乎笑了出來，道：「小伙伕，只要看便是犯了本寺的戒律！」

「看一下也不可？」

「戒律是如此！」

夏雪張口結舌，他實在不明白，爲什麼看一下也不可？少林功夫眞的是那麼神聖，看一下也不可？

廣智大師看着這個青年人，知道他並不是蓄意犯這戒律，於是便叫僧人解開了繩索。

「小伙伕，你俗家姓名是什麼？」

「我叫夏雪！」

「夏雪？你投本寺目的是——」

「爲學武！」

「多久了？」

「三年！」

「誰是你師傅？」

「我不知道，只有一個齋菜師傅！」

廣智有點詫異，道：「你以前學過拳脚？」

「我來自『大聖之門』！」

「『大聖之門』？是南方一個小派？」

夏雪聽了，十分憤氣，但在這慈祥大師之前，又不便發作。

廣智看出他的心意，道：「你試玩一套拳來看看？」

夏雪當然沒有推却。

這三年以來，他雖然沒有學到新的功夫，但對於在大聖之門所學到的，並沒有荒廢。

他總是每天早半個時辰起來，練習一下拳脚，既可舒展筋骨，也可算拳不離手。

夏雪雖然只有十九歲，不過，那套「大聖之門」的猴拳，却是使得虎虎有生氣。

連廣智大師看了，也覺得這小伙伕實在是個可造之材，埋沒了他在厨房之內，實在可惜。

於是，他便向達摩堂學薦夏雪。

夏雪也因這次偸窺練拳，而因禍得福。

他不再在厨房工作，而被派往跟達識大師學武。

可是，他的運氣實在不好，因爲他的師傅達識大師對門戶之見，有很更深的成見。

當他知道夏雪來自大聖之門，心中已有芥蒂，不願授他少林武學。

達識一向認爲，武學講究純正，一有雜質侵入，便會形成邪門。

這種理論不知如何形成。

其實，無論何種學問，也應取各家之長。

可是，這種錯誤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在達識的腦海之內，他看不起夏雪，沒有傳授他什麼。

起初，他出了一個難題，想難倒夏雪，他要夏雪削髮爲僧，才肯敎授。

夏雪一心學武，也不理會是僧是俗，做了僧人也沒有什麼影响，便一口答應下來。

他做了少林僧人，取名法號光恩。

可是，做了和尚的夏雪，仍然學不到功夫。

轉眼又是兩年，他只學到兩下少林的「伏虎長拳」，其實連入門功夫也未學到。

夏雪終於忍不住，在少林寺幹了一番大事。至於什麼大事，少林寺以外的人，沒有人知道，人們只知道，夏雪被逐出了少林寺！

逐出師門是一件大事，對一個武學弟子來說，却是件十分不名譽的事。

夏雪出了師門，並且還了俗。

他對武學之心，仍沒有冷却下來。

於是，他便想起另一個名門正派。

當然，那便是武當。

其實，少林和武當並不是相對的派系。

武當昔年，是出於少林的，張三豐創立武當，也是由於少林寺所不容，才會另創一派。

不過，少林寺人傑地靈，在江湖之上，總是以正統爲首，受到人們的尊崇。

武當在張三豐創派之後，一直以來，無論是武學、名譽，都足以與少林抗衡的。

可是，在一般武林人士之心中，武當似乎永遠是第二把交椅。

事實，武學——甚至其他學問，如何分第一第，二因爲各家有各家之長，各家也有各家之短。

夏雪改投武當，亦已上山三年，但一無所成。

一無所成！

更甚的，也是被出逐師門！

可是，其中原委，除了武當中人、夏雪本人之外，外人當然無從知悉！

本來以夏雪的爲人，剛毅木訥，求學殷切，豈會有如此下場？

但事實却是如此。

後來，他再去投峨嵋，也是如此收場。

夏雪是個好青年，又被峨嵋逐出師門，其中有什麼原因呢？沒有人知道。

據說他在峨嵋，也沒有學到什麼武藝。

難道夏雪果眞是一個無藥可救的人？

看來又不像。

待他投靠峨嵋之後，夏雪對名門正派已大失信心，他漫無目的的在江湖行走。

那時他已接近三十歲。

在遊蕩生活中他加入了丐幫。

因此，夏雪與丐幫之間，是有一段淵源，丐幫幫主將會有詳細的交待。

後來輾轉之間，他又投身於兩個邪派幫會。

一個是「骷髏族」。

另一個是「煙雨樓」。「骷髏族」顧名思義，也不是什麼好派系，他們都是海盜、惡賊。

「煙雨樓」名稱是好文雅，不過，這也是天下的邪惡幫會，爲害百姓。

夏雪與這兩個幫會，又有什麼瓜葛？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丐幫幫主楊直把「大聖之門」的夏雪與丐幫之間一段淵源說出來，祁連長老在旁也間中補充一下。

畢竟是三十年前的事。

有道是十年人事幾番新，何況是三十年？

這時城隍廟祝的房內，一片靜寂。

時間已不早，屋外傳來一陣蛙鳴。

衆人聽了夏雪的故事，心裏都有一番疑惑——究竟夏雪，這個好學不倦，但運氣却不好的人，參加丐幫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楊直道：「參加了丐幫之後的夏雪，跟了一位四袋長老，各位，你們都知道咱們的生涯！」

乞丐的生涯自然是到處乞食，四海爲家。

「夏雪也是過着咱們的生活，不過，他從海南島來，北上中原，最大的心願是學好武功，因此，他常常要求那位四袋長老授他武功！

其中一個長老問：「那位師傅是淨衣還是污衣？」

楊直道：「是污衣派！」

淨衣派的長老似乎發出了一聲低沉的嘆息。

污衣派的其中一個長老，不以爲然的道：「污衣派的長老也有好的武功師傅！」

楊直道：「咱們不用爲污衣或淨衣而作爭吵——」

丐幫幫內淨衣與污衣兩派，常常都有些不和的現象。也許，並不是因爲他們污衣淨衣的問題，而是他們處事對人的基本心態不同。

污衣派的大都主張過着乞丐一般的生活，眼見不平，當然會拔刀相助，不過，基本上他們是較爲自我的。

可是，淨衣派却有點不同。

淨衣派一向認爲，做乞丐只不過是一種手段，乞兒的外表，只是一種掩飾，他們有較爲積極的人生觀，換句話說，他們是有野心，只要借乞丐的外表，來完成一番驚人的功業。

其實，他們之間並沒有矛盾，只是各有各的人生觀，各有各的處事法則。

幾百年來，丐幫之內，常常爲這不同的基本心態而爭執，實在是一件可悲的事。

幫主楊直一直爲這事而擔心，也爲這事而努力奔走，希望能消除兩派之間的積怨。

而今他親眼看見兩派的八袋長老對污衣淨衣也持如此偏激的態度，心下不禁黯然，八袋長老也是如此，對輩份較低的，還有什麼要求？

楊直道：「夏雪好學，但他的四袋師傅却喜歡唱蓮花落，醉酒過日，因此，他非常失望！」

祁連道：「其實，那位四袋師傅並不是偷懶，而是他不想教夏雪功夫！」

其中一個污衣長老問：「爲什麼？」

「他爲人品行惡劣？」

祁連道：「不——夏雪爲人率直，做事勤懇，連做乞丐的時候，也是如此！」

楊直道：「是的，夏雪其實眞是一個好人，他有耐性，跟着四袋師傅過了一年，在那一年中，他對師傅照顧週到，爲咱們丐幫也做了不少好事，後來，他本身也升爲一個四袋長老！」

原來夏雪竟是丐幫的四袋長老。

另一淨衣長老忍不住問：「那麼，爲什麼那師傅老是不授他武功？」

楊直道：「因爲他是出自『大聖之門』！」

「那有什麼關係？」

祁連道：「那是最大的關鍵，咱們丐幫的功夫，其實最博雜的，乞兒到處爲家，什麼也吃，什麼也學，偏偏那時，差不多所有武林人士，都看不起不是正統的武林功夫！」

「什麼是正統的武林功夫？」

「如果是來自少林、武當，或是崑崙、峨嵋，那便是正統！」

「爲什麼他們看不起其他派別？」

「其他派別也有好功夫的！」

楊直道：「那可能是受了當時一般讀書人的看法！」

「咱們武功的事，也與讀書人有關連？」

楊直道：「當然有關，自天子到諸侯，以至一般士大夫讀書人，一向以中原爲時尚，視其他爲蠻夷戎狄，爲外族人，爲沒有開化的人！」

祁連道：「因此，武林中人也有同樣的看法！」

楊直道：「咱們還是言歸正題吧，因爲還有很多工作要各位處理的，再說夏雪，他跟了四袋師傅一年，得不到要領，幸好他爲人積極，成了一位四袋長老，於是，他有機會參加幫中一些較爲重要的會議。」

祁連道：「那時他第一次看見幫主，當時的幫主是岑寂幫主！」

楊直道：「岑幫主見到夏雪，也有相當的印象，因爲夏雪實在是一個人材。」

其中一個長老問：「夏雪又要向幫主學武功？」

「對——問題便發生在這裏！」

衆人都感到十分有興趣。

楊直道：「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夏雪有機會單獨會見幫主，你們都知道，岑幫主爲人隨和，那時，他正爲韃子入侵的事而忙碌，不過，他看見夏雪那麼好學，也不介意，親自傳授他一些功夫！」

祁連道：「幫主武功高强，親授了一些拳法棒法，夏雪得益不淺，十分歡喜！可是，他爲人十分積極，他的野心更加不小！」

楊直道：「他的野心在武功上，有一次，他竟然向岑幫主提出了一個要求——」

「什麼要求？」

「他要求學習本門之秘！」

「想學降龍十八掌？」

「還要學打狗棒法？」

楊直道：「是的，他學武的野心眞大！這使岑幫主十分爲難！」

衆長老都明白岑幫主當時的情形。

楊直道：「當時，岑幫主向他說明，『降龍十八掌』與『打狗棒法』都是丐幫獨有的功夫，而且傳統上這兩項功夫，只能傳以繼任的幫主！」

夏雪却不以爲然。

他不斷的懇求，並說了一番大道理。

祁連道：「當年岑幫主也對我說過這件事，其實他對這個好學的人，也是十分喜歡的，不過，礙於這是幾百年來流傳下來的幫規，岑幫主當然沒有答應！」

楊直道：「夏雪有耐性，他不斷懇求幫主，也致力爲丐幫做了一些好事，不過，以一個四袋長老，他還要經過好些日子，才有機會做幫主！」

「他的野心也不小！」

祁連道：「他的目的是學咱們丐幫的最高武功！而且，他更有一個理想，是學會天下間的武學！」

「他想作武林盟主？」

「我不知他的心意，但表面上來看，他實在可以稱爲一個『武痴』！」

楊直續道：「有一次，岑幫主北上，需要一個年輕的助手，夏雪便自告奮勇提出，當事情辦妥之後，便發生了一件事，這件事丐幫中只有我知道！」

「究竟是什麼事？我也不知道？」祁連問。

楊直道：「本來，我也不想把這事情說出來，因爲這是幫主的秘密！那年，他們兩人從塞外回來，在途中，夏雪又再提起學武之事！

「岑幫主當然婉拒，並鼓勵他努力爲丐幫做事，將來建立了名望，或許有機會做幫主，那時，他自然可以學到那兩門絕學！

「夏雪却認爲那時太遲了，他仍然不斷的懇求，岑幫主本是很有耐性的人，也被他弄得煩透了，有一回終於忍不住氣了。

「夏雪却趁這一個機會，却又硬來！」

祁連長老聽到這裏，也大感興趣，問道：「他有什麼資格硬來？」

楊直道：「原來夏雪也有工心計的一面！他趁着岑幫主發脾氣，竟然要岑幫主與他來一次較量！」

較量？他那有資格與幫主較量！

「當然，以夏雪的武功，與幫主比較，還有一大段的距離，不過，夏雪也明白這點，提出了一個條件：他以『大聖之門』的功夫，加上在少林、武當和崑崙各派所學的一點皮毛，來對抗岑幫主，而岑幫主要先讓他十招，然後再在十招之內擊倒他！

「這個條件其實也頗爲公道，因爲一老一少，年紀、功夫都有一段距離，於是，岑幫主答應了他，兩人便在山間中較量起來。

「夏雪所學的『大聖之門』的功夫，其實也是不俗的，再加上他在少林、武當和崑崙各學一些，因爲他爲人心思縝密，又有鍥而不捨的性格，武功也可算是自樹一幟。

「結果，在開始的十招，他完全無法擊倒岑幫主，然後，岑幫主再出了七招，便已把他打倒了！」

祁連問：「他心服口服？」

楊直道：「沒有，岑幫主以爲他已心息，仍然留他在身旁，在我看來，岑幫主也是愛惜夏雪這一塊學武的料子，但是，礙於幫規，他也無法向他授以絕學！可是，夏雪仍然是死心不息。

「有一次，他又再作出同樣的要求！」

一個長老問：「幫主沒有理會他？」

「開始的時候，並沒有理會他，不過，夏雪實在是個難纏的人，最後，幫主也不得不答應，這次，他要求的條件是相同的。」

「不同的地方，只差一點，他要求幫主用武器！他持的理由是：『大聖之門』以棒著名，孫悟空也是玩得一手好棒法，幫主也只好答應。」

「岑幫主使武器，當然是打狗棒！夏雪用的是一枝長竹，與普通一支齊眉棍差不多，開始的十招，夏雪果然展出渾身解數，但岑幫主是何等身手，十招之內，並沒有讓他的竹竿沾到他的身體！」

「上半部是幫主勝了！」

其中一個長老心急地問：「下半部是岑幫主敗了？岑幫主也會敗在一個小子之下？」

那實在令人不相信。

楊直道：「並不是岑幫主敗了，這小子原來也會詐，在第二個十招之內，輪到岑幫主還擊，他本以爲在三幾招之內，便可打敗這小子！

「可是，夏雪有過上次較量的經驗，他知道幫主一定不會取他的命，於是，他却以豁命的打法，來對付岑幫主的十招。

「第一招，岑幫主攻他胸前大穴，夏雪却空門大開，就讓打狗棒直擊他的死穴！岑幫主當然會在招式未老之前便改變招式。

「而夏雪的竹竿已到，他的出手却是致命的，而且好像不殺死幫主便不甘心似的，幫主當然要化解，這樣使用了兩三招，接着的幾招也是如此。

「到了第十招，岑幫主才醒覺，是着了這小子的道兒，於是便使出打狗棒法的絕招，看來，這一招一定可以擊倒夏雪，夏雪却以死相拚。

「岑幫主爲人心地善良，怎會忍心把這個小子立時擊傷，只好立時改換招式，用打狗棒鞭了他一下屁股！夏雪感到疼痛，叫了一下，岑幫主却以爲傷害了他，立時趨前看他！

「這小子便利用這機會——岑幫主手中的打狗棒是下垂的，他趁着幫主趨前，用脚踏着打狗棒的前端，用力一壓，棒的前端竟然應聲斷了！」

衆長老不禁驚呼起來！

「打狗棒十分堅韌，爲什麼會斷？」

楊直拿出了打狗棒。

他續道：「你們小心看着，這打狗棒怎麼樣？」

衆人看了一會，並沒有發現什麼。

楊直道：「你們再小心看看這前端部份！」

他們很仔細的看，才看見一個小小的缺口。

楊直道：「這打狗棒是咱們鎭幫之寶，當然是十分堅韌，不過，這棒子像竹竿，前端幼小，後端粗大，揮舞的時候，當然沒有問題，也不會斷的。

「不過，當時夏雪用力壓向尾端，棒身最幼小的地方受到巨大的壓力，便自然的斷了！那時，夏雪一手便搶去那跌在地上的一段，放在懷裏！」

「那一段有多長？」

「大約有中指那麼長！」

「岑幫主有沒有叫他拿回來？」

「當然有——不過，他不肯，而且說他勝了，這斷棒部份是他的紀念品！」

祁長老嘆道：「這小子也眞詭計多端！」

楊直道：「幫主直斥其非，不過，夏雪却說，岑幫主不能在十招之內擊倒他，便是他勝，幫主一時之間，也啞口無言，因爲他在第十招，半招之時，轉了招式，而夏雪也在這時，趁他垂手，壓斷了一小段打狗棒！

「這小子狡辯，又把斷棒收藏起來，令岑幫主大動肝火，便趕了他出幫！因此，夏雪成爲了丐幫的叛徒，不過，當時沒有人知道眞正的原因。」

祁長老道：「當時我也知道夏雪被逐出幫的，不過，其中的細節，却不知是如此的！」

楊直道：「本來，這事一直是岑幫主的秘密，其實，這也並不是什麼羞恥，不過，咱們都是俗人，自然有要面子的陋習。」

「岑幫主去世之前，傳位給我，才把這段小小的秘密告訴了我，並囑咐我，假若有機緣，一定要從夏雪手中拿回那段斷棒！」

祁長老道：「這也是人之常情！」

楊直道：「這件事是丐幫中的事，咱們當然不希望被幫外之人所知，你們也明白以訛傳訛的道理，假若這事傳將出去，定爲人取笑，而且會說成幫主的打狗棒被夏雪奪了！

「不過，夏雪離開了丐幫之後，也絕口不提這事，否則丐幫的聲譽也會壞在他手裏！」

衆長老仍然不大明白楊幫主緊急召集他們的原因。

楊幫主道：「這次，咱們得到消息，『大聖之門』的門人大舉北上，並且要利用威遠鏢局運送一個大木箱回廣東，那會不會與夏雪有關？」

衆人開始有點明白。

楊直道：「我一路上忖思，這個大木箱可能載着夏雪的屍體，他要回鄉安息！」

「幫主的意思是——」

楊直道：「除了可能是夏雪的屍體外，還會帶有他的重要信物，相信那小段打狗棒，會在其中！」

「那麼咱們要進行劫鏢？」

楊直道：「不要說得這麼難聽，不過，咱們要趁這機會，看看可否找回那一小截打狗棒！」

衆長老沉默着。

楊直道：「這件事我也明白有點爲難，不過，咱們要見機行事，不要强來！」

衆長老都點頭。

於是，楊幫主向各長老分派了一些工作。

那時，東方曙光已露。

衆人交談了一會，幫主則閉目調息，因爲他要在天亮時趕路往別處。

當幫主離開城隍廟，除了八袋長老送別之外，還有岑流也在送別，幫主對岑流說了一些鼓勵的話，他立時感到滿胸熱誠！

不過，究竟楊幫主有沒有估計錯誤？

「大聖之門」要托威遠鏢局運回海南島那個木箱，究竟內藏什麼？

一具屍體？夏雪的屍體？

還有他的遺物？

遺物之內，有沒有那段小小的打狗棒？

據說夏雪與中原武林各派，無論是正派邪門，都有點瓜葛，那麼，虎視眈眈這個木箱的人，豈只丐幫？

沒有人知道。

自從「大聖之門」的侯公子接觸威遠鏢局，托運一箱鏢貨之消息被丐幫知悉後，平靜的江湖似乎開始隱伏着一股暗湧。

丐幫人多勢衆，分佈地區極爲廣泛，因此，這消息散播得十分迅速。

少林寺也得到了這消息。

三十年前，少林戒律堂的廣智大師，推薦犯戒的夏雪入寺中學武，他的授業師傅是達識大師。

不過，達識對門戶之見却更爲固執。他先要夏雪落髮爲僧，夏雪並沒有推辭，改法名爲光恩，跟着達識學拳。

而今三十年後，廣智大師已圓寂，而達識大師已升爲戒律堂的首座禪師。

他對「大聖之門」的消息，更爲敏感。

當他從弟子的口中知道這消息後，立後往見寺中的住持達悟禪師。

達悟已屆八十高齡，不過仍然精神矍鑠。

住持的靜室內，却已坐了他的兩位徒兒光誠大師與光覺大師。

達悟一見達識，便道：「師弟，我剛要找你！」

達識道：「師兄，是否爲了叛徒光恩之事？」

達悟道：「正是！」

光誠與光覺當然也明白他們所說的事，因爲夏雪在寺中剃渡，改名光恩，與這兩位大師同輩。

他們兩人亦與光恩(夏雪)同練過少林的「伏虎長拳」，更曾經因爲他是來自「大聖之門」而取笑他。

後來，光恩被逐出門，少林寺上下人等，那個不知，不過，至於他爲何被逐出寺，却只有住持以下，幾個輩份極高的法師才知道。

達悟道：「師弟，你對這事有何看法？」

達識道：「他背叛了少林，消聲匿跡三十年，也沒有把少林的名頭壞了，也算是一條漢子！」

經過三十年的風霜，達識大師似乎已看透了。

達悟道：「當年他被趕出少林，你們可知其中的原委？」

光誠光覺當然不知，因爲他倆當時的地位極爲低微，這麼重大的事情，他們是沾不上邊的。

達識道：「其實我也不知道個中細節！」

達悟突然合什道：「善哉！善哉！」

達識道：「師兄，你似乎有難言之隱？」

達悟道：「本來，這是三十年前的事，老衲也不想再提起，因爲這是關乎本寺的聲譽！」

達識從來也沒有想到，光恩被逐，竟是如斯罪孽。

達悟道：「當年，老衲輩份也低，其間詳情，也只知其一二，不過，前任住持廣塵禪師圓寂之前，却向老衲透露了一個大秘密！」

「什麼秘密？」三人齊問。

「本來，這個秘密，廣塵禪師曾囑咐過，只能向出任住持的法師透露，不過，而今却有例外！」

他頓了一頓，看看三人的臉色，續道：「『大聖之門』的消息，又出現於江湖，爲了挽回少林的聲譽，看來這個重責，一定要三位肩負。」

光誠最爲心急，問道：「如何肩負？」

達悟道：「如何肩負，則要看事情如何進展，不過，你們一定要明白事情的因由始末，才可以決定。」

於是，三人傾聽着住持訴說少林寺一段往事，這段往事與少林名譽有關，而且只有住持才知道，住持以下的僧人，鮮知其詳。

鑽研武學　觸犯戒律

再說當年夏雪被廣智禪師推薦，入了達識大師之門，達識要夏雪落髮，才授以武藝。

夏雪學武心切，也不介意是僧是俗。

可是，他做了和尚，仍然得不到師傅達識的傳授，雖然，表面的功夫是學到的。

這樣的歲月，夏雪忍受了一年。

在這一年中，他多番向師傅達識懇求教授武功，可是，達識總是設法以不同的藉口加以推搪。

終於，夏雪忍受不住。

那年，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與藏經閣的眞如大師混熟了。

眞如是個書痴，也是個武痴，因此他在藏經閣的工作，最適合他不過。

眞如每日打掃藏經閣之後，便把經書展讀。

他眞是個書痴，凡書皆讀的書痴。少林寺藏經閣內，經書汗牛充棟

，讓他讀一輩子也讀不完。

藏經閣內除了佛經之外，當然也有武學的經書。

眞如大師每看完武學經書之後，便在閣前空地自己練習，他並沒有什麼野心，只不過是舒筋活絡，自我引證一番而已。

不過，在這不知不覺之間，他已成爲一個武功極爲高强的人。

他爲人毫無機心，只日夕與書籍爲伍。

人總有寂寞的時刻，僧人也不例外。

有一天，正下着大雪。

眞如坐在藏經閣的門口，怔怔的看着飄下的雪花。

夏雪悄悄的來到藏經閣，見到這個呆楞的大和尚，一時童心未泯，捏了一個雪球，向他擲去。

眞如十分警覺，一掌把那雪球震開，飛雪四濺，煞是好看。

夏雪拍掌道：「好武功！」

眞如也不覺得什麼，笑道：「你這頑皮和尚！」

不知是否機緣，眞如竟也有孩童心性，便捏了一個雪球，反擲夏雪。

眞如武功高强，擲雪球的手法，當然與夏雪的大大不同，他每一擲，準繩、勁道、拿捏都是包含了一番功夫，夏雪抱怨自己擲雪球也不及他人。

於是，眞如便教他。

夏雪是個聰明人，在這些玩藝兒中，也學到不少武功，這包括了如何使用臂力，發射暗器的手法等，在學習於玩意中，更能深深印在他的腦海中。

一老一少，越混越熟。

夏雪本來投靠少林寺學武功，並沒有什麼收穫，可是，從這個嬉戲的大和尚身上，卻無意間學得極其紮實的根基功夫。

讀書對於眞如是件樂事，不過，有一個弟子在旁，向他發問、辯駁，更令他快樂。

因此，他不但無意之間傳授了很多武功給夏雪，而且也教夏雪認識了很多文字。

夏雪來自南方，是蠻夷之地，並未認識文字，不過在眞如的指點下，竟然讀寫都學會了！

而且，他與眞如並無輩份之分，兩人只是嬉戲學習，他可以在藏經閣內，自由出入。

所謂「近厨得食」，夏雪天天都到過藏經閣，因此，他有很多機會看到不同的武學經書。

他生性聰穎，博聞强記。

因此，很多少林秘藏的武學秘笈，也被他看過，武學秘笈，當然不是一看便會，不過，他閱過經書之後，默然强記於心，有機會的時候，與自己所學的引證一番，遇到有不明白之處便向眞如請教，日久便了然於胸間。

少林寺中有一本「易筋洗髓」篇，據說是達摩自天竺帶來，文學極爲深奧，不過，卻是一本極爲上乘的武學經書，練功心法。

這本薄薄的經書，並不是一般僧人可見，只有少林寺中輩份極高的人才可過目。據說，幾百年來，從來沒有一個弟子練成「易筋洗髓」。

不過，夏雪卻有這個機緣，一睹全書。

書內文字極爲深奧，而且間雜有很多梵文，不易誦讀。

一天，當夏雪看這本「易筋洗髓」時，眞如看見了，大吃一驚。

眞如道：「小和尚，你不能看這本書！」

「爲什麼？」

「因爲寺中規定，我也不能看！」

「那麼你看過嗎？」

眞如一時之間，無從作答。

當然，他是看過的。

眞如道：「我看過，不過，那是我所看過的書中，最深奧的一本！」

「深奧？我不以爲——」

「難道你看得懂？」

「我看不懂——」夏雪爲了好勝，也爲了頑童心性，道：「我看不懂也可背誦！」

「背誦？我不相信！我試過，佶屈聱牙，怎能背誦？你能？我不信！」

夏雪就因爲眞如「我不信」三字，竟然拚命背誦了這篇「易筋洗髓」。

他年紀輕，記憶力好，當然可以囫圇吞棗之法，强記背誦這篇武學秘笈。

這對沒有師徒名份的師徒，卻不知犯了少林寺的一項彌天大罪。

有一天，夏雪在睡夢中，唸了兩句「易筋洗髓」，被師兄弟聽到。

師兄弟取笑他發開口夢，卻被他們的師傅達識聽到，達識當然沒有唸過「易筋洗髓」，不過，他在他的師傅口中，也聽過一兩句。

因此，他便問夏雪。

夏雪開始的時候，也否認自己唸什麼，不過，幾經追問之下，他便直認無諱。

達識嚇了一驚，便稟告了住持。

當時的住持，是廣塵禪師。

廣塵禪師立即召見了夏雪。

夏雪來了少林寺幾年，那有機會見過住持，而今卻被住持召見，當然是受寵若驚！

他當然不知道，自己正面臨大禍。

當住持見了夏雪，便道：「你懂唸『易筋洗髓』？」

夏雪見事情已敗露，又不是什麼羞耻之事，只不過是背誦一篇文章而已！

於是，他便在廣塵大師面前，大聲朗誦。

廣塵大師一邊聽，一邊臉色大變

，唸了一半，他立刻叫他停口，並摒退了一干人等。

然後，夏雪面對着這位老禪師。

他繼續唸完這一篇「易筋洗髓」。

廣塵禪師嘆了口氣，問明了他如何有機會誦讀此篇，便道：「你犯了本寺大戒！」

「什麼大戒？」

「偷讀武學秘笈，擅誦心法——本來，少林是武學之地，學武功並不是破戒，不過，你的輩份太低，你還沒有資格學如此高深的武學！」

夏雪聽了，竟哈哈地笑起來。

廣塵禪師怪道：「你爲什麼笑起來？」

夏雪道：「住持，我投身少林，只爲學武，可是，三年以來，只學過一套『伏虎長拳』，其他一切都沒有學到，而今我唸了一篇我也不明白的文章，竟然說我偷讀武功秘笈，擅誦心法；又說我犯了重戒！」

廣塵聽了，也不覺啞然失笑。

夏雪道：「住持，假若我眞的犯了重戒，也是無心之失！而且，我對少林，也失去了信心！」

廣塵聽了，爲之愕然。

夏雪道：「聖人孔子，能成萬世師表，也是因爲他刪詩書，定禮樂——住持，孔子爲人所敬重，是因爲他集天下之大成，取天下各家各派之長處；天下文學如此，我相信武學也是如此！」

廣塵雖是一個得道大師，但高高在上，那會有人向他說過這些道理。

而當時的社會，對門戶之見，極爲重視，因此，連佛門也深受影響。

夏雪續道：「我本是『大聖之門』的門人，來投少林寺，也是仰慕少林武功，可是，我卻因爲拜過其他門派，不受重視，反而投閒置散，我出生於南方，拜在『大聖之門』並不是我的過錯！」

廣塵道：「善哉！善哉！」

夏雪道：「也許，上天可憐我這個好武之人，給我機緣，卻闖了彌天大禍！」

廣塵道：「光恩，而今事已至此，你也是無心之失，我念你有此心願，你便一生一世留在寺內，永遠不得出寺門！」

「爲什麼？」

「你當然明白！」

「住持，你害怕我有一天出外，把這『易筋洗髓』外洩，而影响少林？」

「本寺戒律是如此！我也無能爲力！」

「那麼，你是判了我坐牢？」

廣塵合什道：「此話說不得，說不得！」

「爲何說不得？」

「寺院是方便之門，何說是牢獄！」

「既是如此，我可以自由外出！」

一時之間，廣塵也無言以對。

「光恩，你是個聰明人，你也明白寺院的戒律，我是個住持，只是個執行戒律的僧人——」

「因此，我更想離開少林！」

「萬萬不能！」

夏雪道：「難道你殺了我？」

廣塵合什道：「善哉！善哉！出家人豈可隨便說過殺字，那是罪孽，罪孽！」

夏雪道：「其實，弟子想離去，並不是與師傅住持爲難，如今寺中上下，已知我犯了重大戒律，以後我在寺中日子，比牢籠中生活更痛苦！」

廣塵道：「出家人講求淸淨，佛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一切皆空』，只要你靜心修爲，終有一天，可臻大乘！」

夏雪道：「假若我眞的要離開？」

廣塵無言。

夏雪又追問道：「我堅持離去？」

廣塵嘆了口氣，道：「那你迫我執行住持的權力！」

「禁錮我？殺我？」

廣塵是個修爲極高、慈悲爲懷的人，卻想不到被這個小子迫得無話可說。

他是個住持，他有責任保護少林寺的一切。

而這個小子，說話也並不是强詞奪理。

他留在少林寺內，定然會受到上下的歧視，他有非走不可的理由。

可是，幾百年來，一代傳一代的戒律，又怎能敗在自己的手中？

廣塵沉吟着。

本來，他想召集寺中輩份高的同門，一齊商議，不過，他回心一想，這是關於少林的戒律，自己是最高的決策人，所謂商議，結果抉擇的重責，終究還是落在自己的身上。

沒有人願揹黑鍋。

那個僧人願揹破壞戒律這個千古罪名？

於是，廣塵有了取巧之心。

他要夏雪心服口服的留在寺內，便想在武功上難倒他，使他日夕跟在自己的身旁，那麼，既可以達到他永不出寺門的要求，也可保持少林的戒律。

廣塵道：「光恩，假若你要堅持，我這個住持也沒有辦法——不過，我有一個玩藝！」

說到玩藝，夏雪十分高興。

廣塵道：「我這裏有兩條唸珠，每條都有一百零八顆；而那邊牆上有個佛字！」

他把一串唸珠遞與夏雪。

廣塵續道：「光恩，你懂暗器？」

「暗器並不懂，擲雪球卻有經驗！」

「那好極了，我用唸珠，擲向那佛字，一百零八顆唸珠，剛好鑲滿了那佛字！」

「那我怎樣？」

「我在這邊擲，你也在那邊擲，你並不是擲那佛字，而是你的唸珠，擲向我的唸珠，假若我發了一百零八顆，都能鑲在佛字上，那便我勝了！假若你能把我其中一顆唸珠射下，那麼……」

「那麼，便是我勝了！」

「對！」

「若我勝了，你便讓我離開少林寺？」

「當然！」

夏雪高興地把唸珠拿捏在手中。

廣塵嘆了口氣。

夏雪有點奇怪，問道：「住持，爲什麼你嘆氣？」

「其實，老衲在少林寺……而且已到了一把年紀，不應與你玩此玩藝兒，不過，老衲憐惜你是條漢子！」

夏雪聽了，心中也有點感動。

廣塵道：「開始了？」

夏雪點點頭。

只見廣塵一揚手，差不多三十顆的唸珠，已飛射出去，鑲在那「佛」字的企人邊上。

夏雪呆了——老和尚竟有如此身手！

少林寺一向並不以暗器著名，名門正派，當然是講究門面，武功也要正統，發射暗器這小玩意，並不光明磊落，尤其是地位超然的大和尚，往往不屑爲之。

不過，這位住持，可能是童心未泯，日夕在禪房間，以發射唸珠爲樂，因此，他發射暗器的手法是不同凡響的。

廣塵道：「你還不發？」

夏雪手握唸珠，道：「我——」

廣塵的手又是一揚。

「佛」字的另一邊的第一筆——「㇆」，亦已佈滿了齊整的唸珠。

夏雪心中發急。

廣塵手法獨特，快如閃電，根本無法看出他是如何發射，怎能以唸珠擊下他的唸珠？

這次，夏雪已不再理會，只見廣塵動手，他便盲目的擲出。

廣塵的唸珠，筆直飛射而出，勁道十足，準繩非凡，夏雪擲出的唸珠，竟然無法碰到！

碰也碰不着，如何射下？

「再來了！」

大半個「佛」字已完成，只剩下兩「||」。

夏雪手中仍有一大把唸珠。

廣塵微笑着。

夏雪心想：「難道我便這樣，終生不離少林寺？」而這刻，他的腦海靈光一現。

廣塵又再撒了一把唸珠。

這次，他顯然是用較慢的手法。

一個佛字，已剩下最後一｜了！

夏雪已把唸珠分成二把，一把捏在左手，一把却捏在右手之內。

廣塵舉手一揚。

夏雪左右兩手齊發，其中一把唸珠竟是射向廣塵的臉門。

廣塵一怔，自自然然的移動一下，避開射來門面的唸珠！也因爲這一避，他的發射手法竟也有了偏差，而且勁道也弱了少許。

夏雪的另一把唸珠却向廣塵的唸珠射去。

趁着這少許的偏差，竟然有一顆——

只是一顆！

被夏雪的唸珠撞過正着。

「颼」的一聲。

廣塵臉色倏變，夏雪的臉色也是倏變——

廣塵想不到這小子，竟然會用計；而夏雪也想不到這險着，竟能成功！

他急忙撲向那顆墮下的唸珠，道：「住持，住持，竟然撞倒一顆！」

夏雪道：「住持，我只是取巧得勝！」

廣塵無話可說。

廣塵苦笑道：「佛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夏雪並不明白他說的是什麼，只道：「住持，我要離開少林寺，學盡天下武功，不過，這小小的唸珠，却要留在我身邊，作一個紀念！」

他說完便走出禪房。

廣塵心中只埋怨自己太大意，一時之間，却忘記了阻止夏雪携走那顆唸珠。

原來那唸珠並非普通的唸珠。唸珠之上，刻有「達摩」「少林」的字樣，人們一看便知是少林高僧所有。

當廣塵想起唸珠的重要時，夏雪已離開了少林寺。

除了住持與夏雪兩人之外，寺中再沒有僧人知悉夏雪爲什麼能大模大樣的離開少林寺。

廣塵當然不便向人解釋。

最令他耿耿於懷的，便是那顆唸珠。

夏雪離開了少林寺之後，懲罰最大罪的却是眞如，他受戒律堂的處分，終生在藏經閣內抄寫佛經。

幸好他是個書痴，這樣受罰也正是他的樂趣。

不過，最令整個少林寺上層僧人震動的，便是當夏雪離開之後，他們發現那本「易筋洗髓」珍本不見了。

很明顯，夏雪爲了發洩心中的積怨而拿走了這本武林秘笈的珍本。

這也難怪，他仰慕少林寺的名頭而投靠，花了三年，從無所得，正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

最令廣塵不安的，是他不敢向寺中僧人提及此書被盜，一來是爲了面子，二來是恐怕此事公諸於武林，人們爲了爭奪此書，引起軒然風波。

後來，廣塵也派過門人下山追尋夏雪，不過，夏雪已改投其他門派，他們不敢聲張，此事也暫且不了了之。

× × ×

達悟說完這故事，禪房內一片寂靜。

他們之間，各人有各人的感受。

廣塵大師爲了一時的傲性，也爲了憐惜一個年輕人，竟然拖累了少林寺的盛名。

不過，這也不能太怪罪於他。

人畢竟是有情感的，僧人當然應該把世俗間的情感，提升至上，不過，肉身很難脫離七情六慾之苦。

佛曰：色身無常，無常即苦。

達悟道：「師弟，這次叛徒光恩，他所屬的『大聖之門』出現江湖，也許他已離開人世，托運的鏢貨，說不定是他的遺物！」

達識道：「假若是——他的遺物中，也許藏有廣塵禪師那顆刻有『達摩』的唸珠！」

達悟道：「還有『易筋洗髓』珍本！」他頓了一頓，續道：「這件事一定要秘密進行，否則，不但使廣塵禪師名譽受損，少林寺名譽受損，而且會掀起武林大風波！」

達識道：「這點師弟明白！」

達悟道：「老衲年紀老邁，已不能再肩負這重大任務，你與兩個徒兒下山，見機行事！」

達識道：「師弟當盡力而爲！」

達悟轉向光誠與光覺道：「兩位師侄，咱們少林寺，幾百年來，都是名門正派，不要因一己的私慾而壞了本身及寺院的名聲！」

光誠與光覺合什道：「師伯放心！」

達悟又道：「假若你們不能完成這任務，也不必勉强，千萬不要把我剛才說的事，洩露出外！」

翌日，達識携着兩位門徒光誠與光覺，離開了少林寺，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任務。

少林寺也插手這事了。

爲了這趟鏢，武林會平靜嗎？

× × ×

本已進入初夏的天氣，黃昏時份，竟又刮起風來，早升的月亮，被烏雲隱蔽着。

松林之內，兩個道人盤膝相對而坐。

風起處，松濤如吼。

一道人道：「獨栢，這多年來，武當山也可算平靜！」

獨栢接口道：「孤松，看來是如此，不過，我看師傅內心並不平靜！」

獨栢道人道：「他還是記掛那支拂塵？」

孤松道人道：「是的，其實當年咱們心平氣和一點，便可拿回那枝拂塵！」

他們都嘆了口氣。

獨栢道：「而今應該是物歸原主的時候！」

孤松道：「你聽到消息？」

「是的，昨日一些道衆傳來消息，據說有人托威遠鏢局護送一趟鏢！」

「我也聽到，是『大聖之門』？」

「是夏雪那畜——」

牲字來到唇邊，孤松也收口了。

獨栢道：「彈指間，已過了三十年，算來咱們一輩的人，都各歸道山！」

「你認爲那趟鏢中，有咱們的『拂塵』？」

「我想會有——假若有的話，總算替師傅了結一樁心事！」

「師傅八十大壽在即，找回拂塵，好讓他安心！」

「看來他身體已大不如前！」

兩人沉默了一會。

這兩位武當山的道人，正是當今武當掌門枯木道人的兩位得意弟子。

當年，他倆與「大聖之門」的夏雪，也有過一段淵源，他們口中所說的「拂塵」，其實是武當山一件鎮山之寶。

這拂塵是用一種罕有的金鼠毛所做成，表面上看來，並不十分顯眼，但實際上這拂塵是十分柔軟而堅韌，配合武當的武功，更是厲害非凡。

孤松與獨栢都陷入了沉思。

孤松道：「轉眼已三十年，你心中對夏雪如何？」

獨栢道：「也沒有什麼，當年咱們都年輕，血氣方剛，自然少不免犯錯！」

「其實，他救過咱們的師兄瘦竹，也可算是本派的恩人，後來，又送回拂塵——」

「可惜，咱們以爲他存心偷學武當的武功，所以使他受屈，他才忍受不住，拿回拂塵便下山，一去便不知踪影，也可算是本派的仇人！」

既是恩人，也是仇人，恩仇二字，究竟如何計算？

那要說出三十年前一段往事。

× × ×

那年夏雪從少林寺下山，不知何去何從。

雖然，他不能正正式式的從少林的大師中學到武功，不過，在如眞的指導下，加上死背死誦一些武學經典，身手已是不弱。

他糊糊塗塗的走了半月，也不知去到那裏。

那日，他來到一間食店。

他身上銀兩不多，便想草草吃碗麵便上路。

小店的一角，有一個道人，手拿拂塵，已是喝得半醉，望着夏雪。

忽然，那道人向夏雪招手。

夏雪上前，那醉道人要他喝一杯，夏雪生性隨和，並不介意，便喝了一杯。

醉道人十分高興。

看來這道人是滿腔愁緒，無人傾

訴，只希望醉倒之後，忘却一切。

夏雪又何嘗不是。

忽然，小店之外，傳來哭聲。

醉道人半醉，沒有理會，但夏雪却向外一望。

幾十個大漢，正押着五個年輕的女人，那些女人哭哭啼啼，十分可憐。

可是，途人不只沒有上前干預，反而紛紛走避。

那小店的主人輕聲道：「客官，千萬不要多管閒事，這班山賊，連知府大人也怕了他們！」

「他們擄劫良家婦女？」

那小店主人畏縮地點頭，不想多言。

「簡直目無法紀！」夏雪自言自語地道。

那醉道人突然醒了似的，也接口道：「簡直目無法紀！」

夏雪道：「道長，你安心喝酒，讓我——」

醉道人問道：「小子，你懂武功？」

「一點！」

「只是一點點，便可以對付這些山賊？」

「我不知道，我只想拚了再算！」

「好，拚了再算！」

那道人竟也站了起來，脚步仍有些不穩，夏雪半扶半攙的，與醉道人來到街中。

「大爺救命呀！」是那些女人的哭聲。

八個山賊，怒目而視。

夏雪道：「光天化日之下……」

他還沒有說完，五個山賊已掄刀而上。

夏雪使出他在「大聖之門」所學武功，像猴子般在五人身邊穿插，弄得他們團團轉，刀刀落空。

其他三個山賊也加入戰圈。

終究是雙拳難敵四手，何況是十六隻手？

醉道人漫不經心的叫道：「停手！」

那些如狠似虎的山賊，怎會停手？

醉道人不知如何，拂塵一揚。

八個山賊似遇狂風，紛紛翻倒在地上。

醉道人道：「小子，再打！」

夏雪道：「好——」

八個山賊又再起來，夏雪奮起精神，運足內力，兩記少林「伏虎長拳」的招式，便把其中兩個山賊打倒。

醉道人道：「小子學過少林拳？」

夏雪道：「皮毛功夫！」

「好，就用這皮毛功夫，再打小賊！」

那些山賊，聽道人叫他們小賊，更兇性大發。

夏雪又使出另外兩招「伏虎長拳」。

醉道人道：「用拳之道，在乎心意，意到心到，拳頭才有力！」

夏雪聽了，一拳使出，精神十分集中，果然是比剛才使出的拳更爲有力。

一個山賊應聲而倒。

「再來一招！」

夏雪橫拳一晃，另一直拳已出。

醉道人道：「意在先，勁在後，意勁齊到！」

夏雪那拳，果然是意勁齊出，威力自是不凡，那個不知死活的山賊，被打得像爛泥般倒在地上。

山賊們有點驚慌了，五人蜂湧而上。

醉道人道：「左青龍，右白虎——青龍擺尾，白虎出柙——瞻前顧後，耳聽八面，眼觀四方！」

夏雪連出八招。

這次是配合「大聖之門」的武功，也使出了少林硬橋硬馬的功夫，五個賊人，竟然不敵。

醉道人已回店內。

那些賊人作鳥獸散，夏雪爲那些女人解開繩索，讓她們逃去。

夏雪回到店內。

醉道人已多喝了幾杯，道：「痛快，痛快！」

夏雪知道遇到異人，便道：「道長，你收小子爲徒，小子感激不盡！」

醉道人道：「收徒弟？」

夏雪便要下跪，醉道人攔阻着，道：「咱們萍水相逢，輩份並無高低，我怎能收你爲徒？」

「道長，你剛才不斷在旁指點我，事實上已是我師傅！」

醉道人笑道：「小子一廂情願——我與你的確有緣，不過，我不願做人的師傅！」

「那麼，那麼……」

「那麼咱們就做一對兄弟！」

「兄弟？」

「我比你大，自然是你哥哥！」

夏雪也歡喜地道：「哥哥，我便是你弟弟了——我姓夏，單名一個雪字！哥哥——」

「夏雪？夏天竟有雪，好名字！我是個道人，俗家的姓名也忘記，我的法號是瘦竹，但人人都叫我醉竹！」

「醉竹？竹也會醉，好名字，好哥哥！」

兩人便在店內喝了一整天。

那夜，他們半醉半睡的在一間山神廟中渡過。

翌日醒來，醉道人竟是心事重重。

夏雪道：「哥哥，你往那裏？」

「上武當山！」

「哥哥是武當山高人？」

「什麼高人矮人！我從前是武當山門人，而今不是，因爲我是被逐出武當山的！」

夏雪聽了，當然十分感到興趣，因爲他也是不久之前，被少林逐出門

牆！

於是，夏雪把自己在少林的事，簡述了一遍。

醉道人聽了，道：「眞是各有前因，你也不必怨憤，想當年我被武當逐出門牆，却爲了好管閒事！」

「好管閒事？」

「是的，作爲一個修道的人，講究清修無爲，可是，我却看不過塵世間俗事！」

「你好打不平也不對？」

「在我師傅眼中是不對，不過，我常常抱打不平，也是惹來很多禍事！」

「你師傅不近人情？」

「那是各人的看法！」

「既是如此，你爲什麼又回武當山？」

醉道人拿出了一支拂塵。

昨天夏雪已看過拂塵的厲害。

醉道人道：「這拂塵本屬武當，我下山時，偷偷帶在身邊，而今老了，也想通想透了，因此，我決定把這寶物交回師傅！」

「寶物？」

「是的——這拂塵是用金鼠毛做的！」

夏雪伸手摸摸那拂塵，果然是軟滑異常，但却又十分堅韌。

「不過，此去武當山，還有一段路途，你我有緣，也不愁寂寞！」

於是，兩人結伴上路。

醉道人雖然說不願收夏雪爲徒，但在路上，仍不時的指點他的練功心法。

醉道人從武當出來，武當的根基功夫也十分紮實，加上多年來在江湖上飄泊，學到的武功，異常繁雜，因此，夏雪的武功也大爲進步。

很多時候，醉道人都有點落寞茫然的表情，尤其是在半醉的時候。

夏雪是個聰明人，他不敢直接探問，旁敲側擊，倒也有多少頭緒。

原來醉道人本是個胸懷大志的人，年輕上武當山，學得好功夫，他想以武功在江湖上行俠仗義，可惜，他身入道教，師傅却不贊成他插手塵世俗事。

他血氣方剛，不理師傅，偷了拂塵下山，多年來，在江湖中抱打不平，可是，一番理想，在風雨飄搖的日子磨練，仍是一事無成。

人到中年，一事無成，那種心境自非外人所能感受，因此，他往往在無意之間流露了出來。

夏雪雖然年輕，却有差不多的情懷。

他好學上少林，功夫學不到，却得了叛徒之名，想在江湖幹一番事業的美夢，也是粉碎在即。

兩人投契，惺惺相惜。

那日，醉道人突然全日不喝酒。

夏雪當然注意到。

醉道人道：「弟弟，這段路似有些異樣，讓哥哥先行，你隨後而來！」

夏雪道：「咱們是生死與共！」

醉道人聽了，十分感動，道：「不過，我知道這仇家始終會出現，我看……」

「水裏水去，火裏火去！」

醉道人知道沒有收錯這一個弟弟，廿多年來，在江湖打滾，結下很多仇怨，從無一個諒解自己的人，可是，想不到自己回武當山懺罪之前，竟又遇上這一個年紀輕輕的好兄弟！

人生際遇，實在奇妙。

人要活下去，是因爲有明天，而明天會帶來希望。

也許明天帶來災劫。

× × ×

羊腸小徑的盡頭，是一座風雨亭。

亭內坐了一個書生。

書生手持青傘，臉有肅煞之氣。

醉道人尚未到亭前，已感到那股肅煞的味道。

青傘書生一看人影，道：「醉道人，久違！」

醉道人道：「辣手儒生？」

「多蒙記得在下賤名！」話未完，人起，青傘揚，已來到了醉道人的面前。

「找到了幫手？」辣手儒生輕蔑地說。

「你還幹傷天害理的事，還未收手？」

那辣手儒生道：「不用多言——」

他手上的青傘已然猛攻，醉道人雙拳倏忽使出，一面喊道：「弟弟，你站在一旁！」

青傘一出是十五招，招招向着醉道人的要穴。

醉道人暴退，一翻身已上了風雨亭的亭頂。

辣手儒生窮追不捨，也飄身上了亭頂。

於是，二人就在亭頂上打起來。

夏雪在下面，看得眼花撩亂。

爲什麼要上亭頂？夏雪實在不明白。

原來這個「辣手儒生」是個著名的採花大盜，那年正在劫色之際，遇上了醉道人。

醉道人當然不會放過他，刺了他幾劍。

可是，不久又再遇上這狂魔，並且知道他一連姦殺了好幾個女人。

這冥頑不靈的惡魔，醉道人恨之入骨，本想一劍了却他的性命。但回心一想，懲戒一個好色的人，莫如閹了他！

於是，一刀之下，辣手儒生便成了個辣手太監！

辣手儒生並沒有死去，却專心練武，爲報此仇，幾次追殺醉道人，俱不成功。

因此，他常常找了一些幫手。

醉道人害怕他在附近埋伏了敵人，因此，引他上了亭頂，既可克制他

多一分，也可以看清楚附近有沒有隱伏的敵人。

這樣却急煞了夏雪。

他在下面無從幫手。

突然，辣手儒生的青傘一張。

接着是一蓬青色針影——

醉道人雙袖拂起，已捲起那些淬毒的針。

不過，左臂之上，似乎有些痲木。

醉道人明白，辣手儒生不能用武功打敗自己，便用這旁門左道的暗器——

其實，辣手儒生根本就是一個旁門左道的人！

醉道人身退，青傘再揚起。

又是一蓬青色針影。

醉道人一躍而起，避過了青針，他知道再瞎纏下去，一定會脫身不得。

而且手臂痲木更甚。

辣手儒生也隨着飛身而下。

醉道人着地，身未穩，拂塵便出。

——本是柔弱無力的拂塵，却變成鋼刀一般，破空而响，接着是辣手儒生嘶叫的聲音！

這「拂塵」果眞厲害！

辣手儒生連舉起青傘還手之力也沒有，醉道人「拂塵」又再抖起，三招「輕拂」「飄拂」「隱拂」，辣手儒生已是衣衫破爛，傷痕纍纍。

辣手儒生虛晃一下，便落荒而逃。

醉道人並沒有追上。

夏雪走近，只見醉道人左臂已有一黑印出現，知道他已中了毒，便立刻用布帶把傷口前部緊裹，免毒氣攻心，危及性命。

不過，毒針已入肉，如不取出，醉道人的一條左臂，便要廢了。

醉道人果然是個鐵錚錚的漢子，他先自我點穴，然後調氣運息，一會，才道：「扶我至一隱蔽地方！」

夏雪背起醉道人，往山林中走去。

他找到了一個山洞，放下了醉道人。

醉道人的左臂的黑印已擴大，辣手儒生的毒針十分厲害，而醉道人已沉入迷惘中。

幸好他仍可以示意夏雪助他。

他指指懷內。

夏雪從他懷中掏出一柄小巧的刀。

醉道人有氣無力地道：「剜開黑肉！吸針——」

夏雪拿着小刀，一時不知如何下手。

「你想我活下去嗎？」

夏雪點頭。

「剜下去！」

夏雪一咬口唇，小心地把醉道人左臂上的黑印地方，剜了一個小洞。

洞口噴出黑血。

醉道人汗水簌簌而下，却沒有哼出半聲。

黑肉剜開，便露出三支青針的針頭，而那小刀上有磁力，夏雪小心地把青針吸出。

醉道人已呈半昏迷狀態。

青針吸出，但黑血仍慢慢地淌出，夏雪知道，毒氣仍未散去，醉道人仍有性命危險。

於是，他不理會一切，用口把黑血吸出。

醉道人雖是半昏迷，但仍然清楚夏雪在做什麼，本來他極不願意夏雪用嘴去吸吮他的毒血，不過，夏雪堅持，他也沒有辦法。

黑血終於吸清，夏雪又在醉道人懷中拿出一些金創藥，爲他敷上。

經過一番功夫，醉道人臉色也轉紅，夏雪倦極，倒頭睡在醉道人的身畔。

當夏雪醒來的時候，他却感到頭重如斗，臉上發熱，心口翳悶。

醉道人道：「弟弟，你不用驚慌！」

夏雪摸摸自己的頭臉，只感到臉部浮腫。

醉道人道：「弟弟，你救了哥哥，却難爲了自己——不過，你不用担心——」

他示意夏雪仰臥着，然後用右手運勁，企圖爲他推血過宮，不過，他的傷勢仍未復原，勁力不足。

兩人便在山洞之中，過了多天。

在這多天中，醉道人在山洞洞口，捕了一些野兔山鼠，他不想餓壞肚皮。

醉道人體力已逐漸恢復，運內勁替夏雪迫出毒氣，在這期間，他們談起那支「拂塵」的功夫。

夏雪是個好武之人，一談起武學，便忘却一切，醉道人感激這個肝膽照人的義弟，一一爲他講解。

有道是：「人從巧計誇伶俐，天自從容定主張。」

夏雪半生好武，爲了學武，不惜從廣東北上，入丐幫，上少林，虔敬拜師，却無法學得一招半式，只是無意中與少林眞如大師交往，却得到少林眞傳，而今一片俠義好心，又得到武當眞傳！

人的機緣實在奇妙。

醉道人的拂塵功夫，實在精深博大，他融合了武當的「太極劍法」與「拳法」，加上在江湖所耳聞目覩的武藝，已創出一套嶄新的武技。

「拂塵」功夫，外表是輕巧細緻，並無殺傷之力，但配合了內勁，却是無堅不摧的利器。

內勁並不是十天八天可以練習出來。

夏雪在少林寺中，曾死唸死誦過「易筋洗髓」，而今在醉道人的指點之下，有些句子，本是無甚意義，漸漸

却豁然而通。

想不到夏雪爲救義兄而得了絕學。

他既學到「拂塵」的功夫，也因運勁療傷中把自己的經脈貫通，功力大增。

唯一可惜的是，二人都有些毒在身，體力較弱，無法練習，只憑口講，不過，夏雪也是聰慧之人，招法心法，未經使出，也了然於胸。

漸漸，他們已痊癒，醉道人便想早日回武當山，他知道夏雪是一個練武人材，也希望憑自己之力，可以推薦他入武當山，正式成爲武當弟子。

他們爲了趕路，便走山路捷徑。

一日，來到一處峭壁，並無通路。

峭壁之上，橫插有一根一根的木柱，這正是著名的「棧道」，過了這一「棧道」，便快到武當地界。

醉道人道：「弟弟，這一棧道，正好練練你的輕功身法！」

夏雪當然是躍躍欲試。

「棧道」可算是無路之中的路。

醉道人指點着夏雪，兩人便沿着木樁，攀爬而上，夏雪邊爬邊想，從前所學，無論是有意無意間的技藝，也一一出現腦海，加上醉道人的穀點，一切竟是得心應手。游刃有餘！

轉眼已來到棧道盡頭。

夏雪放眼下望，只見下面深淵深若無底，心下竟有些寒意！

他又一再運氣縱身，趕過了醉道人，再飄身上了崖頂，醉道人也提氣趕上。

他未站定，却感到一陣罡氣。

夏雪已然退下！

醉道人無法下退，兩人又再落在棧道的木樁之上。

兩個惡魔模樣的漢子，由崖頂衝下。

這兩個人，似是武功高强、如狼似虎般攻向醉道人，夏雪當然是避無可避。

於是，四人便在木樁之中，打鬥起來。

第一個惡漢，使的是一柄「金環鬼頭刀」，使得虎虎生風，金光閃閃。

不要小覷他身材碩大，在棧道木樁上却是來去自如，輕如飛燕！

他猛力一刀一刀的斬向醉道人。

醉道人的「拂塵」却如同一個撒開的護網，把金刀處處罩着。

醉道人忽笑道：「你這個『刀驚三更夢』，別來可無恙？」

「刀驚三更夢」連環使出兩刀，怒道：「你這牛鼻子醉道人，今日是你命畢之期！」

醉道人道：「當年我一念之仁，放你一條生路，你仍死不知悔改——」

拂塵抖直，竟緊緊的擊在金環鬼頭刀之上。

另一個惡漢，本想撇開夏雪，直迫醉道人，希望合二人之力，殺了醉道人。

可是，夏雪並不是容易被人「撇」開的人。

這人使的一支邪門武器「招魂幡」，身體瘦長，面頰無肉，雙目深陷，就好像一隻無常鬼。

「小子，你定要淌這渾水，也怪不得我『無常招魂使』，滾開！」

這眞是人如其名！

夏雪也不多言，雙掌迎向「招魂幡」！

棧道本身已是危險之極，加上拚殺，簡直是險象環生！夏雪剛學過醉道人的「拂塵」功夫，苦無試探機會，而今却提供一個極佳場所！

他以雙掌擊出，有時又以雙袖拂起，使對手的招魂幡處處受到制肘！

醉道人力剋着「刀驚三更夢」，這時已可以分心，他看見夏雪使出「拂塵」招式，心下極喜。

金環鬼頭刀橫劈，醉道人一個縱身，從一條木樁躍到另一條木樁，半空叫道：「輕拂——急拂！」

「刀驚三更夢」不知他在說什麼，還以爲他是唸些咒語，其實他是在指導夏雪的武功！

在拚搏之時指點義弟練武，而[illegible]義弟也在厮殺中悟得「拂塵」的精髓，實在是武林奇聞。

事實却是如此。

可惜的是，拚殺是要專心，醉道人分心，便給了「刀驚三更夢」一個可乘之機。

他一刀橫斬——這招却是虛招，再一刀直砍，也是虛招！

兩招虛招，醉道人更疏於防範。

第三招——「飛霸夢醒」，醉道人額前竟中了刀！

「刀驚三更夢」狂笑：「殺你這臭道士！」

說罷更是連出十八刀，一刀緊似一刀。

醉道人受了傷，有些心怯，便向下退去。

突然，那「刀驚三更夢」收刀，反向上竄去！

原來他醒悟，只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傷了醉道人，一定不能殺死醉道人，因此，他趁此優勢，飛身與「無常招魂使」合力，猛攻夏雪。

夏雪畢竟未經戰陣，沒有經驗，兩人突然猛攻，只有招架退下。

兩人猛攻幾招，已擺脫了夏雪。

當時，他們向下，迎着上衝的醉道人。

醉道人額已受傷，被這二狂魔再猛攻，一時之間，也有些措手不及。

「刀驚三更夢」與「招魂幡」合力，功力又是大大不同，「拂塵」因爲在下，並無優勢。

這時，夏雪已趕回，不過，在棧道之上，各人只倚着木樁，而醉道人在下，一時之間，無從插手。

「招魂幡」一撩，「金環鬼頭刀」劈

下，只見血光一閃，醉道人的左臂，竟被劈中。

夏雪知他已受傷，不顧一切，從橫攻入。

他猛力使出少林的「伏虎長拳」——

本是簡單的拳，但而今在夏雪雙手使出，力道勁道却是大大不同。

兩人應聲中招。

醉道人趁這一空勢，猛力捲起拂塵，捲着「刀驚三更夢」的右腿，再用力一扯。

「刀驚三更夢」一個失足，他身材碩大，重心未曾拿穩，大叫一聲，便飛墮下崖！

「無常招魂使」觸目驚心，夏雪雙袖鼓起搶攻，那「追魂使」側身一閃，也同時失去重心。

醉道人拂塵再捲。

「無常招魂使」也被招魂去了！

夏雪急忙上前，扶着醉道人，却感到他衣衫盡濕，原來他的左臂已被削斷，血流如泉！

他扶着醉道人上了崖頂。

經過半月崖頂療傷，醉道人却變了獨臂道人！幸好只是肢體外傷，醉道人仍然支持得住。

原來這兩個仇人，那個「刀驚三更夢」洛猛，與「無常招魂使」趙言，都是著名的劇盜，兩人打家劫舍，殺人無數，醉道人身在江湖中，當然不會不理。

其實兩人都是醉道人的手下敗將，不過，他一念之仁，希望他們改過自新。

可惜，這一念之仁，却換來今日的斷臂之痛。

夏雪開始感受到江湖險惡這句話的意義。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實在是一句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話！

幸好還有一段路便到武當山。路上頗爲平靜。

那日來到湖邊，碧波萬頃，波平如鏡。

醉道人多日無酒，忽然有個主意，道：「弟弟，多日奔波勞碌，要你爲兄長担憂，倒不如乘船走這一段，一來免危險，二來也可逍遙自在，看看湖光山色！」

夏雪是南方人，多見大海，少見湖泊，他又擅於水性，對於醉道人的提議，當然贊成。

他們僱了一艘小船。

是夜，月白風清，船伕爲他們弄了幾味下酒小吃，兩人邊談邊吃，確是舒暢萬分！

醉道人想起那日棧道之戰，又看看自己的斷臂，倒也有一番感慨，道：「弟弟，那日你見我在棧道之上使拂塵，開始之時，並不順手，後來，却可連捲二人，你道是什麼原因？」

夏雪道：「先前哥哥不慣棧道危險，爲顧重心，少不免束手縛脚——」

「後來，我又領悟到，在棧道之上，上下飛馳，配合輕功，又有另一番境界！」

兩人談武喝酒，十分暢快。

此時，小船突然慢了下來。

船伕驚惶道：「兩位客官，爲免生事，請先躲在船艙之內！」

兩人看看前面，一艘大船，燈火通明。

這艘船並非官船，却比官船更加華麗。

船桅之上，繫着一支小旗，旗上寫着「百無禁忌」。

醉道人道：「弟弟，爲兄霉運還未過，又要累你！」

夏雪明白醉道人的話，知道可能又有一番熱鬧。

醉道人道：「『烏白忌』是這一帶的海盜，幫主外號叫『百無禁忌』，眞姓名是白振波——」

「『烏白忌』這名字好怪！」

「這名字來自船家，船家出海，最怕遇着一些海豬，海豬是龐然大物，有黑有白，牠們一出現，附近的魚蝦，若不是已遭殃，便是四散奔逃，因此，一見牠們，便無收穫，於是，便叫牠們爲『烏白忌』，而這幫海盜，正是人憎鬼厭，漁民害怕，而他們更得意洋洋，把幫名改爲『烏白忌』，白振波更自稱『百無禁忌』！」

「你與白振波有過節？」

「這人欺善怕惡，欺壓漁民，早年被我打個落花流水，落海而逃！」

漁夫見他二人並無入船艙之意，反而侃侃而談，使他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醉道人道：「老丈，倒不如你入船艙一避！」

船伕無奈，入了船艙。

那時大船已近。

甲板之上，有六人喝酒。

醉道人醉眼一張，道：「白振波也在其中！」

夏雪問道：「其餘五人呢？」

「咦？是『五湖水寨』？」

「什麼五湖水寨？」

「是五個大湖的盜首——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傢伙！」

白振波似乎發現了醉道人。

醉道人生性抱打不平，看見這六人聚首一起，心中也想知道他們又在打什麼壞主意。

白振波朗聲道：「可是醉道長？」

醉道人：「白幫主，好興緻！」

「果然是醉道長，人生何處不相逢，倒不如過船一醉，讓咱們親近親近！」

大船甲板後面，已站滿了身材健碩的水手，看來若不上大船，便要連累無辜的船伕，況且醉道人那種警惡懲奸的心態又油然而起。

他一躍上了大船，夏雪也隨之而上。

「哥兒倆眞好身手！」

夏雪與獨柏孤松在廟前激鬥。

白振波道：「醉道長先喝一杯？」

醉道人稍一猶豫。

白振波道：「道長要吃罰酒？」

醉道人笑道：「白振波，你叫『百無禁忌』，難道忘了我就是你的大忌？」

白振波道：「牛鼻子，倒是你先提起！當年在太湖，岸上，我派糧賑災……」

「派糧賑災，虧你說得出，你劫賑濟水災的銀両糧食，既殺災民，也殺官兵，我看不過眼……」

「各位，你已聽到他自招的罪行！」

那五人已站了起來。

「五位幫主，這牛鼻子以前是我平生大忌，今日有五位幫主在，這大忌應成我的大喜！」

那五個幫主，都是于思滿臉，筋肉虬突，十分難纏的人物。

醉道人也不在意。

白振波看看夏雪道：「小子，假若你與這牛鼻子無大瓜葛，咱們就讓你一條生路！」

夏雪道：「我這道人哥哥是你的大忌！那麼，我這位小弟弟就做你的小忌！」

白振波怒極。

六人已蓄勢待發。

醉道人身形微動，左袖在風中揚起。

白振波笑道：「醉道長已成獨臂，五位幫主，你們取下他其餘三肢，頭顱留與爲兄摘下！」

極惡毒而囂張的言詞。

醉道人與夏雪靠背而立。

六人攻上，看來功力也是平凡。

不過，船上的其他海盜，都在齊聲吶喊助威。

醉道人「拂塵」敵住三人，夏雪雙袖也敵住三人，一時之間，招式此起彼落。

人多勢衆，自是不宜戀戰。

先下手爲强！

白振波何嘗又不是如此想？

而且，他知道自己所佔優勢。

白振波一掌發出，三人趁勢迫上。

醉道人無法不退。

這一退却近船舷，而夏雪也與他分開。

那三人已從鯊魚皮鞘中拔出利刄，撲前刺殺醉道人，醉道人當然不懼。

不過，身靠船舷，極爲不便！

三人如狼似虎，醉道人一喝，拂塵飛撒，就像一個網的纏着他們的利刄。

利刄本是十分鋒利，可是，對拂塵上的金鼠毛却毫無辦法，反被醉道人一扯，三人仆身。

醉道人再扯，力透拂塵的金鼠毛上，三人利刄脫手而出，飛墮湖中。

三人在衆盜之前失威，拚死衝

上。

　醉道人已退無可退，只好躍上船舷。

　他身未站穩，却感到一陣勁風襲來，知是暗器，假若下落船舷，定遭暗算，便毅然跳開。

　他自知不熟水性，當然不會下水，他想在船舷下面，利用船側反彈，再回船上。

　可是，這個如意算盤却打不响！船身長滿青苔水藻，極爲濕滑。

　他一踏上，便已滑倒，半空之中，失却重心，再無轉圜餘地，便落下水中。

　「嘩啦」一聲，船上海盜大聲歡呼。

　夏雪與另外三人對打，一時之間，不分伯仲。

　當他聽見水聲，知道不妙。一個虛招，離開三人，轉身看下面，只見醉道人在水中，載沉載浮。

　那三個惡賊，亦已下水。

　夏雪不理其他，也一躍而下。

　他熟悉水性，不過，在水中總無法施展，而那三人，却是慣於在水中生活，正是如魚得水。

　醉道人雖不熟水性，但他內功了得，閉住了氣，仍然可以維持一段時間。

　顧得閉氣，却阻擋不了三人攻擊，何況另外三人又已下水。六人如狼似虎。

　夏雪護着醉道人，希望盡快脫離水域。

　醉道人已把拂塵交與夏雪，夏雪有了拂塵，使出所學所悟的拂塵招數，一時之間，六人也難接近。

　不過，他們都是詭計多端的大盜。

　三人正面纏着夏雪，另外三人潛入水底，分別抓着醉道人的雙足。

　夏雪在水面把拂塵施展，一時翻浪飛波，可是，水中的醉道人似因閉氣過久，已陷昏迷！

　本是波平如鏡的湖水，難道就是葬身之地？

　夏雪是個永不言敗的人！

　他單手拖着醉道人，另一手「拂塵」盪起，一時之間，飛翻的浪花，有如利刃！

　六人退，夏雪趁此良機，抱着醉道人，疾游了幾尺，飛身上了一艘海盜放下的小船。

　他一腳踢下船中海盜。

　白振波也追來。

　夏雪放下醉道人，急忙爲他點了幾個通血脈的穴道，而白振波也上了小船。

　夏雪在船上，武功自是大大勝於白振波，兩招不夠，已把白振波擒着。

　夏雪朗聲道：「你們快退，否則你們幫主無命！」

　衆人見白振波被擒，一時之間，不敢接近。

　夏雪拿起一槳，奮力撥了幾下，小船像箭一般，離開了大船，向岸邊去。

　醉道人躺在船上，口吐白沫，臉色蒼白，半昏迷中，口中却是唸唸有詞。

　「哥哥，哥哥……」夏雪搖動着醉道人。

　醉道人突然嚷道：「殺了此人再說！」

　白振波道：「好漢，好漢……」

　夏雪道：「假若兄長因你而死，你陪葬也不枉！」

　白振波道：「好漢，你殺了我，也是無補於事，在湖泊水域之內，更惹上麻煩，倒不如放了我，我給你一個令牌，你便可安然脫身！」

　夏雪道：「這豈不是便宜了你？」

　白振波哀求着，完全沒有了一介幫主的風範。

　夏雪道：「先交出令牌再說！」

　白振波道：「你先放我下水，我才交金牌！你拂塵厲害，假若我交不出令牌，你也可殺我！」

　夏雪希望快救醉道人，便答應了他。

　白振波下了水，也抛上令牌。

　夏雪急忙划船上岸，找個隱蔽地方，爲醉道人施救。

　醉道人不慣水性，閉氣過久，臉孔從蒼白變爲青藍，十分怕人。

　夏雪爲他推宮過血，並無效用。

　再用眞氣貫入他體內，似有些微起色。

　醉道人突然道：「弟弟，剛才我在水中，悟到『拂塵』在水中之道——你擅水性，可發揚光大！」

　於是，他便說在水中使拂塵之法，夏雪也一一默記於心。

　當他說完，臉色又呈青藍之色。

　醉道人道：「弟弟，看來爲兄也快要……」

　「哥哥，哥哥，你千萬不要……」

　醉道人却也坦然道：「我此生無憾，遺憾的是無法親身交回拂塵給我武當師傅……」

　「小弟自當盡力完成使命！」

　「我武當以劍法著名，配合我日前棧道所悟，剛才在水中靈機的一觸，三者配合，實是天衣無縫！劍是劍氣，棧道上輕巧飛翔，水中是鱗潛——就叫這『劍氣鱗翔』！」

　「劍氣鱗翔」也就成爲醉道人的遺言。

　夏雪懷着悲痛的心情，埋葬了醉道人，在他墳前舞起拂塵，一套完整的「劍氣鱗翔」，終於練就！

　可惜的是，物在人不在！

　夏雪含淚，帶着拂塵，直上武當。

×　×　×

　武當山上，廟宇清觀極多，上山遊玩參神的頗衆。

　夏雪在人羣之中，渾渾噩噩，心中實在有說不出的滋味。多年前，也曾夢想上武當，爲的是投師學藝，而今武當功夫亦已學到，而且獨得醉道人自創功夫！

　此番上山，却是交還亦師亦兄的遺物。

　造物弄人，何以至此？

　過了廟觀，漸已無人。

　只見不遠松樹坪上，幾個小道人正舞刀弄棒。

　夏雪上前拱手道：「道兄！」

　小道人都是廿來歲，看見風塵僕僕的夏雪，便道：「客官，這處已非參神之地！」

　夏雪道：「在下遠道而來，求見貴派枯木道長！」

　「你要見掌門？」

　夏雪誠惶誠恐的道：「在下想……」

　「你憑什麼身份見掌門？」

　幾個小道人，七嘴八舌，一之間，夏雪眞不知如何作答。

　有個小道帶點嘲諷口吻道：「你想投師學藝？倒不如便拜咱們爲師！」

　夏雪有點生氣，不過他向來爲人忍讓，道：「我是奉了瘦竹道長所託……」

　「什麼瘦竹道長！花言巧語，要騙咱們？」

　夏雪想再解釋。不過，回心一想，提到瘦竹道人，他們竟然無反應，實在有點不明白，以爲他們有心爲難。

　却原來瘦竹道人下山廿多年，同輩的武當門人，當他是個叛徒，因而全無提及，而這班小道人，上山時日不多，又怎會知道有此人？

　另一個小道人道：「老弟，假若要投師學藝，先要看看能否過咱們師兄弟這一關！」

　初生之犢，竟是口出狂言！

　夏雪並沒有介意。

　可是，那幾個小道人，你一言我一語，竟然迫夏雪還手，動起手來！

　夏雪心想，你這幾個小道，學不了幾年功夫，又以衆欺人，便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想法，與他們[illegible]。

　他使的竟是正宗武當拳法！

　那幾個小道人當然也是武當功夫，不過，一舉手一投足，那及夏雪一成？

　小道人以爲三兩下功夫便可打發此人，想不到此人不單懂武功，竟然使的也是武當功夫！

　其中有個較年長的小道，一看之下，已隱約知道闖禍，立刻返回觀內，報告他們的師傅。

　他的報告，自然是好話爲自己說盡，壞話完全加諸夏雪的身上。

　以武當功夫來武當耀武揚威，這實在是個笑話。

　這樣的話，一直驚動到孤松與獨栢！

　當他們聽到瘦竹道人的名字，心頭更是一震，連忙趕往松樹坪。

　那時，幾個小道人仍與夏雪在拚鬥。

　孤松與獨栢在旁細看，見夏雪使的果然是武當功夫，而且功力不凡，心下大爲詫異。

　孤松喝道：「停手！」

　衆小道退在一旁。

　夏雪拱手道：「道長，我只求見枯木道長！」

　獨栢道：「師傅已多年不見外人！」

　夏雪道：「在下受人所託，非見貴掌門不可！」

　孤松道：「難道眞是瘦竹道人？」

　夏雪點頭，並想說出要送上拂塵。

　可是，獨栢却搶道：「你的武當拳法，也是學自瘦竹道人？」

　夏雪點頭。

　孤松道：「你是這叛徒之徒？」

　夏雪聽了，心下氣極，一開口便是叛徒！但他仍忍着，道：「咱們是結拜兄弟！」

　兩人聽了，大笑起來，因爲他們不知個中原委，當然不會相信一道一俗，一個年紀老邁，一個年輕伙子，竟會結爲拜把兄弟，還以爲夏雪在巧言令色！

　他們的笑聲，入了夏雪之耳，成了嘲諷。

　夏雪發怒道：「瘦竹道人已仙遊！」

　兩人又是一震，但聽到這個下山多年的同輩，竟已物化，心中難免產生一陣悲哀，便請了夏雪入內。

　入內之後，喝過清茶，夏雪本想立刻把拂塵交出，便要下山，他實在忍受不住，這名滿江湖的武當派，待客竟是如此無禮。

　不過，他一直沒有機會。

　孤松與獨栢二人，不斷的詢問有關瘦竹之事。

　夏雪並不是個巧言令色之人，說話有點笨拙，言談之間，他們竟然誤會了夏雪爲學武當功夫，欺騙瘦竹！

　瘦竹受仇家追殺之事，他們不單沒有表示同情，反而直言他是自作罪孽。

　這些言詞，使本已傷心的夏雪增添憤怒。

　他明白瘦竹的心態，他離棄武當無疑是錯事，而今臨死還托人交還拂塵，向掌門懺悔，料不到却受到如斯對待。

　夏雪在丐幫受過委屈，在少林也捱過艱苦的日子，聽了兩個道人對瘦竹的言詞，實在感同身受！

　對這位恩重如山的亦師亦友，濃情高義的拜把兄弟，竟有說不出的悲哀。

　夏雪把頭轉過一邊，用袖抹去快

要下淌的淚水，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道：「道長，在下既然見不到掌門，也再沒興趣聽你們的苛責，就此告辭！」

孤松道：「瘦竹託你帶來什麼？」

夏雪站了起來，道：「是個拂塵！」他從懷裏掏出拂塵，拂了幾下。

兩個道人當然知道這是武當鎭山之寶，也不禁的站了起來。

夏雪道：「不過，瘦竹道長託我親手交與掌門，既然掌門不會見我，我也不會把拂塵交與任何人！」

獨栢道：「這本是武當之物！」

孤松道：「交與咱們！」

夏雪嘻笑一聲：「你們早已不把瘦竹道人視作同門，又不容他有懺悔機會，他在天之靈又豈會願意交還！」

孤松與獨栢已然蓄勢。

孤松道：「看你如何走得出武當！」

獨栢也道：「放下拂塵，還有生路一條！」

名門正派之人，看見寶物，與其他賊匪俗人，又有什麼分別？

夏雪稍爲移身，兩人已攻上。

夏雪已立下心意，帶走拂塵，爲已故的瘦竹道人出一口氣。

他從容的接過二人招式。

他使的當然也是武當的功夫。

好一個班門弄斧的夏雪，不過，他弄得卻有聲有色！兩個道人當然氣極。

百招過後，雙方只是平手。

夏雪一個晃身，拂塵一揚，道：「兩位，瘦竹道人臨死之前，以這拂塵配合武當劍法，創一套『劍氣鱗翔』，本也算是向掌門，向武當贖罪！不過，我而今却替他出一口烏氣！」

他拂塵使出，罡風在道觀內廻旋。

四十九招之後，兩人已呈敗象！

夏雪不敢久留，因爲生怕他們一呼百應，自己便再無脫身之日。

於是，拂塵揮灑之下，已躍出道觀門楣。

二人狂追，轉眼已失踪影。

× × ×

久未下山的孤松與獨栢，爲了要找回武當鎭山之寶「拂塵」，也要下山了。

「大聖之門」託威遠鏢局所運的木箱，內裏是否眞有「拂塵」？

沒有人知道。

丐幫的長老已動身。

少林三位大師亦已下山。

武當兩位高人也要上路。

少林與武當，這兩個武林正宗門派，多年來也沒有接觸，會不會在此番碰頭，又引起一段武林恩怨？

× × ×

侯公子準時的送來了鏢貨，並由羅北與總鏢頭親手接過，侯公子立即付了五成鏢銀。

鏢貨是個長木箱，木箱是用上等紅木所做，遠看眞像個棺材，幸好木箱外面有簡單花紋。

侯公子見一切打點妥當，便道：「老鏢頭，明日什麼時候起程？」

羅北道：「咱們一早便起程！」

侯公子道：「假若一切順利，十三天之後，應該可以到江西景德鎭，到時自然會有人收貨！」

羅維揚道：「公子也一同南下？」

侯公子道：「而今看來也說不定，不過，咱們總會在景德鎭見面的！」

羅北道：「公子放心！公子既然委託咱們鏢局運貨，當然早已打聽過，知道敝鏢局辦事妥當！」

侯公子道：「這個當然，在下也告退——十三天後在景德鎭見！」

兩人送侯公子出門。

羅維揚立即召了副鏢師劉景，吩咐了他一切行當，劉景跟隨羅維揚多年，是個忠心耿耿的好幫手，他的武功已不錯，能助羅維揚一臂之力。

羅北待羅維揚空閒之際，便對他道：「維揚，你有沒有想過，這位侯公子爲什麼要託咱們運貨？」

羅維揚道：「咱們名頭响？」

羅北道：「這是個原因——其實，你有沒有發覺，這位侯公子，也是個大行家！」

羅維揚道：「這個他一踏入鏢局之門，我已看到！」

「他既是武林中人，而且人手也不少！」

「你查過他的來頭？」

「當然！根本上，他自己也有足夠能力去護送這件貴重的東西！」

「我看並不一定十分重要！」

「貴重有不同的意義——有很多東西，比金子銀子還要重要！」

「箱子有二百三十斤——」

「你做事果也仔細——」

羅維揚續道：「假若箱內是個屍體，應該不會這麼重！」

「可能是屍體之外，加上一些金銀財帛！」

「不用猜了，咱們是押貨，不管貨物的內容，千萬不要壞了鏢局的名頭！」

羅北突然嘆了口氣，道：「在我預感中，這趟鏢一定有很多麻煩！」

羅維揚道：「假若能把麻煩一一化解，咱們以後的名頭更响！爹，你猜他們爲甚麼不親自押運？」

「當然是利用咱們的名頭——假若有人來劫鏢，那一定是有名頭的人！」

「你指的是——」

「不是普通小賊强盜，而是名門正派的人！」

「我不明白！」

羅北道：「維揚，你的功夫藝業雖然可以在江湖立足，不過，經驗方面還是不足，希望你保過這趟鏢之後，明白世途險惡，人心險詐！侯公子心中早知道，會有大門派來劫鏢，而那些大門派，一定不想壞了名門正派的

名頭，咱們威遠鏢局，在江湖上也算略有名氣！」

羅維揚恍然大悟道：「以咱們的名氣，壓着那些名門正派，使他們不敢胡來，肆無忌憚！」

「對了！假若是沒有名氣的鏢局，在江湖說話也沒有影响力，他們便會肆無忌憚！」

羅維揚是個聰明人，若加以鍛鍊，日後在江湖上，必可創一番事業。

「名門正派也會劫鏢？」羅維揚心中嘀咕着，但他並沒有向老父提出這個問題。

正派邪門　爭相劫鏢

翌日清早，他們便出了城門。

羅北與羅維揚、副鏢師劉景，分別騎着駿馬，四個趟子手，駕着一輛馬車，車上插有一枝普通鏢旗。

那鏢貨便在馬車之內。

鏢貨並不單止是一個木箱。而是四個。

四個外表看來一模一樣的木箱，而且重量也相同。

羅維揚一直都不贊成這樣做，因爲他認爲以他們的實力，不需要這樣僞裝。

但羅北却堅持着，他是個經驗豐富的老江湖，他堅持這樣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兩日的行程都十分平安。

第三天，麻煩似乎出現了。

在官道上，他們看見幾個頭戴草帽的尼姑。

她們也是趕着一輛馬車。

响午過後，那輛馬車一直跟着威遠鏢局的馬車，那時人多，並沒有甚麼異動。

直到黃昏，路上的人開始少了。

暮色四合之際，那輛馬車突然趕了上來。

羅北示意馬車讓路。

那輛馬車越過了威遠鏢局的馬車，並停了下來。

馬車上跳下了一個尼姑，因她戴着大草帽，一時之間，也不能分辨出她的年紀。

尼姑合什道：「施主有禮！」

羅北拱手還禮道：「師太有禮！」

「貧尼有個不情之請——」

「咱們威遠鏢局，吃的是江湖飯，師太若要甚麼方便，不妨直言！」

尼姑道：「威遠鏢局，自然是遠近知名，貧尼知道，羅老鏢師與令公子維揚，文才武略，遐邇江湖！」

好個咀甜舌滑的尼姑！

羅北道：「師太不妨直言，在下還要趕路！」

尼姑有點囁嚅，彷彿早知自己理虧，道：「貧尼只想，只想一看——」

「看甚麼？」

她終於咬牙道：「一看這趟鏢貨！」

「鏢貨？」羅北仰天笑道：「師太，這實在是個不情之請——」

羅維揚上前拱手道：「師太，有道是：家有家規，國有國法。咱們行頭，也有行規！」

「這個貧尼知道！」

「咱們押鏢的，只知道把鏢貨押到目的地，其他一切都不管。因此，咱們也不會隨便偷看鏢貨，更何況是給外人看！」

「這個貧尼知道，不過……」

「師太，何必强人所難！」

尼姑道：「貧尼只要一看——」

「對不起，師太，咱們還要趕路的！」

羅北已示意馬車開動。

尼姑道：「只是一看，也不可以？」

羅維揚斬釘截鐵道：「不可以！」

三字剛說完，馬車之上，已躍下四個尼姑。

「師傅！」四尼合什。

看來，這幾個尼姑快要動手。

羅北道：「師太要劫鏢？」

尼姑道：「施主，貧尼並不是劫鏢，罪孽，罪孽！只求一看——貧尼是有難言之隱的！」

羅北道：「在下實在無法行個方便！」

那尼姑一揚首，四個尼姑便要猱身而上。

這時，遠處突然傳來一陣歌聲——蓮花落——是乞丐的歌聲。

衆人看着歌聲傳來的方向。

雖然，那時已入黑，但仍然可以看見四條人影，瞬間已來到馬車之處。

來的是四個乞丐，兩個衣衫襤褸，兩個衣衫潔淨。

爲首的兩個都背個八袋，自然是丐幫中地位極高的八袋長老，兩個爲汚衣派，另外兩個是淨衣派。

汚衣乞丐道：「你可是峨嵋的鐵簪師太？」

鐵簪師太合什道：「胡花施主，別來無恙！」

這八袋長老正是胡花。

鐵簪師太向那汚衣乞丐道：「林平長老！」

淨衣派長老林平拱手道：「師太也是別來無恙！」

然後兩人轉向羅北與羅維揚，道：「老鏢頭，道上可有麻煩？」

鐵簪搶着道：「沒有甚麼？咱們口渴，只想請老鏢師借口水喝！」

胡花一手拿出那個骯髒胡蘆，道：「水我沒有，好酒却有一壺，師太——」

鐵簪笑道：「胡長老開玩笑了！」

羅北知道這位峨嵋的鐵簪師太，不想丐幫的人知道她要强索看鏢的事，也未揭破，道：「兩位丐幫長老，這麼巧也路過此地！」

林平道：「是這點兒湊巧——」

羅北見夜色已濃，道：「各位，咱們先告辭，因爲咱們還要投店打尖！」

鐵簪知道在這情況之下，再不能有所行動，於是首先讓路。

羅北一拉韁繩，馬匹已向大路前去，鏢車立即隨行，羅維揚與劉景殿後。

接着，鐵簪與弟子也開動馬車隨着而來。

四個老乞丐，又大唱「蓮花落」。

× × ×

三岔口，是南下必經之路。

這三岔口得名，不單是有南下之路，而且東去浙江，西往青藏，也是必經之處。

因此，城中有間相當大的客店，也是唯一的客店。

因爲這是必經之路，所以無論甚麼時候，也會有人到來。

威遠鏢車來到，自然有伙計上前招呼。

羅北投店之後，便來到店前的龍鳳樓。

龍鳳樓的規模也不小。

地下是一般客商行旅吃飯的地方，上面還有一個雅潔的二樓。

羅北與衆人上了二樓。

二樓並不太多食客，每個雅座都有屏風相隔。

屏風並不是密封，仍可以清楚看到裏面的人。

羅北坐下，便有點不安。

羅維揚道：「爹，道上可多人！」

羅北道：「對——你看右邊，那三個吃素的和尚，看來並不是普通的和尚！」

劉景一邊斟茶，一邊道：「左邊的道士，也不是簡單的道士！」

原來雅座之內，少林的達識禪師與兩個弟子光誠光覺已在座。

那邊的道士，正是武當的孤松與獨柏。

他們都看見羅北一干人等上來，並沒有異動。

當小菜拿來的時候，四個戴草帽的尼姑也上來了，她們自然是峨嵋的鐵簪師太。

不久，丐幫的淨衣派林平長老也携着一個弟子上來，污衣派的兩人，依照幫規，並沒有上來。

羅北低聲道：「鏢車可穩？」

羅維揚道：「趙子手在馬車之內，這地方人多，若要動手，他們也不會在此！」

羅北顯然也同意他的話，便開懷大嚼。

× × ×

五個尼姑，來得最遲，却是最早離開龍鳳樓。

鐵簪師太領着四個弟子，回到客棧，心中似是不甚安寧。

一個女弟子離垢道：「師傅，恕弟子多言，今日之事，究竟是爲——」

鐵簪嘆了口氣，道：「你們跟我下山，我一直沒有告訴你們原因，本來，我眞的不想告訴你們，因爲這是關乎你們太師傅的事！」

「太師傅？」其餘三個尼姑異口同聲地問。

這三個尼姑，一名離塵，一名離緣，一名離俗，加上離垢，都是鐵簪師太的得意弟子。

鐵簪師太道：「看來我也不能再隱瞞下去，否則，我們此行便會失敗！」

離垢心急地問：「師傅要看威遠鏢局的鏢貨，貨內究竟有些甚麼東西？」

離塵問：「究竟要看甚麼？」

鐵簪道：「我也不知有沒有！」

鐵簪道：「一枝骨釵！」

「骨釵？」

鐵簪點點頭，半晌才道：「那骨釵是我師傅所有，骨釵並不名貴，但對師傅來說，却是十分重要！」

這「骨釵」究竟包含了甚麼故事？

四個女弟子當然不知道。

鐵簪一挑燈花，室內較爲光亮，鐵簪也就述說了一個故事——骨釵的故事。

× × ×

元宵佳節，城開不夜。

整條通衢大道，都掛滿了各式各樣的花燈，燈上並附上燈謎，只要猜到，便可向花燈主人，索取獎品。

看燈的，不只是公子哥兒、詩人墨客，還有大家閨秀、名門淑女。

這是一年來難得的日子。

說句老實話，公子們看燈猜謎是雅事，看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也不是俗事！

人潮中，有一個年輕的公子。

他的注意力，竟然是完全集中於燈謎之上。

很多姑娘，看見他俊美的顏容，瀟灑的步履，都不禁多瞟了他一眼。

可是，他的興趣仍集中於燈謎之上。

幾個姑娘輕聲的談論着。

那邊五個大漢也談論着，並發出轟然的笑聲。

公子並不在意。

忽然，其中一個大漢走近那公子身旁，粗聲道：「公子，猜燈謎乎？」

這大漢根本是個粗人，爲了證明他也是個雅人，特別在說話中加了個「乎」字，以添高雅！

這「乎」字不只沒添高雅，反而是不倫不類，刺耳異常，其他大漢聽了，大笑起來。

年輕的公子也忍不住笑了。

那人又道：「公子，來，與我們兄弟飲一杯！」

公子一揖道：「兄台，萍水相逢……」

那粗漢並沒有讓他說完，便要伸手去揪他。

公子倒也機靈，游魚般在他指掌間滑過。

粗漢又再抓他。

他却是靈巧般閃避，不讓他抓着。

那邊四大漢，其中一人道：「抓他一把，看看究竟是不是個雌兒！」

公子聽了，心中一凜。

粗漢又再伸手，一連幾把也落空。

圍觀的人都笑了。

粗漢老羞成怒，喝走了路人，一邊迫着那公子，退至街角，而其他四個漢子也來了。

一人道：「老九，這麼一件好差事也做不成！」

那人說罷，已竄身上前，向年輕公子的胸前一抓。

年輕公子早有準備，身子一晃，已避開來勢。

「哼，是個會家子？」另一粗漢道。

「各位兄台，今夜良辰美景，何必鬧事？」

「我們不是鬧事，只是打賭！」

年輕公子問：「打賭甚麼？」

「看看你是否一個姑娘！」

年輕公子臉色一變，似是紅霞，也似是憤怒。

圍觀的人又多了，議論紛紛。

那大漢怒吼一聲，途人都怕事，紛紛走避。

五人又迫那公子入了另一條街，街的盡處，是個死胡同。

人潮散去，却剩下一人佇立。

五大漢並沒有注意，只一步一步的進迫那年輕公子。

突然，兩人出手，其餘三人也攻上。

那年輕公子，雖懂武功，却是敵不過這如狼似虎的五人，暴退入了死胡同。

那個暗中佇立的人，也跟了進去。

死胡同內，極其狹窄，六個人在其中，更無轉圜餘地，何況還在此動手。

其中一漢子笑道：「懷有中饅頭！」

另一個道：「果是個女的！」

那年輕公子尖叫。

那佇立的人叫道：「何必迫人太甚！」

五個漢子立即回轉身來。

其中一人道：「老兄，少管閒事！」

那人道：「這並不是閒事！」

五人已抽出了武器，有緬刀、鐵尺、鎖鍊。

那年輕公子，已沒有選擇餘地，走近欲加援手的漢子，這漢子正是滿懷寃屈的夏雪。

自從他從武當山下來，便漫無目的的走着。

江湖是是非地，他不想再淌入任何漩渦中，不過，他天生任俠，看見這五個流氓，又怎可忍得住？

爲首的粗漢，揮着緬刀，刀光如波浪般湧來。

夏雪雙手低垂，雙袖倏出。

他的武功，而今再不是吳下阿蒙，他的衣袖捲起一陣暗漩，把緬刀的刀光粉碎。

然後，他雙手暴長，已把緬刀搶在手裏。

那粗漢仍楞着。

夏雪把緬刀一揮，那人發出連串驚呼聲，接着，他的外袍，片片破碎。

其餘四人已攻上，却只有一人攻向夏雪，那人手持鐵尺，既像使刀，又像在使劍——

另外三人猛攻那年輕人。

夏雪迎着那鐵尺，沒有招架，怒吼一聲，竟硬生生的搶了那人手中鐵尺。

然後攔腰一截，抓了起來。

這漢子其實也十分魁梧，可是，在夏雪手中，却像個小孩。

這時，三人的鐵尺鎖鍊正向年輕人迎頭箍下，夏雪把手中的漢子，借刀使力，擲到年輕人身前，剛好接下三人的一招。

這突然的變化，三人無法收招，鐵尺鎖鍊都打在那人的身上。

那人叫了幾聲，看來受傷非輕。

夏雪從搶緬刀，抓人這幾招，只費了瞬間的工夫，但却連傷二人。

五個粗漢當然知道，遇上了煞星。

那個衣服被自己緬刀割得粉碎的漢子，站了起來，怒道：「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夏雪在江湖走動的日子，並不太長，一時之間，並不明白他說的話。

那年輕人却接口道：「你們又是那道？」

爲首的漢子，舉起右臂，傲然道：「骷髏族！」

那左臂果然是紋着一個黑色的骷髏。

「嚇人的技倆！」年輕人不屑地道。

五人怒目而視，但因夏雪的功夫實在在他們之上，一時之間，不敢再上。

那年輕人見他們不敢再來，膽子更壯，道：「咱們是來自煙雨樓！」

「煙雨樓？」五個漢子異口同聲地喟歎。

夏雪當然不知道甚麼是骷髏族，甚麼是煙雨樓，但看那五人的表情，知道他們對「煙雨樓」顯然是有所忌憚。

忽然，其中一人，掏出一個笛子，吹了起來。

那是江湖中人通知附近同道中人的手法。

年輕人江湖閱歷不淺，知道他們延請救兵，便低聲向夏雪道：「咱們走吧！」

夏雪也不想惹事，自無異議。

可是，胡同進口之處，已來了幾條人影。

五個漢子的表情已變得有恃無恐。

來增援的人並非幾個，而是幾十個。

硬衝出去，夏雪並不害怕，可是，自己並沒有把握可以保護這年輕人。

他忽然心生一計。

既然「煙雨樓」三字，可以使他們忌憚，何不再用一次，免却無謂的損傷。

夏雪朗聲道：「骷髏族的朋友，咱們來自煙雨樓！」

那些人低聲嘩然。

夏雪不知他們的意思。

年輕公子道：「咱們已惹下大禍！」

胡同外的人已一湧而上。

夏雪無法不動手。

胡同本已狹窄，突然湧入十多個人，夏雪爲了保護着那年輕公子，已退至胡同盡處。

那十多人攻上，招招都是殺着。

夏雪雙袖鼓起，形成一道罡氣，一時之間，那些人無法攻上。

突然，身旁的年輕公子叫了一聲，只見他右臂有一道血槽，在混亂之間，受了傷。

夏雪知道，這麼瞎纏下去，也不是辦法，於是，他一手扶着年輕公子的肩膊，輕聲道：「小心！」

然後身子一縱，已上了牆頭。

身未站穩，一逢暗光灑來。

夏雪感到那陣勁風，知是暗器，是以衣袖一揚，接過了那蓬暗器。

不過，年輕公子又再叫一聲，似是中了暗器。

夏雪再不戀戰，一手攔腰提起年輕公子，從一間屋頂躍至另一間屋頂。

那些骷髏族漢子，都紛紛追來。

夏雪狂奔向黑暗的地方，半盞茶工夫，已擺脫了追踪，細看附近，已是郊野。

他在附近的一間山神廟放下了那年輕的公子，他左腿之上中了暗器，正流着黑血。

那年輕公子中了淬毒的暗器，已陷入昏迷中。

夏雪立刻撕下公子的外袍，阻止那毒氣攻心，並點了他幾處要穴。

可是，觸手之處，却令他心弦震動！

這年輕公子果然是個女的！

其實他亦早應知道，因爲攔腰抱她逃離骷髏族人時，已感到她體重非常輕，並不像一般男子漢。

夏雪知她是個女子，倏地停下手來，可是，救人要緊，也不再顧慮那麼多！

他首先取下那暗器。那暗器是一只「骷髏釘」，取出來時，仍有些暗藍色閃光，明顯淬有劇毒。

一時之間，何來解藥？

夏雪只好運足眞氣，貫入她體內，讓毒性暫時不再蔓延，明天再想辦法。

經過一番折騰，已是天亮，夏雪也極其困倦，便倚在一角，入了夢鄉。

他不知睡了多久，被一陣低泣所吵醒。

泣聲來自那易釵而弁的公子。

夏雪看見她臉色非常難看，一時之間，也不知應該說些甚麼話，只瞪眼看着她。

她發覺夏雪醒了，連忙止住了眼淚，道：「多蒙兄台相救！」

「姑娘你……」

她的臉赫然變色，道：「兄台，我多謝你救了我，不過，我永遠不想再見到你！」

夏雪一時之間，摸不着頭腦。

「你中了毒釘，我只能爲你止住毒氣攻心！」

「不要再說……」她竟哇然大哭。

夏雪看着她，更不知所措，半晌才道：「我出去爲你找些解藥，姑娘不用傷心，我很快便回來！」

找解藥並非難事，因爲夏雪是個聰明人，他在城中找到一個骷髏族幫衆，把他點了穴，從他懷內取去藥囊，其中不只有解藥，還有其他的金創藥，有了解藥，他便買了些糧食衣物回山神廟。

那姑娘又再陷入昏迷狀態。

夏雪連忙爲她貫入眞氣，並用解藥爲她療傷。

再過了七天，那姑娘的毒氣已散，身體逐漸康復，不過仍然十分虛弱。

夏雪盡心盡力的服侍她。

除了開始的兩天，再沒有趕走夏雪。

那天，她竟然向夏雪自我介紹：「我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子！」

「那麼！你是誰？」

「我是個道姑！」

「道姑？」

「我是峨嵋山的弟子，法號肅霜！」

「肅霜師……」夏雪說不下去，因爲這個年輕貌美的道姑，實在不應叫師太。

「那你爲甚麼……」

「我奉師傅之命下山爲本門辦事！師傅也再三吩咐我，切勿在路上躭擱，我一時好奇，在元宵那天，假扮了男裝，却惹上這場大禍！」

「其實看看花燈也沒有甚麼大不了！」

「想不到却惹上骷髏族！」

「對了，骷髏族是甚麼？」

「是個殺人越貨的幫派！」

「那時，殺了他們，正是替天行

道！那麼，那煙雨樓又怎樣？」

「也是一個幫派，比骷髏族好些！」

「爲甚麼煙雨樓三字，似乎可以嚇倒他們？」

「這兩幫人正互相傾軋，其實，我想嚇他們一下，如果我早知你功夫那麼好，也不用說出這三字，我有點後悔！」

「後悔甚麼？」

「後悔說出煙雨樓，以後還不知會帶來什麼麻煩！」

「以後再算吧——對了，開始的時候，你對我也十分仇視，爲甚麼？」

「你眞的不知道？」

夏雪一心向武，那有多餘的機心。

肅霜臉泛紅霞，道：「你爲我療傷，知道我女扮男裝，我還以爲你是個輕薄之徒！」

夏雪至此才恍然而悟。

「如今呢？」

「你當然是個大大的好人！」

「倒不如我認妳作我妹妹，那麼——」

肅霜一時之間，臉上泛着迷惘的神色。

夏雪還以爲她不高興，便轉了個話題，道：「妳日後有甚麼打算？」

「當然是回峨嵋山！」

「我送妳一程？」

「好，不過，我說了我自己那麼多，你却不說出你的來龍去脈！」

夏雪把自己的身世說出，當然也隱瞞了其中一部份，對少林、武當有損的地方，隻字不提。

當他提到在少林與眞如大師，在棧道上與武當醉道人的兩段友情，肅霜也十分响往，更佩服夏雪的爲人。

以後十多天的康復期間，兩人更爲投契。

肅霜多見夏雪一天，總是心如鹿撞，愁緒加添。

她是個峨嵋子弟，是個年輕的道姑，但她畢竟也是個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　×　×

那天，肅霜已完全康復。

她一早起來，便在山神廟後的小院子舒展筋骨，她使的是一雙「子母釵」。

「子母釵」一長一短，在她手中，忽然是劍，忽然是刺，忽分忽合，煞是好看。

夏雪在旁，看了一會，不禁鼓起掌來。

肅霜道：「師傅說這套『子母釵』，十分厲害，可惜由我使來，功力不足，只是好看！」

夏雪是好武之人，談起武學，更是着迷。

肅霜道：「夏兄，你救了我，無以爲報，你看我再使一次『子母釵』，學到多少便是多少！」

夏雪聚精會神的看着。

然後，夏雪牢記着其中招式變化，在肅霜面前重演一遍，其中有些錯漏，肅霜從旁提示！

夏雪果然是個武學奇才，上好的學武料子！

「子母釵法」演畢，夏雪道：「姑娘，你已成了我的師傅！」

肅霜道：「夏兄，你千萬不要這樣說！你要明白，各家各派的功夫，是不易傳給外人，甚至是門人，也要分爲若干階段，我報你救命之恩，並不是傳你功夫，而是無意被你窺見！其實你也犯了偷窺別人門派之罪！」

夏雪至此，才明白自己投少林，上武當，都不能直接學到想學的武藝，原來名門正派，都各有各的規條，各有各的限制！

怪不得天下武學，各成一派，從來沒有人可以取長捨短，滙集成流！

上乘的武學也因此而流失。

肅霜在夏雪面前演了一遍「子母釵法」，其實也是犯了峨嵋派的大忌，不過，她的確是爲了報答夏雪的救命之恩，而且其中還附有一段微妙的感情。

假若她是俗家弟子，情況便會不同。

然而她是個修道之人，而且是峨嵋派得力弟子，否則師傅也不會派她下山。

她已下了重大的決心——回峨嵋山後，此生再難相見？

×　×　×

一連幾天，夏雪都沉迷在「子母釵法」之中，肅霜甚麼時候離開了山神廟，他也不知道。

當他發覺之時，肅霜離城已有百里。

夏雪答應過她，護送她上峨嵋山，如今爲何竟不辭而別？只留下一套用牛骨做的小形「子母釵」。

幸好往峨嵋山的大路只有一條，夏雪馬不停蹄的追趕了兩夜兩日，沿途不停的打聽，肅霜打扮又易惹人注目，終於在一個名叫昌華的小鎮中找到了她。

她是投宿於昌華客棧，鎮內唯一的小旅店。

夏雪滿心歡喜，但出乎意料之外，肅霜拒絕見他。

夏雪還以爲肅霜怪他只沉迷於「子母釵法」，而忘了答應她上路，不過，當他向店小二打聽過之後，他立時發覺不妥。

小二道：「這位道姑來投棧之時，已是夜深，那晚她衣衫不整，非常污穢，有點披頭散髮，而且神情呆滯，她入棧兩日，沒有出外，也沒有叫東西吃……」

夏雪聽到這裏，已不再聽下去。

他索性撞門而入。

房內連油燈也沒有，肅霜呆呆的半躺在床上。

她臉有淚痕，表情非常呆滯。

夏雪走近，輕聲道：「肅霜——」

她並沒有反應。

夏雪再叫她。

她突然一躍而起，撲向夏雪。

夏雪冷不提防，只好用雙手迎着她。

可是，肅霜並不是倒在夏雪懷中，而是用雙手，緊扣着夏雪的咽喉。

夏雪愕然，只感到她雙手越來越緊，而且臉露兇殘而帶悲苦之色。

他幾乎窒息，但肅霜並沒有放手之意。

夏雪稍一用勁，把她雙手推開，道：「肅霜，難道你怪我……」

肅霜並沒有回答，又再撲來，要扼死夏雪似的。

這當然不是開玩笑。

夏雪看看她，只見她臉上表情變化極多，有時是非常悲哀，有時是極度愁苦，有時又竟似兇性大發，有時更像受了無限委屈……

她的舉動似已失了常性！

肅霜失了常性？夏雪實在無法相信。

她是個冷靜的人，雖然，她年紀還輕，有時會有一些孩子心性，不過，她爲人處事，是相當穩重的。

肅霜失了常性却是事實。

夏雪推了她下床，肅霜突然吼叫了幾聲，夏雪立即點了她幾個要穴，讓她安靜下來。

然後，也不避男女之嫌，看看她身上有否受傷。

小心檢查之後，只見她手脚皮膚，有多處傷瘀的痕跡，她似乎曾經跟人打鬥掙扎過，幸好並沒有內傷。

她的心脈時強時弱，而跳動的頻率並不平均。

夏雪雖不是大夫，但一些普通醫理常識是明白的，她既不是受了內傷，皮肉之傷，對她來說，並不會引致如此嚴重的後果。

她的身體也十分虛弱，看來已多天沒進食。

夏雪立刻向店小二叫了些稀粥，索性灌她喝了幾口，然後，又爲她推宮過血，維持血脈的流通。

夏雪知道，她在道上，一定發生了巨變！

以她的武功，足以保護自己有餘。

她究竟遇到了甚麼事？

夜裏，肅霜發熱，並且不停的發出囈語。

「……你們這些禽獸……」

「殺了你們……畜牲……」

「……峨嵋派……不會放過你們……」

然後是一連串的哭聲。

「……夏雪哥哥……」

「……骷髏……畜牲……煙雨樓……」

夏雪開始明白一些端倪。

肅霜在途中，又遇到了骷髏族與煙雨樓，經過一場激烈的打鬥，肅霜落敗。

翌日，夏雪連忙請了個大夫，爲她診治。

大夫按脈後道：「公子，這位姑娘是受了很大刺激而失了常性，我開方子，只能使她安靜下來，並不能使她回復正常！」

夏雪道：「她何時才會回復正常？」

大夫道：「天知道！心病還需心藥醫！假如你知道她受了甚麼刺激，好言安慰，或會有回復正常的一天！」

夏雪實在不能不怪責自己。

假若自己稍爲機靈一點，護送肅霜上路，又怎會讓她變成如此模樣！

他眞想立刻出去，找着骷髏族與煙雨樓的人！可是，那裏去找？

找着他們又如何？他們豈會說出眞相？

他不斷的埋怨自己。

可是，埋怨又有甚麼用？

過了幾天，肅霜已能略爲進食，不過，仍然是表情呆滯，看見夏雪也認不出來。

晚上，仍然重複着那幾句夢囈。

夏雪看着她，却完全沒有能力幫助她，他心中極爲氣惱，禁不住也流下幾滴淚。

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而今唯一可行之法，便是送她回峨嵋山，讓她的師傅替她拿主意。

於是，他僱了一輛馬車，護送肅霜回峨嵋山。

上了峨嵋山，肅霜的師傅荆釵師太親迎，她發現自己愛徒受了創傷，當然十分心痛，但對夏雪拔刀相助，護送回山，也十分感激！

夏雪被安置在一間觀外的客房，茶水膳食，倒是週到，不過，差不多十天以來，他也沒見過肅霜。

他向其他道姑打聽，全推說不知道。

也許，她的師傅正在醫治她。

那日，他一早起來，感到異常納悶。

峨嵋山是鍾靈毓秀之地，滿目蒼翠，微風拂過，使人頭腦清醒，夏雪不禁在院子中練起武來。

他耍了一些少林拳法，也練了一會子武當的拂塵，多天來擔心肅霜，而今在拳脚之中，也暫可一舒心頭悶氣，不覺之間，他又演了一遍「子母釵法」！

當他收釵之際，四個道姑無聲無息的，翩然而至。

夏雪拱手道：「師太！」

道姑並無言語，也無還禮，全是臉帶怒容。

其中一位道姑，是肅霜的師傅荆釵師太，上前怒道：「你這人面獸心的小子！」

夏雪愕然。

「小子，你是夏雪，無人會寃枉你！」另一個道姑也上前來。

夏雪道：「各位師太，在下不知道……」

「你自己招來，便留你一條全屍！」

夏雪道：「師太，在下何處得罪？」

「還不招來——你汚辱肅霜，弄至她變成一個瘋人，甜言蜜語，偷學了峨嵋的『子母釵法』，竟然還有膽量送她上山，佯裝好人！」

夏雪心頭一震——肅霜被人汚辱。

難怪她失了常性！

那班骷髏族與煙雨樓的畜牲！

他應該一早便想到，爲何自己竟愚蠢至此？

衆師太見他在呆想，還以爲他想招認，或者是在砌詞掩飾。

夏雪道：「師太，我並沒有——」

荆釵道：「金釵、銀釵、木釵，咱們殺了這小子！」

四人隨聲而上。

夏雪並不與她們交手，只四處逃走躲避。

可是這四人都是峨嵋高手，如何能容易避過，只好還招，夏雪所學極爲博雜，遇上了高手，便隨心發招，一時之間，是少林的長拳、武當的劍法，甚至是峨嵋的釵法！

據四位師太的估計，夏雪應該過不了十招。

可是，轉瞬間便已是百招。

夏雪道：「我救了肅霜，護送她上山，你們這峨嵋派，竟這般蠻不講理，誣譭好人！」

衆師太聽了，一躍而開！

夏雪道：「你們憑甚麼說我汚辱肅霜！」

金釵道：「汚辱之事，自然是在她身上知道，至於你是那禽獸，則是她夜來夢囈所說！」

夏雪道：「她沒有說骷髏族與煙雨樓？」

「骷髏族與煙雨樓？」

「沒有，她只說夏雪哥哥！」

夏雪道：「假若我爲禽獸，她也不會尊稱我一聲哥哥嗎？」

衆師太無言以對！

夏雪道：「假若她眞的被汚辱，一定是那些骷髏族與煙雨樓的惡魔！」

木釵道：「肅霜與這兩班江湖邪派，又有甚麼瓜葛？」

於是，夏雪便從元宵賞燈之夜說起。

四人聽了，仍是半信半疑。

荆釵年紀最大，也懂得觀人辨色，知道夏雪是個忠厚男兒，不過，她仍道：「『子母釵法』是峨嵋獨傳的心法，爲何你竟然學到？」

夏雪道：「我是個好武之人，肅霜練武，我偷窺學來——我知道，這是犯了門派之大忌！」

銀釵道：「小子，你口甜舌滑，騙倒肅霜，騙不倒咱們峨嵋四釵！」

夏雪道：「師太，我也希望我自己是個口甜舌滑之人，假若是的話，我在少林，早已學得最高心法，或者在武當，學得絕學，爲何會被他們趕了下山，視作叛徒！」

荆釵突然一個閃身，入了夏雪的房間。

她一眼便看到那雙放在枱上的「子母骨釵」！

荆釵怒道：「你還不是騙了肅霜——這子母骨釵，是我送與她作爲防身、紀念之用，爲何竟會在你身上？」

夏雪道：「這子母骨釵原來是如此來歷，我不知她送給我如此重要的禮物，也許她感激我救命之恩！」

其實，夏雪心裏此刻已明白，肅霜送他如此重要的禮物，除了是感激他救命之恩之外，還有一番情意，幾天晚上，她夢囈之中，還叫着「夏雪哥哥」，他才明白她仍有凡塵之心。

不過，一切已成過去。

他只想立即下山，找到那些禽獸，好替肅霜雪恨。

荆釵道：「夏雪，無論你如何狡辯，你的嫌疑仍不能洗脫，除非是肅霜回復正常，或者找到你所說的骷髏族與煙雨樓！至於，這雙骨釵，我定要爲肅霜收回！」

夏雪道：「不——骨釵是肅霜送給我的，假若她要回，她會親口向我索取！」

木釵道：「子母骨釵是峨嵋之物，豈能讓你拿去？」

夏雪道：「我並不是拿走峨嵋之物，只是留下肅霜師太的一番心意！」

說罷他已伸手去搶。

本來，夏雪是不能在荆釵師太手中搶回子母骨釵，不過，一來是他突然出手，二來是荆釵師太十分疼惜她的徒兒肅霜，無意之間，作手下留情。

其餘三位師太，當然不會明白她的心意，於是，一湧而上，要奪回子母釵。

夏雪與她們過了三十來招，不想再瞎纏下去，因爲他要爲肅霜報仇，殺盡那些骷髏族與煙雨樓的禽獸！

他虛晃了一招，便向山下奔去。

三人追上。

荆釵道：「三位師妹，罷了，作孽，作孽！假若他所說的是眞，咱們也要下山，找骷髏族與煙雨樓算帳！」

× × ×

鐵簪師太終於說完了這一段故事。

離垢問道：「怪不得過去十多年來，咱們峨嵋與骷髏族、煙雨樓勢不兩立！」

鐵簪道：「夏雪與骷髏族、煙雨樓又有另一番惡鬥，不過，我也只是從江湖傳聞中知悉！」

離塵道：「看來，這次咱們下山，一定會再遇上骷髏族與煙雨樓的人！」

是的，骷髏族與煙雨樓也上路了。

威遠鏢局為「大聖之門」南下的鏢貨已震動整個江湖，他們又豈會不知？

× × ×

那天晚上，羅北與羅維揚當然沒有蒙頭大睡。

上半夜，鏢車由副鏢頭與趟子手看管，下半夜由他父子倆輪班。

那時天氣已接近初夏，但在天亮前的一刻，仍有點寒意，他們索性躲進篷車之內。

車內是四個一模一樣的大木箱。

忽然，外面似乎有些異動。

羅維揚年輕，耳目精靈，道：「爹，小心！」

羅北也感到了異動。

這時，篷車布簾一晃，車內已多了一人。

羅維揚已抽刀。

那人卻輕聲道：「是我！」

羅維揚定睛一看，才道：「侯公子？」

來人竟然是託鏢的侯公子。

侯公子輕聲道：「我本不欲現身，不過，來到這三岔口，已惹來了四大門派！」

羅北道：「你指的是——」

「丐幫、少林、武當、峨嵋！」侯公子嘆道。

羅維揚道：「他們都是名門正派，大概不會動手搶咱們的鏢貨吧！」

侯公子道：「我希望他們不會——」

羅北道：「侯公子有甚麼高見？」

侯公子道：「這三兩天的路程內，有甚麼險要的地方？」

羅北想了一想，道：「過兩天，咱們入江西之前，要經過一處『暴雨廊』的地方！」

「那地方如何？」侯公子問。

「那地方是一個茂密的樹林，林中有一條路，兩旁都是參天的樹木，假若有人要劫鏢，那是個好地方——一方面有密林遮蔽，另一方面逃走也易！」

「這地方為何叫『暴雨廊』？」侯公子問。

「這地方形勢特別，一面是高山，因此，接近夏天時，常有暴風雨！」

「這幾天會有暴風雨嗎？」

「那說不定！」

侯公子道：「兩位鏢頭，不是在下小覷你們，近日我在暗裏窺看他們，他們是有意動手的！」

羅維揚道：「他們都是名門正派，假如動手劫鏢，此事傳出，將來他們那有面目見江湖朋友？」

侯公子道：「面子當然重要，不過，假若有些東西，他們認為比面子更為重要的話，他們是會選擇的！」

「鏢貨是如此重要？」

侯公子道：「我不知道！」頓了一頓，又道：「有時，物件是否貴重，只是一種比較——」

羅北道：「我明白——有些東西，對我來說是砒霜，對他人來說，卻是蜜糖！」

侯公子道：「對了！」

羅維揚道：「那麼，公子有甚麼高見！」

侯公子道：「我並不是信不過你們！」

羅北道：「公子，你不用客氣，假若你有吩咐，不用客氣，咱們也是一心為了鏢貨！」

侯公子道：「你們造了四個木箱，是聰明的欲蓋彌彰的手法，我非常讚賞，不過，最令我擔心的，是他們的人手實在太多了，所謂雙拳難敵四手，何況是四大門派！而且，我在路上，看見還有其他的江湖人！」

羅北道：「為了鏢貨，咱們是悉力以赴！」

「我並沒有懷疑你們的實力！」

羅北道：「公子的擔心，在下是明白的，假若他們真的在『暴雨廊』下手，我倒有一個良策！」

侯公子喜道：「有甚麼良策——不，鏢頭，咱們可否避過暴雨廊？」

羅北搖搖了頭，道：「沒有可能，假若要避開暴雨廊，要走山路，我們的鏢車也行不了！」

侯公子道：「那麼，你的計策是——」

羅北道：「公子，你可否助我們一臂之力？」

侯公子道：「為了『大聖之門』日後的安寧，我不想現身！其實，也是為了這原因，我才把鏢貨託運！」

羅北道：「不過，你一直都跟着咱們？」

「是的，暗中的跟着！」

羅北道：「假若那些名門正派，真要動手劫鏢，而這四個木箱真的被劫去的話，那時，請你現身，立即把這篷車駛去！」

「駛往那裏？」

「過了暴雨廊，又是官道，直入江西，江西邊境之處，有個小集，名為江家集，你可在那處等候我們！」

羅維揚道：「爹，為甚麼要搶篷車？」

羅北道：「你不用問，到時再說！」

侯公子道：「老鏢頭久歷江湖，自然有好計，為了鏢貨，在下自會盡力！」

羅北道：「實在慚愧，在下為公子託鏢，竟然要鏢貨主人也出力！」

侯公子道：「這不要緊，老鏢師為了咱們，費盡心力，『大聖之門』感恩不盡！」

羅北道：「這只是咱們計劃的一部份，假若平安渡過，公子也不需現

身！」

侯公子道：「這個當然，我也不希望現身！兩位，快天亮了！在下告辭！」

說罷，晃身出了篷車，不見了踪影。

羅維揚道：「爹，這人也不簡單！」

羅北嘆了口氣，道：「江山代代有人出——這口江湖飯，並不易吃啊！」

曙光已露，一日艱苦的路程又要開始了。

× × ×

從三岔口起行，過了兩天，路途仍然十分平靜。

丐幫、少林、武當與峨嵋的人，似乎都消失了。

羅維揚奇怪道：「爹，難道他們改變了主意？」

羅北笑道：「不，他們都是江湖上有名望之輩，豈會輕易出手？而且，讓咱們平靜幾天，防守之心自然鬆懈，下手豈不是更易！」

羅維揚道：「明天便要進入暴雨廊！」

「是的，我們好好準備一下吧！」

翌日，烈日當空，竟似炎夏的日子。

過了一個小山坡，前面是一個茂密的樹林。

羅維揚道：「前面是暴雨廊了！」

羅北看看天空，道：「萬里無雲，看來今日斷不會下雨，對咱們比較有利！」

羅維揚道：「我有點心急！」

「心急甚麼？」

「我倒要看看江湖上的名門正派劫鏢，那實在是一個天大的笑話，還有，他們的武功！」

初生之犢自然不畏虎！

× × ×

進入暴雨廊，天突然暗了下來。

羅北與羅維揚的心也沉了下來。

風起處，吹動兩旁參天古木，極為涼快，也帶來一陣悅耳的樹濤聲響。

過了半個時辰，鏢車已入了林中。

忽然，幾個叫化子出現。

接着，三個和尚禪坐於樹蔭之下。

羅北把車子停了。

兩個道人，彷彿是兩片葉子，無聲墮下。

羅維揚躍了下車，副鏢師緊隨着。

當他想說話，五個尼姑已在前面出現。

四個名門正派出現，天也更加暗下來。

羅北站在車把之上，朗聲道：「各位，在下威遠鏢局，押貨經此，諸位有何見教？」

沒有人回答。

終於是丐幫的人開口。

丐幫共有四個人，是污衣派的胡花與李廣，淨衣派的林平與魯奇。

魯奇道：「我老叫化臉皮最厚，羅老鏢頭，在下丐幫，只想一看鏢貨！」

羅北冷笑：「叫化爺可說得輕鬆，咱們托鏢的，又豈可把鏢貨隨便給人一看！」

魯奇道：「在下也知是不情之請，可是……可是……」一時之間，眞不知從何說起。

「阿彌陀佛！」

口宣佛號的是少林的達識禪師。

「羅施主，老衲也有同樣的請求——施主久歷江湖，當然明白老衲是迫不得已！」

「善哉！善哉！」

孤松與獨柏就像兩棵樹似的，木然道：「羅老鏢頭，咱們只想一看鏢貨，只此而已！」

峨嵋的鐵簪師太已率徒移近，合什道：「一看鏢貨，羅總鏢頭是豁達江湖人，總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

羅北道：「師太，幾日之前，你也是如此說過，我也只有同樣一句：咱們受人之託，忠人之事！」

老叫化嘆了口氣。

少林的和尚又再宣佛號。

武當與峨嵋的道長道姑也同叫善哉。

羅北道：「各位，假若咱們互掉地位，你們又會怎樣？你們會把鏢貨打開嗎？」

眾人啞口無言。

羅北續道：「假若我打開鏢貨——」

眾人精神為之一振——

羅北道：「其中有些物件，是合你們心意的話，那麼，你們又如何處置？」

眾人更是啞口無言。

假若見了他們心中所要之物，自然是動手去搶。

羅北道：「有道是，泥水匠開門，過得了人，過得了自己！」

說罷便示意開車。

少林達識禪師合什道：「施主，咱們與『大聖之門』有一段淵源……」

羅維揚接口道：「禪師，咱們不理會你們各大名門正派與大聖之門的過節，咱們是鏢師，仍然以老爹兩句話向各位謝罪：受人之託，忠人之事！」

多麼斬釘截鐵的說話。

眾人沒有說話，不過，卻向鏢車再移近兩步。

羅維揚道：「你們硬要看，便是劫鏢！」

眾人都是名門之人，如何肯負劫鏢之名，不由自主的退了兩步！

羅維揚畢竟年少氣盛，已抽出九環金刀。

四個趟子手已下了車，副鏢師劉景在車後護着。

四個叫化同時把布袋一撥。

魯奇道：「咱們做叫化的，有甚麼名聲，姓羅的，是你迫咱們的！」

羅維揚金刀一晃，登時，四個叫化已動手。

獨柏與孤松已標身上前，到了鏢車之後。

既然武當也動手，少林、峨嵋似乎也是當仁不讓，紛紛圍着鏢車。

四個趟子手，三個鏢頭，根本沒有招架之力。

達識禪師道：「阿彌陀佛，施主，得罪之處，容日賠謝，咱們只要看看鏢車！」

他一伸掌，布簾已開。

眾人一看，有點意料之外——因為車廂之內，竟是四個相同的木箱。

羅北冷笑道：「你要看那一個？」

鐵簪師太道：「既有四個，自然四個都要看！」

其中一個老叫化道：「在這裏看？」

眾人沒有答話。

他們當然不想在眾人面前看，因為他們各有各所要的東西，而這些東西都關乎他們所屬門派的面子。

假若鏢貨之中，有半截打狗棒，丐幫的面子擱到那裏去？

若有那支武當「拂塵」，兩個道人又如何說話？

若有一顆少林佛珠，少林和尚又如何解釋？

若有峨嵋的「子母骨釵」，這幾個道姑又如何說項？

這時，已有幾顆雨滴滴下，天色更加暗了。

羅維揚仰天狂笑，道：「名門正派，聯手劫鏢，連天公也笑出眼淚來！」

眾人愕然，但事已至此，眞是進退維谷。

還是老叫化臉皮最厚。

他們一躍上車，小心的把四個箱子扛下。

突然，一陣狂風捲起，暴雨立下。

暴雨廊是名符其實的暴雨廊，暴雨傾盆而下。

鐵簪師太道：「各位，咱們就在這處——」

「分贜？」

聲音來自樹頂。

「分贜自然漏不了咱們的份兒！」

另一處樹頂也傳來聲音。

兩幫人已分別飄下。

一幫是黑衣勁裝，為首的道：「咱們骷髏族，甚麼江湖事，豈能不分一杯羹？」

另一幫却是白衣打扮，為首的却像個書生，接口道：「咱們煙雨樓的，向來都是坐地分肥！」

老叫化道：「邪門惡幫！」

骷髏族的惡漢笑道：「咱們是邪門惡幫，你們又算甚麼？」

煙雨樓的書生也道：「劫鏢分贜，你們又算甚麼名門正派？」

眾人都是啞口無言。

雨點更大。

骷髏族惡漢道：「你們不要了？」

煙雨樓書生也道：「你們不要，咱們邪門惡幫便要了！」

他們已一湧而上。

少林達識禪師道：「各位，你們也要講理……」

「講理？劫鏢也要講理？」

暴雨已至。

骷髏族與煙雨樓已動手搶掠。

眾人見此情形，也不甘乾瞪眼的被人奪去鏢貨。

暴雨廊內混亂一遍，暴雨更盛。

一場大戰，結果是——

丐幫與少林，奪去一箱，少林達識，以武林正派宗師身份，無疑是礙手礙脚，慢了一截，幸好丐幫與少林一向關係良好，才會共奪一箱。

武當的孤松與獨柏，也奪了一箱。

峨嵋五位師太，身手不弱，也奪了一箱。

骷髏族與煙雨樓太貪心，左搶右奪，最後，兩幫暫時為了不傷和氣，共享一箱。

在混亂之中，一個人影在暴風雨掠至時，竟然駕了馬車，拚命走出林外。

羅北、羅維揚、劉景與四個趟子手醒來的時候，暴風雨已停，暴雨廊內，却空空如也！

羅北嘆了口氣，道：「幾十年來，怪事見得多了，劫鏢也遇過不少，却從來沒有見過這場面！」

羅維揚道：「爹，怎麼了？」

羅北道：「幸好侯公子果然及時現身，劫走了馬車，否則……」

羅維揚道：「爹，後來出現的兩班人，又是甚麼道上的人？」

「他們都是江湖上的邪惡幫派——骷髏族是個無惡不作的幫會組織，姦淫擄掠，無所不為！」

「另一個甚麼樓的？」

「是煙雨樓——這個幫會，控制人民百姓，販夫走卒，他們也是擄人勒索，收保護費，比較起來，比骷髏族好一點，還有些人性！」

「這兩個幫會，又與大聖之門有何瓜葛？」

「這個我却不知道了——而今要做的，是趕往江家集，看看能否與侯公子會合！」

「爹！這次咱們鏢局聲名狼藉！」

「這個你倒不用擔心！」

「為甚麼？」

「因為名門正派劫鏢，也不是甚麼好名聲，他們不會宣揚出去！」

「那些邪門幫會？」

「他們就算張揚出去，又有多少人會相信！」

為甚麼這兩個幫會又會覬覦這批鏢貨，骷髏族與煙雨樓與夏雪又有甚麼淵源？

他們希望在鏢貨中搶回甚麼？

四大門派，各奪一箱，能否各得其所？

羅北這位經驗老到的鏢師，又能否取回鏢貨？

最大的疑問是，鏢貨之內，所藏究竟是何物？

沒有人知道。

除非是打開了木箱。

不過，四個木箱之中，只有一個藏有眞正的鏢貨，那麼究竟誰人奪得？

× × ×

暴風雨終於過去。

離暴雨廊十里以外，一個荒涼的山嶺上，兩個幫會，八名惡漢，正在對峙着。

他們之間，還有威遠鏢局的木箱。

看來他們已將要作一番惡鬥。

那穿白衣的人拱手道：「雲兄，咱們這麼自相殘殺，也不是辦法！」

另外一邊的黑衣人也道：「假若洪兄不欲獨佔，咱們也是以和為貴！」

姓雲的道：「既是如此，咱們先打開木箱，看看是否藏有咱們要找的東西，然後再作打算！」

姓洪的道：「好——不過，雲兄，你究竟想找些甚麼？」

姓雲的道：「一雙用黃金打成的長骨！」

「長骨？」

「那長骨既是咱們族中的瑰寶，也是咱們骷髏族的永恒象徵！」

「洪兄，你說話很少那麼文縐縐的！」

姓洪的笑道：「那是上任族長留下的遺言！」頓了一頓，接口道：「你們又想找甚麼？」

「我找的只是一條絲巾！」

「是人間寶物？」

「對咱們已逝的樓主來說，那的確是人間寶物！」

「不要再說了，把木箱打開！」

兩人各派一名手下，合力把木箱打開。

木箱打開——

竟然全是方塊的麻石。

麻石四周用禾桿及藤絲小心地圍墊着。

兩人異口同聲地叫道：「上當了！」

他們分別坐了下來。

原來這兩人，正是骷髏族與煙雨樓的門人。

那姓洪的，名叫濤岸，是煙雨樓的新任樓主，而那姓雲的，叫滿天，是骷髏族的大護法。

洪濤岸道：「雲兄，看來咱們還要好好的合作，否則，這次南下恐怕要白走一遭了！」

雲滿天道：「洪兄，咱們是出名的惡幫派，與那些名門正派一比，咱們是要靠邊站！」

洪濤岸笑道：「名門正派？他們也不是與咱們一樣，下手去搶！」

雲滿天笑道：「咱們搶是卑汚下流，他們搶却是為正義，為眞理！」

他們都仰天大笑起來。

也許這便是名門正派與邪惡幫派的分別。

但正義、眞理究竟在那裏？

洪濤岸道：「看來他們各搶一箱，結局都是與咱們不相上下！」

雲滿天道：「威遠鏢局的老鏢頭羅北，眞是個狡猾的老狐狸！」

洪濤岸道：「這也不能這麼說，江湖上風風雨雨，若不是有獨特的生存之道，怎能活下去？」

生存並不易，存在是一件痛苦的事。

雲滿天突然道：「我看過鏢車之內有四個木箱，我們這個是偽裝的，其餘三個——」

洪濤岸也接口道：「其餘三個，其中一個定有『大聖之門』所託之物！」

雲滿天道：「不過，究竟是那一派搶到？」

洪濤岸道：「看來咱們還要合作！」

這時已是暮色四合。

他們兩人各自吩咐手下，預備晚餐。

山頭野嶺之上，上天好像早為他們預備了晚餐，他們兩幫各獵了一些山雞野兔。

雲滿天吃着一隻山雞腿，笑道：「洪兄，咱們在江湖中，向來都是各據一方，想不到為了這『大聖之門』的鏢貨，却要來一次火併，也要來一次合作！」

洪濤岸笑道：「也許是天意！」

「既要合作，咱們還是坦白一點吧！」

「這也好——免至將來又傷和氣！」

說起煙雨樓與骷髏族與大聖之門的淵源，這當然要說夏雪。

× × ×

自從夏雪離開了丐幫，心下也是渾渾噩噩的。

拿着那截短短的打狗棒又怎樣？難道要在江湖上大事宣揚？這對丐幫的威名沒有好處。

對自己又何嘗有？

夏雪的目的在學武，入過少林，無意得到武功之秘，會過武當，得醉道人傳授，闖過峨嵋，也得到心法，再進丐幫，也可算略有收穫。

這又如何？

這與他離大聖之門的心意，不盡相同。

也許，人生失意十常八九。

一時之間，他感到無所適從，去那裏？

南下返回大聖之門？自己一段遭遇又如何向師傅、門人交待？

在江湖浪蕩，自己也不是甚麼俠

客高人！

正當他對前途茫然一片的時候，他便遇到了骷髏族，那時的骷髏族，正是聲名鵲起之際。

當然不是好聲名。

骷髏族一連劫了八間鏢局的鏢貨，據說奪得八萬兩黃金以上；也一連劫了十三大城府的首富，明珠珍寶，似已盡納於骷髏族的族長囊中。

那日，夏雪經過一處荒野，只見四匹駿馬，拖着一輛十分華麗的篷車。

雖然是四匹高大的駿馬，但篷車卻行得十分緩慢。

他覺得十分奇怪。

四匹駿馬，並非老弱之輩，但篷車卻出奇的慢。

夏雪爲滿足好奇之心，策馬上前。

那管車的大漢，怒目圓睜，一句話也不說，便向夏雪連揮九鞭。

夏雪十分憤怒，看見馬車之上，插有一支黑旗，旗上綉有一個金骷髏——骷髏族——果然是如此氣焰囂張、狂妄。

夏雪心想：「骷髏族對一個普通路人，竟是如此耀武揚威，對待其他平民百姓，可想而知！這馬車行得緩慢，車把式又是如此惡相，倒不如折騰他一下！」

他小心察看馬車，只見車輪痕跡十分顯明，這表示小小篷車之內，裝有極重的東西。

於是，他又策馬上前。

車把式又再揮鞭，並道：「你這瞎眼的，沒有看見這骷髏旗？」

夏雪並沒有答話。

他趁着馬鞭來勢，一個聳身，竟然上了馬車，並且摘下了那支骷髏旗。

這簡直是捋虎鬚。

那駕車大漢也連忙翻身，一條馬鞭，便像一個漁網般向夏雪撒來。

夏雪不敢怠慢，在半空之中，使出「降龍十八掌」的一招半式！

那大漢竟然應聲的彈開。

夏雪手急眼快，一手抓着馬鞭，反抽一下，把那大漢抛上了半空。

那大漢被摔跌了下來，即時昏迷了一陣。

夏雪把篷車打開。

迎面却是一股罡風。

夏雪橫身，只感到罡風極盛，但勁力却不能維持，立時知道，發掌之人，定然身負重傷或是身體極其虛弱。

果然，馬車之內，躺着一個老人。

老人的身畔，全是金磚！

車內有暗光，但黃金仍是璀燦耀目。

那老人撲了起來，手持的也是黃金的武器——是一雙用黃金打成的長骨！

這黃金骨相當重，而老人身體衰弱，無法把武器的優點發揮。

夏雪施出了三招，已把老人雙骨打下。

老人氣惱地道：「好漢，你要甚麼也可拿去，只要不傷我性命！」

夏雪道：「你是誰？」

老人不答。

那駕車的大漢已醒來，奔向篷車，叫道：「族長！」

這老人竟是骷髏族的族長。

夏雪道：「骷髏族族長方長成！」

「你也知道老夫的威名！」

「威名？是惡名！臭名！」

駕車的大漢見主子已被人制住，也不敢妄動，道：「好漢，你不要傷害咱們族長！」

夏雪看見這一個老人，心下有點惻然，道：「方長成，你要這麼多黃金作甚麼？」

方長成看着黃金，道：「黃金使我覺得安全！」

「如今你安全嗎？」

方長成搖搖了頭，竟然伏在黃金之上，嗚咽起來。

夏雪看着這個老人，道：「你後悔？」

「後悔？」老人抽泣道：「我不知道，我得到了黃金，却贏得衆叛親離！」

「那麼，黃金並沒有爲你帶來甚麼？」

「沒有，甚麼也沒有，只有一身傷！」

「方長成，假若你肯悔改，把這些黃金還與天下百姓，你反而心安理得！」

方長成突然氣湧，不斷的咳嗽。

那個忠心的駕車漢子，焦灼地道：「族長，你怎麼了？你怎麼了？」

方長成看着黃金，斷斷續續道：「小子，假若你有本領，治好我的傷，這些黃金任由你處置！」

夏雪道：「你受的是甚麼傷？」

方長成把衣襟拉起，胸前竟是兩個掌印，拍在氣海、命門兩大要穴。

夏雪道：「方長成，假若你不是內功深厚，早已喪命於這惡毒的『截脈掌』！」

方長成道：「你知這截脈掌？」

「我聽一個前輩說過，這掌來自少林，不過，這些惡毒功夫，名門正派的少林，不會使用的！你被甚麼人打成這樣？」

「兩個護法！」

「你的近身侍衛、心腹？」

「正是！」

正是知人口面不知心。

夏雪道：「其實你這傷勢，也不用甚麼藥物——這『截脈掌』把你氣、血阻帶，只要打通這兩個大穴，讓血氣流暢，便會不藥而癒！不過，假若時日拖延，血脈不通，便如萬箭穿心，痛苦而死！」

方長成聽了，臉如土色。

「好漢，你能救我一命？」

夏雪並沒有答話。

那駕車老漢竟然下跪，叩頭道：「好漢，大英雄，請救一救咱們族長！」

方長成道：「車上的黃金都是你的！」

黃金並不能使夏雪心動。

使他心動的，竟然是那忠心的僕人。

那忠心的駕車漢子，不斷的叩頭。

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方長成的一生並沒有枉過，他有背叛他的下屬，也有一個如此忠心的僕人。

他想起醉道人與自己的一番情誼。

夏雪道：「上天有好生之德，你雖是個壞人，但也是個人，我只希望你痊癒之後，不再遺害人間！」

方長成道：「不會的了！」

夏雪道：「先找個隱蔽的地方，才可運功療傷！」

那忠心的車把式千多萬謝。

夏雪爲這骷髏族族長療傷，其實是一個極大的冒險。一來是不知自己功力是否足夠，二來運功把氣海、命門二穴打通，實在會大大損害自己的功力。

這究竟值不值得？他沒有計算過。

人間尚有這捨命爲人之心，也許這就是俠義之氣。

也就是因爲這俠義之氣，使夏雪本身的功力大大提升一步！

原來他運功之際，內力開始是充盈，不到兩個時辰，却已放緩，他的腦海却出現了那篇少林的「洗髓易筋」語句，他以前死唸，並不知語句有何意義，不過，此際自己內力衰退，不期然的配合了語句，內力開始源源不絕。

古之武功秘笈，並不是講求傳授，而是講求一個「悟」字。

「悟」是一種心靈的領會。

「悟」是靈光的一現。

幾百年來，多少武功秘笈出現過，可是，又有幾人可以從這些武功秘笈中得到最上乘的武功！

問題便在一個「悟」字！

依書直說，依言而學，誰曰不能！

但靈光乍現，心領神會，又有幾人可得？

這講求機緣、際遇、運氣……

夏雪已開始參透「易筋洗髓」的眞義。

他的內力是源源不絕，越是運功，他越是精神，本是不易打通的大穴，竟然在五個時辰之內，暢然無阻。

方長成運氣好，夏雪的運氣更好！

「截脈掌」所留下的血印，終於褪去。

方長成終於復原了。

表面上，夏雪有些疲倦，但實際上他內勁洶湧，功力又再進一層。

痊癒的方長成竟是一個身手不凡的老人。

領導一個邪惡幫會並不比領導一個名門正派容易，他的雄心壯志又再恢復。

傷勢去盡，邪惡之心又再萌芽。

人性本惡？

方長成在一個晚上，竟然偷襲夏雪，然後悄悄的携了黃金離去。

夏雪受傷並不重，本來，他是十二分氣憤的，可是，回心一想，這人恩將仇報，何必再爲他費神，自然有報應降臨到他的身上！

那個忠心的僕人，也看不過方長成的所爲，獨自留下，照顧夏雪。

翌日，夏雪運功調傷，發現自己功力又增進一層。原來外來的刺激，自動誘發經脈的運行，這也是少林易筋洗髓的特有功效，而這功效從來沒有人發現過。

方長成拿着黃金返回自己的老家。

黃金實在太重，他的行程十分緩慢。

當夏雪追來，他還走不過一百里。

不過，報應已立時臨到他的身上。

當時的骷髏族有四個護法，其中兩大護法用「截脈掌」傷了方長成之後，以爲他必死無疑，其餘兩大護法也接到信鴿帶來的消息，回去重組骷髏族。

半路上，却看見骷髏族族長未死，還擁有大量黃金，那些黃金實在太耀眼引人。

這兩大護法又施毒手。

當夏雪趕到的時候，兩大護法正要取他的命。

他看見了夏雪。

快要收縮的瞳孔，又再擴大。

他竟然又再厚着臉皮，哀求夏雪。

夏雪看着他，並沒有援手，他實在不能忍受他那邪惡的嘴臉。

兩個護法，把他推進了黃金堆中，再推倒黃金磚，方長成被壓死在黃金之下！

夏雪並沒有說甚麼。

他只從黃金堆中，找出那雙用黃金打成的長骨，揚長而去。

兩個護法窮追，因爲這雙黃金長骨可算是領導全族之寶，怎能讓人拿去？

不過，兩個護法，武功又怎及夏雪，而且，失去了一雙黃金長骨，總比失去一車黃金好！

四大護法回到族中，又再互相傾軋。

他們的自相殘殺，却爲平民百姓帶來暫時安寧。

四大護法終於因內鬨而死去，另一個族長興起，不過，那是骷髏族內部的事。

然而，四大護法臨死之前，留下相同的遺書，便是要追回夏雪所奪的「黃金長骨」！

× × ×

煙雨樓的洪濤岸聽到這裏，不禁問道：「雲兄，那批黃金後來如何？」

雲滿天道：「據說是與你們煙雨樓有關！不過，咱們新族長並沒有再提此事，不過，後來咱們骷髏族與你們煙雨樓勢不兩立，連番火併，也與這批黃金有關！」

洪濤岸嘆了口氣，道：「這是咱們上一代的事，我也不十分清楚，不過，那『大聖之門』的夏雪，離開了你們却又惹上了我們！」

雲滿天道：「那要洪兄好好細述一番！」

夜已深，篝火在微風中忽明忽滅。

夏雪拿了「黃金長骨」，又去了那裏？

× × ×

經過方長成這事的教訓後，夏雪對人性的虛僞，實在害怕極了。

他感到頹喪失望。

這時，他的武功已臻上乘，雖然他自己並不知道，不過他也知道，自己舉手投足間，竟是從未有過的暢快自然，體內眞氣凝聚，又可無限擴散，這種收放自如的感受，也是從未有過！

可是，那又如何？

人生的意義是否就是這樣？

這時，他只想找個地方安頓下來，找個沒有人到的地方去渡過下半生。

但是上天並沒有要他安頓下來，反而要改變他的一生！

那日，路過禿頭坡，那地方野草不生，極爲荒涼。

坡上有兩幫人正在惡鬥，黑白衣袂，十分鮮明。

夏雪對這種爭鬥已陷於痲木，本想繞道而行，却見十個黑衣大漢正圍攻一個年輕的白衣女子。

那女子勇猛異常，在大漢羣中，並無懼色，她武功不弱，可是圍攻她的人實在太多。

她的背部被黑衣漢砍了一刀。

鮮紅的血，染滿白衣。

夏雪看見那血影，不忍就此別去。一躍身其中，猝然發掌，五招未完，那十個大漢已盡被震開！

他的武功實在厲害，嚇得那班黑衣人不敢再纏鬥下去。

夏雪扶起那女子，眼前爲之一亮！

好美麗的女孩子！

黑衣漢雖走，但這班白衣人也好不了多少！

夏雪四週看了一遍，才知道又是爲了一批黃金，黑衣人是骷髏族的，白衣人便是煙雨樓的。

他扶起那女孩子，輕聲問道：「姑娘傷勢如何？」

女子道：「多蒙公子相救！」

夏雪道：「不用多禮——」

夏雪爲她敷上了金創藥，幸好只是皮肉之傷，並沒有傷及筋骨，她自己沒事，隨着她而來的人，却傷得十分嚴重。

在這荒山野嶺中，如何救治？直至傍晚，最後一個隨從，也死在禿頭坡上。

那女孩子十分傷心，看着那車黃金，不知如何是好！她也感到有點驚懼。

不過，夏雪不斷地好言安慰。

原來這女孩子，名叫寧欣，是煙雨樓主寧安的女兒，寧安劫了骷髏族的一批黃金，爲了掩人耳目，不敢親自押解回樓，派了女兒押送。

寧欣是個心地良善的女孩子，自幼習得一身好武功，不過，她並不知道父親的所作所爲。

後來，她長大了，自然明白煙雨樓的所作所爲，是地方上的惡勢力，專門敲搾勒索，又向平民百姓索取金錢，爲患地方，也是江湖上的邪惡幫派。

她勸過父親，不過，父親寧安雖然了解女兒的心情，但他更明白，假若解散了煙雨樓，樓中許多弟兄的生活便沒有着落，他不忍看見多年來爲自己出生入死的弟兄，晚年竟無法生活。

不過，寧欣不斷勸告之下，寧安也有點心動。

他本身已有足夠的財富，可以安享晚年，不過，寧安是個有大野心的人。

當他聽到骷髏族奪得大批黃金的時候，他的野心烈焰已然高燒起來。

他私通了骷髏族的兩大護法，用陰險的「截脈掌」傷了族長方長成。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當中却多了個夏雪。

夏雪無意之間救了方長成，却也壞了煙雨樓寧安的計劃。

不過，寧安這一次計劃沒有成功，他並沒有放棄，他忍耐了一段日子，知道骷髏族內鬨，趁他們族長新立，一切也未站穩，便派了一班得力助手劫了骷髏族的那批黃金，吩咐女兒秘密押運回煙雨樓。

骷髏族也不是弱者，誓要半路截回黃金。

在禿頭坡上一場惡戰，骷髏族本快要搶回黃金，却又出現了夏雪！

那夜寧欣把上述一段往事告訴了夏雪。

夏雪也把自己年來的遭遇訴說一番。

兩人十分投契，竟有點相逢恨晚之感！

人的感情實在是十分奇妙，有人相見十年，各無所感，有人相見一眼，却立即投緣！

也許，這是緣份。

緣份像天空一顆流星，有人看見，驚歎它的璀燦光華，有人看不見，仍感歎夜空寂寂！

× × ×

說到這裏，洪濤岸却住了口。

雲滿天心急地問：「以後他倆如何？」

「沒有人知道！」

「難道兄台有些地方隱瞞了？」

「沒有——當然還有一些事情的餘波，是由樓主寧安告訴咱們其他樓主，據他說，他趕到那禿頭坡，只見死了的幾十個煙雨樓的弟兄，却不見了女兒和黃金，只搶得一截絲巾，那絲巾是骷髏族人留下的！」

「夏雪與寧安去了那裏？」

「沒有人知道！」

「黃金呢？」

「也失了所踪！」

「樓主有沒有派人找尋？」

「當然有，就算忘了女兒，也不會忘記黃金！」

誰說親生骨肉比黃金重？

洪濤岸道：「咱們煙雨樓，已換了幾任樓主，他們輾轉相傳，留下寧安樓主的遺言，定要找到他的女兒的踪跡，就算找不到，也要找到那另半截的絲巾！」

「原來你們正是爲此而來！」

洪濤岸道：「看來咱們此行也是無功而回！」

「爲甚麼？」

「咱們要尋的物件，並不在此箱！」

「不在此箱，也可能在另一箱——不過，物件在他們手中，也不易拿回！」

「雲兄，不用灰心，這件劫鏢事件，定會震驚江湖，他們也不是可以隻手遮天的！」

× × ×

少林、丐幫、武當與峨嵋，各奪了一個木箱之後，並沒有各自分散。

他們都是江湖的名門正派，而且歷代以來，都有多少淵源，因此，他們早已約定一處奪箱之後的聚集之所。

那是一處隱蔽的密林谷地，離暴雨廊不足十里。

木箱已放在谷地當中。

衆人圍着，由少林的達識禪師的兩位弟子光誠與光覺上持開箱。

各派早已有協約，打開木箱之後，假若有各派所要之物，便各自取回，至於金銀財物，不會攝取分毫。

光誠光覺合力，第一個木箱已打開。

痲石，四周並有稻草藤絲墊着。

衆人嘩然。

第二個、第三個木箱也是如此。

少林達識合什道：「阿彌陀佛！」

峨嵋的鐵簪師太，怒道：「上當了！」

武當的孤松、獨柏也互視一眼，道：「善哉！」

丐幫的淨衣派林平、魯奇與汚衣派的胡花、李廣也站了起來。

胡花突叫道：「咱們眞的上當了！」

衆人都望着胡花。

胡花道：「各位，你們可記得，咱們搶……搶箱子的時候，威遠鏢局的人似不大着急，當我們得了箱子，樹叢中有白影衝出，搶走了馬車……」

當時人們都集中在箱子上面，根本沒有留意到，不過，如今回想起來，又似乎是事實。

鐵簪師太道：「對了，最重要的鏢貨仍在馬車之上！」

孤松道：「也許骷髏族與烟雨樓搶去的才是正貨！」

達識禪師道：「看來他們的命運與咱們相同，那搶走馬車的人是誰？」

鐵簪師太道：「難道咱們中間有奸細？」

此語一出，衆人默然。

達識禪師道：「各位，咱們需要找回失物，便要團結一致，老衲看威遠鏢局的羅北，也不是善男信ㄊ，他早有準備，才會把咱們各派弄得團團轉！」

林平道：「那馬車也走得不太遠，只要放出消息，咱們可以追截！」

這各大門派雖然名滿江湖，不過，以搜集消息來說，仍然是丐幫的拿手好戲。

河北江南，何處沒有乞丐的踪跡。

翌日，丐幫已接到飛鴿傳書。

第一封是發現馬車南奔，駕車者是個白衣醜男子。

不及一個時辰，第二封又來了。

丐幫幫衆已發現了羅北與羅維揚，加上副鏢師劉景與趙子手，他們也是南奔，目的地是江家集。

江家集！

門户之見　妨礙武學

侯公子駕着馬車南下，只要及早到達江西，來到江家集，那便是他們「大聖之門」的勢力範圍了。

那是輛沒載貨的空馬車，但也跑折了五匹馬。

可是，他仍逃不過對方的追踪。

還有五十里便到江家集。

煙雨樓與骷髏族的幫衆已一字的排開。

洪濤岸與雲滿天聯手，硬生生的把馬車攔着。

侯公子知道，一場惡鬥是少不免的了，不過，他總希望，在其他各派到來之前，可以打發這兩個邪惡幫會。

是沒事，可惜四位弟子離垢、離塵、離緣和離俗都有損傷，但並無大礙。

丐幫四人，各有一些損傷，也不嚴重。

受傷最多的，反而是骷髏族衆與煙雨樓的人，洪濤岸與雲滿天也吃了幾個老拳。

其實，受傷與否並不重要，最重要還是看看那鏢貨，馬車仍在，但鏢貨呢？

少林達識禪師上前，審視馬車一遍。

半晌，他才說道：「各位，馬車是空空如也，不過，大聖之門拚死也護着馬車，定然有因——」

他示意衆人稍爲退後。

運勁凝身，雙掌揮出。

一陣罡氣，使人衣袂飄動。

那篷車立時裂開，木板四飛——

車底之下，竟然還有一個木箱！

好狡猾的羅北，好個撲朔迷離的佈局！

那木箱好像有巨大的吸力似的，衆人立時圍攏起來，爭看這千辛萬苦才得到的木箱。

人實在太多，你推我撞，爭先恐後。

這時，巨响一聲，煙霧瀰漫，一時之間，也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衆人嗆咳四散，避開這陣煙霧。

當煙霧散開，木箱已然不見。

× × ×

木箱當然是被大聖之門搶回。

當他們奮力苦戰，眼見門衆大部份受傷，那位紅粉俏佳人便下令退却。

退下並不等於戰敗。

那位紅粉俏佳人吩咐衆人護着侯公子，自己却帶了十多個仍有氣力的門人，再回大戰之處。

各大門派正集中精神於木箱之際，她便撒下那陣使人嗆咳的煙霧。

其實，那只是幾個大花炮，夾有一些辛辣的胡椒與乾辣椒的粉末。

大聖之門的人生於海南島，這島本是熱帶之地，盛產辛辣的香料，因此，在他們的行囊之內，這些東西並不難找到，想不到這一陣花炮所造成的煙霧效果，辛辣味道，却幫助他們奪回木箱。

大聖之門的人，立即趕到江家集。

江家集已屬於大聖之門的勢力範圍，他們早已預備了一處地方會集。

侯公子傷勢，經過一番料理，也無大礙，並且立刻要向那位紅粉俏佳人叩謝。

木箱已安放在大廳之內。

侯公子一見紅粉俏佳人，便要跪下，佳人閃身，把他扶了起來，道：「公子何來如此大禮！」

侯公子道：「爲了前輩，也爲了門人！」

「其實我也是大聖之門的門人！」

衆人聽了，都感到愕然。

紅粉俏佳人道：「各位，在下姓夏！」

「夏姑娘——」

衆人心中，似乎有了一些端倪。

夏姑娘續道：「先父是夏雪！」

這位紅粉俏佳人，竟是夏雪的女兒！

「我叫夏櫻——本來，這趟鏢貨，先父本想由我押運，但害怕我全無江湖經驗，因此通知了侯公子——」

侯公子道：「在下侯趾——是現今大聖之門的掌門，兩個月前，接到一封飛鴿傳書！」

「那是我派人送上的！爲了安全押運這一批鏢貨，先父便請掌門北上，借助威遠鏢局的威名，希望能平平安安的把鏢貨運回大聖之門，想不到——」

侯趾問道：「其實姑娘一直跟隨鏢貨左右？」

夏櫻含笑點頭。

侯趾問：「其實鏢貨之內是甚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先父說過，回到大聖之門，拜過祖師，才可以開啓！」

衆人看着木箱，實在心癢難熬！

究竟內藏甚麼？

「不過，先父臨終之前，也知道押運這木箱回海南島大聖之門並不容易，一定會引起一場軒然風波——如今已成了事實，他吩咐我，到了江家集，假如木箱仍在手，便要拆開一個錦囊，並且從囊中抽出一條字條。」

夏櫻又朗聲道：「各位，家父是這樣寫的：各大門派追來江家集，好好招呼他們，在他們面前開啓木箱，並把箱中各已封好的物件，一一送回，然後，你們自然能平平安安的返抵海南島大聖之門！」

各大門派會否來？

× × ×

逝去的夏雪，果然是料事如神。

過了一天，各大門派已追來江家集，最先到的仍是骷髏族與煙雨樓，接着是丐幫、少林、武當與峨嵋。

開始的時候，是羣情洶湧。

不過，大聖之門的門人，却大開方便之門，並由侯公子親自招待各人。

大聖之門這個臨時駐所並不大，幸好附近有一個茂密的竹林。

那隻木箱已放在竹林中央。

正邪各派，各據一方，他們派別不同，正邪有別，不過，他們心頭都有着同一目的。

究竟箱內所藏的是甚麼東西？

最使他們擔心的，却又不敢宣之於口的，便是假若木箱之中果有各派所要之物，「大聖之門」的門人，會怎樣使事實公諸於衆？

名門正派要面子，邪惡幫會也是要面子的！

假若「大聖之門」的門人，把那些

洪濤岸不言，一撲而上。

侯公子迎着——一連五招，充份表現出「大聖之門」的靈猿矯捷的功夫。

「大聖之門」雖是個小門派，在中原武林中，根本不能入流，可是，武功是講求實用的，不是講求名氣的。

洪濤岸連退七步，又再攻上。

雲滿天並不是袖手旁察觀，他已進身了馬車中。

馬車仍然是空空如也。

鏢貨呢？

他從上至下，小心翼翼的把馬車搜查了一遍，仍然沒有鏢貨的踪影！

那邊洪濤岸連接險招。

雲滿天立時加入了戰圈。

侯公子的武功不算高强，對付洪濤岸是游刃有餘，可是，加入了雲滿天，他便節節敗退。

這兩個江湖聞名的邪惡幫派，自然有他們邪惡取勝之道，忽然——

兩蓬光突然閃現——

暗器！侯公子發現之時，似已太晚。

就在這時，一陣紅雲，飄然而下。

那是一件粉紅色的披風，已把兩叢暗器兜着，接着，披風的主人也現身，竟是一位十五、六歲的俏佳人！

她一身粉紅勁裝，英姿颯颯。

有了幫手，侯公子也抖擻精神，再戰兩個魔頭。

這兩個魔頭也十分警覺，知道再纏下去，那些名門正派趕來的話，這對他們極爲不利。

一個唿哨，骷髏族餘衆與煙雨樓的人都蜂湧而上。

好個俏佳人，那件粉紅色披風，在她手中，竟能抵上二十個大漢有餘！

侯公子着急，從懷中抽出了一個花炮，向天一擲，這時是午間時份，看見花炮的機會不大，不過，他總希望救兵能及時趕到。

否則，以兩人之力，無論如何也不能對付得了這些惡魔！

他們苦戰了一盞茶的工夫，侯公子已受了三處刀傷，那紅粉俏佳人雖然技高，沒有受傷，不過，也是異常吃力，被迫得透不過氣來。

雲滿天與洪濤岸一再聯手，眼看便要置此女娃子於死地之際——

突然，一批黃衣勁裝的漢子出現！

「大聖之門」——他們都看見了侯公子所發的花炮！

於是，一場惡鬥又再開始！

雲滿天與洪濤岸恨得牙癢癢的，眼看要得手的一刹，又來了一班救星！

荒野之內，一時殺聲震天。

半晌，遠處又傳來人馬之聲。

爲首的是少林的達識禪師，接着是各大名門正派。

達識禪師運足勁力傳音，朗聲道：「各位，上天有好生之德，何必動武？」

衆人聽了，竟也靜了下來！

這時，另一處也出現了五個人，那是鏢師羅北父子與趙子手。

老鏢師羅北有點羞慚，作爲一個護鏢之人，竟是最遲到達的一個！

達識禪師排衆而出道：「各位，咱們各大門派，與骷髏族煙雨樓，都爲同一目的而來——大聖之門的朋友，千萬不要誤會咱們……咱們只想要回本門之物！」

侯公子道：「鏢貨是大聖之門的，你們憑甚麼要看鏢貨，更憑甚麼說要取回所謂本門之物？」

羅北也朗聲道：「你們本是名門正派，却與骷髏與煙雨樓有何不同？明明是劫鏢，却說成甚麼看鏢！」

達識禪師一時之間，也爲之語塞。

羅北見無人回答，自覺也搶回一些面子。

孤松也上前道：「大聖之門的朋友，貴門前輩夏雪與中原各門派一段恩怨，也應該有個了結！」

那紅粉俏佳人道：「夏雪前輩如何有恩於各位，有的只是三十年來的怨氣！」

衆人都沒有見過這位紅粉俏佳人，不過，聽她語氣，又似乎十分熟悉夏雪的平生事蹟。

這話連侯公子也覺得愕然。

這女娃子何來？

爲何要助大聖之門一臂之力？

洪濤岸道：「甚麼恩怨，咱們都不管，我只要先看鏢貨，再說其他！」

他的話尚未說完，煙雨樓的人已動手。

骷髏族的人，也恐怕慢一步便吃虧，也一湧而上。

其他各大門派，開始時仍是東張西望，但丐幫一上，他們似已再無選擇。

羅北父子護着鏢車，大聖之門的門衆，也在外圍護着鏢車。

侯公子與紅粉俏佳人初會各大門派。

一件紅披風，竟也暫可週旋。

不過，侯公子因早有刀傷，未及十個回合已呈不支。

大聖之門的門衆救起侯公子，各自上前迎戰。

另一場惡戰，在谷中迴响。

刀光劍影之下，誰是名門正派，誰是邪魔外道，沒有人可以分辨！

人生那有黑白分明，忠奸可辨？

大聖之門終於敗下陣來，那位紅粉俏佳人領着門衆，退出了戰圈，在山間消失。

各大門派檢視了一遭。

少林達識禪師無礙，兩位弟子光誠光覺有些輕傷。

峨嵋的鐵簪師太武功高强，自然

往事公諸於世，多多少少也會損害他們在江湖上的名聲，大家應該採取甚麼行動？

訴諸武力？這也許不是一個適當的時機！

任憑他們胡亂說出，也不是辦法！

反而是骷髏族與煙雨樓最爲心安理得——他們已各下決定，亦有了一個口頭協約，假若「大聖之門」把他們的私隱公開，他們便會一擧而上。

他們各懷鬼胎，心下忐忑。

這個木箱「揭秘」大會，終於開始。

侯公子首先介紹一下「大聖之門」，接着便提及夏雪這位好學的武痴前輩，然後他指着木箱道：「各位，這木箱的主人夏雪前輩已逝，打開這木箱的最佳人選，當然是他的遺屬！」

衆人只知夏雪在江湖擾攘一番之後，便突然失踪，完全沒有想到，他竟有遺屬。

侯公子又道：「其實各位也見過她——她是夏老前輩的女兒夏櫻！」

仍然是一身粉紅勁裝的夏櫻。

衆人已領敎過這位粉紅勁裝的女俠。

夏櫻已站在木箱之前，拱手道：「各位，承蒙各大門派關心——先父早已料到有此一天，並用錦囊囑咐在下，在各人面前，把木箱打開……」

各人似已不甚耐煩。

夏櫻雙掌挺出，木箱已應聲開了。

各人都忍不住站了起來。

木箱的外表十分粗糙，不過，裏面却是十分精緻，全部用上等絲綢墊着。

絲綢之上，是幾個大小不一的錦盒。

這幾個錦盒，所佔的地方不大，看來木箱仍有下層，不過，人們的精神已集中於那幾個錦盒上。

夏櫻道：「先父生前，曾一再懺悔爲害江湖——但他並不是故意的——」

她拿起了一個長長飾盒，道：「丐幫長老——」

丐幫的長老，立時緊張起來。

夏櫻續道：「錦盒之內是——」

急躁的魯奇已站了起來，他實在不願意在場的人知道這錦盒之內是一截斷了的打狗棒。

夏櫻笑道：「是貴幫的！」她一揚手，那錦盒已飛越魯奇，而落在淨衣派八袋長老林平手上。

林平一接，立時把錦盒弄開一看，臉上現出一副如獲寶貝的笑容。

夏櫻道：「請代問侯貴幫主楊直！」

林平拱手，再沒有答話。

接着是少林的錦盒，達識禪師看到裏面的唸珠，已放下心頭大石，再看表面有一張殘缺的黃紙，正是「易筋洗髓」的缺頁，立時更爲高興。

武當的孤松獨柏二人，從錦盒的縫隙中看到那「拂塵」，便異口同聲地道：「善哉！善哉！」

峨嵋鐵簪師太所收到的錦盒，比少林所收的還小，不過內裏一雙「子母骨釵」完整無缺，足以使她心頭大樂，不禁展示她那難得一見的笑容。

煙雨樓所收的錦盒最扁最輕，而骷髏族接到的，却是最大而最重的。

因爲那是足有五斤重的一對黃金骨！

兩個邪派也沒有多言。

夏櫻突道：「各位——煙雨樓的洪樓主，貴樓的前任樓主寧安仍在？」

洪濤岸詫異道：「寧樓主已逝，不過，他並不是前任，而是前兩任！」

夏櫻臉有悲色，道：「洪樓主，你收的禮物最輕最少，其實，應該是各派中最大最重的！」

一時之間，衆人都不明白夏櫻所指。

夏櫻道：「在下也算是煙雨樓的人——」

衆人嘩然，洪濤岸更是詫異。

「寧安樓主是我的外祖父！」

洪濤岸道：「樓主的女兒是跟了夏……夏前輩？」

夏櫻點頭。

這時，各人對夏櫻的身世均感到興趣。

骷髏族的雲滿天也問道：「那些黃金也是隨着他們二人而消失的……」

「究竟夏前輩去了那裏？」

「爲甚麼他要突然消失於江湖？」

「夏前輩的武功又練到甚麼境界？」

「木箱的下層還有甚麼？」

「是否夏前輩的屍體？」

本來，夏櫻自道身世之後，最關心的是煙雨樓與骷髏族兩大邪派，但挑起的一連串的問題後，却又引起各大門派的關心——倒不如說是好奇、多事。

夏櫻止住了衆人的問題，道：「先父向來是個逆來順受的人……」

知道夏雪上山拜師學藝的少林和尚，最明白這件事。

「他生前並沒有向我提及他與各大門派的淵源，不過他臨終之前，向先母提及，先母去世之前，才告訴了我先父的一點一滴，最重要的，並不是他與各大門派之間的恩怨……唉，人已不在，還有甚麼恩怨？」

衆人默然。

夏櫻續道：「先父感到咱們武林一脈，太過着重門戶之見，一來令到好武學之人，學不到想學的武藝，二來，也令各門派精湛的武學失傳，最爲可惜，大家何不摒棄成見，把武藝絕學，公諸於世，使有機緣和有天賦的人，爲武林放一異彩！」

說話是十分動聽，但世上又有多少人，有如此胸襟、如此抱負？

門戶、階級、出身已成了無數的

欄柵。

從一個欄柵跳入另一個欄柵，談何容易？

各大門派，對此一番意見，當然各有主意，不過，他們最關心的，仍是夏雪的突然失踪。

夏櫻終於揭開了他父親的秘密。

× × ×

夏雪與寧欣一見投緣。

可是，令他倆更爲投緣却是一場天災。

他倆在禿頭坡上，看着屍體與黃金，一時之間，却不知怎樣才好。

那時是仲夏之夜。

寧欣敷了金創藥，與夏雪隔着篝火相對。

他們互訴身世，半夜也不想入睡。

突然，一切都寂靜下來，連蟲鳴的聲音也沒有。

寒氣驟起，兩人不知不覺移近，本來，仲夏之夜，應是夜涼如水，可是，在這刹那之間，寒氣從四方八面的吹來，着膚如刺。

接着，一顆石子般的東西，打在夏雪的頭上。

然後，更多的石子——

不，不是石子，而是一顆一顆，足有指頭那麼大的冰雹！

兩人護着頭，向前奔去，希望找個躲避之處。

可是，這地方是有名的禿頭坡，一片光禿的山坡，何來躲避藏身之處？

兩人漫無目的狂奔。

冰雹也越來越大。

有些幾乎近似拳頭那麼大！

狂風怒號，天地爲之變色！他們又不熟附近地勢，而且到處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

兩人狂奔，竟同時墮下了一個懸崖。

兩人相擁的掛在一個樹椏之上。

對夏雪來說，眞不知是福是禍！福是無故與美人相擁，禍的是吉凶未卜——假若樹枝受不住二人的體重，他們便要掉下深淵，粉身碎骨。

幸好冰雹下了不久，便停止了，時間長了，他們就算不墮下深淵，也會被冰雹冷死。

當陽光出現，夏雪才看清楚自己與寧欣所處的形勢，他們是掛在一株山石隙伸出來的老年松樹。

那松樹蒼勁挺拔，支持着二人並沒有問題，夏雪小心地，一手擁着寧欣的纖腰，一手攀爬，寧欣也借力攀升，一時之間，二人竟能心意互通。

一聲斥喝，同時躍上樹幹，騎在上面。

他們歇了一會。

坐在樹幹之上，當然沒有被松樹掛着那麼危險，不過，要走出這懸崖峭壁，却並非易事。

說也奇怪，這峭壁之上，除了這棵老年松樹之外，竟是寸草不生，光禿的石壁之上，生滿了青苔，非常濕滑，任你是輕功蓋世，也不能攀上五步。

然而，就算攀上五步，也不能上到崖頭，這松樹離崖頭足有八丈。

下面，仍是迷霧一片，瘴氣彌漫。

在這進退不能的境地，兩人却是了無牽掛。

他們談着說着，竟然是輕鬆愉快的過了三個時辰，不過，三個時辰之後，他們先感到肚餓，然後才感到憂慮。

他們也試過，利用松樹本身的彈力，配合兩人的輕功，或許可以一躍而出。

可惜，樹身太小，沒有多大着力的地方。

他們唯有聽天由命。

天無絕人之路——他們聽到了一聲吼叫。

一隻雪白的猿猴正在石上攀爬着。

禿石上的青苔，似乎對這白猿並無關係，牠的指爪似有吸盤，攀爬跳躍，靈活異常。

他們一見白猿，心下也暗驚。

雖然牠的吼叫聲震人心弦，但表情却帶善意。

牠慢慢的爬近，並且向他倆示意伏在牠的背上。

寧欣當然不敢。

夏雪也有點遲疑。

不過，這是唯一的逃生機會。

白猿身體高大，足有個半人那麼高，看牠力大無窮，假若兩人同時攀上，也無問題。

於是，寧欣先伏在夏雪的背上，夏雪再撲上白猿的背上，白猿毛長，夏雪死命抓着。

這白猿是通靈之物，慢慢的向橫攀去，過了一些石壁，便有一些藤蔓。

有了藤蔓，白猿更爲靈活，瞬間已躍上崖頂，並且小心地把二人放下！

兩人癱瘓似的躺在地上，有仿如隔世之感，相視一笑，一切，已盡在其中。

白猿放下二人之後，却已失了踪影，半晌之後，却抱來一大堆果實。

這些不知名的山間野果，却是異常可口。

兩人飽餐一頓，白猿十分高興地在旁吼叫，而且十分友善。

二人吃罷，也不知何去何從，而那白猿似乎也十分喜歡他們，並不離去。

寧欣問道：「公子，你要回去？」

「回去？回到那裏？」

寧欣也嘆了口氣。

夏雪道：「經過昨夜的險死還生，咱們不要再留戀這個陰險的江湖……」

寧欣默然頷首。

白猿似乎也明白了他們的決定，不勝雀躍。

於是，他們首先回到禿頭坡。

夏雪道：「欣兒，你父親劫了骷髏族的黃金，骷髏族定然不肯罷休，以後一定會有更多的寃寃相報，倒不如咱們把黃金賣了，沿黃河災區發放，那總算爲令尊積一些福，免他罪孽太深！」

寧欣同意，他們並沒有再北上，只把黃金變賣之後，委託了一間善堂，把款項發放。

他們兩人再上禿頭坡上的懸崖，覓個居處，想不到白猿竟在附近候着他們。

那白猿帶着他們，沿着藤蔓向下攀爬，竟然找到一個世外桃源般的居所。

二人從此便在深谷中居住，以白猿爲伴。

夏櫻在三年之後出世，兩人有了女兒，更是歡喜。

夏雪與寧欣日夕相對，除了閒話家常之外，便是鑽研武功。

他把少林、武當、峨嵋，加上寧欣在煙雨樓中所學的武技，互相參詳，加上他本是「大聖之門」的高徒，更創出了一套武功，這武功採取了各家之長，本來，他有意把這套武功公開，希望江湖中人，能打破門戶之見，把武藝發揚光大！

可惜，這個宏願却沒有實現。

他得了一場大病，寧欣與女兒夏櫻一直小心照顧，而最大的打擊便是白猿也因年老而先去世了！

白猿在他們的生活中，實在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對於武功的參詳，牠也有份參與。

白猿不懂言語，不過，牠力大無窮，夏雪常常利用牠作爲對手，參透了很多武學上的疑難。

白猿死後，夏雪並沒有把牠下葬，反而用一些山谷中特有的香料草藥，把屍體加以處理了，好好保存着。

當夏雪快要死的時候，他却動了思鄉之想。

是的，他廿歲離開「大聖之門」，一直爲學武而在江湖打滾，沒有機會再返回「大聖之門」。

他感到對不起師傅，也對不起同門。

思鄉情切，也挑起了他自己在江湖上一番記憶，他手持各大門派的東西，也是應該一一送還的時候。

可是，用甚麼辦法歸還？

於是，他首先叫夏櫻出谷，設法通知了現今的「大聖之門」的門人，然後，託威遠鏢局護這木箱南下。

他早已預料，這消息一傳出江湖，定會有人前來劫鏢，要找回自己門派的失物！

爲了面子，他們定會各懷鬼胎，不過，他只希望，透過此次的爭奪，可以使他們明白，門戶之爭、秘傳武功絕學，是武林一大損失。

可是，這個願望又豈能達到？

× × ×

夏櫻說到這裏，眼中已隱隱有淚光。

眾人聽了這個故事，才完全明白夏雪在江湖突然失踪之謎。

能多找到自己心愛的人，悄然退隱，不再在江湖中打滾，實在是江湖中人日夕所渴望的事。

對於出世之人，能夠找個世外桃源，參詳武功，引證各門各派，實在也是一個重大的理想。

夏雪兩者都得到了，他應死而無憾。

突然，少林的達識禪師問道：「夏施主，令尊既是思鄉情切，難道他想將自己屍首運回海南島？」

夏櫻道：「他患病的時候，是作如此的打算，不過，他臨終之時，又改變了主意，他仍然要下葬於谷內！」

鐵簪師太問：「爲甚麼？」

夏櫻道：「因爲那時先母仍在，他恐怕爲了運送自己靈柩之事，而使先母不安！不過，最重要一點，他不想先母一人寂寞的生活！」

眾人心中不禁讚嘆，這位夏前輩，果然是個多情的人！不枉他的妻子爲了他而退隱。

孤松很少開口，聽到這裏，也忍不住插口：「後來，令壽堂也去世了……」

夏櫻接口道：「先母逝世之前，便安排我南下運鏢之事。並且囑咐在下，向各位江湖朋友告罪！」

夏櫻說罷，屈膝地上，向各人叩拜。

年輕的紛紛站起。

在這羣人當中，以少林的達識禪師年紀最老，輩份也最高，他站了起來，道：「夏施主，過去一切亦已過去，夏前輩欠各門派的，亦已歸還，整件事也告一個段落，本來，咱們便要散去——」

夏櫻道：「大師，難道還有疑問？」

達識禪師合十道：「出家人本應清淨無爲，不過，難得各大門派，都有人在，何不趁這難得的機會……」

夏櫻是個何等玲瓏剔透的人，早已明白他們各人心中意思，可是，一時之間，也拿不定主意。

夏櫻道：「各位，你們都想一看這木箱下層究竟是裝了些甚麼？」

眾人沒有說話，不過，從他們的表情，也知道夏櫻正說出他們心底的話！

「不過，在下要與大聖之門門人商量一下，才可以作出決定。」

本來，夏雪是希望回到海南島大聖之門時，才把木箱的另一格打開。

夏櫻與侯趾及幾個門人商議之後，覺得假若不應羣豪之邀，打開木箱，又可能引起另一次江湖風波，因爲人都是好奇的，不能滿足他們的好奇，便會引起一派謠言。

謠言一起，甚麼事不可發生？

經過一番商議，門人都贊成由夏櫻親自開箱，使各門各派一開眼界，免却日後不必要的痲煩。

於是，夏櫻與門人回到竹林之中。

夏櫻道：「各位，先父是個沒有門戶之見的/、，假若大箱之中，有甚麼武功秘笈的話，他也會公諸於世，各門各派也可分而享用！」

夏櫻動手開木箱。

眾人也立時緊張起來。

這位武學前輩，究竟要帶一些甚麼回到祖師之門？

木箱終於開了——

首先是一陣撲鼻異香。

香氣中又似乎帶了一些辛辣的味道。

接着，眾人都嘩叫起來。

原來木箱之內，竟是一隻白猿！

陪伴夏雪夫婦半生的白猿！

這白猿當然只是個屍首，不過，經過藥物香料的製煉，仍然是栩栩如生！

白猿一身是白色長毛，比一個普通人還要高些，怪不得木箱這麼重。

眾人繞着木箱看了一會，紛紛讚嘆一番。

可是，夏雪爲甚麼改變了主意，不運自己屍體回鄉，反而要運這白猿的屍首回去？

有人猜道：「夏前輩出身於大聖之門，大聖亦即猿猴，他是想把陪伴他半生，而在武功上也有份參詳的白猿，作爲大聖之門的聖物！」

也有人說道：「這白猿有靈性，夏前輩希望門人供奉！」

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說着，並無結果，不過，木箱秘密總算揭開了。

突然，煙雨樓的洪濤岸叫道：「白猿兩脅似藏有東西——你們看！」

眾人又再圍攏。

果然，白猿兩脅之下，藏有兩個捲軸。

由於白猿的體毛十分長，又經十分細心的梳洗，因此，如不特別注意，也不會發現。

洪濤岸爲人仔細，眼光銳利，因此才能發現。

夏櫻排開眾人，從白猿兩脅之下，取出了那兩個卷軸，攤了開來。

捲軸之上，寫有「公諸同好」四個大字。

既是公諸同好，便沒有甚麼秘密可言。

於是，夏櫻把卷軸打開。

卷軸上繪有一隻白猿，那白猿在使一套拳法，在另一個卷軸，也是白猿練式，不過，練習的却是一套棍法。

「先母臨終之前，吩咐我想辦法了却父親的心願，其實，父親的心願有兩個——第一，把各門各派的東西，交還給他們！

「第二，是把遺體運回大聖之門！」

侯趾道：「如今你只能完成一件？」

「不——」夏櫻笑道：「完成第一件事，也不容易，因爲各大門派不易召集，憑我一個無名之輩，又無法把他們找齊，因此，我故佈疑陣，利用威遠鏢局名聲，用了這托運木箱的方法，才引到他們前來。

「本來，各大門派來了，便可把各物交回他們，不過，我心中不安，要作弄他們一番，才把他們要的東西交回給他們，爲先父出一口鳥氣！」

各人聽了，都大爲讚好。

「爲甚麼你不了却父母之願？」

「有——而且完成了！」

眾人都感到奇怪。

夏櫻道：「這白猿便是！」

她把白猿放在一張長案之上，把胸膛慢慢撕開，裏面竟有兩大包東西。

夏櫻道：「各位，這兩包是先父母的屍骨！」

眾人下跪，作了一番祭祀儀式。

可是，眾人仍不明白，爲甚麼要利用白猿，才能把兩位先人遺骨，運回大聖之門。

夏櫻解釋地道：「假若我只運骸骨，他們之間，假若有些心胸狹隘的，定會爲難，甚至鞭屍也說不定！爲了先父母安寧，我利用這白猿屍體作掩護。

「第一，我把各物交與各門派門人，也沒有揭開他們的秘密，他們心下會有感激之心，不過，他們心中還有好奇，還有一些不甘心的。

「於是，我又佈置了那雙畫軸，畫軸之上，繪有一套拳猴、一套猴子棒法，這兩套功夫是先父生前以大聖之門的功夫爲本，配合白猿而領悟出來的。

「我把這兩套功夫公諸於世，既可配合先父刪除門戶之見的理想，也可使他們注意力分散，不會再懷疑白猿屍體之內，會有其他的東西！否則，咱們也不會這麼順利，便回到這裏！」

眾人聽了，都大讚夏櫻聰明。

忽然，侯趾指着那白猿的胸膛。

白猿的長毛極爲濃密，滿蓋着白猿的全身，不過，在於打開白猿胸膛取出骸骨時，却可以看到白猿的皮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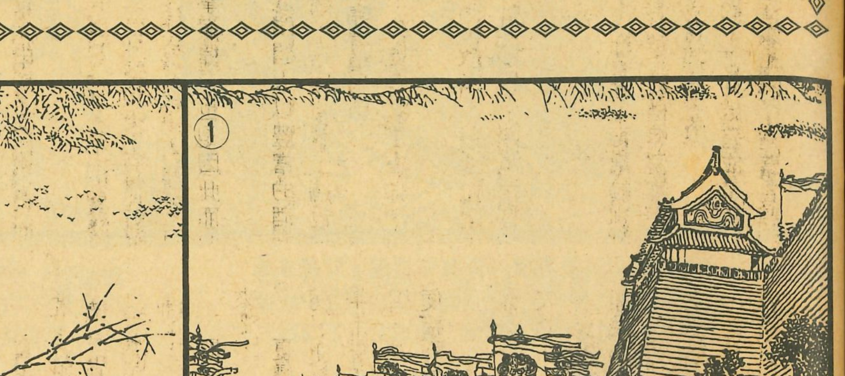
白猿的皮膚也是十分白晰的，不過，小心細看，上面却像紋刺着一些東西似的！

夏櫻蹲下一看，唸道：「……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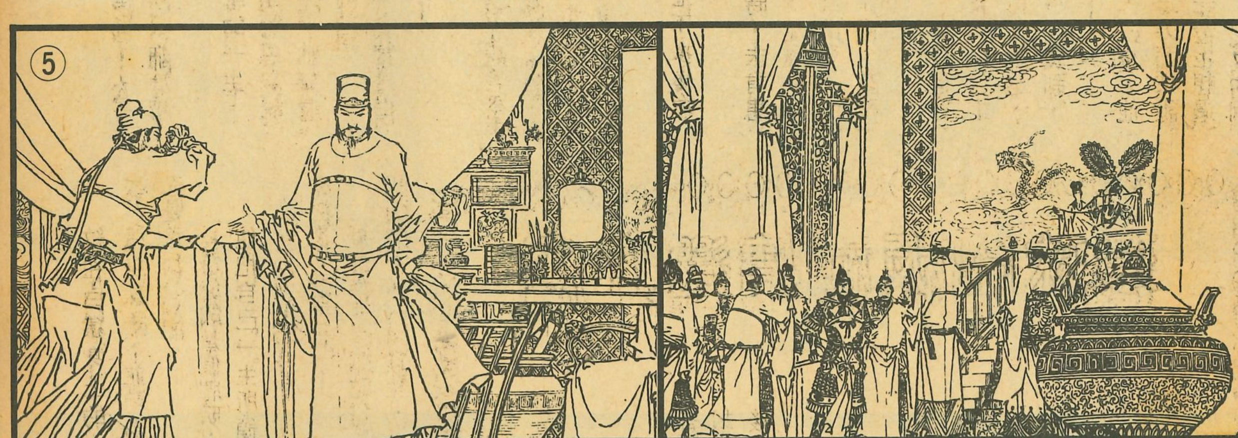
梁山泊英雄傳之三十

高石·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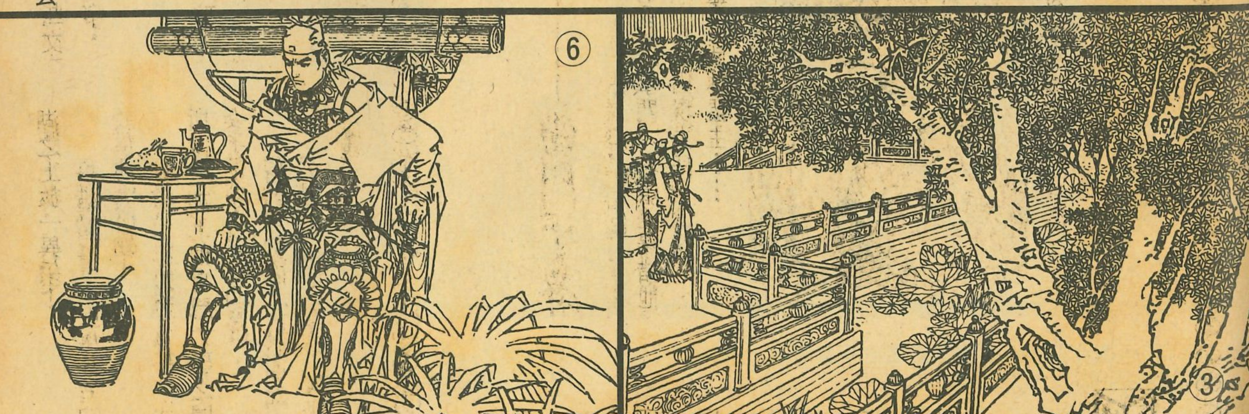
忠魂未了情（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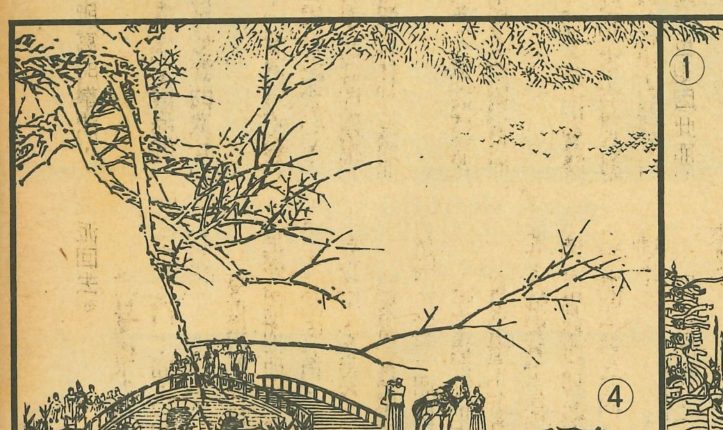
1 宋江等梁山英雄，自征方臘以來，有戰死的，有病故的，還有辭去的，一百零八個兄弟，只存二十餘。如今班師回京，百姓見了，都嗟嘆不已。



2 此時，宋江等皆無意居官，便奏請皇上准他們退休歸里。徽宗皇帝卻不敢「放虎歸山」，又要籠絡人心，就對他們封官授職，厚賜獎賞。



3 朝中蔡京、童貫、高俅和楊戩四個奸臣，乃是梁山英雄的死對頭。他們見朝廷如此重用宋江等人，心中好不忌恨。



4 宋江授楚州安撫使，盧俊義授廬州安撫使，其他將士也都委派官職。衆兄弟依依難捨，忍痛分手。

5 神行太保戴宗見衆兄弟都已走散，便來向宋江辭別，說：「小弟不願前往兗州任職，情願繳出官誥，到泰安州岳廟陪堂出家。」宋江也不加攔阻，由他自去。

6 却說阮小七受了誥命，到蓋天軍任都統制之職，終日思念陣亡的阮小二和阮小五兩位哥哥，心中悶悶不樂。

衆人對這兩幅捲軸所寫的拳法，棒法也極感興趣。

看來，夏雪前輩果然是希望消滅門派之見，把自己與白猿參詳的武功，也公諸於世。

幾位輩份較高的，一看過這兩卷白猿練式圖，早已把招式默記於心，而其他年輕的門人，有人便立即學招、試招，一時之間，這個竹林，反而成了大家練武之所。

日後江湖之上，很多人都懂得猴拳與猴子棒法，也是由於這次聚會而起的。

這兩套武功公諸於世，不但實踐了夏雪消滅門戶之見的想法，而且對後世影响深遠，後世很多伶人在舞台之上，也大耍猴拳猴棒，也是因此而來。

那夜，大聖之門門人以豐富的酒餚與各大門派離別，正邪各派，倒也能暫時放開顧慮，開懷暢飲。

門人的安排，想夏雪泉下有知，也會含笑開懷。

翌日，各門派也散去，而大聖之門的門人，也打點一切，回海南島去。

× × ×

從江西南下，經廣東，再乘船到海南島，也費時多天，夏櫻與侯趾一路小心護送，也沒有甚麼風波。

至於威遠鏢局，也算是完成了任務，早已在江西江家集時，隨着各門派回去。

當夏櫻衆人回到了海南島，入了大聖之門，門人都齊集，向祖師焚香祭祀。

夏櫻向衆人述說了夏雪的一生，也簡略地把他與各門派之間的恩怨說了，其中有損各門派聲譽的，她並沒有說出，免至又引起無謂的痲煩。

接着，夏櫻道：「各位，其實這白猿內，仍有一個極大的秘密！」

這事連侯趾也不知道。

夏櫻道：「各位，先父母在絕谷生活，雖然是十分愉快，但晚年之時，確有思鄉情切之苦，尤其是先父，當年離開大聖之門，至死也沒有機會再回！」

門人問道：「爲甚麼他不攜妻回來？」

夏櫻道：「先父暮年之時，未有患病，便有南歸之意，不過，過慣了多年平靜生活，他又不想再現江湖，而且，他也明白，他一重現江湖，痲煩便接踵而來！

「先父知道，很多門派，其實是對他恨之徹骨，一定要把他置於死地才安心，因此，他想過，也對我說過，一動不如一靜，不過，我可以感到，他是多麼的渴望回到家鄉來！」

頓了半晌，夏櫻續道：「後來，他身患病，更不能回來，在這方面來說，他是含恨而終，不過，先母也想過要運他的遺體回來，可惜，她又病倒

紋在白猿身上的，竟是一些文字。這些文字，並不是普通的文字，而是武功心法。

夏雪眞的是個聰明人！

他把自己一生所領悟的心法功夫，紋在白猿的身上，使之保留，也總算報答大聖之門！

夏櫻把心法記錄下來，讓大聖之門的門人共同研究，爲大聖之門在江湖之上放一異采！

可惜的事，白猿身上的心法，終於爲他人所知。

夏雪一生盡得少林、武當、峨嵋所傳，加上他自己大聖之門的武功，妻子是煙雨樓的嫡傳——

他的武功成就可想而知！

不過，爭奪白猿，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全文完）

環球出版社精選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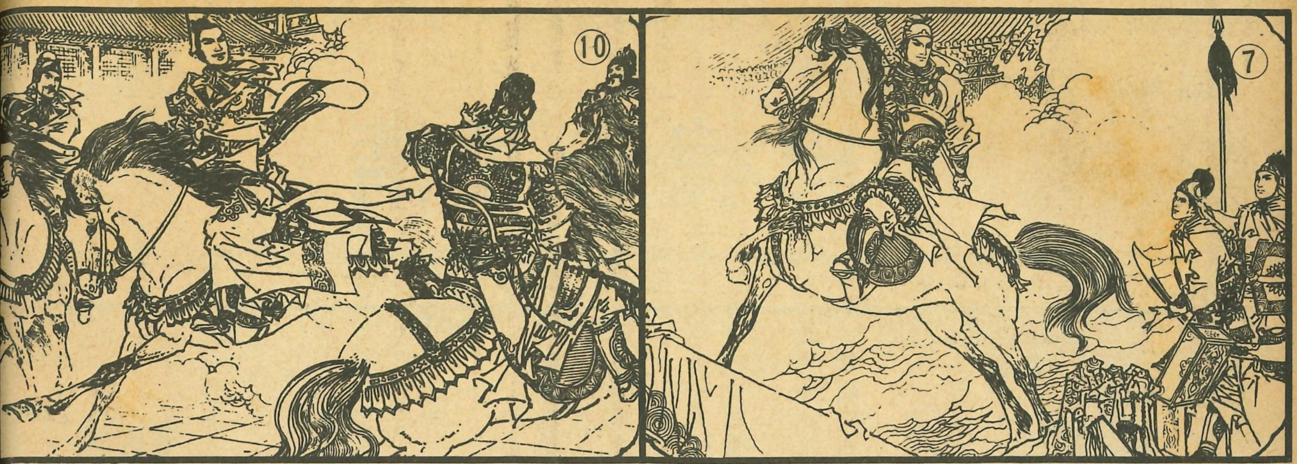
盟主——西門丁著

一個武功平凡，但機智狡猾的殺手用奇謀殺死「天翁門」掌門，但陰差陽錯他却要以掌門的身份出現主持「天翁門」，後來更被推舉爲武林盟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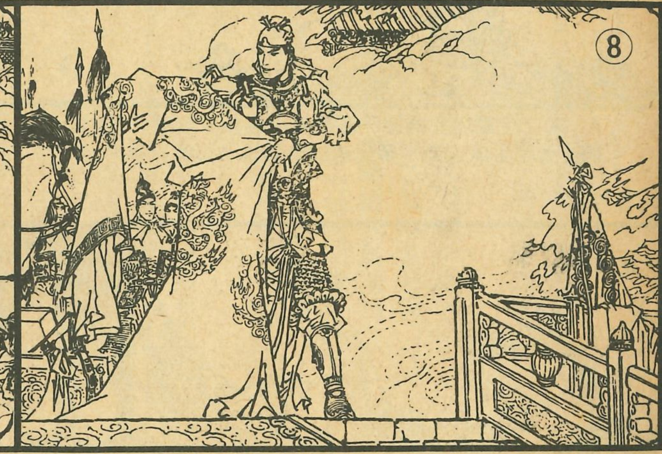
每本港幣十八元

H.K.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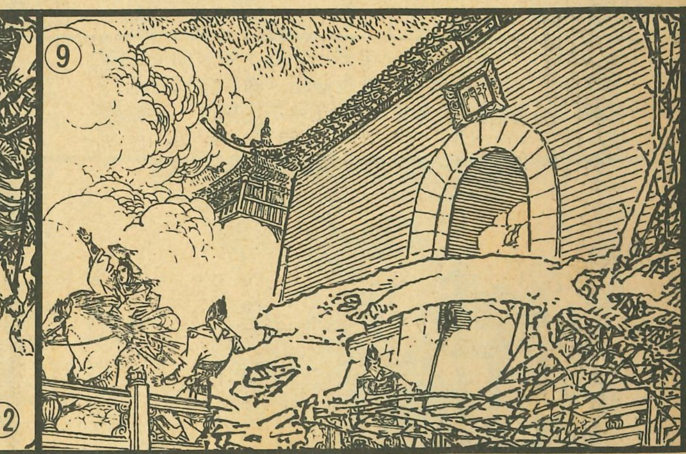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香港電視服務站及星島中心有售。



7　一日，阮小七想起一件往事：那日，宋江大軍衝入方臘宮中，阮小七搜出一箱仿造的龍袍御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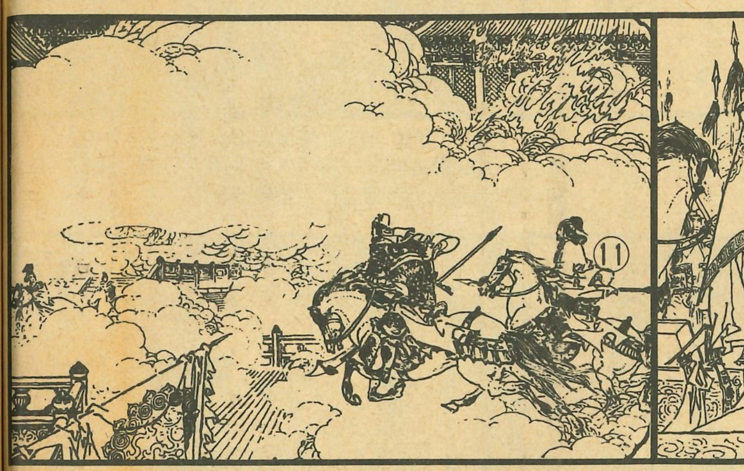


8　阮小七見上面綴有珍異寶、龍鳳錦文，心裏想道：這衣服甚是好看，我便着一着也不打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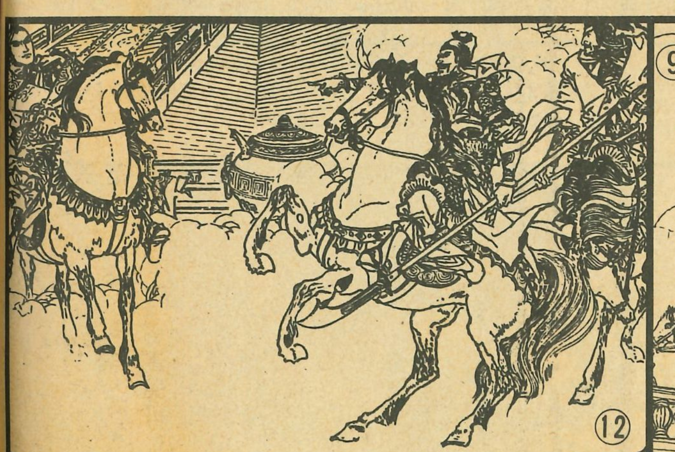


9　他穿了袞龍袍，系上碧玉帶，戴起平天冠，又把白玉圭插在懷裏，跳上馬，跑出宮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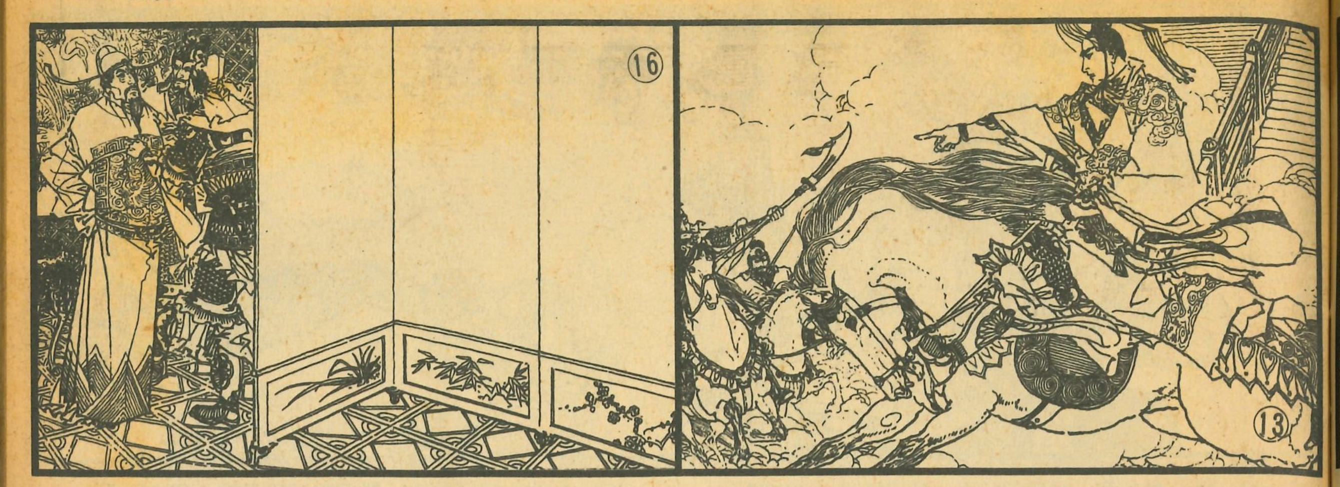
10　三軍衆將只道是方臘，齊聲喊捉捉，聚攏來看時，却是阮小七，都忍不住大笑。阮小七覺得好耍，騎着馬東奔西走，任他們追趕。



11　早有童貫帶來的大將王稟、趙譚前來搶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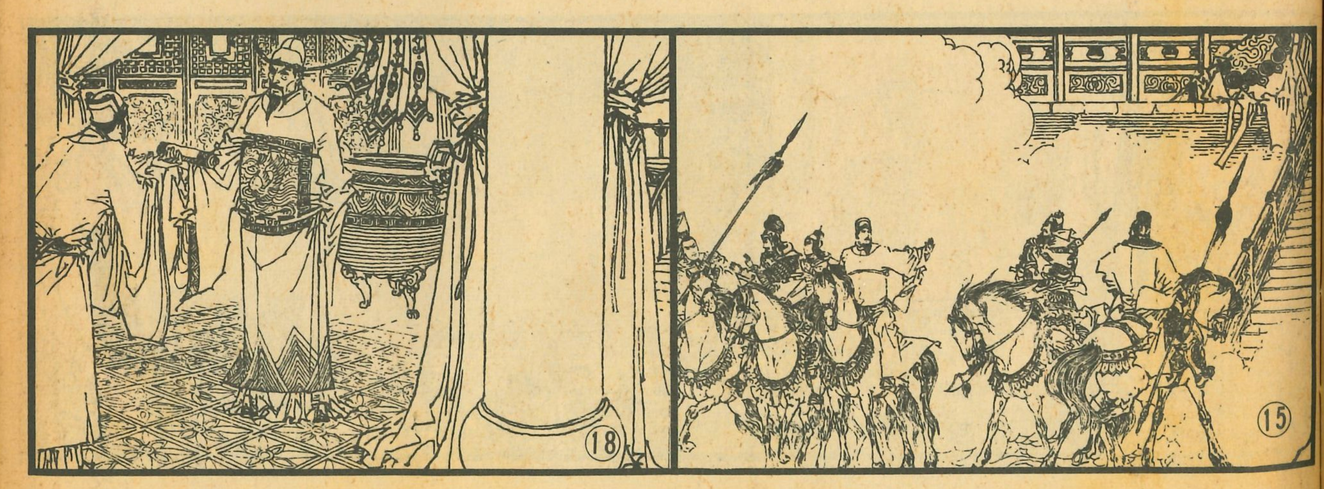
12　二人見是阮小七在那裏戲耍，不禁罵道：「你這厮莫非想學方臘，要造反不成？」



13　阮小七怒道：「你們這兩個鳥東西，却不要自討無趣。若不是俺哥哥宋公明時，你這兩個驢馬頭早被方臘砍了。今方臘已擒，却又來爭功！」



14　王稟、趙譚大怒，便要和阮小七火併。阮小七奪了小校一枝槍，奔上來戳王稟。呼延灼看見，急飛馬來隔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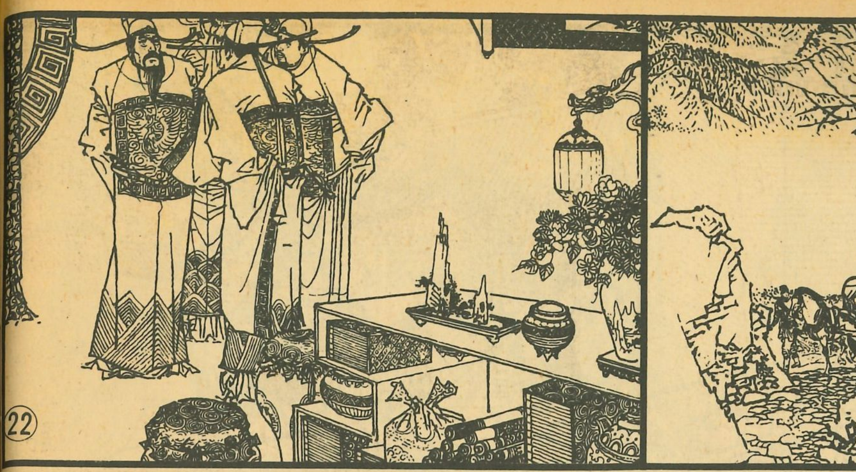


15　早有軍校報知宋江。宋江飛馬趕到，喝令阮小七脫下龍袍，不得胡鬧；又對王稟、趙譚陪話勸解。他二人雖被宋江並衆將勸和了，却是記恨在心。

16　自從阮小七到蓋天軍上任以後，王稟、趙譚懷挾舊恨，屢次在童貫面前訴說阮小七的過失，又道：「穿着龍袍雖是一時戲耍，却難保以後不會造反。」

17　童貫把此事告訴蔡京，待要殺阮小七，又怕他眞的造反。

18　於是，二人奏過皇上，請准聖旨，追奪阮小七的官誥，貶爲庶民。立時將公文送往蓋天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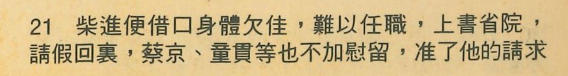


19　阮小七接了公文，雖然對奸臣氣恨，但自己正不願做官，今日還爲庶民，心中也自歡喜，便帶了老母依舊回梁山泊石碣村去了。



20　且說，小旋風柴進在滄州任上，聽說戴宗出家，阮小七因戲穿龍袍貶爲庶民，便尋思：我也曾詐降方臘，並做過假駙馬，倘或日後奸臣追究起來，那還了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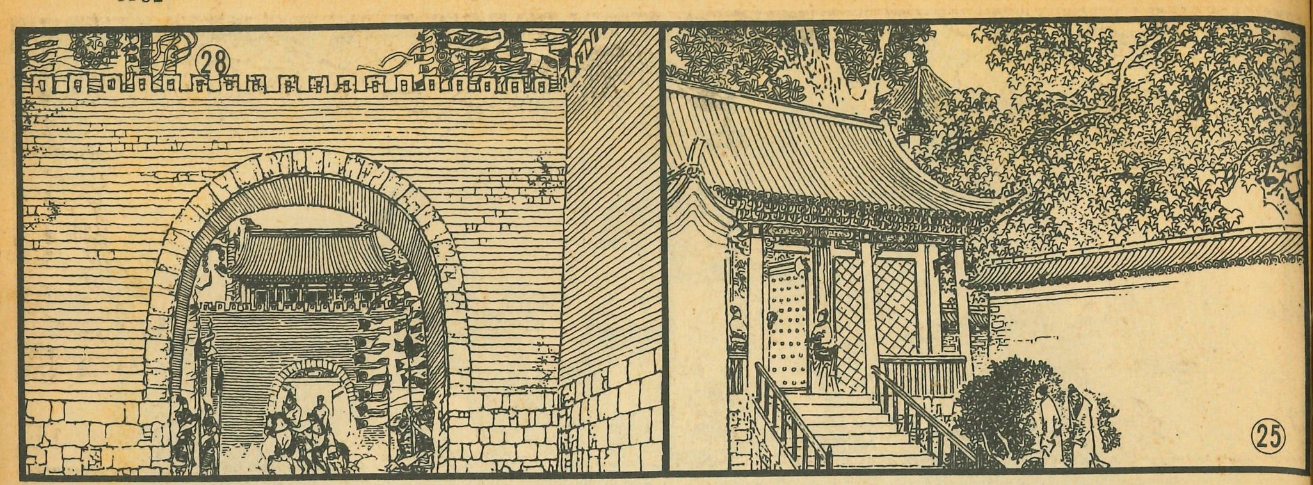
21　柴進便借口身體欠佳，難以任職，上書省院，請假回裏，蔡京、童貫等也不加慰留，准了他的請求。

22　蔡、童、高、楊四個奸臣，整日計議，如何暗害宋江。一日，楊戩獻策道：「盧俊義十分英勇，若是先對付了他，便是斷了宋江一隻臂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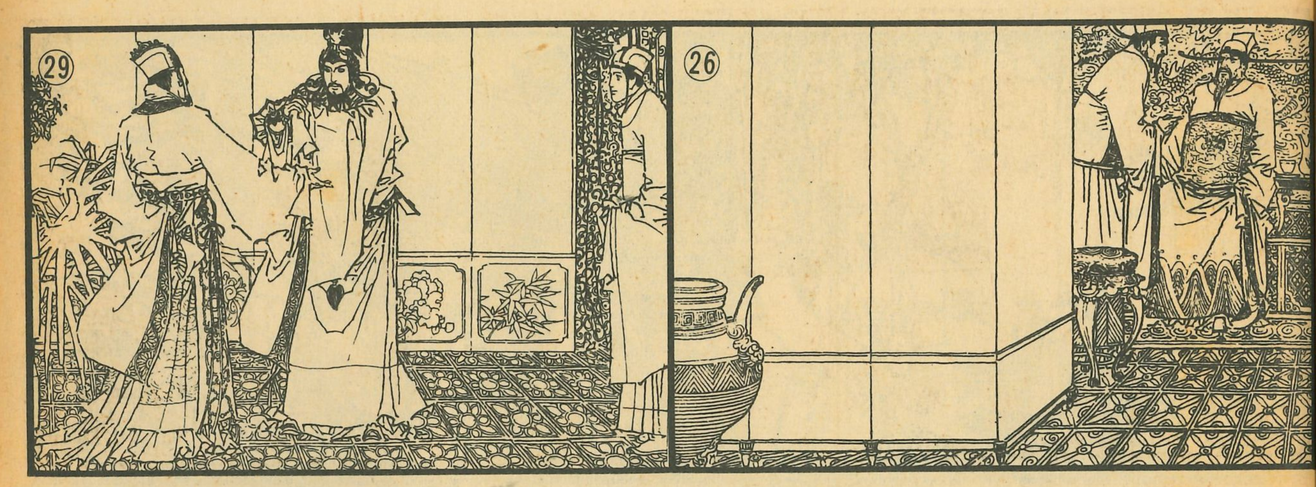


23　高俅喜道：「此計甚妙。若先對付了宋江，盧俊義必然生事，倒要惹出一場禍來！」楊戩隨着又想出一條毒計，三個奸臣拍手說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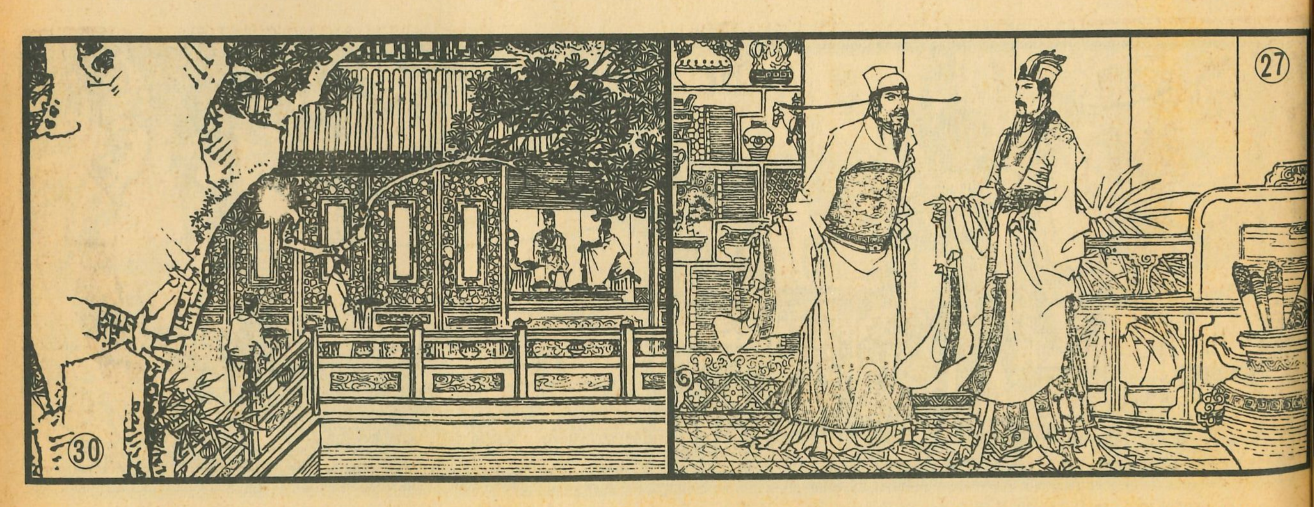
24　高俅着心腹人上街尋覓了兩個廬州鄉民，用重金收買，要他們拿了寫好的狀紙去樞密院告發廬州安撫使盧俊義。



25　鄉民見狀紙寫的是盧安撫招軍買馬，積草屯糧，意欲造反，明知全是僞造，只因貪利圖財，便昧着良心到樞密院投狀。



26　樞密院童貫見了狀紙大喜，當即收了去會見太師蔡京。蔡京明知是誣告，却以假作眞，立刻入內啓奏徽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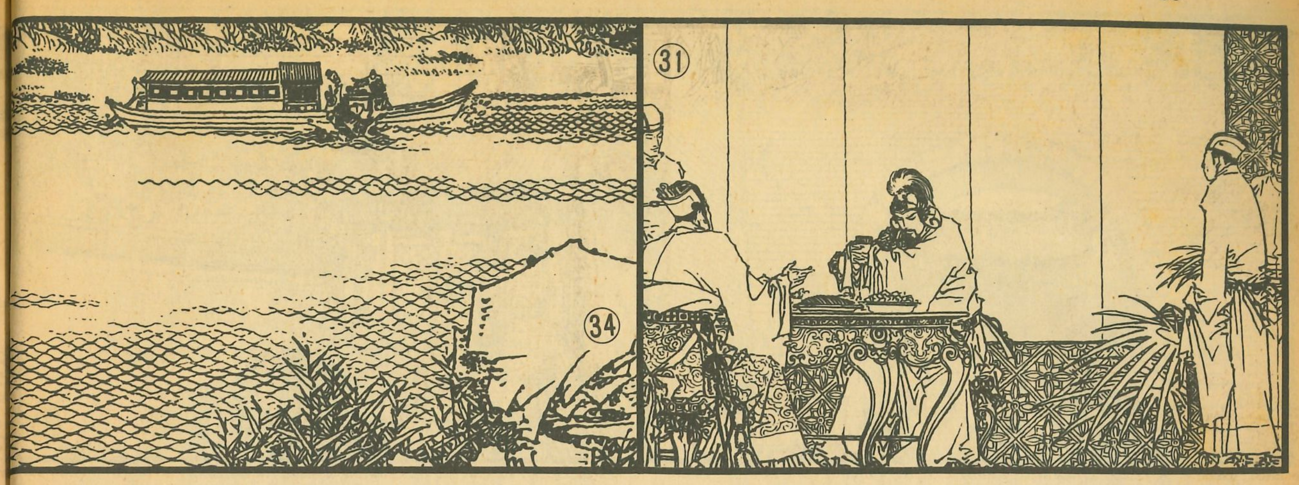


27　徽宗見了狀紙覺得難以置信，便說：「可喚來由寡人親問，自取招實。」蔡京奏道：「盧俊義是一猛獸，未便驚動，只可賺他來京，陛下親賜御膳，再查看虛實動靜。」

28　徽宗准奏，差使徑往廬州宣取盧俊義還朝。盧俊義接了聖旨，便隨使臣進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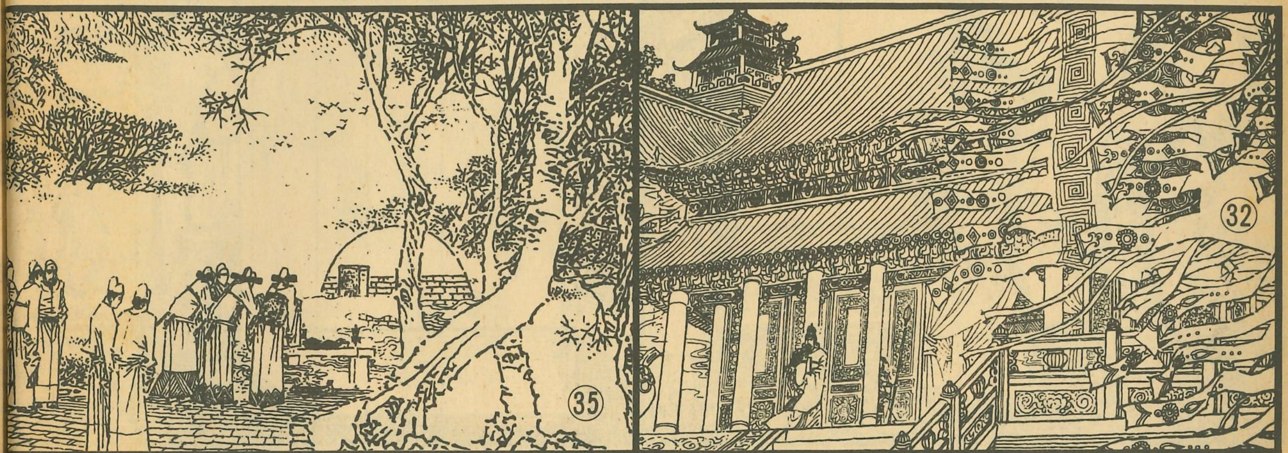
29　盧俊義到京師後，即上殿朝見天子。徽宗問了他一些閑活，不見有可疑之處，便放了心。

30　然後，傳旨賜宴。此時，高俅、楊戩早命人將水銀放在御膳裏，一聽天子傳喚，忙呈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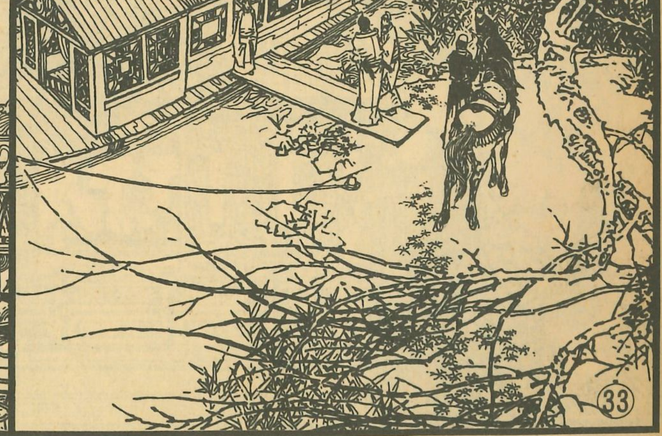
31　盧俊義不知是奸臣設計陷害，只道是天子不負功臣，便伏地謝恩。

34　行至泗州地界，病情越發嚴重。一日站立船頭，竟然失足落水而死。可憐河北玉麒麟，屈作水中寃抑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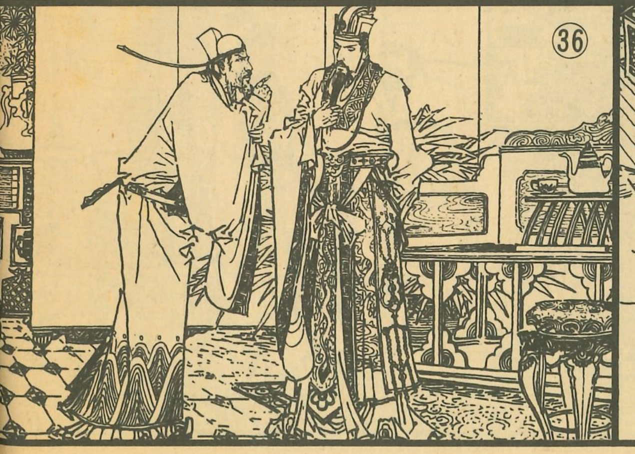


32　然後，用了一些酒膳，退朝返回任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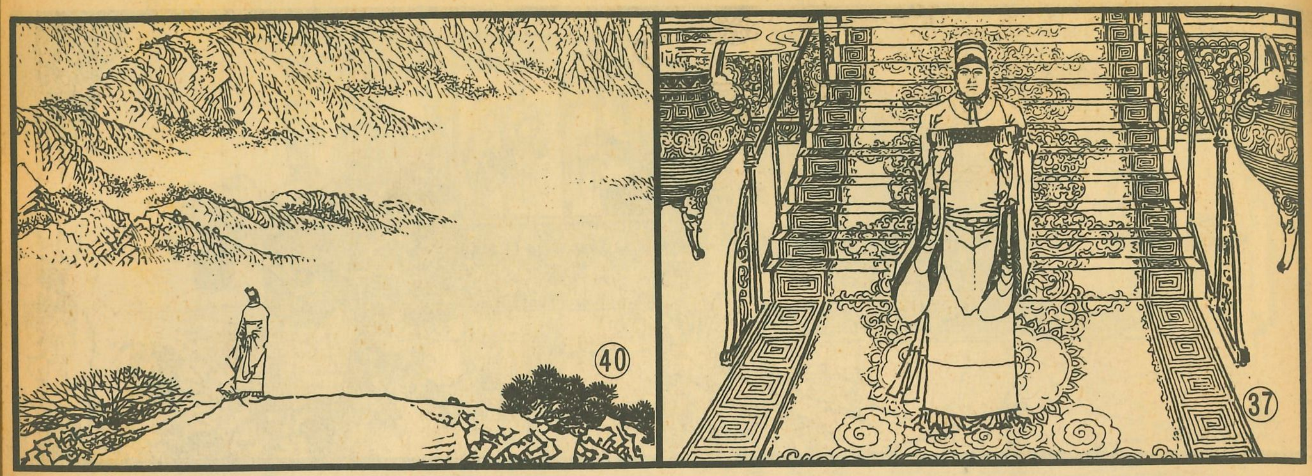
35　命人打撈起屍首，就地葬了。本地官員行文申報省院，請求備案。



33　路上，因水銀滲入內臟，忽覺腰腎疼痛，不能久坐鞍馬，只好改乘官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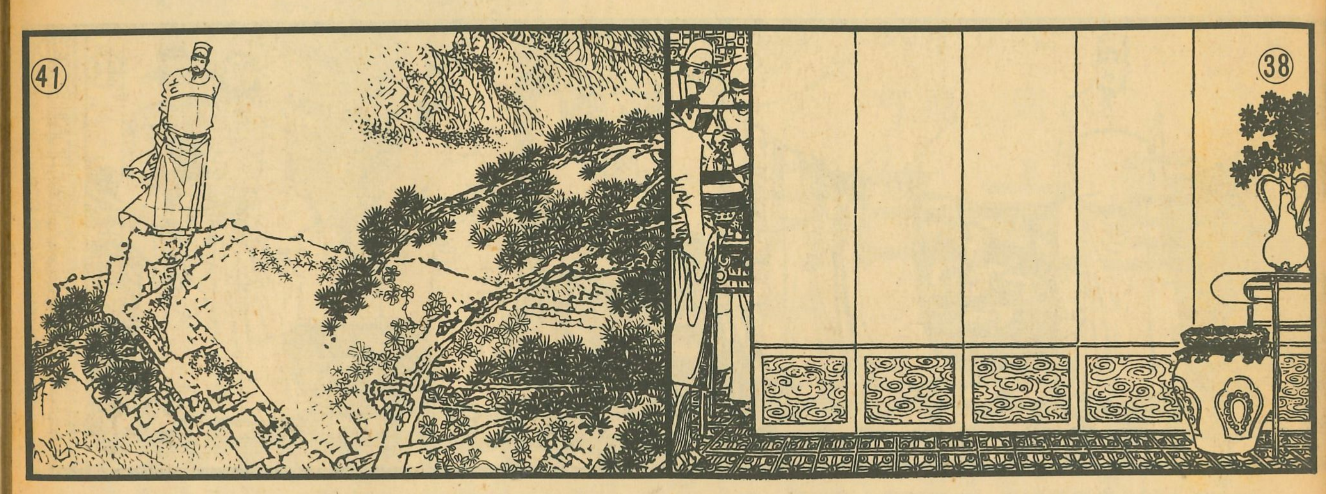


36　蔡京將泗州申報文書，奏聞徽宗，並說：「今盧俊義落水而死，只恐宋江心內設疑，別生他事。陛下可差天使携御酒往楚州賞賜宋江，以安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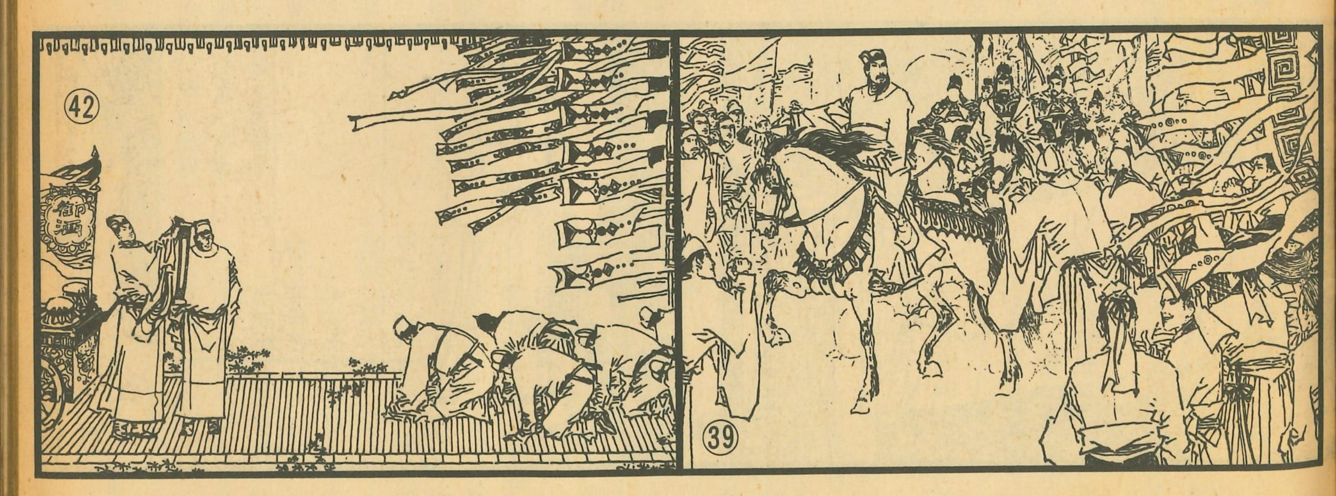
37　徽宗無奈，只好准奏。隨即降旨，差天使携帶御酒兩樽，往楚州賞賜宋江。

40　宋江因思念衆兄弟，整日鬱鬱不樂，閑時常到楚州南門外蓼兒窪散心。此處四面是水港，中間有座高山，恰似昔日聚義的梁山泊。



38　這使臣也是高俅、楊戩的心腹人。行前，奸臣又在御酒內放了慢性毒葯，一心暗害宋江。

41　山上奇峯環繞，松柏茂密。宋江思念道：「我這一生，不能再回梁山泊了。倘死後能葬身這個去處，也算了結一樁心願。」



39　且說，宋江自到楚州任安撫使以來，廉明奉公，惜軍愛民，深得百姓擁戴。

42　這一日，忽聞朝廷使臣到來，宋江忙與衆官員出城迎接，使臣宣讀聖旨，宋江伏首謝恩。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明日之星

成名代價　虞及終身

「脫下衣服！」李導演的慾念突然洶湧起來，他高聲地喝道。

「什麼？」

「脫下衣服，你不聽見麼！」李導演的慾念似乎到了頂點。

「但……」

「這是你的第一次考試，如果妳不能克服這種羞恥，你怎可以拍這部戲？」

明明羞愧地望一下李導演，明白在這瞬息之間就要在尊嚴與前途中作出抉擇。

但當她正在猶豫之際，李導演已經又再喊道：「假設自己是在片場裏，你看，我是導演嘛，我們現在正在排戲，你是女主角。」

明明被李導演一喝，已經是六神無主，更何況她是一個還未拍過片的「女主角」。她找不到任何反對的理由，於是就好像在一種受催眠的姿態下站了起來。

「脫吧，要脫得徹底的。」

李導演一邊板着面孔地喝道，臉上露出一絲貪婪的目光。

明明反手將裙後的拉鍊扣拉下，那條直身裙很快就褪落在地上。現出了雪白的肌膚。

「還不將胸圍及內褲除掉？」

「但是，導演……」

「要脫光，徹底的脫光。」

明明無可奈何，她知道這一天遲早都會來臨，因爲她一直都渴望當上明星，渴望着滿街都是她的海報，所有戲院都是播放她的電影，街上無數艷羨的目光，還有是那花花綠綠的鈔票。

明明再伸手向背後，慢慢鬆開她的胸圍扣。

她雖然以往和男朋友有過性經驗，但卻從未在陌生人面前這樣陳示過自己的身體。

她稍爲猶豫一下，但手和她的腦子並未配合。她已經解開了鈕扣。

「將胸圍解下！」又是李導演的命令。

明明唯有將那身上的胸圍除下來，將它放在椅子上。

「還有內褲，那內褲！」

「我可以不脫內褲嗎？」明明可憐地問。但她明白這個問題也是徒然的。

「不可以。而且，妳還要快，如果妳還顧及那份無意義的尊嚴，將來怎樣可以拍戲。」

好吧——明明心想，橫豎已經決定了，就不要計較這麼多了。

現在，明明已是赤裸裸地站在李導演的面前。

明明不愧是一個美人兒。今年剛滿十九歲的明明，在中學畢業以後，覺得許多職業都是薪水低，時間長，根本就不符合她的要求，因此她立志要到娛樂圈闖一闖。

憑着她的美色，她很快就被介紹認識了李導演。

李導演對明明說他將要開拍一部反映現實的電影，而戲中的女主角正與明明的年齡及樣貌配合。

「我可以當電影的女主角！」明明當時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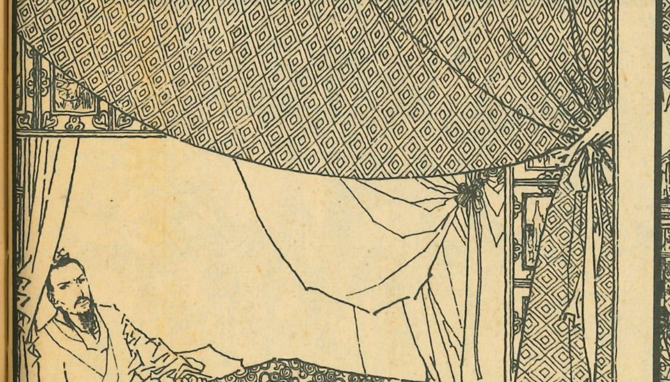
43　宋江將使臣迎入衙內。天使捧過御酒，宋江雙手接過，連飲幾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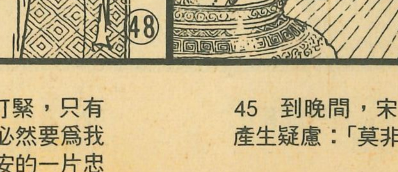
44　宋江又將御酒回敬天使，天使推諉說自來不會飲酒，一口謝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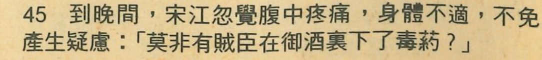
45　到晚間，宋江忽覺腹中疼痛，身體不適，不免產生疑慮：「莫非有賊臣在御酒裏下了毒葯？」

46　急命從人到驛館裏打聽。天使說道：「本是原封御酒，不會有人打開過。」只是天使白日聲稱不會飲酒，此時却在驛館獨飲。

47　從人將此事稟告宋江。宋江知是中了奸計，嘆道：「我自受招安以來，並不曾行半點異心之事，朝廷聽信讒言，加害於我，實是無辜獲罪，有冤難訴！」







48　宋江一夜未眠，反覆思忖：我死不打緊，只有李逵現在潤州，他若聞知朝廷下此毒手，必然要爲我報仇，再去嘯聚山林，豈不壞了我接受招安的一片忠心！　（待續）

「唔……可以。」李導演答道。

「太好了。」

在這間酒店咖啡廳昏黃的燈光和嫣嫣的音樂中，李導演不停地注視着明明的臉孔。

「導演，我不知道自己行不行的，更何況我還沒有拍戲的經驗。有時，我看完電影，想仿效女主角的表情去做，但是却沒法做到，而且從來也沒有人敎過我……」

「這都不成問題，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妳有沒有信心，演戲是一種表演藝術。而藝術家並不是刻意訓練可以培育出來的，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妳有沒有天份。」

李導演這番說話可以說是解開了明明心底裏的疑慮，她的臉孔也不由放鬆下來。但是眼眶裏却掉下了一顆晶瑩的淚珠。

李導演在他的LV皮包裏拿出了一包紙巾。

「謝謝……」明明喃喃地說，正準備用紙巾拭掉淚水。

「停！」

明明困惑地抬起頭來。

李導演瞪大了眼睛。

「就是這副表情，這副表情！」

「妳要記住這副悲喜交集的表情，在拍戲時交給我。」李導演一派專業的語氣說。

「唔。」明明蠻有信心地點了點頭。

「多謝妳。」李導演說。

「我欣賞妳，不單是因爲妳能似戲中的女主角，而且……」李導演頓了一下。

「而且，妳是一個可造之材。」

明明感到有點飄飄然，因爲從來就沒有人這樣讚過她，而且這個人還是專家。

其實，李導演也不明白自己爲什麼會這樣說，可能他已經將一些劇本中的對白溶入了自己的說話去吧。他審愼地注視著面前的少女，她好像代表着他至今仍無法理解的象徵——那就是他年輕時渴望着擁有的單純的、美好的，與及性的象徵。

「妳爲什麼入電影圈？」李導演望着明明問道。

「我喜歡拍戲。」

「就是這樣？」

明明點了點頭。

「妳知道嗎，電影圈是一個相當可怕的地方，稍一不愼妳就會完蛋了。」李導演點起一枝煙後繼續說：「我可以隨口講出一百個一千個例子，以妳的情況來說，除非妳肯抓緊機會向上爬，否則會很快完蛋的。因爲妳沒有背景，學歷又普通，再說，娛樂圈新人輩出，電視台又不知多少新人在拚命抓機會。我可以看得出，妳是想出人頭地，對不對？」

「對，但是導演，我不知應該怎樣做？」

李導演感覺到，明明開始相信他，更何況一個涉世未深的女孩子，面對他這樣一個知名度高的大導演，怎麼會不被說服呢？而他的腦袋正飛快地思考着：她的美麗與信任形成了一項美好的條件，她現在已被控制住了，要放棄實在太可惜。

「現在——我要你作一個抉擇。」李導演以命令的語氣說。

「是，導演。」明明迅速地回應。

「在藝術與平凡中，妳要作出一個選擇。」

「我不明白。」

「好，讓我簡單地說，要是妳可以演一個平凡的角色，但是亦可以演一個有藝術性極高的角色，妳究竟會怎樣選擇？」

明明沉默着，李導演靜靜地等待，過了好一會兒，李導演開口說：「妳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明搖了搖頭。

「我幫妳解答這個問題，妳願意嗎？」

「願意。」明明低聲說。

「我看中妳，是因爲妳符合我新戲的要求，妳知道嗎？」

「知道。」

「雖然劇本還在編寫中，但我可告訴妳故事的大綱。」

「我眞有興趣聽聽。」明明雀躍地說。

「故事是講述一個在內地偸渡來港的純樸女孩子，因爲在香港人浮於事，所以就在一間涼果廠做女雜工，而在涼果廠做事時每天都很勤力的工作，不過因爲她沒有身份証的關係，老板對她說不再錄用她時，她幾乎痛不欲生。就在這窮途末路之餘，她想去自殺，但又不夠勇氣。正在這刻，她碰到了救星，但是，這時出現的，不是她的救星，而是她的災星，她的年輕貌美成爲搖錢樹的良好條件，結果她就被迫去應召，以出賣肉體爲生。這個女子本來痛不欲生，但是她寄望有翻身的一天。所以既然已經是事實成爲一個應召女郎，她就面對現實的做下去。最後她抓到了一個機會，從火坑中爬出來，她展開了對世人的報復。」

李導演一直說著故事的內容，一邊看着明明的反應，她簡直聽得入了神。

「明明，我試過找許多人演這個角色，但是卻找不到一個滿意的。」

「爲什麼呢？」明明好奇地問。

「因爲演第一部份的演員不難找，但是後半部的戲份，卻不易找到適當的人選。」

「你認爲我可以嗎？」

「可以，當然可以。」李導演說。

「但是，我可沒有信心。」

「對，最難演的部份就是女主角當應召女郎的部份，妳平常有沒有觀察過她們？」

「沒有啊！」明明回答：「不過我看過不少有關這方面的報導。」

「那是不夠的，我是想問妳，妳有沒有和她們面對面接觸過。」

明明搖了搖頭。

李導演打量着明明的臉，視綫接着向下移；明明的胸部還算過得去，小腹稍爲平坦，從窄裙下露出一雙修長動人的腿。

在這個面對着一個初出茅廬的新人的晚上，再加上酒的力量，李導演的慾念正悄悄地在他身上澎湃起來。

他的慾念已慢慢充塞着腦袋，而在他發覺這一刻之前，他的喉嚨已送出了這麼的一句說話：「明明，告訴我，以前你有沒有過性經驗？」

這個問題使雙方都感到震驚。但較爲尷尬的，當然是明明了，她羞愧得低下頭來。

差不多一分鐘後，她才點了點頭。

「很豐富？」李導演問。

明明立刻搖搖頭。

「即是——」李導演接着問。

「我和男朋友有過三數次的接觸，但我每次都是抗拒的。不過我因爲愛他，所以……」

明明再次低下頭來。

「唔！」李導演看着面前的明明，不禁慾念又再高漲起來。

「妳信任我嗎？」

她點了點頭。

「明明，我要妳在最短的時間內對電影有概念，但我不想妳做片刻的明星，妳知道那些人的下場嘛，是相當悲慘的。」

「導演，我應該怎樣做，請你敎敎我。」明明說。

「你放心，我一定會敎你的，而且這一套戲的得失，對妳是太重要了，妳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

明明默默的點頭。

「現在，我們找一家別墅，看看裏面是什麼樣子的，還有感受一下它的氣氛，這對妳，及對整套電影都極爲重要。」

明明聽到要上別墅，本來立刻就要抗拒，但聽到是劇情所需，不由得又接受了。

＊　＊　＊

「甜甜小築」是位於九龍塘的一條橫巷裏，此區的別墅和賓館實在不少。

「請注意，」李導演小聲說：「並且記住你第一次上這種地方的心情。」

而在他們前面的一對摟抱着的男女，已閃身走進別墅裏去。

明明雖然和男朋友親熱過三數次，但每次都是在男朋友的家，所以從來也沒有上過這種地方。

李導演站在「甜甜小築」的招牌下沉思了一會，然後才試探着問道：「現在後悔還來得及，我們可以不進去的。」

「你不是說，我們只是進去看看嗎？」

「當然，當然。」

李導演一手拖着明明，閃身就走進小築裏。

櫃枱設於離大門不遠的地方。李導演道明來意後，門房就遞了一條鑰匙給他。

這間賓館的設計頗爲精巧，全屋都用柚木裝飾，頗有一種古樸的味道。

李導演帶領着明明走進了一間小套房。

一進房內，李導演開了燈。這是一間標準的小套房，唯一特別的地方是房中間的一張圓床。

李導演扭開電視，讓電視的聲音將不安驅走。

明明坐在小梳化上，茫然地四週張望。

「妳覺得怎麼樣？」李導演問。

「我從來沒有到過這些地方，我覺得很新奇。」明明小聲地說。

「眞的？」

明明未能聽出這句話的含意，所以就接着說：「是，是眞的。」

李導演走近明明，將手放在她的肩上，瞧着她。

「看着我。」李導演嚴肅地說：「妳現在必需作出一個決定，一個影响妳一生的決定。如果妳想做明星，妳就要好好地幹下去。不過妳的成功機會可能只有千份之一。妳可以完全不冒這個險，但如果妳要冒這個險，一切事妳都要甘願去做，明白嗎？」

「我……」

「我即是說，無論是什麼事，妳都是聽命，妳知不知道？」李導演板起嚴肅的面孔說。

「我……我不明白。」

「那麼我們走吧！」李導演收回放在明明肩上的手。「我送妳回家吧。」

李導演失望的語氣和瞬息間的冷淡使明明眞的有點不知所措。

「導演，導演。」明明拉着李導演的手。「我願意，我願意，我願意聽你的話。」

「唔。想想你的未來，妳應有一個成功的機會，只要妳認眞學習，下定決心，或者應該說如果妳成功跨出了第一步，那就會改變妳的下半生，想想看。」

明明被李導演這番說話弄得有點茫然。

「妳有天份的。」李導演這句說話似乎幫明明作了一個很大的決定。

「好吧，脫了妳的衣服吧。」

明明猶豫一下。

「脫掉衣服！」

李導演的慾望已升到了頂點。

明明終於解除了她身上的所有束縛。就連純白色的胸圍和內褲，也一併的除掉。

「好，我們來練習一個動作。」李導演命令着。

當李導演靠近明明，準備作一個擁抱的動作時。

明明發出了一聲尖叫。

李導演伸出的手僵在半空中，正在猶豫間，不知繼續擁抱還是停頓下來，但結果……

經過一番掙扎以後，明明還是被李導演壓下。終於只有排演着這一幕與李導演的對手戲。

一個星期後，就讓我對她說，新戲暫緩開拍吧——李導演一邊想，一邊再次壓向明明。

（全文完）



錢莊風雲

港澳商戰黑幕諷刺小說／蕭萬貫·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颱風過後的第一個交易日，香港證券交易所內人頭湧湧，突然，有一大戶大量拋售南託股，致價位於半日內已暴跌了百分之三十，不少人叫苦連天，信心受到動搖之下，更加不敢以南託股換購豐捷股，爲了防止股價繼續下瀉，章氏決定運用大量現金收購市面拋售的南託股……這時，信用咭部職員李素菊發現一批僞咭，估計銀行損失頗爲嚴重……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雪中送炭　另有目的

「嘿嘿，現金不夠，那再拿我名下的南託股去銀行按揭！看來也能弄回一、二億吧！」章洋龍說。

「什麼！還要拿南託股權去按揭！」方玉嬋幾乎跳了起來！「如果南託有個三長兩短，我們章家就完了！況且這樣東挖西補也不是辦法，還有銀行肯不肯接納南託股作抵押也成問題！我探聽過一些大銀行的口風，例如最大的德豐銀行就猶豫不決，他們說，南託現下跌勢凌厲，跌到哪裏沒個底，接受抵押會冒極大風險……」

章洋龍怒道：「他們難道還信不過我章某……我去跟他們說！」

「洋龍！我看暫時還用不着走這最後一步！我跟曉艮調查過市場的情況，這兩天大手拋出的南託約莫是一、二千萬股，我們已收回一千萬股，按賬面計算，就算對方再拋出二、三千萬股，我們手頭的現金也足夠應付。」

黃伯祥歎了口氣，接着道：「現金方面大額的我無能爲力，就把我今年應分的盈利扣下，如果不夠，我還有二幢房子和一些古董，拿去按揭、拍賣，看來能弄回二、三千萬吧！」

章洋龍的目光驀地落在黃伯祥身上，一股暖流打從這老搭檔身上源源的注入他的心房，他的心緒不禁一陣激動，他使勁的把黃伯祥擱在膝上的手一按，激情地說道：「這太難爲你啦，伯祥！」

「先別理會這些吧，洋龍，渡過這難關再說。」

「好！伯祥，我等着的就是你這句話！錢銀多少不成問題，我着重的是這份義氣，現在我章某人還未到衆叛親離的地步！」

章洋龍目光灼灼的說。這老搭檔的友情，使他自信自己那套處事之道畢竟還有功效，這就使他飽受摧殘的信心漸漸的恢復，但那屈辱感却又再次迅猛的突襲而來，因此，他的注意力就霍的轉到這上面來了。

「這事耀光、平康，還有森牟，他們現在也知道了吧？他們怎麼說？」

「耀光倒很掛心，他在印尼接了汝年的緊急電話，就馬上表示要設法穩住陣脚，現金方面他也願意調動一部份，自他被他的木材生意困住，看來也拿不出多少來，森牟、平康我一直沒法聯絡上，平康的家人說他旅行去了，森牟家裏的電話根本就沒人接聽，不知上那裏去了，大概也是去了旅行吧！」

方玉嬋輕搖着的羽毛扇猛地一頓，撇一撇嘴就接口說：「怎這樣湊巧？伯祥！平日每天都巴巴地來銀行裏轉，出了事就雙雙失踪！這裏頭就很有點古怪！」

章洋龍的眼一亮：「森牟與這事有關？你懷疑……不會吧，玉嬋！他們都是南託的股東，這般作賤，把南託弄垮，他們也身受其害，這個道理，他們不會不懂！除非他們鬼迷了心竅！放着我章某人在，諒他們還不敢做出這惡毒的事情來……但你的看法呢？玉嬋！」

方玉嬋緩緩的道：「這得看對方出手的目的，拿這次惡性拋售來說，幕後人不但可以套回一筆現金，而且還直接打擊南託的收購行動，這可是一石二鳥的毒計喲……當然不敢肯定是他們，但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們也不能蒙着眼挨人家的冷箭！」

「嘿嘿！他們敢……」章洋龍的心事猛的被方玉嬋挑中，這疑惑像毒蛇般的咬噬着他，他的手緩緩的揑緊了，就似這令他生疑的「他們」在他的掌心裏一樣！

「我章某人也不是吃齋的和尚……這只是你的懷疑！章某人做事恩怨分明，不想讓人家在背後數說我糊塗混賬！」

章洋龍瞥了方玉嬋一眼，就突地轉了口風，方玉嬋臉上流露的對余森牟過度的憎恨，使他一陣狐疑：她與森牟素有心病，雖說她大半是爲了自己才跟森牟對峙，但女人心眼小氣，這懷疑就顯得有點偏激，自己犯不着被人訕笑像女人家一般心眼！因此他就故意把這懷疑又開了點。而且，精明如章洋龍，他自然心知肚明：在這節骨眼上，就算余森牟眞的對他反叛，偷襲，他在此時反擊的力量也很有限，一個被偷襲弄得遍體鱗傷的病人，就算報仇雪恨也只能等到養好傷的時候！

「這事慢慢再說，我章某人自然會瞧得一清二楚！」章洋龍把心頭的憤恨狠勁的按住了。「眼下南託已穩着，明天再把它托上去，投資者對南託就會恢復信心，收購豐捷的行動就有大轉機！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的事！」

章仙綺不失時機的突然插進話來說：「爸爸！是啦！在這時如果有人帶頭拿豐捷去換南託，大概就會一呼百應，不但使人增加對南託的信心，而且可以推動收購豐捷的大計！」

「這個時候還有誰肯冒這個風險？你這是孩子話吧！小仙綺！」

章洋龍搖搖頭苦笑說，但在內心裏，他倒着實祈盼這並非孩子話！在這時候如果眞有人願意這麼振臂一呼，那就當眞有如鬼域裏的一聲驚雷，把那些窺伺着他張牙舞爪的妖魔鬼怪震退！金魚缸情形就是葡京那大賭場，在那兒鬼混的人誰不抱七分的僥倖心理？心理因素往往就決定了一隻股票的生死，只要有人扯個頭，當然得勇猛過人，後面的就會一窩蜂的湧上去，這時呵，嘿嘿！奄奄一息的光景立刻就變得生龍活虎！但誰肯做這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這不是天方夜譚麼？章洋龍的內心在狠狠的推翻這個萬分之一的可能性，但又情不自禁的存着一點僥倖，他好半晌沒有說話，突地，保安部報告的那僞咭大案，却又在此時襲上心頭，像一頭凶猛的餓鼠猛的鑽入他肚子就瘋狂的啃咬，他感到腸子被咬斷似的一陣劇痛！他拚命的抵受着隱忍不發，但終於他還是不勝負荷的發出一聲沉重的呻吟，他的臉色也漸漸的變了，豆大的汗珠在他蒼白的額上冒出！

「怎麼啦？洋龍……」方玉嬋最接近章洋龍的身邊，猛的瞧見他這樣子，尖叫一聲就撲了過去，雙手使勁的在他的胸口上按揉。黃伯祥、章承業、章仙綺見狀也趕忙湊上前來，七手八脚的把他扶躺在就近梳發椅上。「救心丹！救心丹……快，去拿救心丹！」

方玉嬋一疊連聲的尖叫着，終於，女管家黃玉香第一時間把救心丹送來了，却沒有遞給方玉嬋，搶着餵章洋龍服下，接着又出人意料的在章洋龍背上使勁拍了幾下，章洋龍吐出一口痰，奇跡般的就恢復過來了。

「麻煩你啦，玉香！」章洋龍朝女管家點點頭，開口的第一句就說，黃玉香却識趣的連忙退了開去。

「老毛病了，伯祥！這心臟越來越不聽話！就她——黃姑娘能摸透我這老毛病！」章洋龍點點頭苦笑着說，似乎拿這來解釋他與黃玉香的那個的因由。

「萬事瞧開點，洋龍，身子要緊哪！」黃伯祥伸手抹抹額上的冷汗，方才章洋龍這樣子着實嚇了他一跳。

就在這時，客廳的電話響了，但誰也不敢去接，此時此刻，只怕這電話報來的又是要命的壞訊息！

「去呀！去接電話，玉嬋！大不了又是南託往下跌！看來我還能頂得住——死不了的！」

章洋龍吆喝着，經過心臟這老毛病的發作，他倒出奇的鎭靜下來。方玉嬋和黃伯祥交換了一下眼色，終於，方玉嬋勉强的站起來，走過去接電話，僅片刻，方玉嬋就在那邊用手把傳話筒蓋住，朝章仙綺招招手，道：「多明尼魯春齡來的電話……指定『章仙綺』接聽哩！這姓魯的搞甚麼鬼……來呀，仙綺！」

章仙綺走過去，聽了一會，又嬌聲的說了一句甚麼，然後就得意的格格嬌笑了。她急急的，幾乎是跳躍着的向章洋龍走過來，她緊抿着嘴唇，一臉凝重，但開口說話時，大眼睛閃動着的火花却掩飾不住她內心的喜悅。

「爸爸！多明尼財務公司總經理魯春齡託我向爸爸你求見！」

「甚麼事情？難道他這時會同意換股收購麼，如果是這事，讓他直接給我來個電話就成了！」

「不！爸爸，他說非當面跟你談談不可！他還說他獲得有關這次拋售的內幕消息，爸爸你當然極想知道！還有，我聽他的口氣，換股這事也大有商量餘地！大概他終於明白我向他下功夫的份量吧！我說，爸爸你非見見他不可！」

章洋龍的雙眼霍的亮了，他極專注的望着章仙綺，衡量着她話裏的斤兩。終於，他略一點頭，決然的說：「那好吧！你跟他約個時間，明天早上十點我在家裏等他！十點前！記住，我跟他見面的事不能向外間說，免得又給那些鬼域小人揪住大做文章……唉……」

章洋龍吸了口氣，又沉重的喘息了一下。多少年來，就算初出道創業的艱難時刻，他也從未感到心臟像眼下的不勝負荷。

× × ×

第二天上午九時五十分，章洋龍徹夜未眠焦心着的交易所開市前的一霎那，多明尼財務公司總經理魯春齡就神色泰然的站在章洋龍、方玉蟬面前。章仙綺緊張的滿臉祈盼的注視着他。章承業不在家，他一早就被父親趕去銀行處理那托市的緊急事務。

「爸爸，這位就是魯春齡先生！我早跟你說過了！」

章仙綺向章洋龍介紹說，她的眼睛一直沒離開他的臉。

章洋龍略微欠了欠身，就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故意不耐煩的說：「嗯，聽說過！章仙綺代表南託找過你商量收購豐捷的事！你請坐，魯先生，但十點後我就要趕回銀行！南託的情況魯先生也知道了吧！」

魯春齡點點頭，向前跨上一步，臉上始終是那一副泰然自若的微笑。但他却沒有貿然坐下，似乎拿這個向這位赫赫有名的金融界巨頭表示他的敬意。

「我正是爲這事來向你老請教的！章先生。」魯春齡不緊不慢的說，顯得異常的胸有成竹。

章洋龍點點頭，這青年人神態自若的鎮靜，立刻就深深印在他腦中；但隨即又皺皺眉頭，眼睛緊盯着魯春齡的臉，要從這上面摳出他內心的奧秘。嘿嘿，這類年輕人固然是一種人才，但又是最難駕馭的！決不能讓他利用自己眼下的弱點！心念電轉，章洋龍臉色一沉，厲聲說：「南託眼下碰到的只是一點小波折！這對收購豐捷決沒影响，有人在外間說三道四，只是他們在瞎猜測而已！魯先生明白就好！」

「我明白！章先生在金融界的名望地位，憑你老的一句話也就行了！除了一點點意外，我也確信南託收購豐捷必定成功！」魯春齡微笑一下，說。

章洋龍的心頭突地一動，這話有點意思！這姓魯的似乎是有備而來，看情形除了收購事外，他還知道一點甚麼！

「噢？哪麼，你先坐下，慢慢說！其實把豐捷併入南託的旗下，對豐捷的原來股東明擺着有莫大好處！魯先生不是有一手豐捷麼？當機立斷一句話就成了！別人信任南託就是相信我章某人，我當然不會令他失望！」

魯春齡把章洋龍的故作不耐煩早就看在眼內，但他臉上的微笑却丁點沒有減退，也並沒就坐下來，他點點頭，順着對方的話題趁勢就把他的來意逼進一步！不出他所料，這一步立刻就把對方打動了，而且是出乎意料的一大躍動！

「對啦，章先生，我當然知道你老的爲人，誰不知道你老在這行上最講義氣！因此我才冒昧拜會你老，因爲我憎恨那些背信棄義的小人！例如說吧，這次南託被人惡意拋售，外面的傳聞很多！而我確信，其中有一種內幕傳聞很值得章先生你重視……」

「你說！甚麼傳聞？你說……但等一等，請到我的書房談！」

章洋龍的眼霍的亮了，他嘴角的棱綫猛抖了一下。這一切也沒逃過魯春齡的雙眼，他臉上微笑，心頭却一陣狂喜，嘿嘿，這老頭子眼下被背叛的憤怒燒瘋了，看情況這比收購的事更令他動情！他點點頭，却又不失禮貌的向方玉嬋、章仙綺微笑一下，說：「對不起，有空再向章太拜候！」說罷，故意一頓，讓章洋龍先走一步，自己跟在後面，向章洋龍的書房走去。

章仙綺吃驚的失聲道：「爸爸這是怎麼啦？竟破天荒把一個生面人引到他的書房裏……媽咪！」

方玉嬋往兩人的背影瞥一眼，伸手拍了拍章仙綺的腰肢，若有所思的說：「他有點亂了方寸……但你這個魯春齡確實有股神秘的魅力！」

× × ×

「隨便坐！魯先生。」章洋龍走到他那張極寬的眞皮高背大班椅前，四平八穩的坐下，把手朝他面前的一張較矮一點的皮椅一擺，招呼說。

對章家的一切，魯春齡事前曾着意的下過一番功夫，因此對傳聞中的章氏這間私人禁地的書房的秘密亦略知一二，但乍然踏進，依然情不自禁的四周掃了一匝，這書房的面積很大，裏面有浴室、厠所、化粧間，因此更像酒店的大套房，唯一所缺的一張軟床也由一張可以摺疊的特大長形沙發椅補上。在主人高背大班椅的左面，是一盤經精心剪削的盆栽蒲葵，蒲葵的一柄特別長，活像傘般的護住主人的頭頂。右面是一盞樽形台燈，燈桌上放了一個巨大的水晶煙灰缸，主人大概並不抽烟，水晶烟灰缸潔淨如玉，成了一件別緻的裝飾物。大班椅前面，則是一張長方形酸枝木條几，上面僅有一具電話及一部可以直通南託銀行大電腦資料的小型電腦。但這一切顯然並非這私人禁地的命脈所在，魯春齡立刻就斷定自己的這個判斷，因爲就在大班椅的後面，一個特大的組合櫃上，放了一部特大的賬簿之類的硬皮本，硬皮本的邊緣是一行金漆大字：「章氏世家族譜」裏面的東西才是最令人感到興趣的禁地秘密所

在！這書房的種種在魯春齡的腦裏一閃而過，迅即便神態自若的坐了下來。

這時，章洋龍再沒刻意掩飾他心中的焦慮，他的目光一抬，便凝聚在魯春齡的臉上，開口便用長者的口吻說：「在這兒你有甚麼話都儘管對我說！我瞧你也是一個精明能幹的人！我喜歡能幹之外加上坦白，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

到這時，魯春齡的心頭也突突的跳，他深知成敗得失正面臨最後的關頭！這上面的賭本可是白花花的五萬元現金！還有那要添加的「附加費」！「鬼經紀」程光那古怪恐怖的臉孔……但這一切又突地被那金光燦燦的「金鎖匙」的光芒蓋過去了！

「這也是我的希望！章老先生！」魯春齡突地說，與這老頭子相處這一會工夫，他已證實自己的判斷，在他面前不宜過多的兜圈子，不然就會弄巧反拙！「既然你老這麼說，那我就唐突問一句，余森牟先生是否南託的第二大股東？他是不是佔有南託百分之二十四的股權？」

「是……但知道這個有甚麼稀奇？這從每間上市公司的年報資料上都可以查出來！」

「但是，如果余先生的二十四巴仙和南託另一股東雷平康先生五巴仙股權滙合起來，那就是近三十巴仙南託股權，換言之，他們手上的南託普通股佔了三十巴仙，如果這三十巴仙近七千萬股南託普通股全部在市場上拋售，那對南託會造成甚麼樣的衝擊？」

「你打從那兒聽來這消息？有甚麼憑據？我希望得到的是這個憑據！憑據！」

「當然囉，我深知這是非同小可的事，因此，我早就把詳細的資料替你老打點好啦……這上面的每一項數字，我都經過仔細核對，我敢說，這起碼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準確！」魯春齡說，他也不待面孔已激漲得通紅的章洋龍開口，就已從衣袋掏出一份由他親自謄抄的資料，資料上的字跡數字一筆一劃都出奇的工整清晰！

章洋龍劈手就把這份資料搶了過去，僅僅看了幾行，他就已經知道這薄薄的五張道林紙的沉重份量！這上面透露的幕後拋售的數目一千二百二十三萬四千七百二十三股，與他在市場上收購的大致相同，而與他密令韓曉艮在市場上偵查的數字幾乎相同，僅相差十三股！這在如此龐大的交易中的誤差簡直就可以略去不提，而由此可見這資料的準確性！

章洋龍沒再瞧下去，隨手就把資料往面前案上狠狠的一擲，他的眼珠因狂怒而微微凸出，因此資料上的字跡也模糊了。

「透露這資料的人是誰？你說！你說！」章洋龍下意識的在牙縫擠出這一句，眼珠直瞪瞪的盯在魯春齡眼上，又往下移到鼻子，再移到嘴唇，然後就釘子般的釘在這上面，才聽到一聲沉重的喘息。

這尖寒的目光，魯春齡也感到背脊發涼！老頭子因這事所受的刺激大大超出他的想像！他是怕他因此而受不住這個刺激馬上就在他面前仆倒不起！

魯春齡霍的跳起來，一個箭步就衝到章洋龍的身前，雙手就極輕柔的握在章洋龍青筋怒突的手背上。

「冷靜一點！章老先生，你所痛恨的人巴不得你這樣哩！他們在背後偷襲，說明他們怕你！」魯春齡大聲的說道。

這不像慰藉的解釋，對章洋龍現時的心境倒似乎相當有效力，魯春齡的手始終極輕柔的按在章洋龍的手背上，在魯春齡的感覺中，這隻老人手背上的青筋蠕動的速度是逐漸慢下去了，終於，這隻佈滿青筋的手在他肉色紅潤的手心上拍了一下。

「你說吧，說下去！我在聽着。」

「那實話實說吧，透露這內幕資料的人，就是幕後拋售人秘密委託的經紀行出市代表！我認爲不必懷疑這資料的可靠性。」魯春齡鎮靜的回答說。但他的心却在忐忑的跳，因爲：所能掌握的資料就只有這些，他下的賭注大半就押在這上面，雖然眼下似乎已有勝算，但這老頭子並非等閑之輩，是否能攫住他的心似乎就言之過早！

出乎魯春齡的意外，章洋龍却沒再在尋證方面向他查究，事實上，章洋龍自己也已百分之百相信這資料的眞確，而魯春齡亮出的最後的底牌，所起的唯一作用，是使痛心疾首的章洋龍打從這上面尋得一點無奈的慰藉！

「噢，是麼？也讓他們嘗嘗被人背叛的滋味吧……」章洋龍緩緩的說，但突然又頓住，拿眼睛極仔細的在魯春齡的臉上搜索了好一會，終於，像最後證實了甚麼似的吐了口氣，驀地就凌厲的接下去道：「但你爲甚麼告訴我這個？這事與你並沒有多少關連！魯先生！」

魯春齡心頭陡地一震！這老頭子又來玩甚麼把戲？是找出破綻？還是虛張聲勢？這一串葫蘆懸在眼前，旋轉着一柄柄車輪刀似的向他逼近，這就把自負勝券已在握的魯春齡逼得手心也冒出汗來！嘿嘿，看情形還是虛讓聲勢吧！終於，魯春齡一咬牙，狠命的把最後一個葫蘆抓住了，賭一賭，押上去吧！魯春齡在心底叫道。

「我佩服章先生的爲人，不值那些小人所爲，這是一半，另一半唄，我自然也是因了本身的利益所在囉！」

「你打算從中獲取酬勞麼？那好，我馬上開一張票給你，銀碼六位數字也足令你滿足了吧！」

章洋龍霍的爽快的說，但眼中却閃過一絲失望。魯春齡微笑着緩緩的

搖頭，拿指頭朝桌上那份資料一按。

「不！章老先生，如果我爲了這區區的酬勞，我絕不會巴巴地上這兒來！」

「那你希望得到甚麼好處？」

「怎麼說呢？如果說這對彼此都有好處，章先生你說是麼？」

「噢！那你先說說你的好處！」

「章老先生大概也知道，表面上我是多明尼財務公司的最高負責人，實際上我只是南美那個國家在港的投資代理人，例如多明尼手上的豐捷股票，實際上是那個國家擁有的，我作爲人家的代理人，他們信任我，我無論如何得爲他們負責！所以對收購換股的事，我不得不愼重處理啊，希望章老先生能體諒這個。我拿這個上這兒，就是打算當面向你老請教，然後才能決定行動。」

「嘿嘿，眼下你就連南託的內幕資料也掌握了，對南託的前途也就失去信心囉！」

「對啦，章老先生，這就是我上這兒的第二個目的！」

魯春齡說，突地一頓，飛快的向章洋龍掠了一眼，就猛然的把他最後的一張王牌祭了出來！

「這換股事，我希望直接聽到你老的看法，有你老一句話，我心裏就踏實啦！」

「我章某人還是那句話，眼下南託碰到的只是一點小波折！收購豐捷勢在必行！誰信任南託，誰就會打這獲得厚利、好處！你瞧着，南託股今天就會反彈上去！我擔保不出三天，南託就一準恢復原來的價位或者反超！」

「這麼說，你老是打算力托到底囉？」

「魯先生是聰明人，你當然心中有數囉！」

章洋龍這麼說，也就等於間接承認了魯春齡的詢問，而且，他既然願意談及南託內部這類命脈要事，那對方在他眼中的份量顯然不輕。現下，魯春齡已能確定這點，他自忖不宜再跟這個老頭子兜圈，不然，就會招致麻煩了！

「既然有章老先生親口保證，這事就算定了！等下我馬上通知經紀行，請他們馬上辦理以豐捷換南託股事宜！我希望這對南託收購豐捷的事有所幫助！」

「好！魯先生決斷英明！你信任南託這個情我領了，及後你多明尼有事儘管來南託找我，能夠辦到的，我答應你會優先考慮！」章洋龍高興的說，很大方的作出承諾。他自負已摸透了對方的心曲，一家小財務公司誰不想跟全港第三位的南託銀行扯上關係？別的不說，光錢根拆借方面略略鬆動一點，就足夠一家小財務公司吃飽了！

「這我就得衷心說句謝謝啦！章老先生今後能多關照多明尼，我這個當總經理的就於願足矣！」

章洋龍所料的似乎正中魯春齡的心事，他一聽就馬上接口說，這就很合章洋龍的口味，他認爲在商場上誰不爲己？謀求自己事業的發展是天經地義的事，只要念着一點道義，就算强盜也是一種人才，所謂「盜亦有道」嘛！這商場上的傳統觀念，章洋龍把之奉爲自己處事的鐵則。因此他非但不怪魯春齡的有目的而來，反而喜歡他這種爽快！

這時，魯春齡自忖是應該告辭的時候了，他站起來，向章洋龍略彎腰道：「那麼，我也該告辭了！抱歉妨碍了你老這許多時間！」

「好！好！」章洋龍點點頭，一頓，若有所思的望着魯春齡出去的背影，心頭一動，突地又把他叫住了：「不忙！我還有一句話跟你說！如果你碰上在背後打你一棍的人，你會怎麼做？魯——春齡！」章洋龍對魯春齡的稱呼也變了。

魯春齡猛的轉過身來，飛快的掠了章洋龍一眼，就向章洋龍走前一步，緩緩的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章洋龍一聽，突地哈哈一陣大笑！

「好！你果然有兩下絕招！英雄所見略同！」

「謝謝章老先生的誇獎！」

「唔！這事稍後再詳細談，這光景還得依重你啦！對了，如果南託稍後掌握了豐捷控股權，我出面推薦你出往豐捷財務公司董事局執行董事兼總經理，你有沒有膽量接受這項挑戰？但我得事先告訴你，要把虧損的豐捷脫胎換骨爲盈利企業，這工作將非常艱巨！」

章洋龍這短短的幾句話，就直似一陣旋風，把魯春齡猛的捲進一座金碧耀煌的寶庫前面，而開啓這座寶庫大門的「金鎖匙」就在他眼前晃動！魯春齡自覺身上的萬千個細胞都被這强烈的金光射中，萬千細胞因而像羣蜂撲蜜似的嗡嗡翻動，這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他感到心臟被擠壓！魯春齡的臉孔漲紅了，費了狠勁才總算把這蕩漾的心神按捺住！

「有章先生的提點，我相信我自己能承受這項挑戰！」

「好！年輕人應當有這份勇氣！今天晚上八點，你在帝苑夜總會等我，再詳細談剛才的事！」章洋龍說。然後魯春齡就走了出去。

× × ×

離開了章家，魯春齡的脚步就驀地加快了，他登上一部路過的的士，吆喝道：「和記大厦！」他的口氣是這般的有勁道，就像一個頤指氣使慣了的商界巨頭，而在下意識中，他老實不客氣的就把這的士司機當作他的私人司機了！

「嘿嘿！離這一天不遠了吧……」

魯春齡在的士後座四平八穩的靠坐着，這姿勢就像片刻前章洋龍坐在他那大班椅上，不自禁的，魯春齡在肚子裏就嚷了一句。他沉醉在這浮蕩的心境中，就連的士司機打倒後鏡中狠狠的瞪了他一眼，似乎還狠狠的低罵了一句「充甚麼大頭鬼！」他也毫不察覺。

魯春齡算得上芸芸衆生中的奇人，在他的人生字典中沒有「不可能」這三個字。「不可能只是機緣未到，只要攫住機緣的衣角，再狠狠的把她扯近，一切也就成爲可能！」魯春齡的處世宗旨，可以拿他自己的一句話概括。

事實上，他自從三十五年前降臨在這人世的那一刻開始，就令他的父母感到奇怪，他的父親是從中國移民去馬來亞吉隆坡的一名錫礦工人，母親却是當地人，他們在三十八歲上才生下第一個亦是唯一的兒子，這娃娃剛出世時滿臉瘀黑啞然失聲，但小手却在虛空中胡亂的抓撓着，父母親嚇壞，不知他要抓甚麼，情急之下便隨手把一塊銀幣塞在這小手上，說也奇怪，這娃娃抓這塊銀幣後，就揑得緊緊的，隨即才哇哇的哭出聲來，這娃娃後來就取名魯春齡。「這光景已是一個見錢眼開的小傢伙！」魯父曾經擔心的對他的妻子說，但不幸他却沒能驗證他的預言，在八年之後的一個晚上，就被塌頂的錫礦坑奪去生命。魯父去世半年後，母親耐不住孤兒寡婦的艱困，把魯春齡送去一家教會辦的孤兒院，她自己就從此離開了這個徹底破碎的家。

在孤兒院呆了四年光景，在十二歲那年的一個黃昏，魯春齡偷偷的從孤兒院溜了出來，從此就沒再回去，他混在一班流浪兒童中，白天他在街上替人擦鞋，小小年紀居然就曉得靈活的吞吐小舌頭，把人客哄得歡喜，隨手就打賞多三、二十分錢幣，因此他掙的錢在流浪兒童中總是數一數二。他又善於在流浪兒童中施以小恩惠，因此在街頭混了二年光景，他已儼然成了這班流浪兒童的小領袖，他向這些流浪兒童頒下一條規矩，不管用任何手段賺得一馬幣就抽出二十分積存起來，魯春齡替這筆錢起了個名堂叫「鞋金」，因爲這是他四處奔走替流浪兒童排難解紛的應得的報酬。

這樣子又過了兩年，「鞋金」加上他自己的一點積蓄，魯春齡就居然能夠挺神氣的向吉隆坡一家大銀行的職員吆喝說：「這是五百馬幣！開一個銀行戶口！」

五百馬幣雖然並非很大的數目，但也足夠供一位流浪兒童另謀出路，因此，在這一年開始，魯春齡就離開了流浪的行列。他花了二百馬幣，讀了半年速成英語會話班，到他十七歲那年，居然就能夠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甚至還能夠閱讀當地的英文報紙。在這一年，他在五百人中被挑選中，在一間銀行當見習營業員。這一年算得上是魯春齡的人生旅程轉捩點，因爲從此之後，花花綠綠的銀紙就與他結下不解之緣，更使他認識到錢銀與機會的神秘通途，懂得如何攫住任何機會。

魯春齡在銀行幹了五年，就在許多人都戀戀不捨的營業部主任的高職位上決然的跳了出來，因爲他已經確認自己能夠獨闖天下了。不久，他居然就奇跡般的在吉隆坡一條街角，掛起了「宏基投資公司」的金漆字招牌，他聘請的職員全是清一色的漂亮的女子，別人羨慕他艷福不淺，但他的女職員却矢言她們的老板是典型的正人君子　宏基投資所經營的是當時在馬來西亞尚屬新鮮行業的金融投資生意，公司創辦了整整半年，人客依然是疏疏落落的，許多人斷定這間甚麼投資公司只能再撐挨二個月的光景，但魯春齡却哈哈大笑的反駁說：「宏基，宏基！這是宏大的基業，千年萬載生生不息哩！」就在宏基投資公司創辦幾個月後的一天中午，魯春齡終於把他思謀已久的一宗「投資生意」付諸實施！

吱嘎！就在魯春齡的心緒沉浸在往事回憶中時，他乘搭的這部的士却曳然而止，就在路中猛的停住了！魯春齡的身子向前一衝，鼻子幾乎就撞在前座的靠背上。

「甚麼事？揸車失魂落魄的！」

「你不會瞧麼？眼睜睜的，瞧不見前面出了車禍命案麼？」司機沒好氣的答了魯春齡一句，這神氣活現的傢伙自一上車他就憋了一肚子火，此時就趁機發揮出來。

魯春齡側身探頭出車窗外，向前面望去，在幾十碼遠的地方，路中央橫放了一輛翻倒的摩托車，稍遠一點是一輛重型的貨車停着，摩托車的司機躺在貨車的前輪邊緣，頭部却已伸到貨車的下面。雖然隔了老遠，但魯春齡却清楚的瞧見躺在地上的男子已一動不動，他的身邊是一灘在向四周緩緩擴展的鮮紅色的血！重型貨車的司機在旁邊失魂落魄的跳上跳落大叫大嚷。有人早就跑去打電話報警去了，但對傷者却誰也不敢移動，因爲現場的一切，將來或許都會成爲呈堂證供。

「這光景是玩完了……但怎的竟跟吉隆坡的那次車禍這般相似？偏偏自己方才又想到那兒去！眞邪門！」

魯春齡把頭猛的縮回車廂內，他的臉色突然變得蒼白，多年來被他故意壓抑，似乎已漸遺忘的一股恐懼感，這時又驀地比平日任何時候都更强烈而迅猛的籠罩住他，以致他情不自禁的猛地就打了個寒顫！

那是在他的宏基投資公司生意最低落，眼看不出許多人所料面臨破產的時候，魯春齡在外面雖然依舊擺出一副充滿自信的架勢，但當他一人獨

處的時候，失敗、絕望却像毒蛇般咬噬着他。這天晚上，帶着這副心緒的魯春齡走入一間華人會所，叫了一枝洋酒，就獨自喝起悶酒來。

「魯春齡，怎的獨自喝悶酒啊？這樣子喝法，好傷身子啊！」這時候，有兩個男子走近魯春齡身邊，其中一個招呼道。

另一位年紀大一點的男子却憨憨的傻笑着沒作聲，魯春齡招呼他們坐下，隨口就問了一句道：「子光兄，這位是……」

「黃福祥！是我的拜把大哥。」

「黃兄在那裏高就？」

「他呀，可是因禍得福！二月前被一輛小車撞斷了手臂，那車上的是位闊佬，要求福祥大哥庭外和解，他願意一次過賠償十萬元馬幣！他花了五千元把斷手治好了七七八八，餘下的也足夠他享一陣子淸福啦！現在他雖然失業沒事幹，但比我這個當甚麼商行經理的身家還要多哩！」子光兄替他的大哥黃福祥吹噓道。

黃福祥憨笑着點點頭，算是回答了魯春齡詢疑的目光。這肯定的回答却使魯春齡的心突地一跳，他的眼睛也像盯着甚麼黃金機會似的霍的一亮！但隨即就若無其事向子光和福祥勸酒，他自己也把一大杯白蘭地一口氣乾了，然後把杯子重重的往桌上一放，長長的吐了口氣。

「你好像滿腹心事呢？春齡兄，不是因生意上的事吧？你也是的，千不揀萬不揀，偏揀了代人投資金融這冷門生意！生意低落是意料中事嘛！」

「不不！生意上倒不像外間所說的那樣糟，恰恰相反，我這門生意是越做越旺啦，幾天前我才接了一宗投資千多萬的生意，光這宗生意的佣金就夠我的公司半年開銷！外間的人是眼紅我才胡說亂道。我碰到的難處，說出來也慚愧，這年來我着意培養一位職員，到他終於能獨當一面，好啦，他就自負略有成就便走啦！這被人背叛的滋味可眞夠人難受囉！所以我暗地發誓，以後找職員，無論如何要找一些厚道的人才，特別是重要的職位……」說到此，魯春齡有意無意的瞥了黃福祥一眼，黃福祥臉上始終沒離那憨笑，但却很用心的聽着，魯春齡微微一笑，就接下去說。

「例如說吧，福祥兄這樣的忠厚人，就是我渴望已久的人才！」

魯春齡此言一出，子光兄不禁一愕，出了一會子神，才道：「怎麼啦？春齡兄，你這不是有意思招羅我大哥到你門下吧？他對金融投資這道道可是一竅不通！」

魯春齡笑笑，斷然的說：「我正有這個意思！福祥兄是你的大哥，子光兄在行上又是出了名的厚道人，有其弟必有其兄，福祥兄一臉忠厚相，我一瞧就喜歡上啦！至於經驗方面不要緊，金融投資看來複雜，但也不過是這麼回事，只要略加提點，也就成了！況且這個職位是人事部經理，有個厚道人替我瞧着我就安心了，只是福祥兄肯不肯屈就？待遇方面嘛，一切都好商量！」

眼看魯春齡頗爲認眞的，子光兄也就不好說甚麼了！他雖然對魯春齡招聘的倉卒有多少疑慮，但黃福祥這位大哥倒端的是位忠厚人，讓他當人事部經理也的確是較合適的人選，除了他對金融投資這門道陌生外。而且他現時失業在家，右手不靈活，找份好工作並非易事，他雖然有那一筆賠償金，但這區區數目坐吃山空，眨眨眼也就花光了。這麼替大哥福祥盤算的結果，子光兄就笑笑，對黃福祥說：「你看怎麼樣？大哥，春齡兄在這行上精明能幹，跟着他光景不會屹虧，但一切還得你自己拿定主意，這情形小弟就不好說三道四啦。」

黃福祥憨笑着，輕聲道：「既然春齡兄這麼瞧得上我，那我就試試吧！但以後有甚麼錯失，還得請春齡兄寬容一點呵！」

魯春齡把桌子輕輕的一拍，替兩人把酒杯斟滿了，爽快的說：「好！這事就說定了！明天上午就請福祥兄上我公司來議定一些細節就成了！來，彼此先乾了這杯，預祝我們日後合作愉快！」

子光兄和黃福祥把酒杯捧起來，跟魯春齡碰了一下，然後三人一飮而盡。

第二天一早，黃福祥就穿扮得整整齊齊，喜孜孜的趕來見工。呵哈，車禍似乎並沒給自己帶來厄運，反而招來連串的福緣，人道是這世上忠忠直直終須乞食，看來這話是說錯了，憑自己的這份忠厚的本性，好運氣不是接踵而來麼？一路上，黃福祥沾沾自喜的想着。

在宏基投資公司的總經理室內，魯春齡親自把他引入去，又跟他議定了任職人事部經理的酬勞，這酬勞在當時的吉隆坡的公司中是算得上中之上的了，因此黃福祥想也沒想立刻就在招聘合約上簽了字。然後魯春齡又親自領着他，向公司的女職員逐一介紹：當介紹到一位年方二十、樣貌體態風騷俏麗的女職員時，魯春齡微笑着說：「這位是營業員方美珍小姐，自公司開辦就已在這裏工作啦，直到今天還是待字深閨沒結婚哩！……你呢，福祥？」

「也沒結婚。」黃福祥靦覥的憨笑着說。

「呵呵！那你可以向她追求囉！福祥。」

魯春齡半認眞半開玩笑的說。方美珍格格的風騷一笑，却沒說話。從這刻開始，黃福祥就正式算是宏基投資公司的人事部經理了。

幸運之神當眞眷戀着黃福祥！他從一個失業的傷殘人，一夜之間就一

變而成爲一間前景無限的公司經理，待遇優厚，老板還特地給他配了一部小車出入，名利地位都有了，美女看情形也是垂手可得！黃福祥對給他帶來這一切的恩德無量的老板——魯春齡當眞感激得五體投地，他暗暗的咬牙發誓，一定得好好幹，以不負人家對他的大恩大德。

魯春齡對他的恩惠似乎還不止此，半個月後，魯春齡就把黃福祥叫到他的總經理室。

「福祥呵，你幹得挺不錯嘛！我到底沒瞧錯人！你對公司忠心耿耿，公司自然不會虧待你。現在公司決定替你購買保險，這是公司福利的一部份哩！人在外面跑動，難免有個長短，你不是有個老父親要負責生活的麼？那就該替他着想嘛！福祥，投保額大些！都是由公司付保險費的！你塡妥這些表格就成了！」

立刻，魯春齡就把一疊文件擺在黃福祥的面前，面對老板的這份隆情厚意，黃福祥除了心裏感激之外，還能表示甚麼？他想也沒想，就在投保保險費的文件上簽上自己的名字。

黃福祥共簽了三份表格，也就是說，他一共由公司替他購買了三個保險項目。人壽保險三百萬馬幣，因爲他是經理，再保企業管理保險五百萬，宏基公司福利終身人壽險二百萬，如有意外即賠五倍數目共一千萬，這三項保險合計共一千八百萬馬幣，就算日後黃福祥有三長兩短，這筆龐大的保險賠償金也足夠他的老父渡過下半世了！因此黃福祥簽妥這些表格後，淚水就抑止不住的流了出來，他也不去抹掉，任由淚水披面，向魯春齡發誓說：「魯先生待我恩重如山，沒說的，今後黃福祥這個人就是宏基公司的了！」

「好好！你好好幹就是！福祥。」魯春齡眉開眼笑的鼓勵着他。

從這以後，魯規齡待他就越來越親密了。甚至連黃福祥的終身大事也照應起來。

「福祥，怎麼樣？對美珍可有意思？追她的人可不少呵，等別人攀上了，我就算想幫你也鞭長莫及哩！」魯春齡熱情的提點黃福祥說。

黃福祥呵呵的笑了：「我配麼？我是喜歡她，但就怕配她不上，別人會笑我癩蛤蟆想食天鵝肉哩，這挺不好意思的……」

「哈！你太睇小自己啦，福祥！你現在是人事經理嘛，收入和地位比許多人都優越，是金牌王老五哩，怎配她不上？配得上！只要你有膽量有意思就行！爲人爲到底，這個忙我幫你吧！」魯春齡爽快的說。

這以後，魯春齡果然刻意製造了許多機會讓黃福祥與方美珍接近。方美珍對黃福祥似乎也是情根深種，因此，兩人很快就墮入愛河，兩個月後，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的，黃福祥與方美珍宣布結婚，而主婚人就是他們的老板魯春齡先生。

由於黃福祥與方美珍結婚，因此，保險費的受惠人就從黃福祥的父親轉爲法定的第一承受人方美珍。

又兩個月後的一天下午，黃福祥奉命駕車前去吉隆坡城外一家小錢莊收數，一路上都很順利，到傍晚之時，黃福祥帶着那收回的款項，趕回公司來，然後準備偕嬌妻一道入城中快活了……啊，先把公事辦妥再說，不然怎對得住魯先生的公司……他在感激中拚命的警告自己說。

就這時，前面路拐彎處突然衝出一輛重型貨車，風馳電掣般的向黃福祥的小車撞來！黃福祥就連刹車的機會也沒有，這麼着只聽得轟的一聲巨響，他就覺得自己好像已飛上半天，然後又重重的摔了下來……

魯春齡和黃福祥的妻子方美珍聞訊就飛快的趕來了。在魯春齡眼前的，是躺在貨車前輪下側，渾身浴血的黃福祥！這以後黃福祥被送至醫院，但只聽得醫生說：「這人屍斑已現了多時，還談甚麼搶救！」

這以後，那肇事的貨車司機依照當地的法律被判二年監禁，但可以以錢代刑，交了五萬元賠償金，也就平安無事的回家去了，這以後，黃福祥的妻子方美珍就以第一繼承人的身份，承受了那筆一千八百萬的巨額保險金。

黃福祥的老父就只能獲得那五萬元的「兒子喪命費」！

發生這宗慘劇的幾個月後，魯春齡的宏基投資公司就據說因爲生意不景而宣布破產了。不久，欠下投資者一身債務的魯春齡施施然的離開馬來西亞，由於他是自動破產，依照當地的破產淸盤條例，別人也難奈他何。就在魯春齡離去的半個月後，黃福祥的遺孀方美珍也悄悄的離開了吉隆坡。

此後，這世上仿佛就失去了這雙男女的踪影。

嗚嗚……警車和救護車到來又開走了。

馬路上那部被輾成爛鐵的摩托車以及那部肇事的重型貨車、那躺在血泊中的摩托車司機都被拖送走了。魯春齡乘的這部的士的司機終於重新把引擎發動了：「人都死了，還送去醫院幹麼？多此一擧！」的士司機狠狠的咒駡了一句，這車禍阻延了他將近一個鐘頭的生意，他早就懲了一肚子惡氣。

的士司機這一聲暴嚷，却把入了魔魘中的魯春齡扯了回來！他渾身打了個冷顫，下意識的失聲叫道：「甚麼？甚麼多此一擧？你說誰……」

的士司機本來從開始就對這「死充大頭鬼」的傢伙沒好感，他一聲冷笑，沒好氣的搶白道：「說誰！說誰！你瞎了眼麼？瞧不見前面那些救護車？難

道還會說你！」

的士又平穩的向前駛了，看情況是受了方才那一幕的影响，的士司機這時把車開得像蝸牛般的慢，任憑跟在他後面的車子殺猪似的鳴叫，他都毫無反應。

這時，那魔魘已漸漸的離魯春齡遠了些，他吐了口氣，但驀地一股極深的宿怨却又在此時攻上心頭：「嘿嘿！魯某人費了整整一年心血才到手的錢銀，竟被那臭婊子搶先一步敲去大半！這臭婊子……」

魯春齡在肚子裏咬牙切齒的咒駡着。他自然清楚記得他那個天衣無縫的「投資」計劃，自然這「投資」亦需要開銷，例如公司的日常開支，聘請職員特別是那重要的經理職位的薪酬着實花了他十幾二十萬，那重型貨車的「殺手酬金」連同黃福祥的「死亡賠償金」又花了他十幾萬，總計也有三幾十萬，但獲取的却是那筆比這大幾十倍的「保險金」，這可是空前絕後的巨額利潤！情況就連那賭城蒙地卡羅也望塵莫及！他也清楚的記得，黃福祥在醫院直到咽氣的最後一刻，還向他投着感激萬分的眼神！

這以後他就加緊把能夠調走的資金秘密的移到國外，二個月後他就突然宣布「宏基投資公司」破產，他撇下那班欲哭無淚的投資者，施施然的離開吉隆坡，趕着與他的「投資」計劃共謀人方美珍相會去了！但他却棋差一着，在他趕到前，他們聯名在瑞士銀行開下的那個接收保險費戶口，被方美珍冒認他的簽名，提去了大半金額！這以後他發瘋般到處搜尋這女人，直追到南美那個小國家，却被這女人知機溜走了，以後就失去她的踪影。他於是被逼滯留在那個南美小國，正在他窮途末路之時，却憑他的長袖善舞，居然被他攀上當地政要的關係，最後更被委任爲那個小國駐香港的名譽領事，被派到香港來，代理那個國家的資金，在香港搞起這間多明尼財務公司！

「這又怎樣？他們把資金控得死死的，自己不過是他們的發財工具罷了！哼哼，要不是那挨千刀的臭婊子，姓魯的那會至今的地步！哼哼，對女人看來只能利用，絕不能信用！但女人若是懂得利用，她們的威力却是堅無不摧、攻無不克！例如眼前這個章仙綺！她說到底也是女人，是女人就有女人的弱點……」

這麼盤算的結果，魯春齡正在進行中的人生又一個「投資」大計，又有了更周詳、更縝密的部署。

魯春齡趕到和記大厦香港證券交易所時，已經是上午十二時多，交易所的午市已臨近尾聲。

魯春齡跑着進去時，在營業大廳的門口却迎面就碰着他不想在此時見到的「鬼經紀」程光！程光一見他，就唯恐他開溜，一手就把他攫住了。

「你來得正好！我一個上午找你，你倒是鑽到那兒去啦？春齡兄！」

「甚麼事？急巴巴失了魂似的！」

「你知道麼？南託的章氏家族出面力托了！市場拋出多少他們就收購多少！南託股眼下已大有起色！看情況不出二、三天就會升上原來的價位！」

「這又怎麼樣？你手上又沒有南託貨！」

「對啦，我手上是沒有南託，但我不會在這時買入麼？現在的價位便宜極了，入他一、二萬股，看來三幾天就有好幾萬元進賬！」

程光信心十足的說，他攫住魯春齡的手因而揑得更緊了點：「所以呵，我到處籌措哩！碰着春齡兄你就是救星到了，春齡兄是爽快人，那剩下的尾數和附加費呵，春齡兄高抬貴手，拿筆在票上劃幾個字也就成啦！」說到最後，程光隨即就把他的來意說了出來，但又不放心似的加了一句：「我可是依足你的條件，替你保守秘密，半句也沒有洩漏！」

魯春齡知道，這個「投資」計劃的第一筆開銷是要花出去了，不然的話他這計劃說不定就會半途夭折，這「鬼經紀」是甚麼事也敢幹出來的！既然如此，魯春齡就乾脆連話也懶得說，掏出支票簿，寫了個銀碼，遞給程光。程光飛快的溜了上面的數目字一眼，才眉開眼笑的一把攫住了。

「謝謝！謝謝！春齡兄果然是守信之人！爽快之人！記得呵，以後需要甚麼貨就來找我，我非常樂意爲你效勞！」

魯春齡轉身就走，程光却在他的背後高興的叫。魯春齡這時一陣肉痛：「這挨千刀的鬼經紀！看來是把我當成好吃的獵物！」但這心痛却只一霎間就跑走了，代之而起是一股强烈的興奮撲上心來！嘿嘿，南託股票果然被章老頭子力托成功了！自己這一步到底沒有走錯！在這節骨眼上再推他一把，這老頭子還不把我當做降妖伏魔的天兵神將麼！

魯春齡飛快的在交易大廳轉了一圈，那「鬼經紀」說的倒半點不差，南託股果然已緩緩的向上反彈，雖然升幅很小，但已掌握內幕資料的魯春齡却立刻就可以判定：章老頭子第一步的反擊已經成功！這就意味着他收購豐捷的行動很快就會大功告成！

這時，魯春齡知道自己再不能片刻延遲了，否則所起的妙用就會大爲遜色。

下了這個判斷，魯春齡就飛快的跑去公用電話亭，撥電話去他委托的經紀行，「我決定同意南亞信託銀行收購豐捷財務的建議……對啦，就在今天下午辦妥！」

魯春齡咬牙切齒的說，帶點賭徒下注的口脗。然後，他就離開交易所，也沒回去他的多明尼財務公司，一頭鑽進鄰近帝苑夜總會的一間幽靜的

餐廳，開始盤算今天晚上八時章洋龍約他在帝苑夜總會見面密談的事去了。

×　×　×

夜，華燈初上的香港中區之夜，香港最美妙的地方最美妙的時刻，兩岸的七彩燈飾競相爭妍鬥麗的時份。

這時，在靠近港島的海面上，緩緩的駛來二艘遊艇，前面的一艘燈光璀璨、舞曲喧鬧，後面一艘燈花掩映，却隱約傳出女郎的陣陣浪笑，前面的一艘叫「龍船」，後面的一艘叫「鳳艇」，都被那些夜遊人士譽爲「最美妙的海上樂園」。

這二艘「海上樂園」在港島海面上緩緩的行駛，那一抹一抹的漣漪向兩邊蕩去，搖曳着倒映在海面的七彩華厦。在「龍船」與「鳳艇」之間，不時有快艇穿梭，彷彿替這對「龍鳳」搭配着橋樑。

「龍船」的上層主艙，就有如一間小型的豪華夜總會的大廳，在大廳的正面台上，有一隊菲律賓樂隊在演奏柔聲軟語的音樂，三名分穿紅、白、紫色衣服的女歌星在台上握着「咪」竪指扭腰頓脚的在高聲歌，當音樂聲略頓時，又趕忙擺好致謝的姿勢，連聲「多謝」，也不管掌聲到底有沒有响起來。台前有一個舞池，客人舞興忽起，立刻就可摟着舞小姐的腰肢漫步起舞。舞池的左面是一個半圓形的酒吧，酒吧間的女侍應就只穿了一條沒法再少的比堅尼的褲，她們迎着客人們色迷迷的目光，盡量堆出甜蜜的笑容，好發揮她們「無上裝女郎侍酒」的功用。環繞着酒吧和舞池的四周，擺了一百幾十張椅桌，燈光調得昏暗，只見人頭湧動，看情況是一早就坐滿了人客。「龍船」下面的一層，却是典型的投機冒險家樂園，這兒有各類不同的賭博玩意，如牌九、天九、骰寶、廿一點、沙蟹、輪盤等中西賭博，而聚人最多的却是牌九及百家樂，上這兒來的自然並非泛泛之輩，對這些夠資格的豪客們來說銀碼越大就越刺激，一百幾十萬的下注他們也不放在心上！贏了錢興緻到了，就有快艇送他們過「鳳艇」，那「鳳艇」就活像一間豪華酒店，有一百幾十間設備齊全的房間及美女，供這些醉生夢死的豪客們享用！

這時，在「龍船」的舞池西面一張不惹人注意的桌子兩面，坐着三男一女，女的貼着一個鬍鬚刮得光溜溜風度翩翩的男子，格格的作狀嬌笑。對面坐的其中一位是一副標準型愁苦臉孔，另一位却是肥嘟嘟的胖子。

「怎麼樣？森牟兄，這地方還可以吧？」胖子說，他臉上的肌肉笑得直打顫，聽口氣剛進來不久，他朝那女子一擠眼，接道：「只是像森牟兄這般整齊打扮的人，在這兒可是稀客哩，呵呵！」

「那裏，我這是入鄉隨俗，客隨主便嘛！有這麼個好去處，鍾坤兄怎不早告訴我？不然，早扯你一塊兒來啦！」

余森牟風度翩翩向鍾坤點點頭說，接着望了那愁苦臉孔男子──雷平康一眼，拿眼色徵詢是否就把來意直接揣出來，鍾坤是雷平康約來的，要不是他掛着個豐隆銀行貸款部主任的銜頭，特別是眼下余森牟盯着的豐隆銀行的！他才不屑與這二流人物的胖子上這兒鬼混！

「呵呵，你看你森牟兄說的！這地方我鍾某人也只來過一趟，已經花去了我一個月的薪水，回家還給我那頭母老虎咆哮了一大場哩！我說出來也不怕你笑話，哈哈！今兒不是有森牟兄和平康兄支撑住，無論如何我也不敢再上這大龍船啦！」

胖子鍾坤口沫橫飛的說，特別是這最後的兩句，他可是緊張得連眼珠也瞪圓了，上這大龍船四人的花銷，就算拿槍指着他，他也不會應承！但今夜既然是雷平康這總算有頭臉的人約他出來，還說眞正約他的人有更大來頭，而且這人竟是他記憶中的南亞信託銀行第二大股東，他才敢狐假虎威的自告奮勇到這裏來！

余森牟嘴角泛出微笑，他一下子就瞧破這胖子的窮措大的心曲！因此也就斷然的不再等雷平康這狐疑鬼的表示，單刀直入的就說：「好極了！那就實話實說，我希望得到你們豐隆銀行的內部資料！包括放貸、存款、盈利、負債資產、股票發行、流動資金、銀行公積金等資料，特別是有關豐隆秘密公積金的資料！詳細的第一手的資料！平康向我介紹過你，我知道你是提供這些資料的最合適人選，所以約你出來當面談談！」

這登時就把一忽兒前還神氣活現的鍾坤噗的釘呆在椅子上！他的臉色灰白，費了好大一會勁，才掙扎着嚷出一句話來：「這！這……這不是說笑吧？平康！這可是犯了銀行大忌的事啊！換了你是老板，下屬幹了這反叛事，恐怕你也會買槍手把他斃了吧！……余先生！」

「是眞的，鍾坤兄，森牟兄，還有我希望得到這些資料，你不必害怕，相反這對你會有大好處！」雷平康牽牽嘴角，哭喪着臉說，但口氣却異常肯定。

鍾坤不得不相信這並非「開玩笑」，而是跟珍珠一般的眞事！一時間，他的腦袋似乎被那些該死的脂肪塞住，亂七八糟，他茫茫然的一陣眩暈。他在這行上好歹也呆了十幾年，從精瘦的年輕小子混到眼下這渾身肥肉，看來他知道這出賣銀行的後果會怎樣！在他的記憶中，有一間銀行的經理幹了這種事，後來就成了海邊的一具浮屍，凶手的手法乾淨俐落，連警方也只當溺斃了結！他不禁渾身打了個顫！他想强作鎭靜，提起神來大笑

幾聲，一口氣兒卻無論如何提不上腔，因而就變了比哭還難聽的乾嚎。

「呵呵！你們說說容易，若我弄不好，不但飯碗打破，看情形連腦袋也得給賠上！」

「你放心！我保證你的飯碗絕不會打破，而且還會步步高升！」

「對啦，森牟兄有這句話，你就可以安心啦，鍾坤兄！」

「這……你們拿甚麼保證？你們又不是豐隆的老板！出了這種事，那個肯要吃裏扒外的傢伙？到時只怕連你們的南託也擺頭搖手哩！」

「暫時不是，很快就是！因此眼下才需要你跟我們合作！」

余森牟說，他的雙肘撐在桌面上，目光灼灼的審視着鍾坤的反應，膽小鬼！這是鍾坤留給他的第一個印象，嘿嘿，這類人還成得氣候麼？看情形重賞之下也成不了勇夫！

雷平康用手撫着尖削的下巴，卻哭喪着臉悶聲不響。他與這鍾坤認識多年，自然摸得着他的心意，他這是欲擒故縱，好托高價錢，抬高身價！當然還因爲這盤口開得太過突然，換了自己也得着實思慮好一陣子，雷平康這是以自己的想法去揣度，況且這事終究都是余森牟扯的頭，近半月來，他也被他扯進的漩渦弄得目眩頭昏！他着實犯不着在這些明擺着有後患的事上去衝鋒陷陣！因此他自踏上這龍船的第一步起，就已打定非萬不得已絕不開腔的主意。

「噢！那我明白了，余先生是在打豐隆的主意吧？這得要有很大的氣魄呵！我猜的，對嗎！平康兄！」

這時，沉吟了好一會的鍾坤卻忽有所悟的開口了。

「這個，你問森牟吧，說實在，我也是瞧着他的！」

「平康你何必吞吞吐吐！事情到了這節骨眼上，就乾脆一點好！鍾先生，既然你這麼猜，說明你也是行內中人啦，你就按這個方向去考慮好了！事成之後，我，還有平康不會虧待你就是了！偌大一家銀行，還怕藏不下你麼！另外自然還有你的好處！」

余森牟拿手指頭一捺桌面，斷然的說，似乎要拿這來狠狠的抹平這胖子因膽怯而扭曲的臉皮！

鍾坤與余森牟灼灼的目光觸了一下，立刻又害怕似的跌下來，降到桌面上，死死的瞪着桌面那標價昂貴的餐牌出神。

這時，一位穿着短得不能再短的迷你裙小姐捧着餐盤婀娜的走過來，甜笑着往桌面放下三杯淺紅色的白蘭地、一杯淺綠色的薄荷酒，一直貼着余森牟的朱莉這時格格的一陣嬌笑，搶先接過那杯淺綠色薄荷酒，輕呷了一口，就不失時機的湊了一句。

「OK！這酒色調得好極了！這地方還眞不錯！換了我是你們男子漢，當眞巴不得天天上這溫柔鄉哩！你說是麼？鍾先生！」

這話從一位年輕貌美的女郎口中道出，似乎就添了不少神秘的意味！而且也適時的冲淡了在這溫柔鄉浪漫的緊張氣味。余森牟不禁莞爾一笑，雷平康朝余森牟兄擠擠眉也咧嘴一笑。鍾坤的興緻也似乎被提起了，他死盯着女侍應那光裸的大腿，作勢的伸手就抹了一把！女郎作狀的尖叫一聲，鍾坤趁勢哈哈一笑，就把霎間的尷尬遮掩過去了。

「哈哈！我鍾某人那有這個資格？別說天天，一次半次也吃不消呢！如果有余先生的帶契，那情形就不同囉！」

「嘿嘿，這就得看你的囉！三天內，我等你的答覆！」

余森牟突覺在這胖子面前不能顯得對這事的過份執着，因此就口氣一轉，故意在峯口上滑了下來。這一招果眞就令鍾坤有迷惑的感覺，他方才本打定欲擒故縱的主意，同時，那「海邊浮屍」也着實破壞了他衝動的心緒。不過，這事的誘惑卻又是如此强烈，如果姓余的當眞動豐隆的主意，那這事雖說對舊老板是犯大忌的叛逆，但對新老板來說卻是開國之功臣！日後論功行賞首先就少不了自己這份……但這姓余的夠這個斤兩麼？瞧他這口氣，倒當眞胸有成竹似的！還有就是這眼前是否當眞有甚麼好處？否則，也犯不着捨命去陪這君子！（未完·四）

☆☆☆☆☆☆☆☆☆☆☆☆☆☆☆☆☆☆☆☆☆☆☆☆☆☆☆☆☆☆☆☆☆☆☆☆☆☆☆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

☆☆☆☆☆☆☆☆☆☆☆☆☆☆☆☆☆☆☆☆☆☆☆☆☆☆☆☆☆☆☆☆☆☆☆☆☆☆☆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俠義世家

新派湖海恩仇錄／樊中奇·文　可飛·圖

怕人洩露　擊殺滅口

上文提要：劉天豪迫女兒劉鳳說出所犯何事，使索命血魔影會在門牆上鬃印出來，原來劉鳳害得嚴令的兒子神經失常，媳婦斬斷兒子的手指，一場婚事變成禍事……事情還未說完，外面來了東海雙凶，說嚴令指責禍事是他們嫁禍的，特來和劉天豪聯手抗敵，劉天豪想將雙凶殺掉，正在搏鬥，突然聽到嚴令的聲音傳來……

但是，事情的變化卻出乎劉天豪意料之外，只聽得屋頂之上，蒙英突然發出了一聲怪叫道：「九尾龍，你聽我說！」緊跟着這一句話，乃是嚴令的一聲狂吼，再加上「轟」地一聲巨響，屋頂的破洞，突然擴大，磚石紛飛，兩條人影，一齊落下。落下之勢雖快，但是也可以看出，那兩個人，一個是東海雙凶中的蒙英，另一個則是九尾龍嚴令。劉天豪一生之中，不知見過多少大陣仗，應變之快，實是非同等閒，他一見此等情形，便知這事對於自己，有了轉機！

那一定是蒙英才一竄上屋頂，嚴令已闖了進來，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不等蒙英開口解釋便被嚴令自屋頂上逼了下來。

這乃是劉天豪死中求活的大好良機。他如何肯錯過這個機會？他立時一聲虎吼，雙臂一振，一步向前跨了出去。

他才跨出一步，嚴令手上的九節鋼鞭，也已挾着排山倒海之力，向着蒙英，劈頭劈面直砸了下來。

蒙英慌忙後退間，卻恰好迎了上劉天豪眞氣所發出的兩掌。

以蒙英的功力而論，在兩大高手挾攻之下，當然難以討好，但如果他一上來便打定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的主意，或許尚可以求個全身而退，只因他卻自以爲知道了劉天豪的秘密，可以有恃無恐，只要自己將這個秘密向嚴令說出，劉天豪便要糟糕了！所以他既沒有鬥志，卻也不想就此退出。

不料嚴令和劉天豪的武功，何等之高，一個認定了婚宴之上，是他搗的亂；一個更是非殺他滅口不可，二人所出的招數，盡皆疾若奔雷。

蒙英向後一退，避開了嚴令的一鞭，立即覺得身後有兩股强勁無比的力道，壓了過來，連忙向前踏了一步，口中叫道：「嚴老九……」

然而，他只叫出了三個字，嚴令的鞭法已變。那九節鋼鞭雖然是極沉重的武器，但在嚴令使來，卻是輕巧得如同一桿釣魚絲一樣，鞭梢陡地向外一圈，又折了回來，對準蒙英的額角，砸了下去。

蒙英還想躲避時，那裏尚來得及？只聽「叭」地一聲響，鋼鞭竟將蒙英的腦袋，生生地砸開了兩半，而且鞭鞘還直陷進了蒙英的頸項之中，以致嚴令一抖手，揚起鋼鞭來時，將蒙英的屍身一齊揚了起來，鮮血腦漿，一齊淋了下來，淋得嚴令一身，但是嚴令卻不顧這些，揚聲大笑起來！

×　×　×

嚴家莊上的變故，發生至今，已有一個來月了。事變之後，嚴清江當時因爲在盛文蘭的手中奪劍，五指齊被削斷，木然而立，而死了女兒的湘江大俠翁超華，已悄沒聲息地向前逼了過來，到了嚴清江的身前，陡然出

劍，嚴清江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便被翁超華的長劍，齊胸刺透，他的身子並未倒地，向後退了幾步，劍尖又穿在一根大柱之上，直立不倒，但人卻已經斷氣了。嚴令一聲怪叫道：「老翁！」

翁超華面色鐵青，轉過身來道：「殺人償命，你還有甚麼話說？」

翁芳死在嚴清江的手中，那是衆人共睹的事，翁超華這幾句話，將嚴令逼住，而面色鐵青的翁超華，顯然也不準備久呆，一俯身，抄起了翁芳的屍體，便向外掠去。

緊跟着翁超華向外掠出，不是別人，正是新娘子盛文蘭。她一面向外奔去，一面身子發抖，頭上的珠翠，落了一地，有幾個人，唯恐她受打擊太重，會生意外，連忙趕了出去。

可是，盛文蘭的去勢太快，一出門便已失蹤影。後來才知道盛文蘭疾奔出了六七里，便遇上了她的恩師滇南鐵橋庵靜音師太。

盛文蘭甚麼也沒有說，一見師父，伸手自靜音師太的腰際，奪過武林馳名的「龍文匕」，將自己的一頭秀髮，剃得乾乾淨淨，便跟着靜音師太回滇南鐵橋庵去了。盛文蘭受此打擊，不免有些瘋瘋癲癲。

九尾龍嚴令，本來只等婚事過後，三年兩載，便可以含飴弄孫，那是人生至樂，可是剎那之間，一切都成幻影，他又豈知這是劉鳳和楊奉沙搗的鬼，只是從嚴清江的情形看來，像是中了東海雙凶的獨門毒藥，因之將東海雙凶恨之切骨。從此他馬不停蹄，一面廣邀高手，一面查訪東海雙凶的下落。他這次到劉天豪家中來，原也是爲了邀請劉天豪相助，卻不料一到遇上了東海雙凶的蒙英，而且一上來便將之砸得腦袋開花。這時雖然他身上淋了一身血，但一想到那是仇人的鮮血，有甚麼更令他興奮的？

他一面縱聲高笑，一面鞭起鞭落，用力將蒙英的屍體向地下砸去，他砸到了第三下之時，蒙英的身子，早已不成人形了。

而在嚴令砸屍洩恨之際，劉天豪早已轉過身去，中指一彈，「嗤」地一聲，一股强勁之極的勁風，向丁獨的腰際，疾襲而到。

丁獨一人，獨戰劉氏四兄妹，本來已然相形見拙，怎堪劉天豪再插上一手？再加上他眼看到蒙英死得如此之慘，心知今日已難逃公道，想不到自己一生作惡，如今卻死在比自己更惡的人之手！他一見指風襲到，身子略一扭動，但是劉能的雙劍，已如雪花也似，蓋了下來。

劉鳳的長劍，又從背後刺到，丁獨的身形略慢，「波」地一聲，背後已中了一劍，他更是心神皆顫，厲聲叫道：「九尾龍！」

他這一聲叫，本來是想吸引嚴令的注意，他好將事實眞相，講了出來的。

可是他這一叫，卻是叫來了勾魂使者，只聽得嚴令一聲大叫，聲隨人到，從半空之中疾躍而下，來勢極快。到了丁獨的頭上，雙腳已向丁獨的後腦疾踢了出去。

丁獨想不到嚴令連講話的機會也不給自己，心中一急，更是手足無措。這時他等於是一個人在和六個高手動手，一慢之下，嗤嗤兩聲，劉能兩劍削下，已將他一條右臂切去，丁獨痛極而嚎，嚴令的兩腳，也已踢到了他的頭上。丁獨的身子向前直跌了出去。

劉天豪一掌迎了上來，「蒲」地一聲響，正擊在丁獨的胸膛，丁獨在中掌之後，身子再向後仰去，他居然還未曾死，一張口，「哈哈」笑了一聲，而隨着他那一笑，他七竅之中鮮血直噴了出來，噴起尺許高，然後「蓬」地一聲，倒在地上不動了。

剎那之間，大廳之中，靜到了極點，嚴令望着地上的兩個死人，面上現出難以形容的一種疲憊的神色來。事變發生之後，他無時無刻不是想着報仇，但如今，兩個仇人！都已倒在他的腳下了，他算是報了深仇大恨，但是又怎樣呢？將仇人殺死，他的兒子能夠活轉來麼？盛文蘭又能夠從鐵橋庵出來，吹吹打打，再來做新娘子麼？當然不能。嚴令面上的皺紋，變得越來越多，低着頭，一動也不動了。

劉家一家人，是知道嚴令殺了東海雙凶，根本不是殺了眞正的仇人，他們見嚴令不出聲，心中都懷着鬼胎，暗忖：難道他已知道事情的眞相了？

劉鳳一個沉不着氣，幾乎要提劍攻了上去。但是，劉天豪卻一伸手將她攔住，探詢地向嚴令說道：「嚴莊主，你如今大仇已報，連我們也替你高興！」

嚴令苦笑一下，抬起頭來道：「若非你們相助，我也不能手刃這兩個惡賊，想不到兩個惡賊竟會在這兒，眞可以說是天網恢恢了！」

嚴令言者無心，劉天豪一家，卻是聽者有意，他們想及嚴令若是追究何以東海雙凶會在這兒的話，那自己該如何回答？一時之間，人人手心皆冒冷汗！嚴令卻沒有注意這一點，他又苦笑了一下道：「在下心煩意亂，改日再來叩謝大德，如今告辭了！」他一拱手，轉身便走了開去。

劉天豪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連忙跟了出去道：「嚴莊主慢走，我不送了。」

嚴令搖頭道：「不必客氣，喪門幫的幾位朋友，和武當清一道長，就在不遠處，劉大俠若是想和他們會面，不妨前去會晤，不知劉大俠意下如何？」他連說了兩遍「不知意下如何」，可是劉天豪並沒有回答他。

嚴令的心中一奇，抬頭向劉天豪望去，只見劉天豪面上的神色，又驚又恐，盯注在一幅牆上，嚴令連忙也向前看去，嚴令的面色，也不禁陡地一變，驀地向後退出了一步來！

那幅牆上的血影，怵目驚心，每一個熟知索命血魔影的人，看到了這樣的血影，都不免要吃驚的。這一幅牆，劉天豪早已命人遮起來的，但是在嚴令越過圍牆，跳到屋頂之上，將蒙英逼下來之際，蕩起的那一股勁風，卻將遮住圍牆的那幅布帶了下來。而又沒有人再將之遮了上去，是以劉天豪一出來就看到了。

但是，如果不是他一看到那個血魔影，便如此駭然的話，那麼，嚴令只怕也不會發現的。但如今，嚴令卻已經發現了。

剎那間，二人都停了下來。劉天豪的腦中，「嗡」地一聲響，一時間，他實是不知道說些甚麼才好！呆了一會，嚴令才轉過頭來道：「劉大俠，這算是甚麼？」

劉天豪雖然聽到這句問話，但是他卻沒有法子回答。

他想否認那個是「索命血魔影」，可是，看嚴令面上的神情，分明已經知道那是甚麼事了。

劉天豪仍然僵立着，一聲也不出，嚴令道：「劉……大俠！」他在稱呼「劉大俠」之時，那「大俠」二字，已講得相當勉强了，那自然是因爲「索命血魔影」在劉家的牆上出現的原因。

他講了一聲之後，頓了一頓，道：「這可是索命血魔影？」

劉天豪沉聲道：「好像是！」在剎那之間，他的腦中又突然閃過了一個念頭，實在太可怕了，但是眼前，除了照這個辦法去實現之外，似乎沒有別的辦法可想了！

劉天豪心頭怦怦跳，他見嚴令待要繼續走，忙叫道：「嚴莊主請留步，我尚有幾句話要說。」

九尾龍嚴令轉過身來，面上已大有不自在的神色。這時劉鳳等人已跟了上來，站在院子之中。

劉天豪的心中，本來尚在猶豫不決，但一見到嚴令面上的神色，暗忖不這樣做也不行了！他乾笑了幾聲，道：「嚴莊主，這牆上的東西，不知是甚麼人來開玩笑的，你可別介意！」

劉天豪明知這樣講法，誰都不會相信的，最徹底的辦法，還是按照他心中所想的那個計劃行事。但是他知道，如果照心中所想的計劃行事的話，後果實在十分嚴重，所以不是到萬不得已，還是不要這樣做的好。他雙眼直盯在嚴令的臉上，看他聽了這句話之後的反應。

九尾龍嚴令也「嘿嘿」冷笑了兩聲，如果他也隨之打一個哈哈，不說甚麼，或是順着劉天豪的意思，講上兩句的話，那麼劉天豪或許會猶豫不決之下，不會照他心中的計劃行事的。

但是嚴令卻是個性格爽直的人，他一見牆上的血影，心中已起了一陣厭惡之感，這時再聽得劉天豪如此說法，更大爲反感。是以乾笑了兩聲之後，又忍不住笑道：「若是眞有人敢在劉大俠的家中，鬧這種玄虛，那膽子也太大了，還是心照不宣了吧！」

劉天豪一聽得九尾龍嚴令，講出這樣的話來，心中又驚又怒，沉聲道：「閣下如此說法，是甚麼意思？」他一面說，一面已向身後，揮了揮手，做了一個手勢。

在他身後的劉鳳等人看了，心中一驚，互望了一眼，又使了一個眼色，各自散開，便已到了圍牆外。

劉天豪的面色，也沉了下來。

嚴令還不知就裏，冷笑了兩聲道：「那也仍是一句話，大家心照不宣了。」

劉天豪向前踏出一步道：「這樣說，閣下是要到處宣揚了？」

嚴令冷然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他一句話未曾講完，突然之間，反手便抓，原來此時，劉鳳已悄沒聲地一劍刺向嚴令的背心。

她那一劍，雖然來得陰毒，但是九尾龍嚴令，乃是何等人物？他一聽得背後有金刃劃空之聲，再看到劉天豪的面色，立即知道這是甚麼回事了。

他反手抓出，出手奇快，背後像是長着眼睛一樣，食中二指，陡地一挾！牢牢地挾住了長劍的劍脊。

劉鳳一劍刺出，手中一緊，她連忙縮手，想將劍收回。可是嚴令雖然只用兩指之力，那柄劍卻像是刺入了石柱之中一樣，一時之間，竟拔不出來！

劉鳳這一驚，非同小可，怪叫一聲道：「你們還不來麼？」

她一叫，劉能等人還未曾來得及趕到，嚴令握住長劍的手，突然抖了一抖，那一抖之下，有一股極大的力道，順着劍刃，一直傳到了劍柄，撞到劉鳳手心之中，令得她身子猛地一震，五指不由自主一鬆，長劍竟被嚴令劈手奪了過去！她尖叫一聲，身子向後退去。

然而也就在此際，在嚴令身前的劉天豪，也已一掌向他的胸前印到。

劉天豪親自出手，那聲勢自然非同小可，嚴令只覺得一股勁風，直逼了過來，幾乎氣也難喘。他又怪叫了一聲，奪在手中的長劍，猛地向前揮出，但因劉天豪的那一掌，來勢極快，是以他急切之間，未能掉轉長劍來，仍是捏住劍尖，以劍柄向前，揮擊了過去的。

但是，嚴令雖然是倉猝揮劍，他的劍柄，卻是認準了劉天豪手掌的「陽豁穴」，那一揮劍，將劉天豪拍出的那一掌，硬生生地逼了回去。然而嚴令如今是腹背受敵，他一劍揮開了劉天豪的一掌，在他背後的劉鳳，雙手齊

出，向他背心壓到了！嚴令和劉天豪對敵，也不會是敵手，何況再加上劉鳳？他一覺出背後掌風陡生，來勢極强，想要反手還擊時，劉天豪的右手中指突然豎起，「嗤」地一聲，一縷指風直襲他的眉心。

嚴令知道那是內家眞氣所蘊的大力，若被襲中，那實是非同小可，急切之間，也不顧得背後的攻勢，百忙之中，凝氣於背準備硬捱劉鳳的兩掌。同時，他的身形陡地一矮，倒將劉天豪襲向他眉心的一股眞氣，避了開去，但是劉鳳的那兩掌，卻結結實實地砸在他的背上！

嚴令把劉鳳的功力估計得太低了，他以爲自己凝氣於背，可以將劉鳳的那兩掌之力，擋了回去的。然而劉鳳自小便習內家氣功，功力雖然比不上劉天豪，卻也是非同小可。她兩掌是運足全力，一擊中嚴令的背心，嚴令只覺得耳際「嗡嗡」兩陣響，眼前金星亂迸，身子猛地向前衝了出去，劉天豪正在他的身前，一探手，輕而易舉地便把他手中的長劍接了過來。也就在此際，只聽得遠處，有一陣難聽之極的哭聲，隱隱地傳了過來。

那陣哭聲的來勢，堪稱快絕，才一傳入耳中，還只是隱約可聞，然而就在劉天豪搶到了長劍，略一猶豫間，號哭之聲，已然大作。劉天豪心中吃了一驚，心知那是喪門幫中的高手來了。喪門幫的高手，一定是見到嚴令久去不回，所以找了上來，事情已到此地步，劉天豪可說已沒有再加考慮的餘地了！他手中的長劍猛地向前一挺，劍從嚴令的心口穿去。嚴令發出了一下驚心動魄的怪叫聲。劉天豪抬起一腳，將他的屍體踹了開去，再將長劍抛給劉鳳接住，立即反手一掌，向那堵畫有血影的圍牆擊去，「轟」地一聲響，將那堵圍牆推倒了！

劉天豪在推倒那堵圍牆之際，所用的力道極大，嚎哭之聲也突然停止，三個灰衣人，已然穿過了磚石，到了近前。此三人現身之際，帶來了一股陰風，令得離他們三人較近的劉風和劉蕙兩個人，都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這三人站定之後，一字排開，一齊向劉天豪行了一禮，一開口，那聲音是難聽得令人牙齦發酸，道：「山野閒人，參見劉大俠！」

劉天豪定睛看去，只見這三人的頭上，各自戴着一頂破草帽，草帽之上，又戴着一朵五瓣白花，已知道三人乃是喪門幫中，地位極高的人物，是僅次於幫主的堂主。他心中懷着鬼胎，但卻不得不作出若無其事的神態來，一抱拳，也還禮道：「三位堂主，不必客氣，三位來得正好，嚴莊主……他已遭了不幸了！」

那三個人陡地一呆，正中那人踏前一步，尖聲道：「甚麼？」

劉天豪沉聲道：「嚴莊主一到，東海雙凶便也跟着來到，他們雙方，一見面便動起手來，待我們趕出來看時，竟已經同歸於盡了，一齊陳屍敝宅，唉！這正是從何說起？」

那三人互望一眼，道：「在哪裏？」

劉天豪向廳一指，道：「就在大廳之上。」

那三人身形一晃，一股寒風過處，身形便向前掠去，擋在他們面前的劉能和劉鳳二人，連忙側身讓開。他們二人，本來正不知道自己殺了九尾龍嚴令之後，如何方是了局，如今一聽，才知道理，心中暗想，果然薑是老的辣，將嚴令之死，也推在東海雙凶身上，那眞是妙不可言！

他們三人進了大廳之後，只見劉天豪那一踹的力道，來得恰到好處，嚴令的屍身，恰好在東海雙凶的屍體之旁，這時喪門幫的三大高手，正分了開來，俯身在檢查三個死人，衆人一進來，他們三人便站了起來。劉天豪長嘆一聲道：「嚴莊主一世英雄，卻不料死在東海雙凶之手！」

那三人中的一個，冷冷的道：「東海雙凶可有幫手同來麼？」

劉天豪聽得那人如此問法，不禁一楞。心想，他這樣問法，是甚麼意思呢？他一時之間想不通，便想還是不要節外生枝的好，便道：「依我看，是沒有。」

那人又道：「他們動手之際，劉大俠可是在一旁的麼？」

劉天豪心中不大耐煩，心想那人問個不已，莫非已有懷疑自己的意思了麼？他冷冷地道：「我們一出來，他們已然各自重傷了。」

那人不再說甚麼，一俯身將嚴令的身子，負了起來，放在肩上，向外緩緩地走了出去，其餘二人跟在後面，出了大廳，劉天豪一直跟在後面道：「三位將嚴大俠的屍體帶到何處去？」

那三人一直到了大門外，才站定了腳步，轉過身來道：「劉大俠，有幾句話，我們不能不問個明白。」

劉天豪心中一凜道：「三位請說！」

還有二人，始終不曾開過口，話都是那一個說的，他道：「嚴莊主胸前的傷口，乃是劍傷，而東海雙凶，卻不是使劍的！」

這句話一出口，劉天豪的腦際，「轟」地一聲，眼前也不由自主一陣發黑！他呆了一呆，才道：「不錯，我趕出來時，東海雙凶中的丁獨，已失去了兵刃，他躍在後牆上，摘下了長劍，刺向嚴莊主的。」

他一面回答，一面心中仍是忐忑亂跳，他心想自己這樣的解釋，喪門幫這三個該死的傢伙，不知道是不是滿意？如果他們心中起疑的話，那麼憑自己一家人，要將他們三人收拾在這裏，也不可能的。而且，他們三人死了，也不能將事件推在東海雙凶身

上了。

那人點了點頭，道：「原來如此，但是我們尚有一問題。」

那人一面說，一面陰森地的雙目，在劉天豪的身上掃來掃去，劉天豪給他望得滿不自在，忍住了氣，道：「還有甚麼話？」

那人緩緩地道：「東海雙凶，一人死在劍下，一人是死在內家氣功的震撼之下，這都不是嚴莊主所擅的武功，卻又是甚麼原故？」

劉天豪聽了這樣的兩個問題，他也技窮了，難以回答得出來了，他呆了半晌道：「我也不知道這是爲甚麼了。」

那人居然也不再追問下去，只是說道：「領教了！」

他這三個字一出口，三個人的身子如同輕風也似，一齊向後飄出門去，劉天豪也無法可施，只得眼睜睜地望着他們去遠了。

劉能來到了父親的身後道：「爹，他們已起了疑心，這一去，必有風波！」

劉天豪暗忖，憑着自己在武林中的名聲，或許人家不會信喪門幫，而相信他們的人格！

一想到了「人格」兩字，劉天豪不禁苦笑了一下，他的聲名誠然不錯，人人都稱他爲大俠，但是不知道「大俠」二字，還能保留多久呢？幾十年來，自己又既然掙得了這個名頭，那是絕不能讓他溜走的。劉天豪緊握着拳頭，轉身過來。劉能就站在他的身後，他一轉身，就和劉能打了一個照面，劉天豪猛地沉聲道：「你！」

劉天豪只講了一個字，劉能便全身一震，向上跳了起來，連忙退開了幾步，劉天豪冷笑一聲道：「先進去再說，滕管家！」

他揚聲一叫，滕勝來到了近前，垂手侍立。

滕勝來得如此之快！劉天豪的心中，又不禁一怔道：「滕管家，剛才你在何處？」

滕勝道：「我在後院，未得主人吩咐，不敢前來。」

劉鳳在旁插嘴問道：「前面發生了甚麼事，你知不知道？」

滕勝反問道：「發生了事？甚麼事呀？」

劉能忙道：「甚麼事也沒有，你將廳中的屍體和斷牆收拾了，若有人來，請他們先在大廳相候，我們仍在水軒之中！」

滕勝順從地答應了一聲，劉天豪身形展動，向內院走去，一直到了水軒之中，劉天豪才長嘆了一聲，坐了下來道：「就算索命血魔影不來，我們也夠受的了！」

劉能忙道：「這全是大姐鬧出來的。」

劉天豪面色一沉，冷聲喝道：「你呢？你又做了甚麼好事？」

劉能一聽，連忙低下頭去。水軒之中，又沉靜了下來，劉天豪喝道：「你說！」

劉能面色慘白，一聲不響，劉鳳搶着道：「爹，他劫了江南、江北七十四家鏢局聯保的那一單紅貨！」

這句話一出口，劉天豪、劉蕙和劉鳳三人，一齊發出了「啊」地一聲來！好一會，才聽得劉天豪緩緩地道：「那麼，江南大俠，金鼎震天南吳天慶，撒下英雄帖，要正邪各派一起留意，劫走了紅貨，殺了他的兒子，又……姦污了他的女兒的雙戟幪面客，就是你了？」劉天豪一面說，一面雙目向劉能望去。他的眼光並不凌厲，相反地，還十分哀傷，十分凄然。

但是劉能在父親逼視之下，卻不斷地在發抖，過了好一會，才道：「我……未會……姦污吳……姑娘！」

劉天豪突然怪叫一聲，蒲扇也似的手掌，「呼」地翻了起來。他手掌一翻，勁風也陡地蕩起，水軒之中，勁風排盪，其餘人一齊向後退了開去，唯有劉能，仍然站着不動。劉天豪的手掌疾揚而起，掌心已對準了劉能的頭頂，這時不必他手掌壓下，只消他掌心內家眞力疾吐，就能夠置劉能於死地，他心中所想的，也正是如此。但是，他眞氣運轉之際，卻發覺本身眞氣，竟如野馬奔騰似的，四下流竄，竟難以凝聚。

劉天豪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剎那之間，他頭上汗如雨下，身子也不由自主發抖起來。

劉鳳在一旁，見了這等情形，不禁大吃一驚道：「爹，你怎麼了？你怎麼了？」

劉天豪並不回答，這時候，他因爲過度的驚恐、刺激、震駭，眞氣在體內如脫韁野馬，隨意奔騰，隨時都可能走入岔道，令他走火入魔的！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必須全力應付，連劉鳳問他的話也沒有聽到，更不用說回答了。他後退了一步，突然坐了下來，這時，他額上的汗，比雨還大，向下滴着，好久才聽得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睜開眼來，抹了抹汗道：「吳大俠便是我的莫逆之交，你們難道不知道麼？」

劉鳳忙道：「我們自然知道，但是大弟他卻瞧着人家的閨女長得俊……」她一面講，一面狠狠地瞪了劉能一眼，同時，心中暗暗慶幸，因爲劉能所做的事，比她的所爲更加不堪。她是被楊奉沙所害的，但是劉能，那件事情卻是他一手所策劃的。索命血魔影八成是來找他，和自己無關的。而且嚴令和東海雙凶都已經死了，自己這件事自然也不了了之，沒人追究的。是以當劉天豪瞪着劉能的時候，她心中多少有點慶幸之感。

但是劉能他卻完全沒有注意劉鳳那種帶有幸災樂禍成份的眼光。他的身子，不住地發抖，他的腦子，也漸

漸地覺得渾沌。但是，劉天豪所說的那句話，卻在他腦中，不斷地盤旋着：我與吳大俠是莫逆之交、莫逆之交……哎，毛病就出在莫逆之交上！劉能只覺得他的腦中變得一片空白，接着，那一片片的純白破碎了，變成了無數碎片，在飛舞、跳躍，像是一場暴風，和一場漫天大雪。不錯，是漫天大雪。

× × ×

漫天大雪，雪花飄得如此緊密，在江南是罕見，瑞雪兆豐年，因之被大雪積壓得看不清輪廓的茅屋，看來似乎也是喜氣洋溢的。凍紅了面孔的孩子在雪地中打滾、嬉戲，年紀小些的，摘下了掛在屋簷上的冰條，放在口中津津有味地吮吸着。金獅劉天豪和他的兒子劉能，在大雪中飛馳。一渡過了江，大雪便未曾停過，他們已在雪地中馳了兩天。那一年，劉能才十八歲，雪中的江南，更秀媚、更惑人，像是一個穿着素裝的絕色少女，使得劉能感到十分新奇。

然而，當他們父子二人來到了吳大俠的家中，劉能和吳素蘭見了面之後，他簡直置身於另一世界中。劉能可以十分清楚地記得那一天的情形。那一天中午，雪小了些，他們來到吳家莊，在兩扇朱門面前停了下來。朱門的兩旁並不是放着兩隻石獅，而是兩隻比人還高，金光閃閃的大鼎。在雪地中看來，那兩只大鼎更是金光奪目，耀眼生輝，那便是江南大俠金鼎震天南吳天慶的宅子。

劉能是知道父親不遠千里帶他來拜謁吳天慶的原因的。因為吳天慶有一個女兒，凡是見過吳大俠的這位千金的人，沒有不稱讚她的美麗的。劉天豪希望自己的兒子，可以結識到吳天慶的女兒，這是劉能所知道的。但劉能的心中卻一直有些不高興，在北地，不知有多少佳麗在等着他，還用千里迢迢，冒着風雪到江南來看一個女孩子麼？

他們二人一到門前，朱漆大門，便突然打開來，隨着雄壯之極的「哈哈」大笑聲，一個人大踏步地自門內跨了出來，劉天豪父子也連忙下了馬。可是，當劉能向那走出來的人看去時，不禁想笑出聲來，那是一個矮子，身高不滿五尺，又臃腫之極，光看身形，又是好笑，又是滑稽。劉能看到父親和那人如此親熱，又在稱兄道弟，就知道那人是吳天慶大俠了。

劉能這時心中所想的，倒不是吳天慶的名頭如此之響，人卻如此不堪，而是想到這樣的一個父親，怎可能有一個美如天仙的女兒？

然而，就在他這樣想的時候，他陡地怔住了。剎那之間，他完全忘記了禮儀，完全忘記了一切，他所看到的，只是面前的那一個少女！那少女站在吳天慶的背後，她的身形並不高，但她絕不矮，她俏生生地站立着，雪白的緞襖，配着淡青色的鈕扣，她的一頭烏絲，挽成了兩個髻，襯得她略帶紅暈的雙頰，更是動人心魂。她雙眼低垂着，長長的睫毛遮住了她的明眸，她的胸口，緩緩地起伏着，顯出她對着陌生人，也十分不習慣。

劉能不知道他自己呆了多久，他是被手臂上突如其來的劇痛驚醒的，一回頭，劉天豪正瞪了他一眼道：「快去拜見吳大俠！」劉能這才向吳天慶跪了下去，行了大禮。

吳天慶向他身後的少女招一招手，一面得意之聲道：「這是小女素蘭，快來見劉大俠！」

吳素蘭盈盈地走了過去，劉能只覺得她不是在走，雪地也不是雪地，雪地是雲，而她，是在雲端飄行的仙女。當他們二人行禮的時候，劉能第一次接觸到吳素蘭那雙美得難以形容的明眸，在那一瞬之間，他自己心中下定了決心，此生此世，除了她之外，誰也不娶！吳素蘭只低頭站着，她曾幾次偷偷抬起頭來，可是卻被對方那種灼熱的眼光，逼得她低下頭來。她甚至未曾看清楚，這位劉大俠的公子是怎樣的一個人。但是她卻是不在乎的。她也知道劉大俠帶着兒子來的意思，然而她並不在乎對方的樣子，那是因為她的心中，早已有了意中人。

吳素蘭想到自己的意中人，忍不住轉過頭去，在巨宅的轉角處，果然有一個人站着，那人探着半邊頭，在注視着大門口的情形，吳素蘭心頭怦怦地跳了起來，連忙向後揮了揮手，那露出半邊面來的人，也連忙縮了回去。這一切，劉能全是看在眼中的。

他心陡地一沉，自己問自己，那是甚麼人？從門口到了大廳，吳素蘭一直跟在她的父親後面。吳天慶「哈哈」笑着道：「素蘭，你大哥呢？怎麼不出來找客人玩？劉公子的雙劍已使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了，怎地你們不向人討教？」吳天慶的話才剛一完，一個濃眉大眼，神情極其爽朗的年輕人，已經走了進來。

他的身形相當矮，比他的妹妹尚矮了半個頭，一面走過來，一面笑道：「怎麼樣？是要我們一見面就打上一架麼？」大廳中的人都笑了起來，那年輕人吳英傑也笑了。

劉天豪伸手在吳英傑的肩頭上拍了拍，道：「賢侄，聽說你一柄銅錘，十分了得，不肯讓我們開開眼界麼？」

吳英傑忙道：「劉伯伯不要說笑，我這些技倆，怎敢在大家面前獻醜？倒是妹子的梅花刀，造詣頗高，我還打不過她呢！」

吳素蘭急叫道：「大哥！」這是吳素蘭第一次開口，吳素蘭一開口的結果，是更加強了劉能的決心。

吳天慶仰天一笑道：「英傑，你怎不向劉公子討教幾招？」

劉能一聞得吳天慶這樣講法，心

中頓時緊張了起來，他心中立時對自己說：「一定要勝過吳英傑，美人愛英雄！若不是自己的武功出色，又怎能博得吳素蘭的青睞？」正因為劉能的心中，有了這樣的決定，所以當他和吳英傑二人，各執兵刃站定了之後，吳英傑的面上，仍然帶着笑容，他懷抱紫金八角鎚，體態優閒，而劉能則全神貫注，他雙劍早已出鞘，左劍打橫，當胸護身，右劍劍尖，微微向下。

吳英傑朗聲道：「劉大哥請！」

劉能也不客氣，突然踏步進身，左劍「刷」地打橫揮出，右劍卻向上，疾挑了起來。雙劍極其難使，那是左、右劍，必須互相照應，每一招之中，兩柄長劍都是有攻有守，招式自然極其繁複。劉能這路二十四招雙劍法，乃是劉天豪的得意傑作，他自四歲起練習，已有了十四年功力，這時一招「橫風斜雨」，劍勢如虹，當真非同凡響！

吳英傑一見劉能第一招使出，雙劍便一齊攻自己的要害，不禁陡地一怔，連忙銅鎚向下沉了半尺，只聞得「錚錚」兩聲，劉能的雙劍一齊刺在他的銅鎚上。吳英傑只當自己已然接了劉能的兩劍，那麼，劉能一定要撤招再攻的了。卻不料劉能身子，又向前欺了半步，竟然並不撤劍，順着身子向前踏來之勢，「錚」地一聲響，劍脊順着銅鎚插進，劍尖又已向吳英傑的手腕，刺了過來。同時，右劍一圈，削向吳英傑的頭際，這一招雙劍的攻勢，更是凌厲，可以說是凶險之極！

吳英傑的心中，陡地吃了一驚，暗忖這是甚麼玩意兒？如今是比着玩，還是真的玩命？他身子猛地一縮，他本身就生得矮小，這一縮之後，更是成了一團，就着那一縮之勢，一個觔斗向後，翻了出去。

劉能這兩劍，也一齊落空，吳天慶喝了一聲采，叫道：「好劍法！」

劉天豪皺了皺眉頭，劉能這兩招，全是狠着，他自然不會看不出來，可是他也沒有出聲。

吳英傑一個翻身，又一個骨碌站了起來，也道：「劉大哥果然好劍法，招招全攻險着，確然非同凡響！」

吳英傑特地提出「着着攻險着」，那是已對劉能的行徑，十分不以為然了。

但其時，劉能一心只想在吳素蘭的面前，顯顯自己的威風，因之根本未曾將吳英傑的話聽進去，只是沉聲道：「承讓！」似乎他已勝了一着，緊跟着，雙劍輕輕一砸，「錚」地一聲，然後，雙劍倏地分開，一劍奔左，一劍奔右，直刺向吳英傑的腰眼！

吳英傑見自己拿話點醒了對方，對方居然不知不覺，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因為，在一上來時，吳英傑早已看出，劉能的劍法固然精奇，但是在內力修為上，卻還和自己相去甚遠，自己要勝他，實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他看到劉能如此不顧一切的狠攻，心中一方面有氣，一方面也覺得好笑。

當時，他身子突然又向下一蹲，手中的銅鎚，卻向上猛地一舉。他的動作，其快無比，劉能的雙劍，「錚錚」兩聲，一起刺中了他的銅鎚。這已是第二次有這樣的情形了，但是這一次和上一次，卻大不相同。當劉能的劍刺了上來之際，只覺得在吳英傑的銅鎚上，產生出一股極大的反震之力來，將他兩柄長劍，一齊震得向上揚了起來。

劉能只覺得雙臂發麻，身子也晃了晃，這時，他胸前門戶大開，吳英傑想要攻他，可說是極之容易的事情！

劉能在這樣的情形下，心中不禁大驚失色，但是吳英傑的銅鎚，卻只是向前推了一推，並不攻向劉能的胸口。劉能一見這等情形，自然也知道是吳英傑手下留情！這令得他又羞又恨，一時之間，不及多想，硬生生地把雙劍收了回來，一齊向下，削了下去，那是一招「雙管齊下」，也是二十四招劍法中最厲害的殺着！劉天豪陡然之間，看到劉能使出這樣的一記殺着，心知這一招若是使老了，那吳英傑非死不可，是以他身形暴起，一聲斷喝，宛若半空之中，響起了一聲霹靂般，令得劉能的手陡地震了一震。那突如其來的一震，令得吳英傑有了一線生機，他陡地一滾，滾出了幾步。但是劉能的雙劍過處，仍是在他的腰際和肩頭，劃出了一道口子，鮮血迸流！

吳英傑雖然受了傷，但他在滾開之後，仍能一躍而起，他面上也有了怒容，但是顧及劉天豪的面子，所以並不發作，只是冷冷道：「劉兄果然好劍法，使人佩服之極！」吳英傑語氣冰冷，話中含有譏諷之意，那實是誰都可以聽得出來，劉能若是就此道歉幾句，那麼還可以借着一時失手，將這件事掩飾過去。然而他卻一心要在吳素蘭面前表現之際，他忘卻了自己正用十分不屑的手段，傷了吳素蘭的大哥。

他還洋洋得意地一笑，道：「豈敢豈敢，吳兄承讓了！」竟老實不客氣地將自己當作勝利者。

吳英傑一聽，不禁氣往上衝，一聲陡喝，又待向前衝上去，但是，就在此際，吳天慶身形一晃，離座而起，已攔在二人的中間，斥道：「英傑，你已輸了，還要再上去則甚？」

那一面，劉天豪也站了起來道：「能兒，你還不快去賠罪？此間全是明眼人，你絕不是對手，人家還看不出來了麼？」

劉能僵立在當地，心中對自己的父親十分怨恨，他自然不會上去賠罪，他只是偷眼望去。可是令他失望的是，吳素蘭不知在甚麼時候，已離開

大廳，不知到哪裏去了，劉能的心中，恍然若失，十分難過，連他父親在他身邊講了些甚麼話，他也未曾聽到！雖然吳天慶仍然言笑晏晏，十分有禮，但是劉天豪自覺兒子做出了這等對不起人的事，也無顏再躭下去，便向吳天慶告辭。

父子二人，又在雪花飛揚之中，離開了吳家，這一次拜訪，可以說一點結果也沒有。

二人走了七八里路，劉天豪才狠狠地罵道：「畜牲，你技不如人，就乾脆認輸，如今這樣子，誰還瞧得起你這種人？」

劉能雖然騎在馬上，但是他的心，卻還在吳家，在他眼前飛揚着的雪花，似乎每一片之中，都藏着吳素蘭的俏臉一樣，而他又不得不離開吳家，這使得他的心中懊喪之極！他本來就對吳英傑恨之徹骨，本待罵他一場，再聽得父親這樣說法，不禁氣往上衝，一時間，也顧不得頂撞了長輩，大聲道：「哼，吳英傑這小子，有甚麼了不起？我總有一天將他宰了！」

劉天豪聽得劉能講出這樣的話來，不禁陡地一呆，一揚手，勒住馬韁，馬兒便停下來，劉天豪抬頭向劉能望去，由於他凝立不動，雪花很快就飄滿了他深紫色的大氅。他望着劉能，覺得自己像是在望着一個陌生人，而不是望着自己的兒子。

好一會，他才道：「你，你剛才說甚麼？」

劉能這時，已有點氣餒，但是他聽得父親的話中，並沒有甚麼怒意，便又道：「我一定要將吳英傑這小子殺了！」他頓了一頓，又補充道：「而且，我一定要娶吳素蘭爲……」

他下面一個「妻」字，尚未出口，劉天豪已一聲大喝，手中的馬鞭突然揚起，向劉能劈頭劈腦，砸了下來。劉天豪出手，何等之快，別說劉能事先完全無防備，就是有的話，也是躲不過去的。鞭影一起，直砸向他的頭部，他趕緊一側頭間，「叭」地一聲響，那一鞭正抽在他的右肩之上，痛得他悶哼一聲，一個倒栽葱的，從馬上跌了下來，跌在雪地之上。剎那間中鞭之處，一陣熱辣，像被一柄利刃切過，將他的一條右臂，完完全全切了下來一樣。

而劉天豪的那一鞭，抽倒了劉能之後，餘勢未盡，「叭」地一聲，又落在馬股之上，抽得那匹馬負痛一聲長嘶，騰起四蹄，向前奔了開去。

劉能在地上，滾了幾滾，只聽得他父親厲聲叱道：「沒出息的東西，你跪地認錯！」

劉能托住了右臂，咬緊牙關，一聲不出，劉天豪繼而冷笑道：「好，甚麼時候你肯向我跪地認錯時，你再來見我，要不然，你就不是我的兒子！」

劉天豪話一講完，一提韁繩，馬兒已向前疾馳而去。直到劉天豪的馬奔得看不見了，劉能才從雪地中掙扎着站了起來。他的右肩之上，仍覺得痛徹心脾。劉能緊緊地咬着牙，向前走去，走了半里許，才看到一座亭子，他走進亭子，在石櫈上坐了下來，鬆了一口氣，撕開衣服來看時，只見肩頭上，又紅又腫，尺許長的一條鞭痕，其痛難當，劉能抓起一把雪，按在傷口，才覺得好了些，換了三把雪，劉能才掩起了衣服，他心中對吳英傑的恨意，對吳素蘭的想念，都越來越甚。他並不想回家去，當然也不願意去認錯。

他在亭子中坐了許多時候，正在想自己的朋友之中，可有甚麼人能夠代自己出氣之際，便看到遠處有兩個人，踏雪而來。

這二人的來勢十分奇特，他們似乎不是向前走來，而是向前「滑」過來的，因之，在他們向前來的時候，他們腳下的積雪，向兩旁飛濺了開來，蔚爲奇觀。二人的來勢十分快，轉眼之間，便到了亭子之前。看二人的情形，本來是準備掠過亭子繼續趕路的。

可是，其中一個，在經過亭子之際，回頭看一眼，一看到了劉能，便突然咦地一聲，伸肘一碰他身邊的人，二人一齊停了下來。

那二人向前掠來的勢子極快，劉能並未曾看清他們是甚麼人，直到他們停下來，劉能才看到二人一老一少，老的那位，大約六十上下年紀，短小精悍，一身黑衣，滿面皆是精明之色。而年輕的那位，只不過三十上下，身長玉立，倜儻不羣，一襲青衫，手執着一柄摺扇，這時停了下來，「刷」地一聲，摺扇打了開來，扇上所繪的，乃是一個穿着紅衣的美女，極之生動。

劉能看了看這二人，他並不認識他們，但是那老者又向劉能望了一眼，卻滿面堆下了笑容，道：「你不是劉大公子麼？怎地獨個兒在此？」

劉能雖然不認識他們，但是見他們滿面笑容，那老者又稱自己爲「劉大公子」，態度十分恭敬，這更令得劉能有飄飄然之感，是以站了起來道：「在下劉能，兩位是……」

那老者呵呵一笑道：「在下姓孫，名洪，這位小老弟，複姓宇文，單名一個青字……」

當那老者講出了兩人的名字之際，劉能已經覺得十分耳熟，可是一時之間，卻又想不起來。

那老者又道：「我們二人，也小有名頭，武林之中，合稱鍾山雙絕。」劉能在同時，心中也想起了「鍾山雙絕」四個字來。他的耳中又聽到了這四個字，這令得他整個人跳了起來，失聲道：「鍾山雙絕！」

宇文青一笑，道：「我們的名頭甚小，劉大公子大約不會知道吧！」

劉能這時候，也忘了端出自己「大

公子」的身份了，忙不迭道：「知道的，知道的，江湖上誰不知道兩位的大名？」

他一面說，一面就想要後退，但是卻又覺得，自己若是拔腿便逃，未免太以難堪，但更難堪的，卻是可能根本逃不掉！鍾山雙絕，老的是暗器絕，少的是毒物絕，這二人身上，一個滿是暗器，舉手投足之間，暗器便電射而出，當眞令人防不勝防。而少的那一個，不知豢養了多少希罕的極毒之物，放在身上特製的皮袋之中，比暗器更加厲害。自從二人合力以暗器毒物，打敗了竹嶺七仙後，聲名大噪，武林中人，見了他們，都要忌憚幾分，那是因爲他們二人的武功，幾乎和其他所有的門派，盡皆不同，根本難以預防的緣故，而二人無事生非，一年之中，總要弄出幾件事來，是以聲名越來越大，劉能在忽然之間，遇到有這兩個人，心中難免吃驚。就在他想逃而未逃之際，鍾山雙絕卻已然跨進了亭子來。

劉能更是駭然，不知道二人心中存甚麼心眼，只見孫洪先到了亭子之中，笑嘻嘻地望着他，劉能給他望得心中發毛，只得沒話找話說：「兩位，我似乎沒有會過面，不知是何以認得在下。」

孫洪一笑道：「劉大公子少年英俊，家學淵源，武林中人，誰人不知？」

這一頂高帽子，又令得劉能的心中，極之舒服。他心忖：看情形，二人並沒有甚麼惡意，但是武林相傳，這二人是出名的笑面虎，自己還是小心在意的好。他一面想着，一面雙手已然按到了劍柄之上。

宇文青「哈哈」一笑道：「劉公子大可放心，我們二人絕無惡意，要不然，閣下就算拔劍，只怕也遲了！」

劉能被對方一言道破，更是大窘，他究竟年紀還輕，又要面子，又要逞强，但是在老江湖的眼中，卻一眼就可看出，他還是一個嫩雞兒。

宇文青的話，令得他發窘，孫洪卻又來解圍了，他「呵呵」一笑道：「二弟，劉大公子的雙劍，非同小可，他眞的要動手的話，我們二人，只怕還應付不了哩！」

劉能鬆了一口氣，忙道：「哪裏，哪裏，孫朋友好說了！」

孫洪又道：「劉大公子若是沒事，咱們何不一起到姑蘇城中去逛逛？」

劉能慌忙搖手道：「不，不了！」

孫洪笑道：「劉大公子可是不屑與我們爲伍，嫌我們居然想高攀麼？」

劉能給孫洪一逼，覺得十分不好意思，忙又道：「自然不是！」同時，他心中忖測，這個人的爲人似乎很好，並不像武林中傳說的那樣可怕，可知傳言是不足信的。

孫洪道：「若是劉大公子不嫌我們，那自然是答應的了？」

劉能不好意思再推辭，只得道：「也好。」三人也笑了起來，一齊出了亭子，又向前走去，不多久，穿過了一片梅林，只聽得梅林之中，有一片嬉笑之聲，傳了過來，幾個少女，如穿花蝴蝶也似，奔逐相嬉。

孫洪和宇文青笑道：「好美麗的女子，不知是誰家的姑娘？」

劉能和二人在一起，聽二人說武林中事，他自己毫無插言的餘地，覺得十分慚愧。直到此際，他才感到自己也可以插言了，他也不加思索，忙道：「此等女子，算得甚麼？若論天仙化身，吳大俠，吳天慶之女，才是眞正的美人兒哩。」他言下之意，因爲他究竟也有這一件事，見識是在二人之上的了。

宇文青點了點頭道：「是，吳姑娘的美麗，遠近皆知，劉大公子，照你這一表人才看來，也只有吳姑娘這樣的人，才能配得上你！」

這兩句話，可是說到了劉能的心坎之中，但是劉能想起了在吳天慶家中發生的事情，他不禁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一句話也難以講得出來！

孫洪和宇文青二人，一看到劉能低頭不語的模樣，便互望了一眼，使了一個眼色。

宇文青又道：「劉大公子何以不言不語？莫非以爲吳姑娘還不配麼？」

劉能嘆了一聲道：「當然不是，唉，還是別說的好。」

宇文青道：「咱們萍水相逢，總算談得投機，大公子心中有甚麼難言之隱，我們或者能盡一二分棉力！」

劉能雖然仗着父親的名勢，任性行事，但是他終究身份不同，他知道鍾山雙絕是招惹不得的臭貨色。若然多與他們接近，必然會惹禍上身的。然則此際，鍾山雙絕的每一句話，卻都打入了他的心坎之中，令得他不能不和二人交談下去。

當下，他又嘆了一口氣道：「只怕不行了，我……已傷了吳姑娘的兄長。」

鍾山雙絕「哈哈」大笑了起來，道：「那更不礙事，常言道，女生外向，你傷了她的兄長，她更覺得你年少英雄，說不定早已暗中傾心，你何以還在此處垂頭喪氣？」

任何人對於捧場的話，縱使明知不可能，也必然樂於接受的，何況劉能正是一個年少氣盛，自視極高的人？他一聽得二人這樣講法，心中立時暗道：對啊！或許她已對自己，芳心暗許，所以才覺得羞慚，因而避了開去的呢？自己何必在此垂頭喪氣？哼，要是自己引得吳素蘭一起回家去拜見父親，看父親還有甚麼話好說？他自然不會再要自己認錯了。劉能心中如意算盤打得「搭搭」響，越想越覺得有道理，忙向鍾山雙絕一拱手道：「多謝兩位提醒，令我茅塞頓開！」他一面說，一面身形掠起，已向來時道路，掠了開去。

（未完・三）

上文提要：黃長河等人與前猛虎寨寨兵李艮在監軍大人嵬名仁和跟前對質，却未能即場揭穿身份，但在副統軍野利旺再次盤問下，却露出馬脚，當下，黃長河突然發難……挾持着野利旺，衆人決定向興慶府走去，但為了避開沒藏厤花的軍隊，唯有繞路而行，進入一大片黃澄澄的沙漠地帶……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塞外風雲錄

干戈暫息　協議達成

段秋山問道：「假如他們窮追不捨又如何？」

黃長河道：「這個可能性不大，因為人多吃的喝的都成問題，而且他們對沙漠的特性太了解，故此，反而不敢冒險，而咱們則是置之死地而後生！」

毛元章回頭一望，喜道：「他們果然不敢進來，喏，開始退後了。」

話音未落，天色忽然一暗，段秋山喜道：「你們瞧，天上飛來一片黃雲！唷，來得好快！」

黃長河大驚，呼道：「不好，這是風沙，前頭必有龍捲風，將沙捲上天，快下馬伏下，大家聚在一起，不可分開。」羣豪久聞大漠的威力，不敢怠慢，紛紛跳下馬來，郭全煥令馬匹伏下，組成一堵矮墻，羣豪都伏在馬腹，把頭臉貼着地。

說時遲，那時快！風沙過處，羣豪但覺身上壓力驟然加重，後頸和手脚均感疼痛。風沙來得快，亦去得快，亦幸好如此，否則難免窒息。

當下羣豪紛紛自沙土爬了上來，鬢髮衣衫全沾了黃沙，甚是狼狽，幸好人畜無恙。郭全煥把馬匹拉了起來，道：「趁如今風沙到後面去，咱們快走！」

羣豪定下神來，目光一及，登時目瞪口呆，原來景象全變，適才黃沙像大海微波，一層蓋着一層，又似人老臉上之皺紋般，但如今却凸凹不平，高者如同山丘，低者有如小池！

黃長河抖抖衣上之黃沙，道：「大家先辨別一下方向再走。」大漠一望無垠，景象又瞬息萬變，沒法以此作為辨別風向之依據，幸好還隱約可見沒藏厤花之軍隊，是為東方，於是取道向西北方前進。

毛元章道：「據我所知，這風還是較小的，因為已經靠近邊緣，至中間部份，若一片黃沙蓋下來，往往將人壓死，甚至將人畜吹至別的地方，因此大家必須小心！」

楚嘯雲回頭道：「常兄，段姑娘體輕，若遇大風沙甚是危險，你須多加照顧！」

常恨春乾咳一聲：「大家都須小心。」羣豪走了一陣，天色漸晚，都感又飢又渴，段秋山打開皮囊喝了幾口，常恨春忙道：「咱們還不知要走多久才能走出沙漠，在沙漠裏水比黃金還珍貴，不能浪費！」

天色黑如墨汁，但羣豪仍能繼續向前走，不敢停下來，但亦不見沒藏厤花的兵馬。侯知機道：「如今天黑，若有風沙來，也來不及防備，誰有火摺子？」

一言提醒夢中人，幾個人齊聲應有，黃長河道：「一切都需節省，二弟，你先點！」周晉點了火摺子，先向四周望了一下，仍然走在最前面。

日間沙漠十分燠熱，但晚上却冷得教人吃不消，羣豪雖然都有一身武

功，但也忍不住打起哆嗦來，段秋山呼道：「我忍不住啦，咱們停下來歇歇吧！」

常恨春道：「停下來更加不好，大家步行吧！」當下羣豪下馬步行，身子果然比較暖和，內功較淺的，便小跑起來，沙土甚厚，行動困難，一夜下來才走了七八里路，但前面仍是茫茫的黃沙。

太陽終於破雲而出，大漠洒了一片黃金，教人目為之眩，但陽光亦驅散了寒冷，段秋山拍手歡呼：「看見陽光才死也較心甘！」言未畢，雙脚忽然陷進沙坑中，人在沙中，雙脚竟無着力之所，但覺越來越沉，不由驚呼起來。

常恨春要走過來，郭全煥急道：「這是流沙，莫過去，否則連你也會陷下去！」他奔前幾步，解下腰上之長鞭，「畢啪」一聲抖直，鞭梢落在段秋山身前，叫道：「快抓住鞭梢，拉你出來！」

段秋山雙臂探出，身子下降之勢更快，胡亂一抄，差幸讓她抓到鞭梢，郭全煥喚聲抓緊，用力拉住，段秋山嬌軀升高半尺，忙再把左掌伸前也抓緊鞭梢。

常恨春剛噓了一口氣，忽然郭全煥雙脚也開始陷入沙中，常恨春毫不猶疑竄出，左手抓住其後腰帶，用力一扳，但他自己的雙脚亦漸陷下！

毛元章急忙將長棒遞出去，叫道：「抓緊！」常恨春雖在險中，但仍十分鎮定，左掌反手一抓，抓住了長棒，周晉雙臂環抱毛元章的後腰，黃長河依樣劃葫蘆，也攬住周晉的腰，衆人一起用力。

楚嘯雲道：「老侯，咱們也過去！」

侯知機道：「你先去！」他拉住了兩匹馬過來，叫道：「老楚，抓緊馬韁！」楚嘯雲騰出一掌，抓住了馬韁，侯知機雙掌按在馬頸上，用力推動，那兩匹畜牲居然使勁一步一步向後退！

這情景看來甚為有趣，就像拔河比賽般，一邊是人羣，另一邊則是流沙。這九個人雖然各有目的，但在危險時都奮不顧身地救援同伴，就像是多年的知己般，生死與共。

所謂衆志成城，人馬齊使勁，段秋山嬌軀終於被拉出沙坑，躺在地上滑行，拉她的人，沒有剛才之吃力，是以馬兒越退越快，終於完全脫離險境，躺在地上，直喘大氣。毛元章忽然問了一句話：「假如流沙繼續前進……」

話未說畢，羣衆都自地上跳了起來，撒腿便跑，跑了數十丈後才停下來，齊聲哈哈大笑。

郭全煥道：「幸好剛才侯知機知機，利用馬兒拉扯，否則危矣！」

侯知機道：「廢話少說，大家還是快走吧，在沙漠耽得越久越危險！」於是羣豪又乘馬前進，人雖有水解渴，但馬却無水無糧，是故經過一日一夜之跋涉，那些馬匹都已無精打采，速度甚慢，再找不到水源，恐怕挨不到天黑。

如此拖拖沓沓地走了四五里路，天幸竟然讓他們找到水源。只是溪底已乾，沿溪走了一陣，才見到有水，羣豪先將皮囊裡的清水，倒在一起，再將空的裝滿，然後讓馬兒喝個夠，溪邊疏疏落落地長着些半綠半黃的草，剛夠那十多匹馬吃，羣衆亦乘機喝水吃乾糧。歇了一陣，方繼續上路。

俄頃，沙漠上刮起了風，黃沙滿天飛，前進更加困難，若非衆人有一身武功，恐怕都已支持不住了。至下午，忽然段秋山歡呼一聲：「看，咱們到了沙漠邊緣啦！」果然前面有樹木營帳。

侯知機担憂道：「未知此是否海市蜃樓式的幻象？」

毛元章道：「不管如何！都要去！」當下羣豪抖擻精神，催馬急行。走了半個時辰，果然離開了令人談虎色變的沙漠，羣豪心情之興奮，筆墨難喻。

令人奇怪的是沙漠邊緣，居然有一片青草地，馬兒到了此處，都不願走，停下來吃草。黃長河道：「老二和老五，你倆去帳營那裡打探一下！」周晉和毛元章應聲而去。

未幾只見他倆在帳營外揮手，示意他們過去，羣豪到那裡，方知帳後有個木棚，裡面圍了百多頭牛羊，主人是個上了年紀的老頭，名喚哥德，是党項族睡泥部人，一家八口畜牧為生，到處為家。

党項雖是西夏主要部族，但部落頗多，以前各自為政，亦非全部贊同貴族李繼遷吞併的主張，睡泥部便是其中之一，後來亦為繼遷俘虜，事隔多年，睡泥部雖無力反抗，但對皇族仍有仇恨，是故聞悉黃長河等人是被西夏兵追殺，逃至此處，熱情招待。

哥德還有個弟弟羅遵，兩人合娶一妻，共生了四名兒女，都已成人。生活還過得去。當下衆人入帳，哥德妻子先送上馬奶，繼而宰了一頭羊宴客，他熱情款待，反而使羣豪不好意思。

黃長河能說西夏話，而哥德也能說些簡單的漢語，彼此溝通問題不大。吃過羊宴之後，哥德問道：「你們準備去何處？」

黃長河道：「老丈，咱們要去興慶府，未知離此有多遠，要怎樣走法？」

「此去興慶府，還有二百餘里路，只須向東北方而走，必能找到。」哥德再問：「你們去興慶府有何貴幹？」他見黃長河沉吟不語，忙解釋：「你們綁架了野利旺，京師必然知道，防備必嚴，若無必要，最好過一段時間才去，若不嫌簡慢的，就在舍下多盤桓幾天吧！」

黃長河道：「叨擾老丈，怎好意思，何況萬一讓沒藏龐花的軍隊追上來，連累老丈一家，小可更難以心安！」

哥德捋鬚道：「這個小哥便有所不知了，此處屬三不管，兩個駐軍和御林軍駐地範圍的接壤處，若非戰爭，不能隨便越界，是故三方兵馬爲恐士兵起衝突，引致犯軍法，所以交接處一般不派士兵巡邏，亦因此老漢才在此放牧，貪個淸靜！再說寒舍牛羊不少，諸位多盤桓幾天，根本沒有問題。」

黃長河拱手道：「如此小可先多謝了，臨走時必奉上伙食費！」

常恨春沉吟道：「黃兄，如今咱們該可以分手了吧？小弟打算明早便離開。」

哥德不悅地道：「這位小哥可是看不起老漢？」

「不是，老丈莫誤會！」常恨春轉頭對黃長河道：「黃兄是聰明人，請再想想，立即進城好，還是過幾天才去興慶府的好？」

黃長河尚未回答，楚嘯雲已道：「小弟贊成常兄之見！」

哥德臉色十分難看，党項人好客，若發出邀請被人拒絕，認爲是丢臉之事，是以怫然道：「你們漢人都不相信咱們党項人！」

黃長河急道：「老丈誤會了，常兄說得有理，咱們挾持野利旺之事，料他們不敢立即上報，何況咱們佈了許多疑陣，故示要去高昌迷城，若如此，他們更加會存有僥倖之心，而不上報！因此速去方是上策！」

常恨春接道：「退一步說，即使他們上報，也可能會延遲幾天，再說他們上報亦要時間！」

哥德想了一下，哈哈笑道：「諸位都十分聰明，是老漢小器，惹諸人生氣！」他閉目想了一下，提了一盞燈道：「你們且隨老漢來！」

羣豪隨哥德出帳，到一沙地，哥德拾了一塊石頭，在地上塗劃起來，道：「老漢去過興慶府多次，城內大小街巷幾乎全知道，且讓老漢先介紹一下城內情況……」他一口氣把京師內的地形說了一遍，羣豪都屏息而聽。

「諸位還有什麼疑問？」

楚嘯雲問道：「興州在何處？」

哥德手指在地上戳了一下，問道：「皇上被囚在那裡，小哥爲何問此？你要去那裏刺殺他？」

楚嘯雲哈哈笑道：「西夏皇帝與我何干？小可不過隨口問問而已！」

段秋山問道：「太后住在皇宮內？」

「這個自然。」

常恨春問道：「京師內有多少漢人？」

哥德笑道：「這個老漢不淸楚，不過大夏國有許多漢人，有的漢人甚至已在此生根，有二三百年歷史，京師內的漢人不少，尤其是商人更多，他們大多開設飯館酒肆！」

哥德看了大家一眼，續道：「大家若無疑問，請回帳休息，明天一早好上路！」當下衆人回帳，哥德到鄰帳，九個人累了一天一夜，都已筋疲力盡，鑽進毡裡倒頭便睡。

忽見黃長河又悄悄爬了出來，常恨春立即發覺，他瞇着眼發出鼾聲，半晌見黃長河悄悄走出營去，他心頭一動，亦偷偷溜出營外。

營外風平沙靜，但十分寒冷，常恨春探頭出營，不見有人，却聽到一個「畢畢剝剝」的聲音，便循聲走過去。

聲音來自鄰帳之後，常恨春走到那裡，但見那裡生了一個火爐，爐火正旺，上面一口鐵鍋，冒着白烟，哥德的妻子在爐旁生火，黃長河和哥德在一旁細語。常恨春尋思道：「黃長河與他有什麼話說？」回心一想，覺得自己疑心太盛，即使黃長河有秘密，也不會暗害自己！

當下覓路回帳，忽然心頭一跳，連忙伏下把耳朶貼在地上，這伏地聽聲的功夫，人人均曉，但功力深淺不同，自有分別，常恨春由聽到的聲音，判定有一騎人馬正急馳而來，距此約莫五六里，人數約在二三十人間！

常恨春連忙進營，他走得急，楚嘯雲立即被驚醒，喝問：「誰？」緊接着「嗆啷」一聲，已將刀抽了出來。

常恨春道：「是我！有隊人馬正向此馳來，離此約莫五六里！」話剛說畢，黃長河亦跑了回來，其他人全部醒了。常恨春急問：「是退是守，須從速決定！」

黃長河道：「爲免連累哥德一家，咱們還是先撤退。」

常恨春道：「你須請哥德熄火，以免露出馬脚！」

黃長河臉色一變，幸好帳內漆黑，不慮被人發現，反而落落大方地道：「理該如此，黃某這就去通知他，大家立即準備！」

不料剛走出營帳，哥德便已來了，道：「有人來！」

黃長河道：「正是如此，所以特來向你請辭，馬匹就拖在帳後吧？」

哥德笑道：「不必緊張，此處巡邏的軍隊，人數必在百人以上，因爲與其他駐軍地接壤的關係，絕少二三十人成隊，諸位但請睡覺！」

楚嘯雲道：「還是避一避比較妥當，待他們走了再回來未遲。」哥德不便挽留，羣豪取了馬之後，立即向東南方馳去。

此刻那隊人馬已來至近處，蹄聲如雷，人影綽綽，隱約可見，羣豪一口氣馳了兩三里才回頭，忽見那隊人馬都在哥德帳後停了下來，夜風吹來，隱約聽到人聲。

黃長河喃喃地道：「未知哥德會否受咱們連累？」

侯知機道：「大丈夫要做大事，豈可婆媽？索性趁夜多趕幾里路吧！」

俄頃營帳那裡又傳來叫聲，常恨春忽道：「你們且走，待某回去探一探！」言畢立即跳下馬去。

段秋山急道：「小妹也去！」

常恨春道：「人多反而不妙，你留在此處！」處字餘音未了，人已在十多丈外。

楚嘯雲讚道：「常恨春好俊的輕功，他腿上的功夫，咱們之中，無人能及！」

侯知機冷笑一聲：「瞧不出他這般婆媽，難怪老婆會被人搶去！」

段秋山脫口道：「姓侯的，你說什麼？」

侯知機自知失言，忙道：「侯某說笑，你緊張什麼？大家在此等等他吧！」

毛元章道：「常恨春外冷內熱，不失英雄風範！」

黃長河道：「老五，你悄悄跟着去，若有問題，立即回來報訊！」毛元章應聲下馬，也展開輕功馳去，但速度與常恨春相差頗遠。

誰知兩人去後，久久仍不回來，段秋山首先忍不住，道：「我也去看看！」她關心常恨春的安危，不待別人答話便向營帳掠去。

侯知機輕哼一聲：「這黃毛丫頭也不知愛他什麼！姓常的連自己的老婆也保不住，還敢……」

楚嘯雲怒道：「你給我閉上嘴！再揭人私隱，楚某便不與你客氣！」

侯知機亦怒道：「我罵常恨春，與你何關？」

楚嘯雲「錚」地一聲，把刀抽了出來，黃長河急道：「兩位何必爲些小事傷了感情？咱們一齊來西夏，幾番歷險，生死與共，共同進退，這次亦不能例外！黃某建議大家回去瞧瞧！」當下衆人都跳下馬。

侯知機沒奈何亦落下馬，嘟囔道：「都是些呆子，自尋痲煩！」他任得別人急馳，只慢吞吞在後面。

黃長河一馬當先，未至營帳，已聽到一陣金鐵交鳴之聲，知道已起衝突，忙道：「快！」耳畔又聞段秋山道：「虧你們還披着人皮，居然幹這種禽獸不如的事！」

一個粗豪的聲音：「咦，原來你是個娘兒，老子不要胡女，要跟你樂一樂！」

說時遲，那時快，黃長河「颼」地一聲已射進營帳裡，只見段秋山被兩個漢人圍攻，旁邊還有一個粗豪的中年漢，摟着哥德的女兒，一副樂不可支之態，乃大喝一聲：「住手！」

一聲斷喝，驚醒了帳裡的人，那粗豪漢子起初一呆，待見到黃長河，臉色不由一變，澀聲道：「原來是你，眞是寃魂不散哪！」

黃長河亦在同時發現對方，愕然道：「原來是你，黃某還以爲你已死了，料不到跑到西夏來！」

粗豪漢子把哥德的女兒推開，長身而起，沉聲道：「黃長河尚未死，范某又怎會這麼快死，你今日自己送上門來，倒省得老子去找你！」他人粗豪，但却使軟兵器，手腕一抖，手上已多了一條七節鞭。

與此同時，楚嘯雲亦已進帳，寶刀一揮，替段秋山解了圍，范長鎮見到他臉色微微一變，黃長河見來了援兵，再無所顧忌，一言不發，揮刀躍前，白光一閃，鋼刀已向范長鎮脖子砍去！

范長鎮喝道：「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他身體壯實，但行動極之靈活，雙脚微錯，閃開一邊，讓過鋼刀，七節鞭反向黃長河抽去，兩人一來一往，因旗鼓相當，一時難分高低。

與楚嘯雲惡鬥的那個漢子，走的是小巧的路子，但楚嘯雲自小學的便是殺人的本領，出刀既快且猛，尋常人豈是其敵手，只過了十餘個照面，便將那漢子的一隻手指斬落塵埃，只痛得他哇哇大叫，幸好他尚有一個同伴在帳裡，見狀連忙搶上來救援，不過段秋山已喘過氣來，急急上前攔截，回首道：「楚大哥，先殺了你對手！」

楚嘯雲精神一振，出刀更快，而且剛猛之中，不失變化。那漢子丢了一隻手指，經已魂飛魄散，此際見對手刀勢如此凌厲猛烈，更是亡魂喪膽，一個失算，已被楚嘯雲攔腰一刀，砍爲兩截！鮮血四濺中，夾雜着帳裡婦孺的驚嚇尖叫聲，令人毛管聳立！

楚嘯雲猛吸一口氣，揮刀再去助段秋山，段秋山剛收劍退後，帳外又湧進兩名大漢，道：「老大，他們也有不少人，咱們已丢了好幾名弟兄！」

范長鎮吃了一驚，色厲內荏地道：「黃長河，你帶來了多少人來，何不全叫他們進來？」

黃長河哈哈笑道：「你如今害怕了麼？」

段秋山剛才吃他恥笑，聞言即道：「姓范的，你適才之威風那裡去了？不如棄鞭投降吧！」

范長鎮胸中憋住一口氣，他想制服哥德的女兒，奈何黃長河寸步不讓，不給他過去，只恨得他牙癢癢的，急道：「老何，還不將這幾個女人給老子殺了！」

那兩個攻擊段秋山的漢子，立即跳出一個人來，向帳角的婦孺走過去，冷不防斜刺裡捲來一把鋼刀，將他罩住，老何一抬頭，接觸到楚嘯雲冰冷的目光，心頭一寒，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先保住自己的生命要緊，揮舞着一對板斧，護住全身，那裡還顧得及其他？

帳外的喊殺聲一陣急似一陣，忽然外面飛進一團事物來，跌落地上，看然有聲，定睛一望，却是自己的一名手下，但見他嘴角及前襟染滿血跡，瞧來已離死不遠，在地上掙扎了一

下，叫道：「老大……他們有個……厲害的……高手……」話未說畢經已斷氣。

范長鎮又驚又怒，乾笑道：「想不到黃神捕居然能夠網羅到這等高手，范某佩服之至！」

黃長河臉色一沉，道：「范長鎮，三年前在洛陽讓你逃脫，只道今生再難拿你歸案，想不到天網恢恢，依然撞在我手中！」

范長鎮冷笑一聲：「憑眞實本領，你一個人能拿得了我麼，何必自欺欺人！」

「你幹了不少傷天害理的事，死不足惜，何況黃某素來不管你們的武林規矩，只要能捉拿到你，便可平民憤，管他要幾個人！」

范長鎮厲聲道：「你有膽與范某單打獨鬥麼？若范某敗了，甘願任你處置，若范某僥倖取勝，你便不許再管老子的事！」

忽然帳外傳來一道人聲，其聲音讓人聽了覺得懶洋洋的：「莫中其激將計，你身份暴露，今日更加不能放過他！」

常恨春的話，教黃長河心頭狂跳，今日的確不能放走范長鎮，是故立即加强攻勢，同時對哥德女兒喊道：「你們快跑出去吧！」

帳外又探進一顆腦袋來，却是侯知機。「黃神捕，咱們要不要進來助你？」

黃長河忙問：「外面情況如何？」

「已全被控制。看來不久便可飲酒慶祝！」

忽然范長鎮大喝一聲：「全部停手！」

喝聲中，楚嘯雲又將對方的一條大腿斬斷，他順勢飛起一腿，將其踢起，向范長鎮飛去，喝道：「你死到臨頭，還要放什麼屁！」

血人在半空中掙扎，鮮血更如泉湧，婦孺們都驚得大呼大叫起來，哥德一個女兒忙向旁閃去，范長鎮心頭一動，七節鞭一捲一抖，那血人反向黃長河撞去，他未得收回七節鞭，便向哥德女兒麗姬飛去！

麗姬神魂不附，待發覺危險，已閃之不及，被范長鎮一把擭住，道：「你們若不停手，老子便先殺了她！」

楚嘯雲本向他射去，只因慢了一步，又恐誤傷人命，沒奈何只好佳步！

黃長河亦只得道：「大家且停手聽他說話！」

范長鎮道：「外面的人也得停手！」

楚嘯雲弄巧反拙，怒火攻心，喝道：「你別得寸進尺，有屁快放！」

范長鎮臉上閃過一抹殺氣，沉聲道：「你以爲老子眞不敢殺人麼？」黃長河知其性格，連忙吩咐外面的弟兄住手。可是一時之間，酣鬥的雙方都收不住手。只有哥德走進帳裡。

哥德見自己女兒受制，驚怒地道：「快放下我女兒！」

范長鎮道：「你叫他們停手，否則老子先殺了你女兒！」哥德身子一抖，轉頭望向黃長河和楚嘯雲，目光充滿了乞憐，黃長河出帳走了一趟，然後再回來，身後多了許多人，却是常恨春等人。

楚嘯雲道：「你如今該滿意了吧，還不快說！」

范長鎮發覺在帳裡對自己十分不利，是以又改變主意，道：「且讓我出帳再說！」

常恨春道：「有話先說！休想出帳！」帳裡羣豪佔了多數，但帳外則是羣寇。范長鎮的人馬較多，黃長河的則較強，實力相等，誰都沒把握吞掉對方，彼此都有顧忌。

范長鎮打了個哈哈，高聲道：「老二，你們在帳外休息休息吧，咱們在帳內商量大事，不要讓人進出！」

黃長河道：「范長鎮，不必假惺惺了，你有多少斤兩，肚子裡裝的是什麼，黃某還有不知道的麼？今日你們來西夏的目的，黃某不管，只想知道你要什麼條件，才肯放人！」

「你管得了麼？這裡可不是中原，更不是洛陽！」

黃長河沉聲道：「若要殺你、捕你，在什麼地方也可以！廢話少說，快開出條件！」

范長鎮又打了個哈哈。「姓黃的，以前咱們的關係也只是兵與賊，彼此並無仇恨，今日更是如此，大家何不先聯絡聯絡感情，說不定以後可以交上朋友！」黃長河用凌厲的目光回答他，范長鎮臉上的笑意登時不見，道：「那麼大家合作做一宗生意又如何？」

侯知機笑問道：「是到高昌迷城挖掘黃金的生意？」

范長鎮道：「若要掘黃金，范某該去回鶻，怎會來此？這筆生意說不定比高昌迷城的黃金還値錢！」

羣豪聞言都聳然動容，侯知機道：「再賣弄關子，這筆生意便拉倒！」

段秋山則道：「別聽這色中餓鬼胡謅，世上還有什麼比黃金還値錢的！」

范長鎮冷笑一聲：「黃毛丫頭，懂得什麼！世上比黃金更値錢，多的是！料你們也聽過無名經這三個字吧！」

此言一出，羣豪再度動容，常恨春道：「傳說中的事，也値得相信？你想憑此咱們放過你一條命？」

楚嘯雲道：「一本不知名字的經書，已經沒了數百年，這種事我也不相信！」

侯知機則道：「且聽他說，姓范的，難道你知道無名經的下落？」

范長鎮嘿嘿冷笑，「你們眞以爲老子是害怕黃長河追捕才逃來此處的？我姓范的，在綠林中可是頭兩號的人物，豈會這般窩囊！」

侯知機眉頭一挑，急再問：「難道無名經就在此附近？」

「據范某所知，無名經就在西夏！」

郭全煥「嗤」地一聲笑了出來：「西夏這麼大，倒可讓你胡指一通，這教咱們如何相信你？」

范長鎮沉聲道：「若不可靠，范某巴巴地帶了一大批人來此作甚，至於消息來源，你們不必多問！」

黃長河哈哈大笑：「若果你有確實消息，知道無名經在何處，何須與咱們合作？而且亦早已到了你們手中了！」

范長鎮臉上微微發熱，道：「咱們當然沒有確實的消息，不過你是著名的神捕，有你加入，加上咱們得到之線索，不難找到！」

段秋山道：「說了大半天，我至今尚不知道無名經是什麼寶貝？」

帳外傳來范長鎮的副手葛纏的聲音：「眞是孤陋寡聞，連無名經是什麼也不知道！」

段秋山忍不住反唇相稽，「你若知道的，何不說來聽聽？」誰知葛纏竟然不反駁，段秋山洋洋得意地道：「呶，你根本亦不知道！傳說中的東西，怎能作準？」她又轉頭問道：「常大哥，你知道麼？」

常恨春乾咳一聲，道：「傳言那不知名的經書，的確是件寶貝，它記載了上古之武功、兵法，還有一幅藏寶圖，誰人得到它，都不難成爲天下第一人，據說連皇帝老子也生覬覦之心，數百年來每位皇帝都派出不少大內高手，明查暗訪……」

「結果查到沒有？」段秋山自問自答：「當然沒有，否則還輪到色中餓鬼在此胡說八道乎！」

范長鎮怒道：「臭丫頭，你再出口傷人，老子可不再客氣了！」

段秋山輕哼道：「你是色中餓鬼麼？不錯，做人就該有自知之明，既知錯誤，便應當改正。」

范長鎮氣得牙癢癢的，羣豪却哄然大笑。葛纏道：「臭丫頭，你有多大年紀有多大道行，竟敢得罪咱們老大！」

段秋山笑嘻嘻地道：「你們越來越不長進了！姑奶奶也犯不着與你們計較……」

侯知機截口道：「少磨菇，爲何不談正事？」

范長鎮沉聲道：「以前的事暫時放到一旁，大家合作找尋無名經，試想想此經若落在西夏人手中，後果會如何？」此言一出，羣豪都沉思起來，西夏人肯定亦欲得到此經，因爲該經兵法部份，錄了唐朝李靖力破西域諸國的戰略戰術。

毛元章道：「大哥，姓范的話信不過，說不定他只是利用咱們，待無名經到手，一定會在背後下毒手！」

范長鎮哈哈大笑，「黃長河與你不一般，就算他明知范某事後會對他不利，他亦不願讓無名經落在西夏人手中！黃神捕，范某沒有說錯吧！」

郭全煥急道：「大哥，咱們來此已經作了很大的犧牲，而且另有……」

話未說畢，已讓黃長河截住。「我自有主張，用不着你們窮嚷嚷！」他頓了一頓方再道：「范長鎮，黃某初步答應與你合作，合作細節和其他條件，請一併說出來！」

段秋山叫道：「喂，你一向聰明得很，爲何懵懂一時，這種人怎能……」

常恨春拉拉其袖管，不讓她說下去。

范長鎮哈哈笑道：「古語有云，識時務者爲俊傑，啊，不不……黃兄是以國事民族爲重，范某失言了！」他頓了一頓方續道：「范某沒有什麼條件，總之，在找到無名經之前，彼此是友非敵，其他的事，一切好商量！」

侯知機又問道：「找到無名經之後，又如何？總不能每人分幾頁！」

范長鎮道：「咱們立即派人抄寫幾本，務求每人都有一本，至於寶藏嘛，就看誰早點得到！」

黃長河道：「黃某已經答應你，你還不放人？」

范長鎮長笑一聲：「別人信不過，黃長河的話，俺却信得過！」說罷便放了哥德的女兒回她爹身旁，他反客爲主地道：「來來，大家坐下吧！」

黃長河不動，冷聲問道：「你說得娓娓動聽，但到如今尚未說點實質的東西，那本經書到底在何處？」

范長鎮一本正經地道：「不瞞你們，范某等也是剛剛才得到一個比較確實的消息，經書很可能在興慶府，但興慶府可不是個小地方，眞要找到一本經書，可也不容易，否則也不會主動與你們合作！」

侯知機雙眉一軒，道：「姓范的，你沒騙咱們？」

范長鎮不屑地冷哼一聲：「信不信由你！咳！黃兄，可否請你的朋友，煮些東西，讓咱們暖暖肚子？咱們願付錢。」

毛元章道：「先把錢掏出來！」

范長鎮隨手抛了一錠銀子過去，高聲道：「老二進來！」帳外走進一位鐵塔似的壯漢來，正是其副手葛纏。

范長鎮伸伸懶腰，續道：「尚有一個難題，興慶府是西夏首府，防守嚴密，咱們進城亦不容易！」

郭全煥道：「你們能夠在此馳騁，必有辦法！」

葛纏道：「咱們得到一塊甘肅軍司的虎符，可以在大漠草原上橫行，但駐軍密探却不能到京師！」

帳裡一陣沉默，黃長河等人本就爲此而愁，如今多了范長鎮那二三十騎人馬，就更加困難了，半晌，范長鎮又開腔了。「黃長河，咱們已經打開天窗說亮話，希望你也向咱說幾句眞話，你們來此料非爲了無名經，那到底有何目的？」

這句話何止他想問？楚嘯雲等人都想知道，是以數十隻眼睛全落在黃

長河臉上，黃長河乾咳一聲，道：「黃某來此之目的，與閣下等絕無衝突，亦無須向你交代……不過黃某却可透露一點，此行並非爲了黃某自己！」

范長鎭乾笑道：「像黃兄這種人，所作所爲，當然都是爲了公事。」原來黃長河是洛陽的捕頭，他出道以來也不知破了多少大案，若論功勞和能力，實不止當個捕頭，不過他當捕頭不爲名不爲利，不願向上爬，因此多年來尚是一名捕頭，不過他雖不求名，但因業績顯赫，其大名朝野均知，即使在武林中，亦是响噹噹的人物。

黃長河除了善於查案之外，尚擅長易容術，因此帳裡諸人只聞其名，不知其人！

當下楚嘯雲道：「黃長河這名，楚某聞名已久，却想不到是你！江湖上傳聞，黃神捕已經年近五十，想不到如此年輕！」

黃長河微微一笑，道：「要混進興慶府，唯一的辦法還是化整爲零，進城之後，再集中起來，却不知范兄準備如何查探無名經之下落？」

范長鎭笑道：「你擅長調查，范某正想借助大力！」

黃長河沉吟道：「天已亮了，咱們吃飽便上路吧，到了興慶府，再各顯神通混進城去，你們有人去過興慶府否？」

葛纏道：「當然去過，咱們進城之後，便到梁家廢宅裡相會吧！」黃長河思索了一陣方點頭答應。

× × ×

由沙漠畔到興慶府，只有百多里路，快馬一日可至，黃長河爲免打草驚蛇，把人分成十多組，又分批出發，訂明在明晚於梁家廢宅相會。

當下羣豪先後出發，常恨春和段秋山一組，他倆在傍晚時份，已趕至城外，果然京師重兵，不比其他，守衛森嚴，常恨春低聲道：「段姑娘，咱們深夜再逾墻進城吧！」段秋山自無反對之理。當下兩人等至三更才進城，先找了個偏僻的地方換了深色衣褲，然後利用繩索之助，翻上城頭。

常恨春首先登城，再將段秋山弄上去。侍衛軍雖然賣力，但他們計較的只是宋軍和叛軍，因此各門均屯了重兵，城頭上士兵反而較少，所以讓他倆順利混進去。

梁家廢宅面積不小，不過西夏京師面積更大，是以不容易找，常恨春和段秋山找了一陣，因屢遇西夏兵，因此不敢再到各處走動，便找了個地方充作安身之所。

兩人跳進一家飯館的後院，裡面黑黝黝的，只有鼻鼾聲，他倆藝高膽大，走至大堂，跳坐在桌上盤膝運功，至天色微亮，兩人才竄進耳房，躍上橫樑。未幾，下面的兩個夥計也下床開始一天的工作，聽聲音居然是漢人，且是西河人氏。

再過一陣，紙窗上已一片光亮，外面也不時傳來脚步聲，常恨春向段秋山打了個手勢，兩人躍落地，再推窗飛出。果然街上已有行人。

段秋山低聲問道：「常大哥，咱們去那裡消磨時光？」

常恨春道：「先到處走走，再找個地方吃飯。」大街兩旁的店子已紛紛開門，雖說這是西夏之京師，但與中土各大城相比，繁盛大有不如。兩人在城裡走了一匝，再返回那家飯館，飯館已開門，尚未有食客，兩人一坐下，小二立即上前招呼。

常恨春點了兩碗鹵麵，又跟小二搭訕一陣，待麵上桌才問明了梁家廢宅的位置。兩人勞累了一夜，眨眼便將麵吃光，段秋山問道：「小二哥，你們店內有歇息的地方否？」

那小二微微一怔，反問：「兩位客官要休息麼？斜對面便有一家客棧，是俺鄉親開的，你們到那裡，就說是俺介紹的，勞掌櫃便會給予方便。」

兩人謝了聲，依址找到鴻賓客棧，掌櫃一聽是其宗侄介紹來的，果然十分熱情，親自帶他倆進房，兩人睡了一陣，才吃午餐，常恨春不喜湊熱鬧，段秋山更加不敢單獨行動，兩人在客棧裡呆了一天，至半夜才悄悄出店，去梁家廢宅。

那梁家廢宅佔地頗廣，一望便知是顯赫之輩，當下兩人進內，慢慢找尋，忽然白光一閃，一柄鋼刀迎面砍來，常恨春一把將段秋山拉開，道：「楚兄勿誤會，是自己人！」

黑暗中跳出一個人來，可不正是楚嘯雲？段秋山忙問：「楚大哥，咱們的人都到了麼？」

楚嘯雲道：「在下亦是剛到不久，黃長河已至，只是至今尚未見到范長鎭的人前來滙合！」

段秋山吃了一驚，脫口道：「不好，咱們中計了！」

楚嘯雲道：「大不了饒他一條命，料他不敢通知西夏侍衛來捉咱們！」

常恨春道：「不錯，咱們的人若能全部平安混進來，已是萬幸，不過常某對那本無名經却無多大興趣！」

楚嘯雲道：「楚某來此亦是另有目的，范長鎭不來，這計劃自然取消，咱們也可以分開，各自辦自己的事！」一頓又問：「常兄來此，到底所爲何事？」

常恨春沉吟了一陣才道：「常某來此，是爲了了却一段私仇，聽人說仇人逃到西夏，故此常某追至此。楚兄目的又何在？」他見楚嘯雲有難言之色，忙改口道：「楚兄若不方便開口的，不可勉强，在下並無打聽他人秘密的習慣！」

段秋山道：「他自己若不肯告訴別人，又怎會問人？」

楚嘯雲乾咳一聲，道：「並非在下矯情，實因已答應過他人，必須保守秘密，尚請原諒！」他轉頭反問。「難道段姑娘肯將目的告訴咱們？」

段秋山道：「我來此只是爲了好玩，純粹是爲增加見聞，只恐你們不信！」

楚嘯雲哈哈一笑：「幸好你有自知之明，誰都不信！」

就在此刻，裡面忽然傳來周晋的聲音：「噤聲，有人來！」與此同時，楚嘯雲等三人，都聽到屋頂上有足踏瓦片的聲音，連忙匿在柱後。

俄頃，屋頂上躍下一個身材矮小的漢子來，楚嘯雲認得那是范長鎭的一名喚作張立鼓的手下，便跳了出去，舉刀架在其後頸，喝道：「別嚷！范長鎭在何處？」

張立鼓吃了一驚，問道：「閣下必是楚嘯雲，咱們大哥派在下來通知你們，今夜沒法來相會。」

屋內的人都湧了出來，黃長河寒着臉問道：「他如今在何處，因何不能來？」

「咱們只混進十個人，其他人尚在城外，范老大亦未能進來，他恐你們誤會，故此派在下先來通知你們。」

侯知機冷笑道：「姓范的詭計多端，說不定有什麼陰謀，大家必須小心。」

張立鼓道：「諸位千萬莫誤會……」

毛元章喝道：「少說廢話，既然你們們有十個人進城，爲何只你一個人來？」

張立鼓臉現難色，結結巴巴地道：「老大沒來，他們恐諸位會對他們不利，所以不敢來！」

楚嘯雲罵道：「放屁，他們不來，咱們更加思疑！那十個人如今在何處？」

「分散投宿，在三間客棧安身，諸位若不信，在下可帶你們去找他們！」

楚嘯雲轉頭徵詢各人的意見，忽然守在圍牆上的張啓林道：「不好，有西夏兵來！此處不能再停留！」

張立鼓大驚道：「諸位，此事與在下無關！」

黃長河當機立斷，道：「帶他突圍！」伸出一指，封住了張立鼓的痲穴，一手將他挾在脅下，抬頭又問：「老四，那邊西夏兵較少？」

張啓林道：「左首那邊似乎較少人！」當下羣豪立即向左首那方奔去，此刻外面的脚步聲已隱約可聞，羣豪知道西夏已兵臨牆下，都把范長鎭恨得牙癢癢的。

待至左首圍牆，外面已有喊殺聲，黃長河道：「大家當心，衝！」張啓林第一個挽着吳鈎劍，首先躍出圍牆，周晋緊隨其後，黃長河第三，常恨春第四，眨眼間，十個人先後已躍出梁家廢宅。

外面的西夏兵舉着火把，把周圍照得一片光亮，他們料不到裡面的人會跳出來，來不及圍堵，已讓羣豪殺倒幾個，打開一個缺口。

羣豪都知道西夏兵騎射厲害，不敢怠慢，一鼓作氣，向外衝殺，西夏侍衛軍都經嚴格訓練，戰鬥力在各地駐軍之上，在指揮使的指揮下，很快便鎭定下來，重新結陣，萬矢俱發中，還飛起幾枚烟花，通知城內同袍。

羣豪見西夏兵反應如此迅速，都吃了一驚，毛元章道：「大哥，快想個辦法！」

常恨春手上沒有兵刃，抵擋箭矢，比任何人困難，他索性揮舞着雙袖，飛進西夏兵中，喝道：「你們先去！」他大發神威，飛起一腿，踢斃一名西夏兵，劈手將其長槍奪了過來，一連兩槍挑下兩名西夏兵，槍杆在地上一頓，身子借力彈起，凌空一個沒頭觔斗，越過十數名西夏兵，落在一名指揮使面前。

那指揮使十分驍勇，舉起狼牙棒便打，常恨春長槍一擋，左脚立地，微微一旋，右脚貼地掃出！

那指揮使雖然學過技擊術，但如何能與中土之上乘武功相比？料不到對方有此一着，應聲被掃倒於地！常恨春大喜，俯身伸手出爪，只要將他抓住，便有機會突圍！

說時遲，那時快，背後風聲大作，常恨春暗吃一驚，不敢造次，扭腰微閃，長槍反手向上一撩！但聞「篤」的一聲响，虎口發痲，長槍幾乎抓不穩，常恨春定睛望去，神情先是一呆，繼而發出一道斷喝：「是你，來得好！」

那在背後偷襲常恨春的是漢人，叫龔雙龍，使一口厚背刀，年在三四十之間，臉色青白，五官清秀，只是眉宇間多了幾分陰險之色，有個外號叫「揮刀摘花」！

這外號有點怪，不解釋恐看官不明白，原來此人向在江淮一帶，聲名極响，一口厚背刀重三十六斤，其刀法有過人之處，也不知敗了多少英雄豪傑，三十六斤重的厚背刀，在其手中使來，舉重若輕，一刀過處，可將花枝上之花朵劈斷，花朵落在刀上，而花枝一動不動，曾親眼目睹其表演之英雄，全均折服，是故搏到「揮刀摘花」之美譽，而摘花兩字，亦暗指他好色！當下龔雙龍見到常恨春，臉色亦是一變，但隨即哈哈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兄弟！」

常恨春拳掌腿齊施，怒道：「誰與你是兄弟？」

龔雙龍邊抵擋邊怪笑道：「你我不是『兄弟』又是什麼？難道你今日不是爲此而來？」

他故意將兄弟兩字拉高音調，使常恨春更怒不可遏，暴喝一聲：「不殺此獠，誓不爲人！」原來龔雙龍在三年前，趁常恨春不在家時，姦殺了他妻子顧喜兒，常恨春事後花了不少心血方查出凶手是龔雙龍，却不知龔雙龍是何原因，跑到西夏來，常恨春得訊，不顧一切追至西夏，要雪恥報仇！

（未完・五）

上文提要：護院王冠宇揹着毛錦秋那載有黃白之物的沉甸甸柳條包逃走，極其疲累之下，便在一間小破廟內休息，却被小子刁順踢醒，還要打這布包的主意，自知不是對手，唯有被迫退讓；窮家幫却以爲那柳條包仍在王冠宇身上，誓要把他揪出來……屈能伸受了重傷，恰好也來至這小廟，乍見盈盈坐在門前，也身負重傷，屈能伸揹着她趕回福記騾馬店去……



豹俠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東方白·文／可飛·圖

百口莫辯　含冤受屈

屈能伸道：「以窮家幫的人手之多，王冠宇拐包逃走，應該逃不出他們的監視。而窮家幫長老奉命殺我，且挑明是于得水及毛錦秋燒了火付了代價的，窮家幫的人又死了兩三個長老，必不放過咱們，可要小心了。」

＊　＊　＊

于得水帶著「天竺三仙」、虎面如來、「酆都七屍」之五來見百里光，由於兩長老之死于得水這邊還不知道，百里光只好暫時先瞞著，道：「于大俠，本帮接的生意，都會如期完成，不過三長老迄未回來，據報是姓屈的不敵而逃……」

于得水道：「聽說毛錦秋誘『豹子』人陷阱，進入本人的火器庫房引爆了炸藥，居然沒有死？這小子的命可眞大。」

百里光老臉微紅，沒想到對方連這事也知道了。道：「于大俠，據查勘爆炸現場，你當時堆存的炸藥，有大部份水濕失效，引爆的不到十分之一，要不，不要說一頭『豹子』，就是鐵打銅澆的豹子也會被炸成鐵屑的。」

于得水感到十分失望，的確，那些炸藥只有一半未潮濕，就不必再發愁會遇上「豹先生」了。道：「百里帮主，依你估計，大約還有多久才能完成這檔子買賣？」

一邊的孫堅接道：「于大俠，本帮作生意，一向是貨眞價實，那『豹子』未被炸死，略受輕傷，但在本帮三位長老兜捕之下，至遲不出三日，必然交貨。」

于得水笑笑道：「百里帮主，風傳我那女人也和貴帮作了一檔子生意，不知是不是爲了同一目的？」

孫堅道：「不是，不是，她委託的是另一件事，不過爲了生意良心，客戶委託之事，本帮一向守口如瓶，于大俠請多多包涵。」

于得水道：「不知毛錦秋有沒有找回她丟失的一件行李……」他只說行李而不說是柳條包，孫堅和百里光交換了一個眼色。似乎在說：姓于的，饒你刁，在我們面前來這一套還差得遠哩！

孫堅道：「似乎已經找回來了吧？是不是一個柳條包？在下只是風聞，不願多管非份內的事。」

百里光先是一愣，瞬間就明白了孫堅詭稱已經找回柳條包的用意，不禁暗暗點頭。于得水人辭出之後，百里光道：「孫堅，你謊稱柳條包已找回，用意何在？」

孫堅抱拳道：「帮主又何必明知故問？」

百里光笑笑道：「是不是故意造謠，以便使于、毛兩人互相猜忌，進而互相殘殺，不用咱們動手，就可以達到清除異己的目的了？」

孫堅道：「正是，不過王冠宇指引一位堂主找上了黑吃黑那個刁順的門，看起來不怎麼中看，手底下可不稀

鬆，那個堂主碰了一鼻子灰，被那小子卸下一隻胳膊。」

百里光一驚，道：「是不是這個堂主太那個了？」

孫堅道：「不，不！這位堂主我很清楚，他在所有的堂主之中算是中上之流的人物了。這證明對方不是個單純的剪綹人物，正是所謂：淸官騎瘦馬，有錢不紮褂。」

百里光搖著頭，有點不大信邪，道：「孫堅，這麼說，要派一位長老去囉？眞是年頭變了！一個毛賊居然敢碰窮家帮的堂主，我看他的膽子上長了毛哩！」

孫堅攤攤手，連連苦笑，道：「帮主，這反常的事兒還在後頭哪！當時那位堂主是換了便衣去的，也交待過王冠宇一些話，叫他自稱是爲『豹先生』跑腿，把柳條包送到某處，您猜對方怎麼說？」

百里光笑得很森厲，道：「不賣帳就是了！對不對？」

惱火地嘆口氣，道：「他說不要說是『豹先生』，就是虎先生、獅先生也是白搭。甚至於根本不承認搶了王冠宇一個柳條包，且罵王冠宇是條瘋狗，到處亂咬人。」

百里光罵了一聲「找死！」道：「孫堅，你詭稱是『豹子』的柳條包，此話甚妙，今後不管事情發展如何，咱們窮家帮可以隱在暗處，辦起事兒來也不會受到干擾。孫堅聽你的口氣，似乎刁順背後還有撐腰的人物。」

孫堅道：「是的，他有個妹妹，看來是個練家子，還有個老爹，大概這個老甲魚才是個硬蓋貨，不大好調理。」

百里光道：「依你看，派誰去比較有把握些？」

成竹在胸地，孫堅道：「屬下以爲派黃長老去就可以了！也算是將功贖罪，另外以梁長老爲後援，在暗中監視著，萬一黃鼎文也罩不住，也好支援，如果老黃能頂得起來，吸住了他們的人，梁松就暗中下手，在混水中摸魚。他們是在混水中摸去的，咱們再照樣把它摸回來。」

百里光揮揮手，道：「孫堅，就照你說的辦法去幹，我就不信是那裡鑽出來的野種，敢和咱們碰，眞的不怕『豹子』和『飄二』。我看是吹溜了嘴吧！」

＊　＊　＊

此刻，毛錦秋和張海川住在租賃的民房中，兩人在炕上盤膝對坐，中間有一張小炕几，上有四式菜餚和兩壺酒。毛錦秋上身斜襟綢夾衣上面有三個扣子鬆開，隱隱可見玫瑰紫軟緞肚兜上面的絲繩兜帶及繡花滾邊。另外，可見少許深陷的乳溝。

這個女人很濫，至少已經歷了三個男人，自然包括了王冠宇這隻小公鷄在內。可是在張海川的眼中，仍然是秀色可餐的鮮貨。

毛錦秋冷冷的對張海川道：「海川，『豹子』未死，你說這小子的命大不大？」

張海川一楞，道：「眞的？就是沒死，也必是斷腿缺胳膊地……」

冷冷一笑，乾了一杯酒，她道：「非但沒有重傷，還在不久之後宰了窮家帮一名長老桑志明，傷了另外兩人，其中一人已自絕，回去報信的一個叫黃鼎文，本來他該自絕的，不知爲什麼，他居然還在繼續嚼穀！」

張海川瞇著眼，道：「錦秋，妳似乎對四周的事物很清楚，這我就不明白了！妳是何時外出偵查的？」

揮揮手，毛錦秋支起一腿，不斷地挾着鷄丁往嘴裡送道：「海川，我還弄清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咱們失去的大柳條包……」

張海川所想的也是這個，本來他覬覦的是那兩張紋身人皮，毛錦秋向他亮了一下，就再也沒有給他看過，甚至他還搜過，也沒找到，要不是藏在她的貼身處，必是說謊，那東西可能仍在柳條包內。張海川道：「錦秋，找到王冠宇了？」

毛錦秋平靜地吸了一口酒，道：「他在窮家帮手中。而且，窮家帮還派了一位堂主陪他去要那柳條包。」

張海川一愣，吶喊道：「向什麼人要？」

毛錦秋作了一個十分奇特的表情，這表情連張海川也弄不清是代表什麼？她道：「在此處，任何人都不認識，而他們却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楞了一會，張海川道：「一等一的高手，會做出撿便宜近似搶奪的事情來？」

毛錦秋道：「這有什麼稀奇？他們本來就是幹這行的老祖宗。」

張海川道：「錦秋，這可眞是秀才不出門，知遍天下事了。我今才知道，妳並不是一位單純的人物，妳頗懂藏鋒於鈍之道。」

她笑道：「海川，現在咱們要活動活動了！窮家帮栽了觔斗，又派了兩位長老去要那柳條包，相信必然爆火，王八旦打雜種，打死一個少一個。咱們正好俟機動手，弄回那個柳條包。」

張海川畢竟也是一個人物，可沒幹過這等雞鳴狗盜的事，道：「錦秋，妳說過，最重要的東西不在柳條包內，那包內不過是些黃白之物而已。」

白他一眼，毛錦秋下了炕，道：「不錯，的確是些黃白之物，不過還有些名貴首飾，僅是黃金三百餘兩、白銀八百兩，就不值得去一趟了嗎？我知道你這些年來，弄了些銀子，但是，所謂江河不擇細流，財富是一點一滴積攢起來的呀！」

張海川道：「錦秋，我有幾個錢？于得水那個小子才是個不冒烟的大財主哩！我想馬上要出動，妳可能另有要事對不對？」

毛錦秋道：「對了！海川，看來動心計，于得水仍然未必趕得上你，你要知道，百里光是什麼出身，當年據說是個嗜殺的人物，後來因窮家帮帮主死了，他趁機接收了窮家帮，而且聲勢逐漸浩大，只不個帮主是個未幹偸搶殺戮的煞星，百里光作了帮主，這個帮絕不會走上正途。表面上是幹職業殺手，但骨子裡仍幹殺人越貨的無本生意。想想看，我們花錢要他們宰掉屈能伸和『飄一』，他們損失了兩個長老還沒有辦到，下一步他會幹什麼？」

張海川愕地自語道：「幹……幹什麼？」

冷冷一哼，道：「你說幹什麼？下一步他們不是去完成客戶委託的任務，而是悄悄地幹掉委託的客戶，一來省了再囉嗦，免得退還訂金。二來也不會把二長老的死因傳揚出去，一定還會把殺死客戶的責任往別人頭上一推了事。」

張海川道：「妳是說他們今夜會來拾奪咱們？」

毛錦秋道：「絕對錯不了！如果他們知道那些東西在咱們的手中，他們來的目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張海川道：「錦秋，我眞躭心，那一聲爆炸，盈盈到底有沒有受傷？錦秋，我沒有那麼洒脫，她是我的獨生女，我放不下。」

毛錦秋挑挑細眉，道：「當然！父女連心，她若是我的女兒，我也會記掛着她呀！不過你放心，她現在好得很，正在那頭『豹子』身邊。」

張海川道：「錦秋，果眞如此，我就放心了！」這話發自內心，却未想到毛錦秋聽了是什麼滋味？這不是明擺着，他對屈能伸的人格充份信賴？

兩人離開這兒不久，果然來了三個人，身手俐落，其中一個竟是孫堅，乍見人去屋空，炕桌上的菜還沒有涼，知道剛走不過盞茶工夫，甚至於還能猜出他們去了何處，立刻帶人離去。

而毛、張二人却逕奔刁家。原來刁家住在一個三家村中，嚴格說那不能算是一個村子，一共不足十家，還是東一家西一戶，零零落落地。而刁家就住在最靠村後山邊的一家，這兒唯一的好處就是隱秘。

他們不願被人認出身份來，入住在這個兔子不拉屎的窮鄉僻壤，但今夜這兒可熱鬧哩！梁松和王冠宇上門拜訪，開門的是刁秀英，別看刁順的熊樣子不起眼，刁秀英還眞像模像樣，算得上是一個美人兒，儘管土布衣衫，不施脂粉，仍掩不住她的嫵媚。

刁秀英一打量，道：「這位找誰？」

梁松哈腰道：「在下找刁順刁老弟……」

刁秀英道：「有什麼事嗎？」

梁松指指王冠宇，道：「這位王老弟，是『豹先生』的朋友，代人送一個柳條包給『豹先生』，結果令兄刁順他……也許是開玩笑，把柳條包帶了回來……」

刁秀英笑著搖頭，道：「梁大俠，別聽這個人窮極無聊，胡謅八扯，根本就沒有這檔子事兒，我們是正里八經的人家，怎麼會幹那種二五眼的事？不早了！年頭不對，盜賊橫行，門戶要小心，我可要關門了……」「匡啷」一聲，閉上了門。

待刁秀英返回內院，梁松和王冠宇已站在內院正在和室內的老人隔着窗戶說話哩！老人道：「姓梁的，我要說的，我那丫頭已經得夠清楚了！不必再叨嘮！朋友，如果再不開面，死纏不休，弄得當場下不了台，還要帶點綴頭回去，那可就划不來了囉！」

梁松道：「前輩有所不知，在下就是交付王冠宇送柳條包『豹先生』的人，此包失落，在下無法交待，王冠宇更不必說了，而『豹先生』更是大發雷霆，非揪出這個人不可，我想，前輩如有急用，可把黃、白之物拿去一半花用，反正錢財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剩下一部份及柳條包還給在下就行了，在下保証此事就此拉倒，絕不追究……」

屋內的老人道：「梁松，你的屁是放完了沒有？我的小子和丫頭兩次對你們說得很清楚，沒拿就是沒有拿，什麼留下一半，你倒是會作空頭人情哪！你要是再不走的話……」

梁松可不是被人唬大的，事到如今對方一口咬定沒見過那柳條包，還口出不遜，梁松以為，沒有比伸拳擄胳膊的法子更乾脆的了。冷冷地道：「老前輩，你要是不耐煩了，就請出來吧！在下不能辦俐落這碼子事兒，回去交待不了……」

屋中老人冷蔑地怪笑了一聲，道：「你是窮家帮的長老對不？就算百里光親自來了，老夫未必甩他。要老夫和你動手，你作夢噢……」

這口氣也未免太大了，百里光親來都不甩，已經挑明了幹，這絕不是空心老倌瞎咋虎那一類的魯生子人物。梁松心想，吹吧！媽的！躭會還有一個在暗中收拾你這個老臭蟲，這辰光就讓你在屋子裡多挺會屍！立刻把能伸縮的竹杖撤下拉長。

刁秀英赤手空拳就攻了上來，梁松竹杖一橫，道：「刁姑娘，在下不便佔妳的便宜，亮兵刃吧！」

冷冷一笑，道：「我們刁家的人對敵，一向是見客下菜碟，夠份量的當然會亮兵刃……」事實上刁家的人不用兵刃，不過是故意氣他吧了！

梁松狠聲道：「丫頭，妳欺人太，本長老今夜要代妳的長輩教訓妳……」

「嘩啦啦」聲中，紫影抖出萬點紫星，如騰蛇，又似千百具水車狂轉，水聲、轆轆聲慴耳驚心，擾人心魂，王冠宇自信接不下十招。

王冠宇在一邊數着招數，預計不

出十五招，一定可以擊敗這個小喇叭，那知過了二十……三十招，還沒有一點跡象。王冠宇開始著慌了，看來世上有不冒烟的大財主，也有不要名的奇人異士。窮家帮長老何等身份，三十多招下來，沒奈何一個赤手空拳的毛丫頭，難怪屋中的那老臭蟲大言炎炎，似乎看準了梁松又會脚後跟朝北——南(難)看了。

黃鼎文在暗中十分吃驚，這丫頭就這樣難倒弄，屋子裡的老殼子也就可想而知。但時間寶貴，此刻屋內的老人必在注意院內的打鬧，無暇顧及其他，立刻自後面潛入屋中，到處搜集。

但是，找了三個房間，沒有看到那個柳條包，這次帶罪立功，本來要他正面出來要柳條包，而叫梁松暗中下手偸，後來由於黃鼎文經常外出露面，怕對方認出來，才和梁松的任務掉換了。

這工夫梁松以紫竹杖全力應付刁秀英，折騰了以四十招，硬是佔不到便宜。不過他也不太焦急，正希望就這麼粘住對方，吸引刁家老臭蟲的注意力，以便黃鼎文混水摸魚。

這工夫屋中的老人道：「丫頭，妳剛才那招要是不用老，用粘字訣一貼一送再一劃，八成能賞他一記鍋貼。」

刁秀英道：「爹，你淨在一邊說風涼話，也沒看看這是什麼對手？人家可是窮家帮的長老呀！一人之下，數百人之上的大人物，別拿豆包不當乾糧哪！」

黃鼎文心中焦急，心知這柳條包絕不會隨便一放，要是放在那老臭蟲屋內可怎麼辦？設若老臭蟲不知道包內有更大秘密還好，要是知道，也許早就取走了！就算取回柳條包又有何用？

黃鼎文一焦急，額頭及臭尖上見了汗星。心想：管他那麼多，交待要那柳條包，只要能找到就成。這工夫正貓著腰進入另一間屋內，一雙賊眼向屋內梭溜了一陣，忽感後頸上一緊，被人牢牢捏住。

以他的身手，施展大擒拿可以平反，但身子一動就知道，玩大擒拿和小擒拿，自己也似是孫子輩。只聞這老人以痰嗓子道：「你這個龜羔子應該知道老夫是幹什麼的？到這兒來撿便宜？哼！是潑屎也涼呢！說，你在找什麼？」

黃鼎文難過極了，一介長老，輸在屈能伸手中，好歹也拚過幾十招，還情有可原。而今夜，就這麼捏著脖子，像在大庭廣衆之下被當場揪住的三隻手一樣，眞希望地上有個洞能鑽進去，這流年之說能不信嗎？

黃鼎文在黑暗中望著這老人，五短身材，眼睛很小却很亮，穿的衣服看不清楚，似是短打打扮，束腰上似乎插了一支旱烟管，還眞不是吹的，就算帮主親自出馬吧！恐怕也未必能穩吃穩拿。

老人道：「黃鼎文你這個龜羔子，要找什麼呀？」

黃鼎文閉上眼，道：「前輩給我個痛快吧！」

冷哂一聲，老人道：「給你個痛快？龜羔子！我要是給你痛快，老夫會有一刻的清閒嗎？」

黃鼎文道：「老前輩意欲如何？」

老人道：「讓你不痛快呀！」

黃鼎文道：「殺人不過頭點地，況且在下是奉命行事，前輩高抬貴手，晚輩終身感恩不忘……」

「呸！」老人唾了一口，道：「你這種人還會感恩，不折不扣的軟蓋貨，欺軟怕硬，該自絕又不自絕，還他娘的在這兒誆人！姓黃的，你們來了幾個？」

黃鼎文反應不慢，道：「只……有三四個……」其實只有三個，他却模稜兩可地說三四個，如認眞追問，說是三個也成，四個也不離譜。這一手果然收效，老人掉頭向他的屋中竄去。一入屋就發出低吼，那柳條包不見了。

黃鼎文所以這麼說，固然是要老人提高警覺，立刻回屋查看，他才能逃走。當然，如果老人不太託大，應該順手先點了他的穴道才對。現在黃鼎文溜了，老人已追了出去。

黃鼎文在暗中看見老人低吼連連追出，大為不解，明知老人丟了柳條包。是誰順手牽走了呢？他說來了三四個不過是哄人，莫非帮主眞的又派了一個高手在暗中監視下手？

這想法本也沒有什麼不對，他是帶罪立功，也許帮主怕他跑了，派人監視並俟機下手柳條包。

黃鼎文來到院中，道：「梁兄，不必浪費時間哩！走！」

梁松久戰不下，也可以說是拖延時間，以便黃鼎文下手，見他出面招呼，以為他已得手把東西送回去了，道：「黃兄，莫非已經……」

黃鼎文想不出其他可能，確認如此，道：「大概錯不了！老殼子扎手，合子已掛點子出窰，風緊，扯……」這些黑話「老殼子扎手」是指老傢伙不好纏，「合子掛點子出窰」是指自己人已把老傢伙誘了出去，下面是說趕緊走。

梁松也不願久戰，萬一在這丫頭手下輸個一招半式，可就比黃鼎文丟的人更大了。於是黃鼎文攻出一疊杖影，刁秀英退了兩三步，梁松和黃鼎文東一個西一個，已上了廂房。

刁秀英叫了兩聲，老爹沒回應，放心不下，也無心去追這兩個人，先入屋查看，見柳條包已不見，知道老爹必是去追盜包的人了。刁秀英倒是放心，當今武林能吃得住她老爹的人恐怕不多了。

果然，不一會老人回來了，而且一路罵咧咧地道：「丫頭，妳老爹今天

晚上算栽了，順子這個小龜羔子早不出門晚也不出門，偏偏今夜出門，就出了紕漏……」

刁秀英道：「爹，柳條包丟了是不是？知不知道是什麼人弄走的？老爹你不是守着那柳條包嗎？難不成那柳條包成了精長了翅膀飛了？」

老傢伙對這女兒沒轍兒，瞪了她一眼，道：「丫頭，八成是百里光那個老殺胚，我馬上去找他，妳別出門，順子回來了，也叫他在家裡等候……」

刁秀英道：「爹，哥哥回來，我叫他去接應你。」這工夫老頭子已經沒影兒了。

* * *

「蓬」地一聲，張海川丟下柳條包，道：「錦秋，眞走運，有黃鼎文墊底，那小子眞是霉運當頭。」

毛錦秋四下打量，看看門縫，指著道：「怎麼樣，你仔細看看，有人來過，甚至於我還能猜出是誰。」

張海川看過，果然門縫及窗縫上都粘有的幾根頭髮，如今都不見了，道：「錦秋，是誰來過？」

毛錦秋道：「八九不離十是窮家帮的人。」她打開柳條包看了一下，黃、白之物已去了大半，只剩下黃的五七十兩、白的百十兩，珠寶全不見了。而她却不屑一顧這些，撩衣拔下一柄匕首，翡翠把手，刀身長約七八寸，耀目生寒。鯊皮犀角製成的鞘，十分精細名貴，「刈」地一聲，把柳條包的牛皮把手割了下來。

張海川心中一動，道：「錦秋，寶在這把手之中？」

毛錦秋笑得好開心也好自負，道：「不錯，像那老東西居然也沒搜出來，物歸原主，咱們也該遠走高飛了。」

張海川道：「錦秋，這兩張紋身人皮，事隔這麼多年，會是什麼樣子？可否讓我開開眼界？」

毛錦秋道：「可以，你先把柳條包中的黃、白之物給我包起來，便於携帶，我把這把手割開……」

張海川現在是百依百順，爲了這兩張人皮，很多人都現了原形，尊貴的已失去了尊貴，威嚴的也不再威嚴，人被物慾所惑，必是醜態畢露，如有一面大鏡子讓他們看到自己那副貪婪的德性，連他們自己也感到噁心的。

黃、白之物已包了起來，而那把手也用匕首挑了開來，裡面有一層硬紙殼，還有一層油紙，再裡面就只有一層棉紙包著兩張人皮了。她小心翼翼的抖開來，各有四寸見方，上有藍色紋路，似乎畫的是溪邊景物，有溪有石，還有花木。

兩張人皮同爲一風景圖，只是要拼起來才完整，右上角有「華山毛女峯毛女洞踏罡步斗」字樣。左下角居然是一副聯語：水自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裡過來香。

張海川道：「錦秋，是不是暗示那『舍利金丹』藏在華山毛女峯毛女洞中？踏罡步斗，可是由洞口以踏罡步斗的走法來確定埋藏的地點？」

怪怪地一笑，毛錦秋收起兩張圖，仍用油紙包好，納入懷內，道：「海川，還記得你我初邂逅時，你談到了我們的將來，也談到了對我的愛慕，但現在想想，我們根本沒有將來，當然也沒有愛……」

猛然一窒，張海川吶吶道：「錦秋，妳這說法我就不敢苟同了！這些年來妳雖在于家，咱們可仍然未斷那秋月春花、香火之情吧……」

她乾脆地揮手打斷他的話，道：「張海川，那是慾，不是愛。當你到『都來居』齊翠翹那兒尋樂子的時候，你也不可能沒談到將來和愛慕對不？你本不該第二次再叛屈能伸的，說穿了也很簡單，還不是爲了這兩張人皮？不過，你聽明是聰明，緊要關頭還是想不通，十顆金丹服下去是一種境界，而且沒有第二人服下，那必是唯我獨尊，天下無兩。他是兩人各服下五顆，那就不是唯我獨尊，而是天下無三了！我雖是女人，還是重視寧爲鷄口，不爲牛後那句話。除了第一，第二、和第八、第十八就沒有多大分別了……」

張海川苦笑著，道：「錦秋，以我們的情感，誰服多少都無所謂，我怎會和妳計較這個？」

連連搖頭苦笑，毛錦秋道：「我說了半天，你還是沒有聽懂我的話，我不打算讓任何人分一杯羹！好好！就再說得明確點吧！十顆『舍利金丹』即使分出一粒，我也不爲。這你就懂了吧？」

這次眞的懂了。張海川先是忡怔、尷尬、不悅，然後是冷漠的表情取代了這一切。他以爲他有資格享受十之二三或十之三四顆。一口吞的結局，事先他絕未料到，他冷冷地道：「爲人處世不可太絕，弓弦拉得太滿就會斷掉。」

極爲自然地踱了幾步，她道：「爲人處世，只有在冷靜的時候，才能公正而穩妥地處理事務，而衝動的人只知往前趕路；冷靜的除了向前趕路之外，還有後退的心理準備。這是兩者最大的不同之點！」

他抽出了劍，不久之前他們還溫存過，曾經過另一種戰鬥。但是現在，他只有選擇這一種方式，道：「錦秋，恕我不得不如此了……」

毛錦秋道：「我能諒解你，也希望你在稍後也能諒解我，我們都只是爲了一個目標——出人頭地。誰敢說不對呢？好！辰光不早，你就動手吧！」

長長地嘆口氣，他道：「錦秋，我實在不忍，其實妳只要分我兩三顆，這對妳也無多大損失……」

她又打斷了他的話，道：「一顆都不行，居然還想兩三顆，『拔一毫而利天下而不爲』的老祖宗，你沒聽說過？

好好，我先動手吧……」「嗆」地一聲，匕首和長劍一接，張海川心頭一緊：她會有這麼大的內力？

才折騰了五七招，張海川心亂如麻，如果這娘們不想讓他嚼穀，怕今夜要昇天歸位了。他冷峻地道：「好一個會藏拙的騷蹄子……」

「嗆啷啷」聲中，寒光突然拉長，原來這匕首是把鍊刀，一按把手上的暗簧，刀身彈出，有一根約四寸長的鋼鍊連著，事出陡然，刀已到了張海川的左胸處。張海川還算機警，連格帶閃，勉强閃過，絕未想到還沒站穩，人家又在另一個角度上飛來一刀。「奪」地一聲，戳入他的背上，又露出刀柄。

張海川嗓中「咯咯」有聲，回頭望著正以一手搭在他的肩上的毛錦秋，道：「對於一個淫……淫婦……我……我早該防……防妳一手的……」

她悠閒地笑笑，道：「不錯，人都是在無法補救時方知道某件事應該怎麼做，這眞是造物者所賦予人類最不公平的缺陷，也只有最少數聰明的人才會利用別人的經驗糾正自己的錯誤。而我，正是這種少數人之一。」

張海川的口鼻已滲出血絲，人將死前，那種眼神是十分可怖的。因爲一切一切在此刻都變成美好的了，即使是素日最不喜歡的。他道：「毛錦秋，我眞倒霉……也眞幸運……世上最會僞裝的女人……竟被我遇上了……我估計……妳的身手……應該在于得水……甚至窮家帮長老之上……」

帶點輕蔑的笑意，她道：「你到臨死……還是沒有看清我，張海川，你好可憐啊！」

張海川搖搖欲倒，眼皮子已很沉重，混身顫抖得很厲害，道：「妳……妳打算如何……處置我？連掘個坑也不……」

她搖搖頭，道：「不，你的遺體要讓你的女兒看到，也只有這樣，才合乎我的計劃和我的利益。我作任何事，都不是毫無打算、毫無意義的。張海川，現在你該知道我的用心吧……」手扯鍊子疾轉，鍊刀上的鋼鍊已在張海川的脖子上繞了兩匝，然後猛收。

他的脖子幾乎只有兩寸的直徑那麼粗了，他的雙目暴突、舌頭伸出。但是，由他那眼神看來，他已猜出了毛錦秋的狠毒用意了。她的鍊子反繞一抖，刀拔下，屍體倒地。拭擦刀身收起鍊刀，她不用藍砂掌而用鍊刀以及鍊子勒頸；如果自另一角度來說：善戰者服上刑。她似乎很有點了不起哩！

所謂兵法，不就是一個「詐」字嗎？要不，爲什麼要說「兵不厭詐」呢？這是毛錦秋的理由。

* * *

毛錦秋走了不久，最不該來，至少此刻最不該來的人就來了。屈能伸倏見張海川的屍體，反而嘆了口氣，不能不想：盈盈情何以堪？盈盈怎麼辦？

他還沒有注意到這種死法對他已潛伏了可怖的危機，他發現了柳條包，那牛皮把手已被切去。

既然現場找不到那牛皮把手，可知秘密是在那把手之中的。而殺張海川的人又是誰呢？屈能伸只知道毛錦秋會藍砂掌，她如果要殺張海川，以他們的身手來說，應該用她最拿手的功夫才對，所以他沒想到殺人的是毛錦秋。

這工夫忽然傳來了掠空的衣袂之聲，而且像個女人的步履聲。門被踹開，人已站在門外，月色極好，來人看了一下，突然悲嘶著撲了進來，抱屍痛哭。而且還邊哭邊數落著：「爹……雖然你是受了那個狐狸精所累，可是女兒知道……你罪不及死……爹……儘管你不言不動……爹……女兒却知道是誰害死你的……爹……女兒無能……也要爲你報仇！屈能伸，我知道是你，血債血還，你脫不了干係的……」

這工夫廂房中突然鑽出一個人來，道：「張姑娘，妳可千萬別誤會，俺人格作保，殺人的絕對不是小屈。俺比小屈還早來了一步，由於不知是敵是友，才藏了起來，小屈來時乍見是妳爹死了，奶奶的！他還不斷地自語著：盈盈怎麼辦？盈盈情何以堪？張姑娘，俺說的是句句實話，要是哄妳，俺就是寡婦養的！」

屈能伸早該出來了，他隱在內間，見來者是張盈盈，一時也不知道如何安慰她，繼而聽到她誣他殺人，立刻就出來了，道：「盈盈，妳剛才說什麼來？我殺了妳爹？這怎麼可能？我也是剛來的呀！」

張盈盈突然停止哭泣，站了起來，指著張海川的屍體厲聲道：「屈能伸，你不必狡賴，鐵的事實，坐實你殺人的罪行。第一，我爹剛死，體有餘溫，而你正好在場，還鬼鬼祟祟地藏了起來。第二，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証明，我爹死於烏金蝎尾鞭纏頸，然後背上又中了一匕。不信亮燈來看，是不是如此致死的？」

「飄二爺」亮了燈一照，的確，張海川的脖子上皮開肉綻，顯然是在鞭的力抽猛拉下劃傷窒息，同時又戳了一匕首的。要說張海川和毛錦秋一起，是毛幹的，這有點不大可能。第一，毛無此身手，也不用這種兵刃。但是「飄二爺」深知屈能伸一向是敢作敢當，絕不會做了而不敢承認。

屈能伸攤著手，不知從何說起，道：「盈盈，妳必須相信，我不是作了而不敢承認的那種人，剛才我來了不到半盞茶工夫，也就是剛發現死者是妳爹時，就聽到有人來了，結果是妳，我正在爲妳的處境難過，沒想到妳把我當作兇手，我一時驚得楞住，而忘了馬上出來……」

張盈盈嘶呼著：「你不是忘了出來，而是作賊心虛不敢出來。」

連連嘆氣搖頭，他道：「盈盈，我要是不敢出來，何不一走了之？我總以爲自己沒有做的事，問心無愧……」

「飄二爺」道：「是啊！要是小屈幹的，老實說，他是爲師兄追索仇人的，令尊雖非正兇，昔年也有共謀帮兇之嫌，就算小屈爲師兄報仇，幹了這事，也不能說他殺錯了好人。可是他沒有殺，俺可以看得出來，小屈看在姑娘面上，他似乎並不太計較妳爹這個從犯了……」

張盈盈悲嘶著：「你滾到一邊去，誰要你多嘴多舌地。你們都是一丘之貉，哪會有一個好東西？」

「飄二爺」正要光火，屈能伸道：「盈盈，咱們先不要太固執成見，我說我沒有殺人，妳卻認定是我殺的，而且理由是死者身上的致命傷很像烏金蝎尾鞭及彎匕所致，對不對？」

流著淚怒叱著，她道：「你不用捭闔了！天下沒有這麼巧合的事。除了你，還有誰用右鞭左匕？」

屈能伸蹲下來仔細打量死者的脖子，雖然皮破肉綻，但可看出不是蝎尾鞭所傷，道：「盈盈，我們冷靜地來研究一下，妳看，妳爹脖子上拉傷是一種鋼鐵的鍊子而不是蝎尾鞭，因爲蝎尾鞭每節處都有銳利的薄刃，纏上後用力抽，劃破處是極規則而又極窄的口子，而不是皮肉極度蹂躪所造成的破裂，至於背後那一刀，顯然比我用的彎匕窄些。」他拔出彎匕，上面乾乾淨淨，沒有一點血漬。

「飄二爺」道：「就算殺了人要馬上把刀上的血漬弄乾淨，也沒有那麼快速。這明明是有人嫁禍，他奶奶個熊！咱們自己人要是非鑽牛角尖不可，那可眞是仰臥著生蛋——笨雞哩！」

「嗆」地一聲，張盈盈拔劍就刺，「飄二爺」閃了開去，冷冷地道：「張盈盈，俗語說：明有王法，暗有神。是誰殺的？遲早總會弄清楚，在沒有查明之前，妳可別像個瘋婆子似的亂殺一通……」

這工夫院中突然有人發出冷笑，道：「殺人的兇手明明就是屈能伸，嘿嘿！却硬要一推六二五推得乾乾淨淨！」

猝然回頭望去，院中二人，正是窮家帮的二長老，一是黃鼎文，一個是孫堅。而說話的正是孫堅。

「飄二爺」額上青筋突起，竄到院中，指著孫堅，道：「你是那裡鑽出來的王八蛋，敢在這兒滿口噴糞？這種事可以憑兩片嘴皮隨便亂編胡謅嗎？我操你個小姑媽！外帶八竿子搭不到的小三子！你倒是說說看，小屈把你們家那個沒牙的祖奶奶操傷哩！惹起你他奶奶的吃胡稽拉蓆子，到處耍羊角瘋？暈陶陶地胡說八道？」

孫堅可不冒火，他要是隨便發火，可就不會在百里光身邊吃香喝辣的了。他抱拳道：「張姑娘，在下來時，姓屈的剛剛拭淨了刀子，要是沒殺人，拭刀幹什麼？」

屈能伸氣得發抖，可是他和「飄二爺」不同，知道窮家帮這辰光是唯恐天下不亂，他冷峻地道：「如果在下沒猜錯，你就是百里光身邊的紅人孫堅了？」

孫堅道：「區區正是。」

屈能伸吸口氣使自己穩定下來，道：「孫長老，你既然沒看到我殺人，就不可憑臆測猜忌別人。甚至於我來此也沒有必要使出彎匕，這當然都不必談它，問題是，你咬定我屈能伸殺了人，試問，屈某殺人大約有多久的時間？」

孫堅道：「這個我可不大清楚。大概不會太久吧！」

「飄二爺」吐了口痰，道：「你不清楚却和鴨子一樣，到處亂呵！奶奶的！你說，你什麼時候最清楚？」

孫堅臉上閃過一絲薄怒，但他仍然不搭腔。

屈能伸道：「孫長老，你也認爲不會太久對不對？這就是了。你不妨進去看看屍體的脖子，皮破肉綻，張姑娘認爲是我的蝎尾鞭抽勒造成的。你的看法呢？」

孫堅道：「那當然可能！」

「飄二爺」火兒更大了，吼着道：「俺說俺昨天晚上玩過你大嬸，你沒弄清楚，你也以爲有可能對不對？好，試問，要是以蝎尾鞭抽勒死者的脖子而致皮開肉綻，鞭上絕對有肉屑或血漬，那東西擦起來更難對不對？小屈，把鞭梢給他看看，上面有無肉屑或血漬？」

這話很有力量，要在短時間內擦淨蝎尾鞭和匕首，那簡直不可能。屈能伸一抖鞭，有如一根竹竿伸了過去，就憑這一手以無形罡氣御有形之物的深奧內勁，孫堅就知道彼此的差距了。屈能伸道：「二位請仔細看看，有沒有血漬？」

但孫、黃二長老根本不正眼去看那蝎尾鞭，以眼角瞟了一下，却道：「張姑娘，在下所看到的只有這些，就事論事，殺人者是誰？應該呼之欲出。不過，在下二人既然並未看到殺人當時的現況，也不便一口咬定，姑娘是聰明人，任何人殺人，必有殺人的理由，除非殺人者是個瘋子。」

「飄二爺」疾撲而上，大鋼摺扇連搧帶掃，瞬間就是十來個無法分解的閃電動作，二長老硬被逼退了一步，屈能伸喝止了他。

孫堅笑道：「『飄二爺』，雖然風傳你手底下有那麼兩下子，要想殺人滅口嘛！還差得遠哩！」

「飄二爺」戟指著孫、黃二人道：「小屈……你看這兩個雜碎，眞是賊咬一口入骨三分哪！」

屈能伸冷冷地道：「二位也算是一大門派中的頂尖人物，爲何口德不修

，信口誣詐？這『殺人滅口』之詞也可以隨便亂說的嗎？」

黃鼎文道：「作證本就是不討好的事，尤其對於作壞事的人，而身爲一派的長老，遇上這種事能明知而不過問嗎？」

「飄二爺」像一頭發怒的刺蝟，道：「小屈，你別管這兩個渾球是誠心來製造糾紛的。吃百家飯長大的人，天生有一種自卑，而有深厚自卑的人，必然看什麼人都不順眼，好像天下的人都對不起他們。所以他們孤僻、偏激，甚至顧影自憐。俺說小屈，你要是不信，不妨仔細看看，這些人是不是有那麼點分桃斷袖的架式？」

這些話張盈盈當然不懂，尤其他有濃重的方言鄉音，她那知「飄二爺」的想法？你們不是口口聲聲說是要殺人滅口嗎？乾脆就這麼辦，宰了你們兩個，就不會再有人信口開河、造謠生事了。

但兩個長老，尤其是孫堅，是個最工於心計的人，那會不知「飄二爺」的動機，孫堅道：「屈大俠，你說說看，這可是正人君子應該有的談吐嗎？」

冷冷一笑，屈能伸道：「『飄二爺』的話，兩位可能越吮巴越不是滋味。二位也不妨琢磨琢磨，二位剛才所說的話，別人聽起來又有什麼感受？兩位眞的看到在下在拭擦匕首嗎？得了吧！老兄，二位所想的，大家心裡清楚，摸摸自己的良心，昧心話說多了，老天爺也不照量吧？」

孫堅笑笑道：「在下剛剛說過，剛來時只看到那麼一點，沒看到的可不便多言。這是非之地，我倆這就告辭……」

「飄二爺」就那麼一飄，擋住了去路，道：「走？他奶奶的！要走把孩子留下，漏子捅出來了，拍拍屁股一走，你們也太天眞了吧！」

這兩人自忖不怕「飄二爺」，却怕屈能伸，黃鼎文親歷其境，那種兇猛慘烈的搏殺方式，是他有生的第一次經歷。他這一輩子都不想再有第二次了。他道：「張姑娘，妳評評這個理。這位要不是想殺人滅口，那是……」

可是屈能伸這人雖然坦誠，對這種瞪著眼睛說瞎話的人却也有他應付之道，急忙移動身子一擋，對盈盈道：「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所以君子當存含垢納汚之量，不可潔僻孤獨，與世不容……」張盈盈未聽到黃鼎文的話，「飄二爺」已經以雷霆萬鈞之勢撲上，大鋼摺扇猛戳黃鼎文的同時，旋腿踢踩有如無儔的鋼棍搗向孫堅。

那邊是屈能伸還在闡釋他的人生哲理、處世之道，而且滔滔不絕，使張盈盈雖不愛聽却又無暇去顧及孫、黃二人。屈能伸道：「怨與德是相對的，所以恩與仇也是對立的，對一方面施恩，對另一方面就會結仇，也可以說仇是由恩而成的。因而沒有恩也就沒有仇，如不想有人仇我，最好別讓人向我感恩……」

這工夫「飄二爺」的攻擊主要目標是黃鼎文，對於孫堅，他似乎視爲次要，因而還挨了他的一竹杖，也就露出了敗象。

這在孫堅看來，「飄二爺」以一對二，著實了得，却也不像黃鼎文所形容的那麼難以應付。尤其掃中了對方一杖，對方的身法呆滯不暢，守多於攻，孫堅加緊攻擊，想在屈、張二人交談完畢前把「飄二爺」擺平。

黃鼎文也不遺餘力，因爲他不想再栽一次，兩人不約而同地猛攻猛打，「飄二爺」又被黃鼎文砸了一掌。而屈能伸背向這邊，似乎正和張盈盈談得起勁，一點也不關心「飄二爺」。

這辰光「飄二爺」大摺扇猛搧，身子未落，兩道寒光呼嘯而下。一取黃鼎文的咽喉，一取孫堅的小腹。這小飛刀手勁足、準頭夠，而攻黃鼎文是配襯，旨在使他們無法還手協助孫堅，所以才攻咽喉，這部位的面積太小，稍一閃動即可避過。所以對敵玩命，沒有十二成把握，絕不攻擊這一部位。大多攻擊心、胸及腹部，因爲這些部位面積大，而且處處皆是要害，任何一處中一飛刀都能致命。

這是他的主要目標，攻擊的中心重點。而且是在孫堅身子似轉未轉之前射到，他的身子剛轉過來，躲不勝躲，格也不及，「卜嗤」聲中，破臍而入，只有刀柄在外。

這是因爲孫堅居心至毒，信口雌黃，一口咬定說是看到屈能伸在擦拭匕首，其實他來此迄今未拔匕首。因而屈能伸也恨透了這種一肚子壞水的陰詐貨色，他故意不看現場，表示他估計「飄二爺」可以應付，也猜出「飄二爺」想以飛刀餵上孫堅。果然不負所望，怪叫聲傳來，屈、張二人回頭望去，只見孫堅捂著肚子，眼珠子白多黑少，鮮血自鼻中及口角淌下滙於下顎滴在鞋上及地上，道：「你……你們這……這是滅……」像個宿醉未醒的酒鬼，軟骨郎當地塌在地上。

「飄二爺」似乎也慌了手脚，攤著手道：「俺說孫長老……你別熊人哩！憑你在百里帮主面前……紅得發紫……會閃不過這一柄飛刀，何況……俺不過有一搭沒一搭地試試看，可沒想到你老兄是傻小子睡涼炕，全憑火氣旺。奶奶個熊！不會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竟敢以肚皮接刀，你這是和誰過不去？這……不是害人嗎？」

孫堅本是萎頓在地上，這工夫已經躺得四平八穩，呈大字型仰臥地上，小飛刀還在他的肚皮上。

黃鼎文驚得原地轉了一匝，搓著手，然後伸手一試，大概是已經涼了蛋哩！收回手目注「飄二爺」一字一字地道：「姓康的，你別展揚，自有人拾奪你這個兇手的。」（未完．六）

上文提要：五毒手駱倫追擊陸翰飛，也闖入了東廂，衆人都給雙煞無理留住，不准擅出，陸翰飛和旋風煞拚搏；五毒手和陰風煞拚鬥，尚未分勝負，此時突來了逢家驄入來解圍，雙煞仍不肯罷休，冷秋霜將逢家驄打倒，接着陸翰飛和她拚鬥，又來了個小女孩吹九孔鐵笛解圍，雙煞不敢戀戰離去，靈岩大師和陸翰飛、楚湘雲也趕去隨縣……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斧環傳奇

湘雲遭劫持　贈送避毒珠

車把式終究看得多了，瞧著這般情形，不由驚慌起來，藉故悄悄走近陸翰飛身邊，低聲說道：「客官，這些人看來來路不正，出了鎮頭，到安陸還要三十來里，這段路前不靠店，後不靠村，咱們可得小心一些才好！」

陸翰飛自知功力大進，即使在以前，他也不會把這些人放在眼裏，聞言只是含笑點頭，並未作答。

楚湘雲倚在車中，問道：「陸大哥，是不是有賊盯著我們？」

陸翰飛笑笑道：「只是幾個毛賊。」

楚湘雲幽幽的道：「靈岩大師的話，我越想越對，在江湖上，遇事都要小心爲上，我以前總覺得天底下，除了傳說的『紫雲東仙』之外，『白帝西毒』，不出四川一步，武林中，只有『中州一僧』和咱們師傅『南北雙嶽』了。現在才知道江湖上奇才異能之士，多得很呢，這次爲了白衣劍侶金玉雙奇的寶藏，不知有多少人暗中跟著我們，都欲得之而後快，我眞躭心……」

陸翰飛笑道：「湘雲妹子，妳太多想了，厲山雙煞我們都會過了，還怕誰來？」

楚湘雲搖搖頭道：「不，這幾天我老是心神不定，好像……好像我們就會分開似的……」

她看著陸翰飛，秀目中含蘊著兩眶淚水，慢慢把頭靠到陸翰飛肩上。

陸翰飛看她一臉纏綿悽然的神情，不覺心動，伸手輕擁她嬌軀，低聲安慰道：「湘雲妹子，快別多想，你還是好好養息吧！」

楚湘雲眨眨眼睛，道：「我不是多想咯，賽孫臏也是這麼說，武林中人，都希望從我們身上，追出藏寶下落。」

陸翰飛道：「我們到石鼓山去的目的，只是爲了仇人下落，反正又不是想得到什麼寶藏，任他們去，也就是了。」

楚湘雲道：「是啊，我也這麼想，我們報了師仇，就不要再在江湖上走了！」

她說到最後一句，聲音漸漸低了下來，又把頭靠在陸翰飛肩上。

車輪滾轉，轆轤不絕，車身不住的顛簸，楚湘雲一個嬌軀依靠在陸翰飛懷裏，柔肌軟滑，溫香襲人，任你陸翰飛心若鐵石，也由不得心旌搖蕩，週身俱覺有些異樣感覺！

正當此時，只聽一陣鸞鈴馬蹄之聲，迎面馳來，往簾外瞧去，又有七八匹駿馬，分向轎車兩旁擦過，有幾個公然縱馬逼近，到距離車子兩三丈時，方始勒馬，橫眉豎眼的向車中直瞧，才撥轉馬頭，希聿聿打橫裏掠過。

陸翰飛恨不得出手教訓他們一頓，但繼而一想，這些人分明只是三四流脚色，可能還有主使之人，自己索

性裝作不知，瞧瞧他究竟如何向自己下手？

車抵安陸，還不到傍晚時分，依著陸翰飛，要趕到雲夢，再行落店。

那知駕車的先前瞧到這些陣仗，早已捏著冷汗，此時眼看安抵大邑，那肯冒險，諉稱車軸失靈，須找車店敲打，再也不肯趕路。

陸翰飛知他膽小，只得找了一家客店落脚，店伙瞧著兩人氣概不凡，一直領到後進，陸翰飛要了兩間上房。

果然過不一會，那跟著下來的一些人，也三三兩兩進入店中投宿。

陸翰飛雖沒把他們瞧在眼裏，但這般明目張膽的跟著自己，也不禁暗自冒火，只是弄不清楚這些人究竟是什麼路數？

店伙送上茶水，盥洗完畢，方想到隔壁楚湘雲房中瞧瞧，瞥見門帘外面，正有一個漢子，賊頭賊眼的往裏窺看！

陸翰飛冷笑一聲，右手輕輕往門外揮去！

他這一手，使的正是東方矮朔公羊叔的「無形掌」，一掌出手，絲毫不見風聲，但聽得「啊喲」一聲，那漢子一個身子，砰的丟出一丈開外，跌了個狗吃屎，敢情還受傷不輕，口中「啊」「啊」直嚷，一時掙扎著爬不起來！

陸翰飛想不到自己初次施展「無形掌」，輕輕揮出，居然有這般凌厲，心中也著實一怔！

只聽店伙的聲音，道：「這位客倌，你……你老怎麼了？」

那漢子伸著舌頭嚷道：「操他奶奶的熊，這……這後院子有鬼，有……有鬼！」

他吃了大虧，還只當撞上了鬼！

店伙忙道：「你老別說笑話，小店那會鬧鬼，你老讓小的扶你回去吧！」說著扶起漢子，往外走去！

那漢子一路還直嚷著：「啊唷！」

這一下，直把住在外院的一些人，瞧得面面相覷，默不作聲！大家心頭明白，同伴可能遇上了高手，決非神道鬼怪，偏偏那漢子一口咬定是鬼。

陸翰飛暗暗好笑，走到隔壁房中，把方才情形和楚姑娘說了，直笑得楚姑娘喘不過氣來。

晚飯之後，陸翰飛要楚湘雲安心休息，自己卻只在床上打坐運功，不敢大意。

這一晚，就因那漢子遇鬼，這些跟踪的人，雖然壯著膽子，不時的向後院來往窺伺，但誰都心存戒懼，不敢過份逼近。

一宵無事，第二天清晨，等陸翰飛起來，盥洗完畢，楚湘雲經過整天休息，精神也好了許多，兩人吃過早點，車把式已在門外套好了車，陸翰飛會過店賬，只見客店中靜悄悄的，那些人業已走得一個不賸了。

車把式壓低聲音笑道：「客官昨天沒有出事，眞是運氣，天幸這些人全走了，小的眞是躭心！」

陸翰飛笑了笑，道：「老大，你也忒小心了，我們身邊又沒帶多少金銀，那會有什麼意外？」

車把式縮著頭道：「客官還是第一次出門，這年頭，像你們這兩位衣冠楚楚的大少爺，大小姐，怕不是官宦人家出來的？那會不引起歹人眼紅？」

陸翰飛因這些人突然悄悄撤走，心中更覺事有蹊蹺，暗想他們許是自知不是自己兩人對手，不是趕去報訊，便是在前面等候。

這就讓楚湘雲獨自在車中休息，自己卻跨坐在車把式身旁位上，以便隨時留意，提防他們突施暗襲。

那知過了雲夢，依然絲毫不見動靜，楚湘雲等得有點不耐，探頭道：「陸大哥，怎麼他們還沒有來？」

陸翰飛笑道：「恐怕就在前面也說不定！」

車把式不知兩人說些什麼，回頭瞧了一眼，兀自趕著車子。

這條官道，左面臨水，右邊卻是一大片密林，兩人說了不多一會，忽聽頭頂嗚嗚幾聲響箭，飛掠而過，樹林中突然湧出二三十名大漢，一式青布包頭，黑衣黑褲，手執兵刃，默不作聲的攔在當路！

車把式一看情形不對，趕緊拉住牲口，抱頭在地上一蹲，這是他們行脚的規定，只要不亂逃亂跑，對方決不會加害於他。

陸翰飛縱目瞧去，這瞬息工夫，二三十個大漢，倏地往左右一分，中間緩緩走出兩人！

左邊一個是身材高大的老大，生得三角濃眉，眼珠凸出，正是自己在武陵山見過的黔幫幫主獨角龍王沙無忌！

另一個是道家裝束，灰袍椎髻，骨瘦如柴的蒼鬚老道，肩頭斜背一柄似劍非劍的帶有雙鈎的怪兵器！

陸翰飛目光一轉，心中明白，獨角龍王沙無忌上次被「透骨陰指」嚇退，此番敢情約了幫手同來，這老道人兩眼神光如電，自然不是等閒人物！

心念疾轉，一面飄然下車，抱拳道：「沙幫主請了，你攔住陸某去路，意欲如何？」

獨角龍王沙無忌還沒開口，那蒼鬚老道已望著陸翰飛，回頭道：「沙幫主，這娃兒就是南北雙嶽門下！」

獨角龍王對蒼鬚老道狀極恭謹，聞言連忙笑道：「他是南嶽簡子眞的門下，還有一個女娃兒，就在車中。」

「在車中又怎麼樣？」楚湘雲突然掀開車帘，一躍而出！

陸翰飛回身道：「妹子，你只管在車中休息，用不著下來。」

楚湘雲掠掠鬢髮，甜笑道：「我早已休息好了，不礙事。」一面又冷冷的

道：「人家是衝著我們南北雙嶽而來的，我幹嘛要躲在車子裏，人家還當我怕了他們呢！」

獨角龍王沙無忌皮笑肉不笑的微微一笑，道：「兩個娃兒聽著，老夫對你們並無惡意，你們此去石鼓山，數百里之內，等候著攔劫你們的高手，大部份都是武林中極厲害的人物，光憑你們兩個娃兒家，武功再高，也決難闖得過去。這位郝眞人，三十年前就已名震八荒，由老夫敦請出山，此來並無惡意，不但決不加害你們，而且還可以護送你們到達地頭，等取出白衣劍侶金玉雙奇的藏寶，讓老夫瞧瞧就行，這對你們來說，實是一舉兩得之事。」

楚湘雲哼道：「沙幫主，你這番好意我們謝啦！我們不稀罕什麼藏寶，也不怕什麼人攔劫，我們前去石鼓山，只是和人有約，打聽我們兩位恩師的仇人，你覬覦寶藏，你自己到石鼓山去找就是，和我們無關。」

她一口氣咭咭格格的說來，如落珠玉盤，說得極快，絲毫沒有把獨角龍王和郝眞人放在眼裏。

獨角龍王臉上飛起一絲怒意，兩顆凸出的眼珠一翻，懷疑的道：「你們和誰約在石鼓山相見？」

楚湘雲暗叫了聲「糟」，自己一個不留神，露出口風，但她心思敏捷，立即接口道：「他就是殺害我們恩師的仇人，也就是那晚使『透骨陰指』的人。」

那郝眞人手捋蒼鬚，抬頭問道：「此人是誰？」

楚湘雲和他目光一對，只覺有若兩道森森寒電，罩著自己全身一般，心頭不由猛地一驚，這老頭好精湛的內功，一面搖頭道：「我們也不知他是誰，只知他是殺害我們兩位恩師的仇人。」說到這裏，朝獨角龍王道：「沙幫主，如果沒有別的指教，我們可要上路啦！」

說著朝車把式招手道：「喂，老大，你快來駕車咯，咱們要走了。」

「陸大哥，上車吧！」

她說來自然，好像當眞話已說完，急著上路！

獨角龍王微微一怔，驀地大喝一聲道：「站住！」

楚湘雲回身道：「噫，你還有什麼事嗎？」

獨角龍王冷笑道：「他既然約你們前往石鼓山，怎會不知他是誰？」

楚湘雲眨了眨眼睛，咭的笑道：「他和你一樣，也是爲了白衣劍侶的藏寶，自然要到石鼓山去。我們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怎會知道他是誰？你不是也遇上過嗎？你知道他是誰？」

獨角龍王怒嘿一聲道：「老夫正要找他算賬。」說罷一頓，慢慢朝楚湘雲逼近，又道：「那麼你們兩個娃兒，還是跟老夫走吧！」

楚湘雲退了一步，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獨角龍王道：「老夫實是好意，護送你們到石鼓山去。」

楚湘雲道：「我們不用人家護送。」

獨角龍王沉聲道：「老夫言出如山，那也由不得你們。」

陸翰飛橫身攔在楚湘雲面前，喝道：「你待怎的？」

獨角龍王大笑道：「你們兩個娃兒家，有多少道行，還不乖乖的跟老夫走？」

話聲才落，遙聞一陣桀桀怪笑，破空傳來，兩條人影，疾若流星，打樹林上墜落，不，一共是老少三人。

陸翰飛瞧清來人，不由暗暗叫苦！

原來這三人，正是山神廟被「九孔鐵笛」驚走的厲山雙煞和他們徒兒冷秋霜姑娘！

旋風煞一雙綠陰陰的眼睛，朝獨角龍王瞥了一下，桀桀笑道：「想不到江湖上還有點名氣的雲南幫，居然沒出息到作起攔路打劫的勾當來了！」

獨角龍王沙無忌雖然沒見過厲山雙煞，但二十年前，也聽人說過，這時瞧到兩人，心頭猛地一沉，正想開口！

只聽郝眞人拈鬚笑道：「木老哥賢伉儷，三十年不見，難道連貧道也不認識了？」

厲山雙煞飛身落地，因蒼鬚老道站在人叢裏，並沒注意，聞言不由一怔，陰風煞鳩臉上露出笑意，搶著說道：「我當是誰，原來是郝眞人，早在二十年前，就聽說你隱居高黎共山，是什麼風又把你吹出來了？」說著，又尖聲叫道：「秋兒，你快去見過神鈎眞人郝老前輩。」

冷秋霜落地之後，一雙清澈如水的秋波，只是脈脈含情的瞟著陸翰飛。

她十七年來，一直隨著她師傅師公，從沒在江湖上走動，那天在山神廟和陸翰飛打了一陣，不知怎的，心頭對他竟然起了一種說不出的好感，小姑娘還不懂什麼叫做情愛，但這幾天心裏老是有他英俊的影子，此時見到了他，卻又羞怯怯的不大自然，心頭感到微微跳動。

這時給師傅這麼一叫，不禁臉上一紅，走到郝眞人面前，福了福，低低叫了聲「郝老前輩。」

陰風煞瞧到自己徒兒羞答答的模樣，和以前簡直變了一個人，不由朝陸翰飛看了一眼，心中有些明白。

郝眞人兩道銳利目光，朝冷秋霜上上下下一陣打量，呵呵大笑道：「賢伉儷二十年不出，居然調教出這麼一個好徒弟來。」

陰風煞得意的陰笑一聲，道：「別叫郝眞人見笑，咱們兩個老不死，這點玩意，也算不了什麼，只是秋兒，總算練會了『九陰神功』，所以帶她出

來，見見世面！」

「九陰神功」乃旁門中最厲害的功夫，郝眞人自然知道，聞言不由一驚，暗想：難怪這女娃兒方才朝自己一福之際，微微感到有一絲寒意！

心中想著，面上卻絲毫不露，含笑道：「賢伉儷此來，想必也是爲了白衣劍侶藏寶之事？」

旋風煞木通乾笑了兩聲，正待說話，陰風煞橫了他一眼，才道：「郝眞人遠在高黎共山，都已經聞風趕來，咱們枉自住在中原，前天才聽說起，南北雙嶽的兩位高足，得到了白衣劍侶的寶藏的隱秘，引起許多江湖朋友覬覦，想從他們兩位身上著手。」她頓了頓，回頭叫道：「老不死，咱們前天聽到這風聲，是不是這麼說著？」

旋風煞木通，平日最是懼內，他雖然記得清清楚楚，那天陰風煞說過：咱們兩人，當年不聽師傅臨終囑咐，沒等『九陰神功』練成，便成了親，以致一生無法再練，二十年來，滿心想調教出一個徒兒，練成神功天下就無人能敵，不料又被少林賊禿無意破壞，害得秋兒只有三成功力，如今白衣劍侶的藏寶出世，對咱們正是好機會，只要奪到了手，一樣可以獨霸武林。

但他平日懾於坤威，此時給陰風煞這麼一問，竟然怔得說不上來！

其實，陰風煞那裏容他開口，鳩臉一沈，冷哼道：「老不死，你眞越老越昏，這幾句話都說不上來，前幾天你聽到這個消息，我不是告訴過你，『咱們陰山一派，祖師傳下來的功夫，一生都練不完，還想什麼人家的東西？』你說：『東西咱們當然不要，只是簡子眞和咱們還有點交情，那年咱們爲了煉一爐『八寶回生丹』，缺少一味百年『斷續』，在衡山整整找了兩天，找到的都不適用，後來遇上簡子眞，他慨然相贈，憑這點交情，咱們也得趕去。』」

旋風煞木通聽得又是一怔，暗想這事倒是有的，但自己幾時說過要趕去幫忙，心中想著，一面卻連連點頭，表示自己說過。

陰風煞又道：「我給你一提，想起前幾天咱們在山神廟遇上的那個小子，正是簡子眞一路，就要你趕快趕來。你說：『這次恐怕沿路攔襲的高手不在少數，咱們暗中保護，也就是了，如果用不著咱們出面，咱們也免得傷了江湖義氣。』你那天可是那麼說的！」

她兩隻綠慘慘的眼睛，狠狠的盯了旋風煞一眼。

旋風煞越聽越奇，想不到她明明商量好暗中追來，乘機刦奪，怎麼一下反而幫起這兩個小娃兒來了？

聞言連連點頭道：「是，是，咱們就是這樣趕來的。」

陸翰飛、楚湘雲想不到這一雙魔頭，原來還是暗中保護自己來的，聞言雖感意外，只是站在一邊，靜以觀變。

冷秋霜姑娘聽師傅偏向陸翰飛一邊，心中暗暗高興。瞧著他低頭一笑。

楚湘雲瞧得心中有氣，小嘴一披，嬌軀故意緩緩的朝陸大哥身邊靠去。

「哈哈！」郝眞人撚鬚大笑道：「賢伉儷這麼說來，是衝著貧道來的了？」

陰風煞柯靈笑了笑道：「那也不然，郝眞人和咱們厲山雙煞多年交情，老朋友也犯不著動手過招，咱們只不過怕江湖朋友，在路上攔擊陸少俠兩位，聊盡心意，至於到了石鼓山之後，他們能否取到藏寶，咱們也無能爲力。」

郝眞人笑道：「沙幫主邀貧道出山，原意也是要護送兩個娃兒到地頭去，而且貧道兩個劣徒，一個喪在『陰骨透指』之下，一個喪在華山『太白神針』之下，也要趕到石鼓山討點公道，這裏既然有賢伉儷，咱們就在石鼓山相見吧！」

獨角龍王沙無忘聽郝眞人這麼一說，立即一揮手，率同手下大漢退入林中。

陸翰飛拱手道：「南嶽門下陸翰飛，多謝兩位排解！」

陰風煞朝陸翰飛笑了笑，拉起冷秋霜纖手，回頭道：「老不死，咱們走！」

三條人影躍上樹梢，一閃而沒！

楚湘雲瞧著他們身形，低低的道：「陸大哥，你當厲山雙煞眞是好心？」

陸翰飛怔道：「你沒聽陰風煞說，先師當年對他們有恩？」

楚湘雲披披嘴道：「簡師伯爲人磊落光明，厲山雙煞雖惡名久著，但他們找的百年續斷，乃是爲了煉製傷葯之用，送他們一株，自然是眞。只是陰風煞說的這番話，從旋風煞唯唯否否一臉驚奇的神色上看來，其中分明有詐。」

陸翰飛懷疑的道：「那麼他們這又爲了什麼？」

楚湘雲嗤的笑道：「還不是爲了石鼓山藏寶？」

陸翰飛道：「他們不是早已聲明了，不想染指嗎？」

楚湘雲道：「你相信他們鬼話？這是巧取豪奪，手法各有不同。」

陸翰飛還是不信，楚湘雲嫣然輕笑道：「看樣子，陰風煞想用美人計呢！」

陸翰飛給她說得俊臉一紅，正想說話！

只見車把式從車下爬了出來，哈腰諂笑道：「原來兩位客官都是有大本領的人，小的白替兩位躭了一會心。」

楚湘雲笑了笑道：「今日之事，你不可亂說！」

車把式一臉惶恐的道：「小的吃這

碗飯，只求平安，就是大小姐沒吩咐，小的也不敢多說半句。」

兩人上車之後，車把式立即揮動長鞭，這一路上，並沒遇上意外，不到傍晚，便已趕抵夏口。

陸翰飛因久慕黃鶴樓之名，如今路過此地，正好忙裏偸閒，覷空登臨，當下和楚湘雲一說，楚姑娘自然高興，兩人付了車資，匆匆渡江。

江夏，就是現在的武昌，據長江右岸，城內有蛇山，和漢陽的龜山，夾江對峙，形勢險要天成，自古爲兵家必爭，視爲重鎭，商賈雲集，此時華燈初上，行人摩肩，顯得十分繁華。

兩人在街上找了一家清靜客棧落脚，盥洗完畢，便離開客店，往黃鵠磯而去。

楚姑娘換了一身天青緞子滾銀邊的對襟裏身短衫，百摺青羅裙，外披銀色一口鐘，腰佩長劍，更顯得穠纖合度，婀娜動人！

陸翰飛還是書生打扮，青巾，藍衫，配著他玉面朱唇，腰懸長劍，另有一種蕭洒出羣的氣概！

一對璧人，一路上不知羨煞了多少來往行人，一刻光景，就到了黃鵠磯邊。

黃鶴樓之爲人豔稱，當然俯瞰江漢，極目千里，是它一大特色，但舉凡名勝古蹟，總得有一層和仙佛有關神秘色彩，使人津津樂道才行！

據說當年有一個叫費文褘的，學成仙術，騎了一隻黃鶴，在這裏休息，才有此名。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崔灝這首「黃鶴樓詩」使得當時的大詩人李白擱筆一嘆，不敢再題，這首詩也幫助了黃鶴樓，其名益彰。

兩人拾級登臨，佇立廻欄，放眼望去，但見烟波浩渺，雲水蒼茫，漁火舟影，和隔江的萬家燈火，相映成趣！

樓上原有賣茶的座位，此時替兩人泡了兩壺清茗送來！

楚姑娘脫下披風，倚欄坐下！

這一轉身，瞥見左側窗口一張桌子上，坐著兩人，正在臨江對酌！

這兩人，一個身穿古銅團花長袍的老者，紫臉長鬚，環眼重眉，年約五旬以上。

老者對面，是一個二十七八的麗人，一身黑緞衣裙，繡白色牡丹，頸上掛著一串寶光閃鑠的珍珠項鍊，秀髮堆髻，斜簪一支碧玉鳳釵，蛾眉淡掃，櫻唇輕點，生得膚白勝雪，嬌豔如花。

桌邊站著一個十五六歲的青衣小鬟，也生得眉目清秀，在身側伺侯，不時的替兩人酌酒。

他們敢情是自己帶來的食盒，四五碟菜餚，望去件件精美，連杯筷碗碟，也全是細磁精品，相當考究。

楚湘雲暗暗尋思，這老者如非當地縉紳，當是攜眷過境的顯貴，不然那有這等氣派。

心中想著，一面低聲說道：「大哥，我們方才也應帶個食盒來，在這裏邊吃邊瞧，該是多好？」

陸翰飛堪堪回頭瞧去！

只聽那老者呵呵笑道：「賢兄妹乘興登臨，飽覽清幽，當非俗客，如不嫌棄，請過來喝杯水酒如何？」

那老者隨口說來，聲若洪鐘，陸翰飛聽得一驚，此刻樓上，除了自己兩人，別無遊客，他分明是對自己說話！

啊！自己和對方相距少說也有三丈遠，湘雲妹子剛才說得極輕，居然被他聽到了！

這就慌忙站起身來，拱手道：「小可兄妹，路過此地，順道一覽名勝，有擾老丈清興，萍水相逢，怎敢再事打擾。」

說話之時，略一抬頭，和老者目光無意一接，陡覺老者目光如電，使人不可逼視，心下不由一驚！

老者臉上，也同時微微一怔，接著手捋長鬚，大笑道：「老夫也是路過此地，停舟一遊，賢兄妹何用過謙。」

處此情景，陸翰飛自是推辭不得，只好低頭對楚湘雲道：「湘雲妹子，老丈既然這般說法，我們就過去吧！」

說著，等楚湘雲站起身子，一同走了過去。

小鬟已迅速替兩人排好杯筷，搬過兩條櫈子，老者和麗人，也同時站起身來。

陸翰飛趨前一步，長揖道：「小可兄妹初次出門，不懂規矩，承蒙寵邀，幸何如之，敢問老丈上姓尊稱，以便請教。」

老者捋鬚笑道：「老夫已有二十年不在江湖走動，賤號也不用久矣，近來忽動遊興，才攜小妾一覽中原之勝，來來，賢兄妹快請坐下好談。」

陸翰飛聽他口氣，知是武林前輩，不願以姓名示人，也就不客氣，告罪落座。

小鬟替兩人斟上了酒，老者舉杯一飲而盡，笑道：「殘餚水酒，不成敬意，賢兄妹珠樹琪葩，清雅脫俗，不嫌老夫慢客才好。」

陸翰飛忙道：「小可得瞻風儀，已感榮幸。」

說著也舉杯一口飲乾，只覺酒香清洌，喝下喉頭，另有一縷清芬，留在齒頰之間！

黑衣麗人也舉杯向楚湘雲勸酒。

楚湘雲搖搖頭道：「我和大哥都不會喝酒的咯！」

黑衣麗人貝齒微露，纖纖玉手，捏著小杯，嫣然笑道：「小妹子，這酒是用梅蕚冰雪釀製的，聞起來清香醇厚，喝了不會醉人！」

楚湘雲只好也喝了一盅。

小鬟又替大家斟上了酒，老者和陸翰飛對飲了幾杯，含笑問道：「賢兄妹身佩長劍，想必也是武林中人，不知尊師是誰？」

陸翰飛不好隱瞞，只好把兩人來歷，照實說了。

老者手捋長鬚，呵呵大笑道：「名師出高徒，老夫先前瞧到兩位，就知必有來歷，尤其陸小兄精氣內歛，內功深厚，乃是南北雙嶽的門人這就難怪了！哈哈，老夫二十年前，和兩位尊師，曾有一面之緣，算來也不是外人。」

他說到這裏，微微一頓，回頭道：「三娘，可惜驄兒不在，不然，讓他們年輕人，交個朋友，倒是好事。」

陸翰飛聽老者口氣，和自己師傅還是舊識，慌忙與楚湘雲一同起身施禮道：「晚輩不知老前輩還是先師故人，失禮之處，還望前輩多多恕罪！」

老者搖手道：「兩位不可客氣，老夫和尊師也只見過一面，並無深交，今晚登臨勝地，只管喝酒，兩位千萬不可拘束。」

說著連乾了兩杯。

陸翰飛、楚湘雲都不會吃酒，喝了幾盅，便停杯不吃，老者也不强勸，自己一邊喝酒，一邊和陸翰飛說些江湖奇聞。

黑衣麗人也和楚湘雲談得有說有笑，十分投機。

正當此時，忽聽茶博士的聲音大聲吆喝：「喂，老鄉，喂，喂，你別再往裏亂闖，啊……你……你快出去……」

陸翰飛回頭瞧去，只見茶博士好像瞧到什麼可怕東西，脚下不迭後退，他對面卻有一個人施施然往裏走來！

口中嘿道：「老子愛來就來，你管得著？」說話聲中，業已逐漸走近！

原來那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乞丐，肋上夾著一卷草蓆，下身穿了一條犢鼻褌，上身完全赤裸，只披著一條布帶！

不，他身上是一條五色斑爛的大蛇，從左肩盤到手腕，一顆三角形的蛇頭紅信吞吐，形狀極爲可怖！

頭頂也盤著一條翠綠小蛇，昂著蛇頭。

人還沒走近，一股刺鼻的腥羶之氣，業已中人欲嘔！

那乞丐生相獰惡，黃眉毛，三角眼，滿臉鬍，兩條膀臂上斑斑點點，全是傷疤！

他冷冷的瞥了大家一眼，一聲不作的取下草蓆，在地上攤開，蹲身坐下。

破蓆攤開之後，更有一股穢臭氣味，直衝大家鼻孔！

他身子坐下，盤在身上的那條斑爛大蛇，早已緩緩沿身而下，在蓆上盤成一堆，昂起蛇頭，一雙閃著凶光的眼睛，却盯著桌上幾人直瞧，血紅的舌頭，一伸一縮，不住的舔動，大有擇人而噬的神氣！

楚湘雲瞧得心頭直是作嘔，趕緊別過頭去，不敢再看！

陸翰飛細瞧這乞丐太陽穴高高隆起，分明是身懷絕技的高手，決非普通討飯的化子，那麼他可能不懷好意，要是向老者尋仇來的？

心中想著，防他突起傷人，連忙暗中提起戒備。

那老者却好像絲毫未覺，依然和沒事人一樣，捋鬚笑道：「小兄弟，咱們萍水相逢，以後難得見面，兩位行止何處，老夫舟楫現成，停泊樓下，奉送一程，既可避免俗客擾興，又可長夜清談，不知尊意如何？」

陸翰飛起身道：「晚輩兄妹已在客店落脚，老前輩盛意心領，時光不早，晚輩……」

老者不待陸翰飛說完，攔著話頭，笑道：「小兄弟酒興未盡，別急著要走，再喝上兩杯，回去不遲！」

他方才並不强勸兩人喝酒，這會卻硬要陸翰飛喝起酒來！

那乞丐因老者口中說出「俗客擾興」的話，不由打鼻孔裏冷嘿一聲！

黑衣麗人瞧到楚湘雲臉有怯意，因當著自己面前，不好用手帕掩口，不由黛眉微微一蹙，回頭向小鬟嬌聲吩咐道：「小翠，妳送一錠銀子，叫他到別處去吧！」

小鬟應了一聲，取出一錠二兩來重的銀子，丟到乞丐身邊，說道：「喂，咱們三姨娘最是心慈，瞧著你可憐，這是二兩銀子，快拿著走吧！」

乞丐隨手取過銀子，往樓板上一按，毫不費力的把銀子嵌了進去，翻著兇睛，嘿嘿冷笑道：「老子又不短少銀子，要誰可憐？有酒請兩個小輩喝，難道老子不是朋友？」

陸翰飛見他出口傷人，正要發作！

黑衣麗人柳眉一挑，口中「唷」了一聲冷笑道：「這就難怪，原來你還是衝著咱們來的，不是咱們老爺子難得出遊，酒興正濃，今兒個就叫你腦袋留下！」

她說到最後一句，粉臉倏沈，吩咐道：「小翠，那錠銀子弄骯髒了，就賞給茶博士吧，還有這瞎了眼睛的東西，敗人清興，也替我轟他出去。」

小翠因那乞丐十分無禮，早已繃著雙腮，沒有好氣，只是主人沒有開口，不敢出手罷了！

這時聽到吩咐，立即答應一聲，蓮足輕輕朝地板上一頓，口中喊道：「茶博士，咱們三姨娘吩咐，這錠銀子，賞給你啦！」

喊聲未落，被乞丐嵌入樓板內的那錠銀子，經她蓮足輕頓，噗的跳將起來，說時遲，那時快，脚尖一蹴，銀子果然朝茶博士身前飛去！

茶博士先前被乞丐手上一條大蛇嚇得不敢過來，只是楞楞的站在老遠，此時更被小姑娘這一手，瞧得目瞪口呆！

明知飛過來的是白花花的銀子，那敢用手去接，「啊」的一聲，身子慌慌張張的後退不迭，等銀子落到地上，還忘了去拾。

小翠這一手，直瞧得陸翰飛和楚湘雲兩人大是驚訝，想不到一個小小年紀的使女，居然會有這般身手！

當然，那乞丐更是警凜！

但就在這一瞬之間，小翠緊繃著臉，轉身朝乞丐喝道：「你聽到沒有？還不夾著尾巴快滾，眞要姑娘動手？」

乞丐目射兇光，獰笑一聲，頸子微微一低，那條盤在他頭上的翠綠小蛇，突然躍起，比箭還快，向小翠咽喉咬至！

雙方距離極近，乞丐坐在地上，原要比小翠低了一個頭，小蛇本來就正對著她的咽喉，這一突起發難，既使早已準備，也極難躲閃！

楚湘雲忍不住驚啊出聲！

小翠却身子動也沒動一下，不知她怎麼一來，纖纖玉手快如閃電，已捏住翠綠小蛇七寸子上，口中冷哼道：「一條小青兒，也值得賣狂？」

口中說著，手上絲毫沒停，只見她左手捏住小蛇，右手一伸，從頭上拔下一隻藍汪汪的髮針，一下從翠綠小蛇頭上刺下，隨手往乞丐身邊丟去！

她捉蛇，拔針，到刺入蛇頭，手法輕快熟練，那條劇毒無比的小蛇，根本沒有掙扎的餘地！不！等小蛇落到乞丐身邊，早已軟綿綿的變了一條死蛇了！

乞丐雙睛噴火，倏地站起來，把大蛇盤到身上，搶著死蛇，挾起破蓆，惡狠狠的盯了小翠一眼，正待開口！

小翠雙手叉腰，一臉不屑的道：「要命的快滾！」

那乞丐給她一喝，欲言又止，望了陸翰飛和楚湘雲一眼，悻悻的掉頭就走。

楚湘雲喜得拍手道：「小翠姐姐這一手快捷俐落，叫人大開眼界，要是換了我，非被牠咬住不可！」

小翠臉上一紅，道：「姑娘誇獎，小婢怎敢當得。」

黑衣麗人皺皺眉道：「這人好像是嶺南五毒門中的，陸少俠和小妹子給他照了面去，今後行走江湖可得小心！」

老者撚鬚笑道：「嶺南五毒門，除了豢養幾條毒蛇，武功也只是平平，小兄弟，咱們萍水相逢，無以爲贈，老夫送你們一人一粒『避毒珠』，就可不怕毒蟲毒蛇爲患了。」

說著從袖中摸出兩顆算珠大小，烏黑有光的丸子，遞到陸翰飛手上，又道：「這『避毒珠』乃是老夫採取百種解毒葯物，精煉而成，平日可用繩串起，佩在身上，諸毒不侵，如被毒物咬中，也只須水磨少許，塗搽患部，即可無事。」

陸翰飛雙手接過，感激的道：「老前輩厚賜，晚輩拜領了。」

老者微笑道：「這些小事，何足掛齒？」

陸翰飛取過一顆，放入懷中，把另一顆遞給楚湘雲收起。

兩人又談了一會，才起身告辭。

路上，陸翰飛只覺懷中那顆「避毒珠」給身上熱氣一薰，散出一種極其難聞的味道，直刺鼻孔，幾乎使人難以忍受。問起楚湘雲，她竟然絲毫不覺異樣，心中不禁大感奇怪。

楚湘雲從懷中取出「避毒珠」和他對換了，楚姑娘依然絲毫聞不到氣息，陸翰飛却還是皺著雙眉，直是搖頭。

楚湘雲眨著眼睛，忽然哦道：「大哥，我知道啦，你喝了大量蛇血，和『避毒珠』的葯性相反，所以才聞出氣味來了。」

陸翰飛怔得一怔，點點頭道：「不錯，這麼說來，我身上眞有蛇毒。」

楚湘雲嗤的笑道：「你喝下的蛇血，已和眞氣結爲一體，這不過是性道相反罷了，那是什麼蛇毒？倒是這顆『避毒珠』，確實不宜佩在身邊。」

陸翰飛覺得她說的有理，點頭稱是。

兩人回到客店，因爲時間已晚，便各自回房休息。

陸翰飛把「避毒珠」包在包裹之中，也就上床就寢，但心中卻兀自想著那老者和黑衣麗人不知究竟是誰？

瞧他不肯透露姓氏，除行跡顯得有點詭秘之外，但爲人又如此爽朗，談吐也極文雅，對自己兩人，似乎大有嘉許之意！

尤其他們一個使女，已有這等身手，主人武功之高，自可想見。

他默想著自己師傅以前說過的武林人物，也想不出老者來歷，一會工夫，便自入睡！

第二天清晨，盥洗完畢，還不見楚湘雲開門出來，心想也許昨晚入睡較晚，就讓她多睡一會也好，當下不敢驚動，只吩咐店伙，替自己單獨送來早餐。

那知吃好早餐，又休息了一會，依然不見楚湘雲起來，不由心下大疑，暗想：湘雲妹子是個急性子的人，和自己一路同行，從沒有一天起得這般遲的！

他急匆匆走近門口，伸手輕輕叩了兩下，口中喊道：「湘雲妹子，你還不起來？」

「妹子，妹子！」

裏面還是沒人答應！

陸翰飛心頭一急，左手略一用勁，房門「喀」的一聲，木門折斷，房門應手而啟，只見房中空蕩蕩地，那有楚湘雲的倩影？

陸翰飛這一急，當眞非同小可，好端端的一個大人，怎會憑空丟了？哦，莫非被人劫走？

他一念及此，趕緊掠到前窗，伸手一推，果然，兩扇板窗，只是虛虛掩著，湘雲妹子臨睡之前，不會不關上窗門，這分明是被人弄開的！

自己就住在隔壁，怎會連一點聲息也沒聽到？

他仔細察看一遍，只覺床上被褥凌亂，連湘雲的一個隨身包裹也已不見，顯見這是她昨晚入睡之後，才發生的事情！

賊人連她隨身包裹都一併取走，可見還注意她一路上需要更換衣衫！那麼，顯示她目前尚無危險！

哦！賊人劫持湘雲妹子的目的，自然是爲了白衣劍侶金玉雙奇的藏寶！

那麼賊人一定會逼著她前往石鼓山去！

自己是動身逕奔石鼓山呢，還是先把湘雲妹子找回來？

這當然毫無疑問，救人如救火，何況她又是一個姑娘家？

但問題是劫持她的是什麼人？劫持了她是走水道？還是走陸路？

他覺得這是師傅遇害以來的第二件重大變故，他感到自己有點手足無措！

頃刻之間，他腦中轉過許多可能的線索，黠幫的獨角龍王沙無忌嫌疑最大，就是昨晚那個弄蛇的乞丐，嶺南五毒門的人，也有可能！

不錯，他們不論是誰，劫持了一個大姑娘，大白天在官道上飛馳，當然不如一葉扁舟順江而下來的不易引人注意，何況從這裡趕往衡山，水道比陸路要近得多！

一念及此，那還躭擱，匆匆出房，取起包裹，會了店賬，一路往江邊趕去。

何消片刻，走近碼頭，但見帆檣如林，大小船隻數以千計，此去彼來，往還如梭。

尤其這一帶到處都是茶棚飯館，和叫賣食物來往的人，急匆匆，亂哄哄，自己先前還以爲到了碼頭上不難打聽到一點眉目，但照這情形看來，那有什麼希望？

他一時在碼頭上怔怔出神，許多船家，瞧到陸翰飛手上提着包裹，像要僱船模樣，便有兩三個人迎着上來，問道：「公子爺要僱船，我們艙位很乾淨，又穩又快，坐我們的船吧。」

陸翰飛道：「今天早晨，可有一個身穿青色衣裙，年約十七八歲的大姑娘，被人扛着上船，朝南開的？」

他自己也知道這話問得太過籠統，試想這亂糟糟的碼頭上，誰會注意這些？

那知話才出口，只見其中一個老大忽然哦了一聲，排衆而出，哈腰道：「公子爺，你老說的可是一位生了重病的大姑娘？哦，穿什麼衣裙，小的倒沒瞧清，那姑娘好像生得極美，最多也只有十六七歲，一張吹彈得破的臉孔，又白又嫩，不大像生了重病，只是閉着眼睛……」

陸翰飛心頭咚的一跳，那不是湘雲妹子是誰？她準是被人點了穴道，不由急急的道：「不錯，他們往那裡走的？」

船老大道：「他們是富貴幫，一共有四五個人說姑娘生了急病，立即就要開船，那時天還沒亮，小老兒剛剛起來，是鄰船張阿六開去的。」

「富貴幫？」陸翰飛張目道：「你認識他們是富貴幫的？」

船老大笑道：「公子爺，富貴幫就是要飯的丐幫。」

「哦！」

陸翰飛暗叫一聲不錯，果然是昨晚那個弄蛇的乞丐，嶺南五毒門的人劫持去的！

心念電閃，一面急急說道：「船老大，還追得上嗎？你替我快追上去，船金多少不計。」

船老大聽到船金不計，抬頭瞧瞧天色，連連笑道：「張阿六的船，開了快一個多時辰了，不過他們人多船重，來是還來得及。」

陸翰飛迫不及待的道：「只要你追上了，我另有重賞，你船在那裡，我們越快越好。」

船老大知道這趟油水十足，連聲答應，領着他走到泊船埗頭，陸翰飛顧不得許多，縱身一躍，輕飄飄落到船頭，口中不迭催促。

那船老大想不到一個公子模樣，居然會飛！離岸還有兩三丈遠，一下就跳下來，連船身都沒晃動一下！

心知遇上了有大本領的人，那還敢怠慢，立時動手解纜，一面高聲喊着：「小毛子，咱們開船啦！」

後艙有人答應一聲，鑽出一個二十來歲的漢子，幫着啟錨揚帆！

船身緩緩駛出江口！

海天一色，輕風徐來，但陸翰飛此時那裡還有心情去憑欄欣賞景色？

不多一會，小船業已駛出十來里路，陸翰飛忽然想起一事，急忙探出頭去問道：「船老大，那張阿六的船，你可認得？」

船老大一手把柁，輕鬆的笑道：「公子爺，只管放心，小老兒和張阿六從小一塊長大，他的船，就是燒了灰，老遠的我就可以一眼認出來，這時候還早着哩，少說，他也比我們走上三四十里，這時候差不多已到舍口附近，你老只管在船艙裡休憩，我叫小毛兒替你泡上壺茶，明天這個時候，小老兒保你趕上他們！」

這一路江面開闊，順流張帆，舟行相當迅速，傍晚時分，趕到大咀，差不多已走了一百多里路程。

船家穿進江邊一個港灣，落篷下錨，準備做飯。

陸翰飛忍不住問道：「船老大，你怎麼停下來了？」

（未完・七）

上文提要：金、鐵兩家的人到了飛龍別院，衆人坐下，一提到魔劍，幽冥教主到現在只奪得一把，更加不甘就此罷手，至於失去的是那一把劍，衆人取出核對名字，突然燈火熄滅，暗器四面射來，七把寶劍失掉，金家的人不見，留下被打死的金如山，帶着教徒的鬼怪面具，原來劍仙就是幽冥教主，七鳳、八虎與問罪之師，直搗飛龍堡……



新派俠情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鐵小虎

金飛龍是主犯　八把劍雪家仇

冷杏兒道：「加上東、南、西、北、中、發、白一共是一百三十六張。」

八虎道：「杏兒，妳也會打牌？」

杏兒道：「過年的時候偶而陪我哥哥他們玩玩。」

小虎故作老氣橫秋狀，道：「小小年紀，就學會賭博，這怎麼得了，看將來誰會要妳啊。」

小狗子嘻皮笑臉的道：「不要緊，如果實在嫁不出去，俺小狗子大人大量，大慈大悲，馬馬虎虎，勉爲其難，可以收留她。」

幾句玩笑話，羞得冷杏兒滿臉通紅，一溜煙似的跑到廚房裡做飯去了。

七鳳正經八百的道：「杜天雄，你帶來百十條好漢，怎麼一個未見？」

鎮八荒杜天雄躬身道：「全部潛伏在附近的黑森林裏。」

「可會被人發現？」

「一切皆遵照七姑奶奶的指示行事，大家都化裝成各式各樣的行裝，分道前來，行動十分隱密，不可能驚動他人。」

「好，辦得很好。」

「謝謝七姑奶奶的誇獎。」

「等一下可挑選二十名頂尖高手來，裝扮成僕役模樣，在此聽候使喚，其餘的人則留在原地警戒、待命。」

「馬上辦。」

「你自己也要化裝一下，就跟在我們姐弟身邊，以別人認不出來爲原則。」

杜天雄領首稱善，八虎把要上演的這一場戲的來龍去脈，簡單扼要的告訴他，直聽得鎮八荒一楞一楞的，自知關係重大，任重而道遠，氣憤不已的道：

「狗娘養的，姓金的眞不是東西，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的男盜女娼，杜某若非及時悔悟，可能也會栽在他的手裏，非要他剉骨揚灰，屍骨無存不可。」

八虎不悅道：「媽的，你發什麼火，這是在演戲，你也要扮演一角，演戲是不能隨便發火的，一發火就會露出馬脚來。」

小狗子在一旁猛敲邊鼓：「飛龍堡與幽冥教，人多勢衆，高手如雲，一露出馬脚來就慘啦，咱們的腦袋瓜子準會被人當作西瓜來切。」

杜天雄聞言一懍，連喊了三聲是。

八虎道：「鐵虎莊重建的工作，是否已展開？」

「早已動工。」

「蓋到什麼程度了？」

「差不多一半左右。」

「希望別因演戲的關係，影響到重建的進度。」

「不會的，行前杜某曾有交代，一切皆照常進行。」

「沒停就好，你去吧，趕快照着七姐的指示，將事情辦妥。」

「是，八少爺。」

杜天雄躬身一揖而退。

＊　＊　＊

再度返轉時，已換成了另外一個人。

一身黑色緊身衣，紫臉，頭上還紮着一塊英雄巾，一副小廝的打扮，比他原來的樣子，至少要年輕十來歲。

小狗子豎起了大拇指，喊了一聲：「讚！」

帶來的二十名頂尖高手，都裝扮成僕役模樣，在七鳳的指揮下，已各就各位，擔負起警戒，灑掃、護衛的任務來。

驀見一名守在外圍的，黑道上的小頭目，急匆匆的進來稟報道：「啓稟總瓢把子，有人闖進黑森林。」

杜天雄神色一緊，道：「是什麼人？」

小頭目道：「一個是慈悲和尚，一個是百善先生。」

七鳳不假思索的道：「叫他們進來。」

八虎交代的更清楚：「傳令下去，以後凡是打扮着飛龍堡旗下的人進入黑森林，通報即可，不得攔阻，其他的人則一概嚴禁出入，徹底封鎖。」

小目頭得令出去，不一時，百善先生與慈悲和尚便携手而入。

鐵狗迫不及待的道：「喂，兩位媒人公，事情辦成沒有？」

慈悲和尚誦了一聲佛號，道：「成了，成了！」

百善先生道：「總算不負所託，圓滿達成任務。」

七鳳道：「有無確定日期？」

慈悲和尚道：「定在三月十三。」

杏兒道：「十三是兇日，金家一定會倒大霉。」

八虎道：「今天三九，還有四天，很近嘛。」

小狗子道：「換句話說，金家的父女姐弟還有四天可活，時辰一到，保證人頭落地，血染黃沙。」

七鳳道：「金如翠是否肯來此主持婚嫁之事？」

邱百善道：「在名義上，她是鐵家的媳婦，沒有拒絕的理由，已滿口答應下來。」

八虎道：「何時可到？」

慈悲和尚道：「婚期已迫在眉睫，沒有多少時間可拖，今晚不到，相信明天一定會到。」

小狗子道：「兩位沒有露出狐狸尾巴來吧？」

百善先生鄭重其事的道：「一切皆小心從事，自信天衣無縫，將姓金的騙得一楞一楞的，深信不疑，眞以爲七姑奶奶要嫁到金家去做媳婦。」

慈悲和尚道：「我們本來還想一箭雙鵰，可惜沒有成功。」

七鳳道：「什麼一箭雙鵰？」

邱百善道：「就是要金如雪嫁給八少爺的意思啦。」

小狗子道：「這是個好主意，沒有成功實在太可惜。」

八虎道：「沒有關係，先在此地解決了金如翠、金如海，再到飛龍堡去幹掉金飛龍、金如雪，反正他們全家的人是死定了。」

冷杏兒爲人心地善良，聞言心有不忍，道：「如雪姑娘花容月貌，對恩人更是一往情深，何況對事情的眞象根本一無所知，如果也跟着她的父親兄姐一塊兒死，實在太殘忍，務請恩公高抬貴手，劍下留人。」

八虎冷哼一聲，道：「哼，婦人之仁！」

小狗子亦道：「是嘛，須知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

杏兒雖在心裏仍爲如雪抱屈，却找不出一個適當的辯解理由，只好嘟啾着小嘴兒，沒再吭聲。

七鳳對邱百善、慈悲和尚道：「兩位大媒人辛苦了，自己找個地方歇着吧，未得本姑娘的許可，最好不要隨便走動，大喜的日子，還有重頭戲要兩位來演呢。」

二人躬身退下，果然不曾識破鎮八荒的身份。

八虎拍一下杜天雄的肩膀，道：「讚，技術一流，從此刻起，裏裏外外的警戒、護衛工作，就全部交給你了，另外別忘再準備三輛密閉式的馬車備用。」

弄得小狗子滿頭霧水的道：「八少爺，要馬車幹嘛？」

八虎道：「載嫁粧呀。」

鐵狗道：「什麼？還要給姓金的嫁粧？」

「當然要給，做什麼要像什麼。」

「打算陪嫁那些東西？」

「寶貝。」

「什麼寶貝？」

「到時自知。」

＊　＊　＊

慈悲和尚的判斷很正確，翌日一早，金如翠便來到了司馬長虹家。她可不是單獨前來，還帶來了四女十二男。

四個少女是金如翠的貼身丫頭，每個人的身手都不含糊，皆脅佩寶劍，隨侍在側，寸步不離。

十二名男子都是挑伕，每人各挑着一對禮盒，共是二十四個精巧別緻的大紅禮盒。

有金銀珠寶。有翡翠瑪瑙。有綾羅綢緞。有時鮮瓜菓。

還有各式各樣婚嫁必用之物，琳瑯滿目，應有盡有。

「大嫂！」

「大少奶奶！」

儘管恨透了她，戲還是要演，七鳳、八虎、小狗子，一齊熱情洋溢的迎上去。

金如翠也是個演戲的天才，緊緊的抓着七鳳、八虎的手，無限關切的道：「那天在飛龍別院的事，實在出人意表，大嫂離開花廳沒多久，就想到怕中了魔徒的調虎離山計，曾折轉回來，因見你們已先一步退回，以爲已無後顧之憂，便與我爹他們，咬着幽冥教徒的影子不顧一切的追下去。」

明明知道她是鬼話連篇，還是得有所回應，才不會令金如翠犯疑，八虎道：「大嫂，結果追到沒有？」

金如翠歎息一聲，道：「幽冥教的人，個個均如幽靈鬼魅一般，苦追一日二夜，竟毫無所獲，這時已在開封附近，只好暫時回家去，沒想到慈悲和尚與百善先生會飄然而至。」

一雙精光閃閃的眸子，將院子裏的

每一個人都刮了一下，又道：「他們兩位來過了吧？」

七鳳道：「來過了。」

金如翠道：「人呢？」

八虎道：「沒注意，許是已經離去，也可能正在睡大覺。」

金如翠凝視着七鳳，道：「七妹，妳自己的意思怎麼樣？」

七鳳羞答答的道：「我——」

欲擒放縱，她不能一口就答應。

「婚姻乃是一輩子的事，妳自己要有主張。」

「請大嫂替我做主即可。」

「嗯，大嫂明白了，希望妳沒有受委屈。」

「不會的，金家的每一個人都對我很好。」

「聽妳這樣說，大嫂就放心了。」指着滿地的禮盒，金如翠又道：「單是採購這些禮物，就忙了兩三天，總算沒有白忙。」

小狗子道：「大少奶奶好能幹啊，連嫁粧都辦好了。」

金如翠笑道：「小狗子，你弄錯了，這不是嫁粧，是聘禮。」

小狗子馬上瞪大了眼，大吼大叫道：「讚！這麼多聘禮，好棒啊。」

冷杏兒摸摸這，看看那的道：「讚！好多好多，也好美好美，窮苦人家的女兒，連做夢也不敢想。」

小狗子又道：「窮苦人家的兒子，即使打拚八百年也送不起。」

這小子很會耍威風，有杜天雄他們在，儼然以總管自居，道：「你們別閑着，發什麼呆，沒吃過豬肉，總看過豬跑吧，還不快將七小姐的聘禮搬到屋裏去。」

被八虎及時阻住了，道：「且慢！」

小狗子一楞，道：「八少爺，你——」

八虎道：「嫁娶之事，規矩很多，我們可能不應該照單全收，一切還請大嫂決定，免得鬧笑話。」

金如翠苦笑道：「在金家，是女兒；在鐵家，是媳婦，大嫂的立場很尷尬，尤其聘禮也是我親自帶來的，實在不便作決定。」

八虎振振有詞的道：「沒有什麼不便，很好辦，在金家，大嫂是女兒，替男方送聘禮來；在鐵家，大嫂是一家之主，收多收少，自可全權決定。」

金如翠沉思少頃後，亦未再推辭，當場將金家的聘禮，收下一半，退回一半，命十二名挑伕挑回飛龍堡去。

* * *

諸事料理妥當。午膳已用畢。

七鳳、八虎、金如翠等人，正聚集在司馬長虹家的客廳裏閑話家常。

談論的主題，一直圍繞在婚嫁喜事上面，諸如如何備辦喜宴，如何張燈結綵等等。

金如翠忽道：「七妹，最最重要的事情還是妳的嫁粧，妳喜歡些什麼？告訴大嫂，大嫂馬上去辦，一定不會叫妳失望的。」

七鳳胸有成竹的道：「大嫂，不必費心，服喪期間，一切從簡，簡簡單單的就可以了。」

金如翠不以爲然，道：「話不是這樣說，咱們女人哪，一輩子只有這麼一次，再簡單也得準備好幾套像樣的禮服，幾件拿得出去的首飾，以及一些名貴的胭脂花粉呀。」

七鳳羞澀的道：「這些必備之物，事實上小妹已經準備好啦。」

聽得金如翠笑口大開，也開起七鳳的玩笑來：「赫，原來早有準備，眞是女大不中留啊。」

七鳳眞會裝，羞得垂下了頭，嬌羞不勝的道：「大嫂取笑了。」

「七妹，快去拿來讓大嫂瞧一瞧，倘若不夠水準，也好再及時添置。」

「可是，東西都鎖在一個大箱子裏，放得好好的，一拿就會亂。」

「那怎麼辦？」

「乾脆過去看好啦。」

「在那裏？」

「就在後面的一間空屋內。」

「好啊，咱們走！」

「走！」

* * *

立即起身出門，向後院行去。

七鳳、八虎、金如翠、小狗子、冷杏兒在前。

金如翠的四名貼身丫頭，本來就是跟在她的身後，被杜天雄帶領的幾個人，强行插隊插進來，以致落後了一段距離。

無巧不巧，慈悲和尚、百善先生也來湊熱鬧，藉與金如翠搭訕的機會，有意無意間，又將四名丫頭逼後了一些。

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完全照着劇本來演。

是以，當大夥行至後院，七鳳打開角落上的一間房屋，與八虎、金如翠、小狗子並肩而入時，大門已被杜天雄、百善先生、慈悲和尚堵住，四名婢女想進也進不去。

眼前是一間空屋，空無所有。

正面吊着一幅布幔，很漂亮的白色布幔。

金如翠甚感納罕，道：「七妹，妳的嫁粧呢？」

七鳳道：「在布幔內。」

八虎道：「快拉開呀。」

鐵狗道：「是，八少爺！」

嘶啦！一聲，布幔已開。

裏面沒有嫁粧。

只有棺材。

還不止一副，三具棺材並排着。

金如翠睹狀大駭，一絲懼意甫自心田升起，還沒有想到該怎麼辦，刷！刷！紅光閃處，七鳳、八虎不僅亮出了劍，而且毫不容情，分從左右兩側，刺進金如翠的胸膛內。

不深，僅三寸餘，離心臟尚遠，不曾要了她的命。

同一時間，百善先生、慈悲和尚、杜天雄等人，也採取行動，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舉手投足之間，便將四名女婢制服，作了階下囚。

金如翠又痛又氣，牙齒都咬碎了，

口血狂噴道：「你們好卑鄙！」

七鳳臭罵道：「這叫做以牙還牙！」

八虎怒吼道：「也叫做以眼還眼！」

小狗子道：「更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金如翠聲色俱厲的道：「躺在棺材裏的是什麼人？」

七鳳道：「小狗子，打開來讓她看看，這樣毒婆娘會死得更安心一些。」

第一口棺材已打開，躺在裏面的是金如山。

金如翠大驚失色的道：「哦，原來你們已查明一切，難怪會以如此毒辣的手段來對付我們金家的人。」

第二口棺材也打開了，是空的。

金如翠道：「怎麼是空的？」

七鳳道：「馬上就不空了。」

八虎道：「是留給妳用的！」

腕上使力，雙劍皆貫穿心臟，只見一片黑暗鋪天蓋地而來，猛覺身後被人踹了一脚，金如翠立即四平八穩的躺進棺裏。

氣息斷了。

人兒死了。

棺材蓋上了。

七鳳、八虎、小狗子隨即轉身而出，比殺一頭豬，宰一頭牛，還要來得乾淨俐落，輕鬆寫意。

門口，一字排開，金如翠的四名女婢被人擒在手中，鎮八荒杜天雄趨前道：「七姑奶奶，八少爺，這四個女娃兒該如何處置？」

七鳳想了想，道：「肯徹底悔悟，棄暗投明，就饒了他們。」

八虎道：「反之，就送她們回姥姥家，到閻王那裏吃大餐去。」

* * *

返回客廳不久，鎮八荒杜天雄便入內稟報道：「四個女娃兒皆願改邪歸正，棄暗投明。」

七鳳道：「帶她們進來。」

四女就在外面候着，由杜天雄的手下押進來，靠牆排排站，一個個皆一臉惶悚，面無人色。

八虎橫掃了他們一眼，道：「四位願意歸順我們姐弟？」

四女齊聲道：「願意！」

七鳳道：「可是肺腑之言？」

其中一人代言道：「如有半句謊言，願遭天打雷劈！」

「金如翠父女的所作所爲，妳們知道嗎？」

「知道。」

「既然清楚他們的所作所爲，爲何還要狠狽爲奸？」

「事出無奈，我們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

「妳們是幽冥教的人？還是飛龍堡的人？」

「是飛龍堡的人，也是幽冥教的人，二者本來就是一體的。」

「什麼身份？」

「在飛龍堡是金大小姐的侍衛，在幽冥教則擔任護法的職務。」

八虎道：「幽冥地獄之會時，妳們可曾在場？」

另一女答道：「在。」

「擔任什麼工作？」

「端菜的小妞。」

「幽冥教的總壇，現在遷往何處？」

「就在飛龍堡，已合而爲一，不過——」

「不過怎樣？」

「金飛龍可能在近期內宣佈解散幽冥教。」

「爲什麼？」

「因爲主要的對手差不多都除去了，八劍已得其六，尤其幽冥地獄已毀，他怕樹大招風，想徐圖發展，慢慢的來對付杜天雄、邱百善、慈悲和尚、七姑奶奶、八少爺，以及你們手裏的那兩把寒鐵寶劍。」

八虎道：「奶奶的，他好陰好毒啊。」

小狗子道：「也好奸好詐啊！」

七鳳語冷如冰的道：「別儘揀好聽的說，所謂棄暗投明，只是表面文章，我看骨子裏八成是貪生怕死的。」

早先發話的少女顫聲說：「我們不否認有貪生怕死的念頭，但也有洗心革臉的意念，希望七姑奶奶能給我們一個再世爲人的機會。」

八虎沉吟一下，道：「機會是有，但不多，只有一半。」

將小狗子叫至面前，咬了一陣耳根子。

鐵狗連連點頭稱是，從廚房裏，用盤子端出來八杯水，神秘兮兮的道：「這八杯水裏面，四杯有毒，四杯無毒，妳們必須每人喝一杯，是生是死，就看妳們自己的運氣與造化了。」

另一女惶聲道：「能不能不喝？」

七鳳道：「非喝不可。」

八虎道：「不喝就是沒有改過向善的誠意。」

小狗子道：「馬上送她上西天。」

四女聞言大驚，誰還敢再說半個不字。

一樣的杯子，一樣的水量，顏色也是一樣的，有毒無毒，根本無從分辨。

這四個丫頭，個個都是狠角色，心一橫，牙一咬，各取一杯，一飲而盡。

事後才曉得，八杯水俱皆無毒，只是一種測驗而已。

四女都通過測驗，從鬼門關前撿回來一條命。

但八虎曾當面警告，要她們忠心不二，密切配合，演好這一場戲，若有半點差池，管叫她們粉身碎骨，命歸九幽。

* * *

三月十三日。

大喜的日子終於來到。

處處張燈。處處結綵。

整棟宅子全部洋溢在一片喜氣之中。

還升火起灶，備辦酒席，眞像是要辦喜事的樣兒。

近午之前，有消息傳來，金家迎娶的隊伍，已經到了黑森林外。

很快便聽到了鑼鼓聲。

不久就看到了人影兒。

乖乖，來的人還眞不少，前面是一隊樂隊，中間有兩頂花轎，後面緊跟着二十四名挑伕，又送來了一大堆的禮品。

令人頭痛的是，玉面郎君張玉郎也結伴而來。

八虎忙仰望天際，小聲道：「胡力、玉娘，你們在不在？」

「胡力在！」

「石玉娘在！」

「白牡丹也在！」

聞其聲，未見其人。

八虎道：「蟑螂來啦，你們要提高警覺，只要有半點風吹草動，就先發制人，先把他幹掉。」

「是！是！」

百善先生與慈悲和尚是大媒人，早已迎了出去，一直迎至院內，待新郎金如海步下花轎，又客客氣氣的將他和張玉郎請至客廳入座，服務可謂相當週到。

結果張玉郎還是不滿意，在豆腐裏挑骨頭：「兩位是大媒人，於理應該陪着新郎官，從男方家到女方家裏來才對。」

張玉郎說的是實在話，理虧的是二老，邱百善忙道：「少俠之言不差，於理是該如此，好在江湖中人不計較這些酸禮，在女家等候也說得過去。」

小狗子插言道：「蟑螂，你今天是什麼身份？」

張玉郎面不改色的道：「伴郎。」

鐵狗道：「奇怪，你們以前好像是情敵呀，怎麼一下就變成了伴郎？」

玉面郎君張玉郎的臉色很不自然的道：「那裏，言重了，與七姑娘純屬道義之交，小弟從來不敢存有任何非份之想。」

小狗子道：「哦，原來張兄還是一位坦蕩磊落的正人君子哩，是俺小狗子多心了。」

張玉郎抓住機會自我吹噓道：「小弟心如日月，俯仰無愧，本來就不是一個小人嘛。」

小狗子心裏暗中罵道：「哼，少臭美，一匹大野狠，不會說人話，也不會辦人事，等一下就要你好看。」

四名少女確已大徹大悟，在冷杏兒的指揮下，姍姍而入，送來不少甜茶、瓜菓。

金如海將其中一人叫至面前來，道：「我大姐呢，怎麼沒見她的人？」

少女道：「大小姐正忙着。」

「忙什麼？」

「忙着給新娘子化裝。」

「去請大姐出來一下。」

「大小姐忙得很，恐怕不易分身。」

「那就麻煩妳帶本公子去一下也成。」

說着，人已站起，欲待出門，被小狗子攔下來，道：「新郎官，你今天的身份不同，可不能隨便亂跑啊。」

金如海怔愕道：「只是想跟大姐見一面，不會亂跑的。」

小狗子誇大其詞的道：「大少奶奶乃是一家之主，要給新娘子化裝，裏裏外外的事也要她一人打點，忙得連放屁的時間都沒有，那有工夫見你。」

「見見小鳳也行。」

「這更不行。」

「爲什麼？」

「按照規矩，新郎新娘在大喜之日，上花轎之前是不可以見面的。」

「眞麻煩，那來的這麼多規矩嘛。」

冷杏兒接口道：「規矩是老祖宗遺留下來的，聽說一旦違反了這些規矩，將來生下來的孩子會爛屁股。」

金如海道：「那要到幾時才能見到大姐和小鳳她們？」

小狗子道：「你猴急什麼，上花轎的時候自會相見。」

金如海追問道：「何時上花轎？」

冷杏兒道：「吃過喜宴之後。」

金如海打破沙鍋問到底：「幾時開席？」

八虎道：「如海，別急嘛，快啦，快啦，很快就會開席。」

玉臉郎君張玉郎凝視着鐵小虎，道：「八少爺，現在不能叫如海，該改改口了吧。」

八虎猛然省悟，忙道：「對，對，該叫七姐夫才對。」

張玉郎故意找小狗子的麻煩：「你叫什麼？」

小狗子心不甘情不願的道：「當然是叫七姑爺。」

八虎眞會演戲，親親熱熱的道：「七姐夫，如有什麼重要的事情，需要交代大嫂或七姐，小弟可以代轉。」

金如海猶豫一下，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只想見她們一面而已。」

小狗子道：「來日方長，何必急在一時，我家七小姐今夜保證與姑爺同榻而眠。」

* * *

酒筵已開，八虎、小狗子、冷杏兒、杜天雄、邱百善、慈悲和尚，與金如海、張玉郎同桌而飲，大家按照事先擬定的計劃，輪番上陣，猛灌二人的酒。

詎料，金如海比猴子還精，以爲今夜必有「苦戰」，不願因酒醉而錯過花月良宵，沾唇即止，始終不肯開懷暢飲。

玉臉郎君張玉郎則酒量驚人，千杯不醉，大家以車輪戰法灌他，希望把他灌醉，現出原形來，結果却完全失敗了，張玉郎未醉，八虎、小狗子等人反而差點醉倒，只好臨時作罷。

外面的情況則大獲全勝。

八名轎伕醉倒了。

二十四名挑伕醉倒了。

樂隊也接近醉倒的邊緣。

菜已上完，筵席將終，張玉郎忽道：「新娘子該上花轎了吧？」

身爲媒人的慈悲和尚，宣了一聲佛號，看一下天色，道：「嗯，此刻正是吉時良辰，是該上花轎了。」

八虎恭謹有禮的道：「七姐夫，時辰已到，咱們走吧。」

金如海愕然一楞，道：「到那兒去？」

八虎道：「去請我七姐上花轎呀。」

百善先生邱百善補充道：「按照民間禮俗，新郎官必須親自牽着新娘子的手

，送上花轎。」

既是禮俗如此，金如海別無選擇，只好跟着鐵小虎走出客室。

張玉郎也跟了出來，小狗子伸手一攔，沉聲道：「幹什麼？」

玉臉郎君理直氣壯的道：「去請新娘子呀。」

小狗子沒好氣的道：「請你的頭，你他媽的又不是新郎官。」

「可是，我是伴郎呀。」

「伴郎在此候着就可以，不能伴到七小姐的香閨裏去。」

「嗯，有道理，有道理。」

「有道理就別動，回頭見！」

* * *

張玉郎言而無信，並沒有遵守諾言。

金如海、八虎、百善先生等人離去後不久，他也悄悄的溜了出去。

然而，天外有天，人上有人，這一切早在七鳳、八虎的計算之中，早有萬全的安排。

小狗子在外面打了一個轉兒，已與冷杏兒竄上了房。

鐵狗提着一個桶。

杏兒捧着一個盆。

裏面裝得都是尿。

就站在張玉郎必經之處的房頂上。

「三！二！一！」

二人默然計數，當張玉郎甫一露面，立即劈頭蓋面，彷若大雨傾盆般，將所有的尿液全部潑下去。

眞神，也眞靈。

馬上現出原形。果然是一隻狠！

嚇得張玉郎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驚嘷聲中，四蹄翻飛，朝金如海離去的方向飛去，意欲傳信示警。

可惜爲時已晚，奔沒三步，便被石玉娘阻住，風火劍揮處，又是風，又是火，寸步難進。

另一邊也被胡力、白牡丹封鎖，乾坤圈與軟鞭並舉，就待大野狠前來送死。

張玉郎無路可逃，只好向前疾奔，接連數個起落，已越過院牆，進入黑森林。

他那裏會想到，這一切都是事先計劃好的，一陣石雨打得他頭破血流，接又被一口巨大的鐵鐘罩住。

小狗子下令道：「燒啊，把牠燒成灰，燒成渣滓！」

眼前就有現成的乾柴，杜天雄的手下一湧而上，很快便點起了一把熊熊烈火。

* * *

鐵狗得意的笑笑，轉身入宅，去追趕八虎。

八虎走得很慢，故意領着金如海瞎轉，意思就是等這邊的消息，確知張玉郎被制後，始無後顧之憂，方才可以放心大胆的對付金如海。

小狗子已到，傳來了成功的訊號，八虎腳步加快，將金如海領進那一間死亡之屋。

七鳳在屋內候着。

而且，經過刻意的裝扮，穿上了新娘的禮服。

金如海好不興奮，脫口就說：「小鳳，妳今天好漂亮，很美！很美！」

小狗子道：「新娘子嘛，當然漂亮。」

金如海猴急的道：「我們上轎吧？」

七鳳道：「我要上轎，你不必。」

金如海聽得一呆，來不及明白這句話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全身三十六處大穴，已被七鳳、八虎制住。

身不能動，口則可以言，驚極而呼道：「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啪！啪！七鳳左右開弓，賞了他兩巴掌，咬牙切齒的道：「你是白痴？還是傻瓜？難道眞的不明白？眞的以爲姑奶奶會嫁給你做老婆？」

金如海心裏雪亮，當然曉得南金的所作所爲，也曉得已經東窗事發，道：「你們把我大姐怎麼樣了？」

小狗子趨前拉開布幔，打開棺蓋，道：「姓金的，來，俺小狗子給你介紹一下，這第一口 材裏裝得是你大哥金如山。」

八虎道：「第二口是你大姐金如翠。」

鐵狗道：「第三口自然是留給你金如海的。」

金如海早已嚇傻了，面無人色，顫聲道：「你們簡直是瘋子，泯滅人性，慘無人道——」

七鳳截口道：「放屁，你們父子姐弟，在鐵虎莊大燒大殺的時候，可曾想到這些？」

小狗子朗聲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金如海你的時辰已到，就認命吧。」

刷！劍已亮出，分心就刺。

被八虎攔住了，道：「住手，現在還不是殺人的時候。」

弄得小狗子滿頭霧水的道：「八少爺，你在搞什麼？」

八虎道：「本少爺看上了新郎官的這一身衣服。」

七鳳道：「也需要金如海臉上的這一張人皮。」

金如海大驚失色的道：「你們打算做什麼？」

小狗子怒吼道：「媽的，這還用問，要剝你的衣服，剝你的皮。」

八虎道：「這件事就交給你和杜天雄來辦啦，人皮剝下，還得小心加工，最好是活剝，讓他受盡千苦萬痛而死，這樣才夠刺激！」

鎭八荒杜天雄躬身應是道：「製作人皮面具，杜某是專家，保君滿意。」

八虎聞言甚喜，百善先生邱百善搶先道：「老夫是否也可以插一手？」

七鳳道：「可以，不論是誰，有仇的報仇，有恨的洩恨，事完之後，應立即回報。」

* * *

這些人辦事的效率都不錯，七鳳、八虎在前面客廳裏，一杯熱茶還沒有喝完，便已告一段落。

金如海死了，死得很慘。

已裝進棺材裏，蓋上棺蓋。

新郎官的衣服也穿在八虎的身上。

杜天雄的手藝確實不賴，人皮面具製作得精巧又逼眞，往八虎臉上一戴，簡直跟金如海一般無二。

八虎道：「外面的事情準備好了沒有？」

杜天雄道：「一切俱已就緒，七姑奶奶八少爺一上花轎，便可立刻起程。」

八虎道：「嗯，咱們差不多也該起程了，絕對不允許金飛龍看到明天的太陽。」

* * *

出嫁的隊伍眞的起程了。

走在最前面的樂隊，還是原來的班底，吹吹打打眞像那麼回事。

兩頂花轎緊隨在後。

百善先生、慈悲和尚是大媒人，走在花轎前面。

小狗子、冷杏兒，還有金如翠的那四名婢女，則跟隨在花轎的左右兩側。

八名轎伕換人了，淸一色全係杜天雄的手下。

二十四名挑伕也換人了，同樣是黑道上的頂尖高手。

原來的人馬俱已爛醉如泥，最快也得子夜之後方可醒轉。

殿後的是三輛密閉式的馬車，載着三口棺材，準備將金如山、金如翠、金如海的屍體，當作嫁粧送回到金家去。

更多的人，在鎭八荒杜天雄的親自率領下，已先一步秘密馳往飛龍堡。

* * *

飛龍堡的距離並不很遠，約莫個把時辰之後便到達堡門之外。

杜天雄乍然出現在花轎一側，道：「杜天雄前來報到歸隊。」

七鳳道：「任務是否全部完成？」

杜天雄道：「飛龍堡的外圍，已完成封鎖，保證飛鳥不渡，蚊蚋不出。」

八虎道：「記住，我們姐弟一旦跟金飛龍動上了手，就一湧而入，殺人放火，可以放手去幹，別客氣，最好是趕盡殺絕，雞犬不留。」

杜天雄道：「這些事杜某已有交代。」

七鳳道：「不知堡內的情形怎麼樣？」

鎭八荒道：「老賊眞的一切從簡，並未驚動江湖上的朋友，僅有區區數十位至親好友參加而已。」

是的，想係由於時間過於倉卒的關係，金飛龍邀請的親友確實很少，皆齊集在大門兩側，翹首恭迎。

花轎到了。爆竹齊鳴。

在大家夥的一片祝福聲中，七鳳、八虎這一對假新人，被杏兒及四名丫頭扶着步下花轎，踏着大紅氈，向堡內緩緩行去。

金飛龍也夾雜在衆多賓客之中，笑口大開，心中暗暗盤算道：「鐵老虎啊鐵老虎，你終於被老夫扳倒了，雖然事出意外，你尚有一子一女存活，但七鳳已入金家爲媳，八虎亦就成爲半子，必將玩弄於股掌之上，放眼武林，走馬江湖，自今日始，已是我金飛龍獨霸的局面。」

「恭喜金堡主！」

「賀喜金大俠！」

思緒被慈悲和尚、百善先生打斷，忙抱拳爲禮道：「謝謝，謝謝，端賴兩位大媒成全，今天務必要痛飲一夜。」

百善先生道：「當然，一定不醉不歸。」

慈悲和尚道：「人逢喜事精神爽，何妨大醉三日。」

劍仙金飛龍發現情況有些不對，道：「張玉郎跑到那裏去了？」

邱百善故作輕鬆狀，笑嘻嘻的道：「別提了，醉了，那小子自不量力，跟八虎拚酒，結果敗下陣來，醉得動不了啦。」

金飛龍急得眞想跳起來，却不敢跳，道：「這小子現在何處？」

慈悲和尚道：「老衲離開的時候，他還在司馬長虹家吐呢。」

劍仙金飛龍眉頭深鎖的道：「挑伕、轎伕好像也有變換？」

百善先生唉聲歎氣的道：「情形一樣，都是貪杯誤事，不得不臨時亂抓公差。」

金飛龍道：「其實，這些禮品我是送給鐵家的，禮到之後，打發他們走路就可以了，不必再挑回來。」

慈悲和尚道：「事情全由金大小姐作主，想必一定有她自己的理由，貧僧也不甚了了。」

到此刻，三輛馬車才駛進來，金飛龍疑雲滿面的道：「這又是什麼？」

邱百善道：「嫁粧，七小姐的嫁粧。」

「南金北鐵，已經是一家人，這——」

「這是金大小姐的意思。」

「如翠這孩子也眞是的——」

「她是想給金堡主一個意外的驚喜。」

「究竟是什麼東西？」

「到時自知！」

* * *

七鳳，八虎被人領至新房內。

冷杏兒仍隨侍在側。

小狗子則被留置在門外罰站。

金如雪來了，一照面就說：「喂，小狗子，你怎麼不進去，站在外面幹嘛？」

小狗子苦笑道：「俺也弄不懂，有一個老太婆說，新婚的夫婦，在未拜堂成親，公開鬧洞房之前，一概禁止男人擅入。」

金如雪道：「江湖兒女，不信這一套，走，咱們一塊兒進去。」

進入新房之內，眸光迅速一掃，如雪姑娘立即換成一張苦瓜臉，道：「咦，虎哥沒有來？」

小狗子道：「妳昏頭啦，今天是七姑娘出閣，八少爺來做什麼？」

金如雪正經八啦的道：「他可以來送親呀。」

小狗子道：「八少爺現在是鐵家唯一的男主人，家裏還有客人，離不開。」

事實如此，金如雪懊悔也沒有用，這才有工夫將注意力放在七鳳身上，嘖嘖有聲的道：「小鳳姐，不，應該叫二嫂

才對，妳今天好漂亮啊。」

七鳳今天其實並不很美，一臉的殺氣，聞言淡淡一笑，道：「做新娘子啦，總是要打扮打扮。」

鐵狗道：「如雪姑娘，妳今天也美得不得了，像一朵鮮花一樣，一定是爲八少爺打扮的。」

一聞此言，金如雪的眼圈都紅了，以充滿感情的話語道：「打從一大早，人家就開始穿衣打扮，爲的就是讓虎哥看，結果却落得一場空，叫人好不傷心。」

說至最後，連聲音都變了，差點哭出來。

八虎耳聞目見，簡直痛如刀絞，心頭淌血。

若非命運弄人，他倆應該是天造的一對，地設的一雙。

如今却變成不共戴天的仇人。

爲了報仇雪恨，他必須殺死她！

眞是可悲。亦復可歎！

鐵小虎只能緊咬着牙根，眼淚往肚子流，一句話也沒有說。

思緒被百善先生、慈悲和尚打斷了，進來說要拜堂了，七鳳、八虎隨即跟着兩位大媒人離開新房。

途中，慈悲和尚小聲道：「拜堂的時候，是下手的最佳時機。」

七鳳道：「沒錯，本姑娘也是這樣想，咱們正好不謀而合。」

百善先生道：「六把寒鐵寶劍，關係重大，杜天雄的手下多的是雞鳴狗盜之徒，老夫自作主張，已轉請杜總派人潛入堡內各處盜取，不知七姑娘、八少爺意下如何？」

八虎不假思索的道：「好，你辦得很好！」

* * *

拜堂行禮的地方，在一棟大樓的前面。

金飛龍、七鳳、八虎、慈悲和尚、百善先生等各有關的人，俱已各就各位。

司儀的聲音很洪亮，百丈之外依然清晰可聞。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開玩笑，七鳳、八虎是姐弟，怎可拜堂？

「殺！」

「殺！」

姐弟倆同聲一喝，雙雙拔劍而上。

「殺！」

「殺！」

幾乎是同一時間，慈悲和尚舞着鐵鉢，百善先生揮着旱煙袋，也閃電攻出。

不論是七鳳、八虎，或是慈悲、百善，都是一等一的絕頂高手，金飛龍縱然有三頭六臂，也絕對活不了。

可是，他沒有死。

不是四人手下留情，而是根本攻不進去。

突然之間，金飛龍被罩在了金剛罩中。

四人連連碰壁，當場倒退回來。

八虎破口大罵道：「老雜毛，花香香，一定是你們搞的鬼，有胆就滾出來。」

颼！颼！颼！三聲響，不但茅山道人張半仙，千嬌百媚花香香到了，連玉臉郎君張玉郎也結伴而至。

小狗子怒極而吼道：「猪八戒，石玉娘，你們是幹什麼吃的！」

錯怪了人，事實上小狗子一張嘴，胡力、朱哥、石玉娘、白牡丹，便已聯袂而至，跟對方幹上了。

石玉娘道：「張玉郎是從地底挖了一條地道土遁的，奴婢一時大意，請星君治罪。」

八虎道：「現在不是談責任的時候，還不快將金飛龍的禁制解除掉，以便本少爺取他的狗命。」

「是，星君！」

石玉娘一振風火劍，祭起了一陣風，一團火，方待摧毀金剛罩，被張半仙及時阻住，纏鬥在一起。

見到這般情景，金如雪簡直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道：「二哥，你在搞什麼嘛，怎麼可以對爹爹無禮。」

聽她這樣一說，八虎才想到，自己還是金如海的模樣，忙脫去新衣，撕下面具，咒罵道：「見妳的大頭鬼，誰是妳的二哥，金如海早死啦。」

金如雪更驚更急，道：「什麼？我二哥死啦？」

「不錯，再加上妳大姐大哥。」

「誰幹的？」

「我！」

「虎哥，你爲什麼要幹這種事？」

「妳那位魔鬼老子淸楚得很，可以問他。」

「我要你自己說。」

「成！」

八虎命人將三口棺材抬到面前來。

由小狗子打開棺蓋，七鳳咬着銀牙道：「金飛龍，老魔，你可能聽不見，但是一定看得到。」

指着第一口棺木內的人，問金如雪：「妳說，這是誰？」

金如雪面如死灰的道：「我大哥亡故已久，早已埋入土中，遺體怎麼還好好的？」

八虎冷哼一聲，道：「事實上金如山死亡的時間只有六七天，是死在飛龍別院的。」

七鳳補充道：「當時他戴着一張鬼怪面具，另外還有一張人皮面具，死亡的時候，腰裏面插着兩把寒鐵寶劍。」

小狗子進一步分析道：「換言之，妳哥哥當初並沒有死在葡萄架下，只是表演了一場醜劇罷了；妳親愛的爹爹就是罪大惡極的幽冥教主。」

金如雪聲嘶力竭的道：「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這絕對不是事實。」

八虎惡狠狠的道：「妳可能眞的不知道，但是，妳老子是主謀，妳大姐是元兇，妳大哥二哥都是從犯，他們皆心知肚明，死有餘辜！」

杜天雄來了，他手下的高手已殺進飛龍堡，而且，運氣奇佳，六把魔劍亦已盜來。

七鳳當即下令分劍，慈悲、百善、

鐵狗、杜天雄，以及他的二名親信，一人一把，連同七鳳、八虎，共是八人八把，虎視眈眈的環立在金飛龍的四週，待機而動。

八虎道：「金如雪，劍是從妳家搜出來的，現在妳總該相信了吧。」

鐵證如山，金如雪豈有不信之理，當場嗚嗚咽咽哭起來，欲語無言。

以四對三，胡力、朱哥他們很快便取得優勢，石玉娘抽身而出，卒告將金剛罩破壞。

孰料，一聲「無量佛壽」傳處，玄天道長飄然而現，差點壞了七鳳、八虎的大事。

幸好無根大師來得正是時候，一聲「阿彌陀佛」，彷若暮鼓晨鐘，將玄天道長截堵在數丈之外。

七鳳、八虎下令道：「殺！」

隨着一聲殺！八條人影，八把劍，幻化出一片血海，猛往劍仙金飛龍的身上招呼。

金飛龍見勢不妙，人已騰空而起，欲從空中逃亡。

怪事發生了，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單劍獨對時，反應全無，如今八劍會合，却表現出極端强烈的復仇意識，八劍一齊脫手飛出，全部命中目標，金飛龍身中八劍，從空中摔下來，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爹！」

金如雪悲呼一聲，哭倒在亡父的遺體上。

僧、道等人的大戰，已從地面，打到空際，遠處傳來了無根大師的叮嚀：

「冤仇宜解不宜結，得饒人處且饒人，元兇已死，主犯已誅，盼能上體天心，寬大爲懷！」

老禪師的話如醍醐灌頂，立使七鳳、八虎滿腔的怨恨化作子虛烏有。

放過了金如雪。

阻止了慈悲和尚、百善先生自戕謝罪。

也沒有燒飛龍堡的房子，殺金家的人。

（全文完）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簫劍情仇——西門丁著



江湖上新崛起一組織——統一盟，大軍所到之處所向披靡，一時風聲鶴唳⋯

有武林雙秀之稱的兩少俠是唯一可抵禦統一盟者，但他兩却同時愛上一少女，均爲情困，且成情敵⋯⋯

全書三集
全套港幣$54.—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超級市場及星島中心有售。

迷城

司馬洛傳奇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司馬洛和李秀媚談論不明物體構思，一個說是地球人偷了駕駛出來的；一個堅持說是不可能的，他們是來救人，不是來捉人。轉過來又談論集會中失踪的人，在螢光幕上的溫碧霞和兩個男的，她在找尋兩個危險人物。司馬洛和李秀媚匿在樹上，將兩個想殺她的殺手擊斃，証明有人要將她殺掉，然後扶她上飛機⋯⋯

輸送資料　密切聯絡

李秀媚黯然不出聲。

司馬洛在雨中把飛機升了起來，問道：「你的車子在什麼地方？」

「還要開車嗎？」

「他們有車，」他說：「他們不見得會是步行而來的，相信也不會開直升機來。」

「是呀！」她說：「他們人沒有了，車子就也不應該存在了。我的車子就放在樹林中、我的營在東南方大約二百呎之外。」

他的飛機也是在很遠，所以他就祇有升高而定住。

偏偏這個時候，雨就停了。

沒有雨點的干擾，他們的夜視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他們看見有一部車就停在樹林外的空地上。

「那不是我的車。」她說。

司馬洛把飛機向那車飛過去，低飛掠過了一次，發射了一排機關槍。這飛機亦有武器。

「你沒有射中！」她說。

「這是試試！」司馬洛說：「看看車中有沒有人在着罷了！」

這一試就可以試出來了。

假如車中有人，他們沒有夜視，聽到有機關槍掃射，自然就會匆匆出來，因爲車子是一個大目標，人離開了車子就是轉移被射中的目標。

司馬洛把飛機轉回去，電視螢幕上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十字。他扭掣使這十字定在那車子上，然後一按按鈕。

一條火龍從機側射出去。

那車子被炸成了一個火球。

火烟散去了之後，就沒有什麼剩下來了。

「他們沒有來過。」司馬洛說。

「你有些非常犀利的武器！」李秀媚說。

「以前，」他說：「我的設備，是可以抵禦任何殺手的攻擊的。」

「但是，」她說：「假如遇到了那些人，你却還是不要使用好些。」

「你也知道我是不會隨便攻擊的，」司馬洛說：「我亦不喜歡攻擊。祇是逼於無奈的時候，我才使用。我也知道，假如遇到了那些人，我最好不用武器。」

「最好是和平！」她說。

司馬洛在這附近的城市中也有一個住處，那是一個臨時租來的住宅單位，在一座豪華的住宅大廈的高層，廳子的前面，落地玻璃窗可以望到海。這裡是一個非常舒適的地方，而與李秀媚那營幕比較，當然是更舒服了。

她光着脚踏在那厚而軟的地毯上走來走去，說：「這是一個很舒服的地方，然而，我們仍是住得像蟻似的，這裡祇是一個大些的蟻巢，人太多了，這是我們人類的毛病。」

「你講的話，總是有很特別的觀

點。」他懶洋洋地挨在沙發上說。

「你也是一個很特別的人，」她說：「我這些特別，會使你失去興趣嗎？」

「失去什麼興趣？」他問。

「你是對任何女人都有興趣的。」

「我沒有對你這樣講過，」他說：「我祇是說你很美麗，男人對美麗的女人是自然會感興趣的。」

「你也遇過很多美麗的女人。」她說。

「她……那個……那個……她跟你講了些什麼？」司馬洛紅着臉，幾乎叫了起來似的。

她由一個莫先生手下的女人員領導，參觀那個「蛋」以及兩個「冬眠」不醒的人，也參觀莫先生的總部，顯然女人與女人之間討論起男人來。

李秀娟微笑：「她祇是說了一些關於你的事。」

「那是謊話。」

「全部都不是眞的？」她問。

「不是全部都是假的，」他說：「祇是講法不同，你要知道，你可以問我。有些事情別人講就在不應該加的地方加，不應該減的地方減。」

「這是指女人方面，」她說：「也許我聽到的也是不足信的。」

「不單是美麗，還有氣質和許多方面，」司馬洛說：「對你講的人，我就沒有碰過她。」

「其他的事情呢？」她問。

「也許都會誇張一些。」他說。

「假如全是眞的，」她說：「你應該是一個死過許多次的人了。」

「這一點，」司馬洛說：「我覺得我是有些運氣的。假如不是我的運氣那麼好，我就早已經死掉了。我遇到你，就是一次好運氣。」

她在地毯上坐了下來看着他。

她仍然是穿着她喜歡的睡衣，就是一件男裝的襯衣，而下身沒有。

這一次，這一件是向他借來的，更寬大，更加適合這用途。

她這樣坐下來，也是非常富誘惑性。

她說：「這個倒是有事實證明的，你的運氣，也是我的運氣。你救了我一命！」

他說：「你眞有很美麗的身體！」

她說：「看見的部份也許不差，也許其他的部份會令你失望！」

「沒有失望，」他說：「我都看清楚了。」

「什麼？」她說。

「你以爲我爲什麼叫人領導你參觀？」司馬洛說：「我總覺得你不是這世界上的人，也許有些部份是不同的，所以你經過一些地方，有些光一照——」

她低低尖叫一聲，跳起身來，撲到他的身上，揮拳亂打。

她雖然嬌小，氣力却很不差，打起來並不是那麼容易應付。司馬洛好不容易才捉住了她的雙手，而且把她按緊在地毯上。

她不能動，但是叫道：「你這人眞卑鄙！卑鄙！你有懷疑，爲什麼不找個醫生看看？我又不會反對！」

司馬洛笑道：「不要生氣，我祇是在開玩笑，我並沒有這樣做過。」

她說：「眞的嗎？」

「正如你所講，」司馬洛說：「我可以要求去檢驗，你答應與不答應，眞相都露出來。」

她放棄了掙扎，司馬洛亦放了手。

她說：「你眞會嚇人！」

「說眞的，」他說：「假如你不肯讓我知道，那一定有你的理由。」

「你現在可以檢驗。」她說。

「現在？」

「祇要解開衣鈕。」她說。

「你眞是這世界上的人嗎？」他說：「你知道我可能會做一些什麼事情嗎？」

「這個我是知道的，」她說：「我也有過男人。一個。」

「我眞羡慕那個男人。」

「也許你不願做他，」她說：「親近了幾次之後就分手了，很不愉快！」

「一個卑鄙的男人？」

「不是。祇是……我覺得不做更好。也許我有些不正常——我不知道——這是一件煩惱事……」她的眼皮漸漸閉上了。

「多久以前呢？」他問。

「三年。」她說。

「也許祇是太年輕，」他說：「不是有什麼不正常。讓我來檢驗一下好不好？」

她不出聲。

他開始動手把她睡衣的鈕子解開。

這時他已經可以看到她下身有一條三角褲的，由於在掙扎之中，睡衣的脚已經掀起了，而這也不令他感到意外，由於她也不會穿得那麼隨便。

鈕子都解開了，他就把睡衣翻開到兩邊。此時，她的身子就祇是兩臂藏在衣袖內而已。

「很正常，」他說：「而且正常得非常美麗！」

「你……有過那麼多……我知道我不是有資格出現在畫報上的……」

她所指的大概是她的小巧。

「你也不想吸引那些色情狂吧！」他說。

「唔……」她說：「也許有些道理……」

他輕輕吻了下去。

她整個人輕輕顫了顫。

她說：「我……覺得很不同……」

「這個當然是要講經驗的！」他相當自豪地說：「當然，實在你也是年紀夠大了。」

「這個我不担心，年紀輕而沒有感覺，有什麼用處——」她幽幽地說着，

就不再說話。

她在這個時候不多說話是他歡迎的，假如還是講個不休，那就甚爲掃興。

她却也有聲音，她的聲音顯出她的感覺。

後來，她的身體離開了那件睡衣。

也離開了最後一件。

她是十分正常的，而且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豐茂而又潮濕。後者就顯示她有很良好的反應。

她仍是非常之緊湊，使他起初動作不能快。

他也用不着問她，憑她的反應就知道她並沒有以前的困難。

後來，他還是快起來。

逐步的加速使她可以接受，最後仍是幾乎狂暴似的，一次一次的最緊張，又爆發成鬆弛，後來，他亦是爆發進甜蜜的鬆弛中了。

地毯有時是一個很好的地方，他們可以不受空位的限制。

她把他抱得很緊，之後才放鬆。

後來，他也滾開而在旁躺下。他相信他太重，壓着會使她透不過氣，而他又不願長期用手肘支撐着自己的體重。

她很順滑而自然地移過來把頭枕在他手臂上，非常可愛的女性化。

他長嘆一聲說：「剛才有一陣，我也變成不是這世界上的人似的！」

「我也是，」她說：「以前……我不知道，祇是像——就像你這大厦，祇是上到二樓，就停留下來，不知道有這個高的地方，望出去風景那麼好！」

「我也是鬆了一口氣，」他說：「我不能夠肯定我可以爲你解決困難，現在看來是可以的。」

「我好像變成了另一個人……」她說：「我眞的一開始就夠水準嗎？」

「不要跟別人比較，」他微笑道：「你就是你，你有你的風格。」

「但你告訴我一些別人的事情，告訴我別人又是怎樣的，我想知道。」

他說了一些，這些故事，他是多得很的。

他也不是創作出來，那的確是眞實的經歷。

他也告訴了她一些關於他的冒險故事，這些也是多得很，有些還是接近難以置信，但是經過在她的營地中那一役，她却是絕對相信了。

後來，她就枕在他的手臂上睡着了。

他也是睡着了。

地毯就是一張大床。

他們幾乎是同時醒來，那是因爲太陽從海面上升了起來，陽光射進廳中，就忽然之間很刺眼。

這時他們却分得很開了。人在睡着了之後就忘記了相擁，而相擁着通常亦不是最舒服的睡法，所以他們不知不覺間又分開，而且還相隔得很遠。

她揉揉眼睛，又跑過去躲回他的懷中。

她很女性化，是喜歡受到保護的。

她說：「也許我們可以再睡一陣？」

「可以，」他說：「中午之後再出發。我們先在這裡吃午餐。」

他們又睡了一段時間，午間才起來吃飯。然後他們就梳洗打扮妥當。

他這屋中也有一副電視機，他開了電視機，却不是看什麼節目，而是收聽莫先生那邊的資料。

莫先生那邊的研究是廿四小時進行的。

莫先生把研究那個巨大螺絲的資料輸送過來。

正如他們所料，是不知道作什麼用途的，亦想不出有什麼機器需要這麼大的螺絲。

那螺絲的質地，則是一種從未見過的合金，非常之輕，也非常之硬。

其他就沒有什麼可以報告的了。

李秀娟說：「它能燃燒嗎？」

「這個——看來不能罷？」司馬洛說：「一種非常硬的合金，應該是不能燃燒的，它與那蛋相同。」

「這是從那飛行物體上跌下來的話，」李秀娟說：「就應該是可燒的。那個載着溫小姐飛來的，不是全部燒掉了嗎？並沒有剩下一個螺絲。」

「但是剩下一個蛋。」司馬洛說。

「那蛋上亦沒有這螺絲。」她說。

「也許……」司馬洛沉吟着：「她乘坐的那一隻飛天水母也是掉下了一顆螺絲呢！祇是我們找不到罷了！」

「也許是的……唔……假設這螺絲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它的作用我們還不明白，總之假如它掉下來了的話，就不能控制而撞毀了！」

「這是一個相當高的可能性。」司馬洛說。

「是呀，」她說：「我們走吧！我們去做我們的事情。」

直升飛機很快就把他們送回昨夜的地方。

她拿着望遠鏡從空中望下去，忽然驚詫地說：「我的營幕，不見了！」

「你的營幕從空中看不到的。」司馬洛說。

「我看得到，」她說：「知道它存在，就可以找得到。」

他把飛機飛得更近，降低。

這時低到螺旋槳的風也把樹的枝葉吹開了。

司馬洛亦是可以看到，果然沒有了她的帳幕。

他立即升起，一面開動他的探測儀。他說：「沒有人在下面。」

他的儀器可以測到，假如有人，就相當危險了。

「下去看看！」她說。

他在上面再繞了一圈，視察清

楚。

樹林之外的荒野地面上並沒有新的車輪印，顯示並沒有車子開過來又走掉了。

他說：「步行似乎不大可能，祇是一夜之間，步行這麼遠來拿了你的帳幕又走掉？除非是另一部直升飛機。」

另一部直升飛機，就可以不留下痕跡，但目前看不到那另一部直升飛機，他就可以降下去。

他降在林外的空地上，兩人下了飛機，跑進林中去看清楚。

他們到了她的營地，果然是什麼都沒有了。

「我的車子！」她叫道。

她跑開了，不久又跑回來，叫道：「我的車子也不見了，祇是開到林外……有輪印通到林外，就沒有了。」

司馬洛坐在一棵大樹的樹根上不出聲。

她說：「假如車子開走，也會有輪印的，但是並沒有，就祇是這樣失踪了。」

司馬洛說：「我們昨夜殺了兩個人！」

「埋在這裡？」她說。

「本來是埋在這裡。」司馬洛說。

「不見了？」她問。

那裡掘開了一個大洞。

屍體不是她埋的，她本來不知道地點，但看見這個洞也知道了。

司馬洛也是因此沒有跟她去看車子。

「槍都拿走了！」他說。

「那是……怎麼一回事？」她問。

「很能幹的人，還要有很充足的設備的人才能在這樣短的時間之內準確地找到這裡來，把一切都拿走。」

「車子不是開走的，那就應該是飛走，」她說：「這却需要用很大的直升機。」

「初步的看法是這樣！」司馬洛說。

「莫先生的人有沒有……？」她問。

「他們這樣做當然會通知我，」司馬洛說：「而且他們這樣做也沒有用！」

「那麼……我們留在這裡就不大安全……」

「假如是那些人——也許什麼地方都是不安全的。」司馬洛說。

「腳印呢？」她說：「我們走了之後沒有再下過雨——」

「泥土則是軟得很！」他伸手一指。

有一處地面的泥土上就留下了腳印。

那却是一個巨大的腳印，還是圓的。他也祇是懷疑這是一個腳印。假如是鞋子，那就比他的腳長一倍，還是圓的。更像的乃是有一條圓柱之類在泥土上壓過而留下的洞。

現在她也看到還有不祇這一個洞。

她說：「人沒有留下腳印，却留下這樣的洞！」

「在這深泥上走，人一定留下腳印，即使抹掉亦是會留下痕跡的！」他說。

李秀媚說：「把腳印除去而留下這樣的洞？寧可留下洞而不留下腳印？」

「這有什麼分別？」司馬洛說：「反正也是不能使人相信是沒有人來過的，而且留下這樣的洞不是容易的事，地面祇是表面軟，要留下這樣深的洞，需要很大的壓力。」

「這眞是莫名其妙！」她說：「爲什麼這樣做呢？爲什麼把我的東西拿走？又是如何拿走的？」

「猜是非常難猜的。」司馬洛說：「讓我們看！」

他領着李秀媚在林中走來走去。

有好些地方都有那樣的「腳印」，但說腳印又似乎是不可靠一些，因爲每個洞距離很遠，又沒有一定的距離。

她那車子失踪的地方，旁邊亦是有兩個這樣的洞。

司馬洛走到一處，停下來，說：「看來是有一件非常大而有力的東西來過。」

「所以有那樣大的腳印。」

司馬洛指一指。

他們的頭上高些的地方，有一條橫細的樹枝折斷了，是新斷的，斷了而沒有分離，一截就向下面垂着。他們通過太密的樹林，就會把樹枝如此撞折，但這不是他們的能力可以撞折的，因爲太粗了，有他的手腳那麼粗。沒有明顯的理由需要把這樹枝弄折，因此應該是在經過的時候弄折的了。

李秀媚張大了嘴巴。她也顯然是被她可能的幻想弄得呆了。

她終於說：「一個巨人？」

「腳是圓的。」

「機械人？」她說。

「這是一個合理的可能性。」他說。

「他們——它們——把我的東西都拿走了，屍體也拿走了，假如昨夜我們留下來了……」

「那很難講。」司馬洛說：「假如要這樣推測……我們升空去看吧！」

他們又乘直升飛機升空。

這一次他把所有探測的儀器都開了，兩個人亦很用神地觀察。

那些「腳印」就祇是到達樹林的邊緣就沒有了，再遠就看不見。

看來一如她所講，是飛走了。

假如是飛走，那就根本沒有追尋的根據。飛可以飛到很遠，也可以飛向任何方向。

等於別人推測他們是從何處飛來，飛走了又是飛到何處去，也是並不容易。

但他們仍然相信他們找尋的東西距離這裡不會太遠，因爲太多東西都

是在這範圍找到的。

司馬洛駕着直升飛機飛來飛去，都是無所發現。

後來他說：「我們還是走吧！」

「到什麼地方去？」

「回到我家休息一下。」他說：「哎！不好……」他忽然把飛機降下去。

「看見什麼嗎？」她問。

「飛機出了毛病。」他說。

「幸好還不是跌下去！」她說。

「幸好無綫電沒有壞！」他說。

飛機的引擎發出了咳嗽似的兩聲，響得不大圓滑，但是螺旋槳沒有停。他們安然降落到了地面。

跟着就是另一部直升飛機飛來，把他們接走，留下一些機械師負責修理。

夜間，他們在司馬洛那大厦高層的寓所裡。

她還是昨夜那樣的打扮，盤膝坐在大玻璃窗前望海。

他也躺在她的身邊。

這個下午他們一直都是沒有什麼事可做，就祇是休息，吃過晚飯之後又是休息。

他對她講了許多他的冒險故事。

後來她說：「你以爲那直升飛機還在不在呢？」

「什麼在不在？」他問。

「我不是那麼笨的人！」她說：「你是故意把那飛機留下的。既然我的營幕和車子也可以被搬走，這飛機也是一樣可以被搬走的。」

司馬洛微笑不出聲。

「這飛機給搬走，」她說：「就可能追踪它的去向，因爲那上面有許多儀器，而你們亦有許多儀器可以監察和找尋。」

「大致的意思是這樣！」他說：「我是用一件非常貴的東西去賭一賭。」

「但這也不比人命貴。」

「總之大意就是這樣。」他說。

「那麼爲什麼你不告訴我呢？」

「接下去，你就不適宜管了。」他說。

「什麼不適宜管？」她問。

「我不能夠讓你去冒險。」司馬洛說：「這件事情要由專家去做。」

「那不可以，」她說：「我是有份的。」

「你不是說人命最貴重嗎？」

「自己願意的就不同。」她說：「我是自己願意去的。」

「不批准！」司馬洛說。

「很好。」她說：「你去做你的，我去做我的。我還是有自由可以到那個地方去，我到那裡去，也許會有一些遭遇，那麼多事情都是圍繞我而發生，我相信我是會有一些遭遇的。」

「這個……這個……」

「你不能制止！」她說：「隨你選擇，一就是讓我參加，一就是我自己去。」

「好吧！好吧！」司馬洛嘆一口氣：「讓你參加。」

她勝利地笑起來，伏在他的身上，輕輕一吻。

他也輕摟着她：「你又使我忍不住了！」

「又要檢驗嗎？」她問。

「假如你不怕的話。」

「昨晚我也不怕，現在更不怕了。而且，很可能明天晚上我們已沒有機會——或者沒有空如此做！」

於是他又爲她檢驗起來。

這一次他們是從容得多了，她已沒有了顧慮，知道了這是一件享受的事情，目的亦是在享受。

他們有時快有時慢，把享受的時間延得很長。

不過終於還是要結束的。

後來，她長長地嘆息一聲，她說：「我的確像不是屬於這個世界的人，現在才剛剛知道這個世界有些什麼！」

「你祇是進了一個新的階段。」他說。

「以前，」她說：「假如早認識你，也許我不會做那些事情，怪不得有人說我像男人。」

「現在完全不像了！」

他們躺在地毯上，放鬆着，漸漸就沉入了半睡眠的狀態。他們並沒有故意清醒，祇是順其自然，這也是一種高度的享受。

後來他們終於一驚而醒時，已是半夜。

是電話鈴聲響了起來把他們驚醒。

司馬洛也滾身過去按掣使電話接通了聲音由擴音器透出來，同時亦把電視機開了。

莫先生的聲音說：「來了！」

他們可以看到電視機的畫面，却是一條一條的亂線，好像閃電似的。

司馬洛正要問，莫先生說：「不是壞了，是受到干擾。」

這是直升飛機的電視眼傳來的畫面，有東西接近就會有感應。直升飛機停在那裏，等待「對方」到來，有視覺上的陷阱在監視着。然而來者却把電視眼干擾了，就看不到什麼了。

司馬洛咒罵起來。

電視機上的畫面隨即又分裂爲九個。

這電視機也是新科技的產品，螢幕可以分爲九個小方塊，如此就可以同時看到九個線路的台正在放映什麼，而選擇其中之一。

現在則是傳來九個電視眼的畫面。

九個畫面之中有八個都是受到干擾，祇有一個沒有。

「這是最遠的一個，」莫先生說：「用望遠鏡監視的。」

這些畫面實在是由莫先生那邊轉送過來，因此也是由莫先生操縱。

莫先生選取了唯一可以看見的畫

面，這畫面便放大了，而充滿整個螢幕。

仍是很不清楚。

莫先生說：「干擾很强！」

這是由於在夜間，假如只是望遠鏡，那看到的就也祇是一片黑暗而已。他們要看到就需要用夜視設備，那即是望遠鏡本身要有一些射線射過去再彈回來，鏡接受到才有視像。

射線射去，却仍是受到干擾。

他們可以看到那直升飛機停在荒野地上，有一大團發光的物體在慢慢移動。

發光實在是等於射線射在這物體上時受到干擾，不能正常地彈回，就看不清楚，便祇是看到一個模糊的光面。

「那是什麼？」李秀媚問。

「總之是很大的東西。」司馬洛說。

那光團有直升飛機那麼高，而在直升飛機的周圍移動。

忽然之間，畫面也沒有了。

莫先生說：「也給破壞了。」

「這怎麼可能？」司馬洛叫道。

「這個還不知道。」莫先生說。

那座望遠的電視眼也是沒有人把持的，祇是遙控而已，所以如何破壞法也是不知道，不過照情形看來像是有人走過去打破了，因爲那儀器在很遠而且也是藏得很好。

電視機上隨即又再出現畫面，這乃是剛才所見的畫面的重播，仍是很小很短暫的一段。

重播了好幾次，莫先生問：「你看如何？」

李秀媚說：「那東西一轉過來，對正，就破壞了。是它感應到有射綫，就用另一種射綫破壞了。」

莫先生說：「有這樣的武器嗎？」

「我們沒有。」李秀媚說。

「也許！」莫先生說：「我要派飛機去看看！」

「不要！」李秀媚說。由於沒有人徵求她的意見，所以她要推推司馬洛，由司馬洛支持她。她說：「假如可以這樣破壞了電視眼，你派人去也許會很危險，還是等明天！」

莫先生不出聲。

司馬洛說：「我們本來的計劃也是等明天，而今夜不是放人在偷看，祇是放儀器。」

「好吧！」莫先生說：「我們等！」

電視機還是亮着，他們還是一直看，但是却沒有看到什麼了。

他們也不能睡覺了。

李秀媚對司馬洛說：「我看那是一個機械人。」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

他也是採用莫先生的方法，自己明知的事也不講，而是由別人去講。

她說：「看它的動作生硬，不像是有生命的動物，而是像機器。」

「是呀！」司馬洛說：「還有呢？」

「假如是一個能行走的機械人，它必然有許多電子設備，因此它也很快可以感應到有射綫射着它，它便如此破壞。假如是如此，那就是很高科技的東西，我們派飛機去騷擾，就很不安全。」

「所以就不派去了！」司馬洛說：「但我不明白，他們究竟想怎樣呢？似乎有人的時候不來，有東西在的時候才來。」

「也許他們祇是要拿些東西去研究。」她說。

「稍後就知道了！」司馬洛說。

太陽出來之後，司馬洛又駕另一部直升飛機和李秀媚一起去看。祇是他們兩個人，和一部直升飛機。他也不贊成大舉出動去搜索。

他們飛到了昨天那直升機的上空，就發覺飛機已經不見了。那裡的泥地上也是留下好幾個那些圓洞。假如算是脚印，那就是巨大的脚印。但是脚印並沒有從什麼方向來，也沒有朝什麼方向走掉。

李秀媚說：「飛走了！」

看不見脚印走掉，就應該是飛走了。

「但那東西那麼大，」司馬洛說：「它也不能坐進飛機裡開走。」

「是呀。」她說。

雖然他們只是看到一團光，但是那物體的大小則是大致可以看到的，而他們看到那東西比眞的飛機還要高。

「一個機械人！」司馬洛說：「大概不能坐進直升機開走。」

「飛走了。」她說：「它拿去我的車子也顯然並不是開走了的。」

「這眞有趣，」司馬洛說：「我們面對着我們遠遠不及的科技。」

「看來他們也並不是要做什麼對我們不利的事情，但又不與我們聯絡，這眞奇怪。」

「假如不是溫碧霞沒有醒過來，」司馬洛說：「這件事情我也許並不會管。也許他們是不想和我們聯絡。」

「我却很想與他們聯絡。」李秀媚說。

「你的動機和我不同，」司馬洛說：「但總之現在目的則是相同了。」

「我們去找吧！」她說。

直升機就升了起來，他們首先是飛到那望遠電視眼處去看看。

這東西是已証實失靈了，不過外表則沒有破爛。司馬洛說：「看不出壞在什麼地方。」

「讓我拆開來看看。」她說。

「你？」他說：「你拆開來看？」

「我還以爲你知道我許多事情。」她說。

「哦！」司馬洛說：「對了，你是精通電子學的！」

「祇是有研究！」她說。

她動手把那儀器拆開來。

司馬洛對這事也不是沒有知識，

不過他不是專家，較爲精密的儀器被拆開來，他就不那麼清楚了。

她則是很熟練。

她研究了一陣之後說：「電路板壞掉了！」

「那即是什麼意思？」他問。

「電路出錯，就撞了。」她說：「假如有某種射綫射來，就會有這影響。」

「那即是說，」司馬洛說：「那個機械人是會放射某種射綫了？」

「顯然是的，」她說：「它也能夠感應。它感應到這儀器的射綫射來，便也追來。我們不是看着它轉身，正對着鏡頭的時候，畫面就沒有了嗎？」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

「我們找吧！」她說。

「恐怕不大有用處了。」司馬洛說。

他的心裡也知道，他留下那直升飛機，飛機內是裝了好幾種追踪器的，但這些追踪器都是依賴射綫及電波的原理，那機械人可以破壞，他們就失去了追踪的能力。

不過他還是要試試。

他把飛機升了起來，在附近飛來飛去，視察着和找尋着。現在他的飛機上的感應器果然是感應不到那些電波及射綫了。

他飛來飛去，仍是不得要領。

這使他的心中很生氣。他是最不喜歡人家不理他的，但是目前强弱懸殊，而他却是弱者。

後來李秀媚說：「這樣做沒有什麼用處，除非他們肯讓我們找到他們。科技發達的方面差得這樣遠，你們這些設備也不見得能夠騙倒他們。」

「你有更好的主意嗎？」司馬洛沒好氣地說道。

「繼續找！」她說。

「你不是說找沒有用嗎？」司馬洛說。

「假如他們想讓我們找到，」她說：「那我們不找的話，就會找不到了。」

「我也是這樣想，」司馬洛說：「所以我就是還在繼續找。」

他們飛得也差不多了，最後也祇好回家。

再把一架直升飛機留下來似乎不是辦法。

他們留下了餌，想把魚釣到，却連魚鈎魚絲都給吞去了，這是一條比他們聰明得多的魚。

而且這條魚不大可能還會再來吃餌。

當夜又是風雨來了。

他們兩人仍是在司馬洛那寓所裡面。

她站在大玻璃前向外望，一片朦朧，祇是看到水在玻璃外面流着。

他們也去總部看過，兩個「冬眠」中的人還是沒有變化，而莫先生那裡的那些科學家們的研究也是並未有什麼新的發現。

司馬洛躺在地毯上看着她。他說：「你知不知道你這打扮非常動人？比不穿衣服更動人！」

「你認爲我應該脫下來？」

「不是！」他說：「我說動人，就是動人，我正在欣賞一個動人的畫面。」

「後面？」她問。由於她是背對着他。

「任何角度。」他說：「但是你在看什麼呢？你什麼都看不到呀！」

「我是在看安全感。」她說。

「看安全感？」他笑起來：「很多人說安全感，但是你似乎還是第一個說看安全感的人！」

「我看雨，」她說：「外面這樣濕，但完全打不進來，與宿營比較，差那麼遠！」

「你不是喜歡那個的嗎？」

「誰喜歡那樣睡？」她說：「我在做一件事情，我又在那裡過夜，那裡沒有更好的地方。」

「普通人也是沒有那麼好的地方。」

「但是，」她說：「假如這裡沒有你，我可變成不是有安全感，而是寂寞了！」

「你眞的仍像不是屬於這世界的人，」司馬洛說：「你用那麼特別的角度看每一件事情。」

她微笑走過去在他的身邊坐下，他輕輕摸着她的頭髮。

她又說：「我也在想，那個人竟然冬眠了五十年，而他又沒有衰老！」

「也許照計算，是老了幾年吧！」

「幾年，幾十年，人實在不過有那麼幾十年，許多人却好像自己永遠活下去似的，爭這個爭那個。」

「在死之前得到多些，這就算是一種成就了。」

「假設人不會死呢？」她問。

「這個就眞是難以想像，」司馬洛說：「假如人是不會老死的，那可能會爭得更厲害，因爲要多霸佔一些以便將來使用，也會殺死更多別人。」

「這是相當悲觀的看法。」

「也有另一個可能，」司馬洛說：「假如人不會死，眼光又會放得長遠，作惡太多，可能全世界的人都變成自己的敵人，製造破壞和環境污染，也會禍及自己，就會寧可做好人。」

「這是我的看法。」她說。

「這也是我希望發生的事。」

「你也是不屬於這世界的人嗎？」

「有時是的。」他說。

「其實我說你比我更不屬於這世界的人。」她說。

「是嗎？是嗎？」司馬洛說：「是什麼地方不像呢？哪一部份？」

「整個人，像你這樣的人，世界上有多少呢？可能祇有一個！」

「我的運氣是獨一無二，這是肯定的。」

她慢慢伏下去，輕吻他的眼睛和鼻子，又吻他的耳邊，在他的耳邊低

聲說：「我喜歡你却不是你的運氣。」

「舉一些例？」

「你很有男人味道，但又不像男人。」

「我不像男人？我好像沒有聽人講過！」

「你不像大多數男人，他們總是沒有愛心，用眼睛剝人家的衣服，或者還未相熟就已經伸手過來摸了。在你的身邊有安全感！」

「可惜這總是不很長久的安全感！」

「好的東西不一定要長久，有時即使祇是短短一陣，還要看你懂不懂珍惜。」

「你講得眞可愛！」

她又躺了下來，把頭枕在他的手臂上。

「五十年！」她說，「那個人冬眠了五十年。那些人，你以爲是來了五十年抑或是五十年來一次呢？也許是五十年前來過，現在又來？」

「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五十年前已來了。」司馬洛說。

「五十年……他們有一個地方可以藏身，」她說：「但是不想我們找到他們。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找到他們呢？」

「你有什麼好主意嗎？」司馬洛問。

「我們可以再去，」她說：「放一部直升機在那裏，他們也拿走了，把我們兩個人放在那裏，也許亦會拿走。那天晚上假如我們不走……」

司馬洛不出聲。

「你害怕嗎？」她問。

「我從來不害怕，」他說：「假如你不害怕，我就也不害怕了！」

「那很好，」她說：「明天晚上？」

這時，電話又响了起來。

她起身過去按了掣。莫先生的聲音又來了。他說：「來了兩個一流殺手，是那些人派來的。我看目標是在李小姐，他們與死去了的兩個是一路。你打算怎辦呢？」

「不要理他們，」司馬洛說：「他們不容易找到李小姐的。」

莫先生說：「這事我又不敢肯定，他們來了，他們就是有他們的綫索。」

司馬洛說：「殺了他們，又會再來新的，有什麼用呢？」這話則是主要對李秀媚說的。

莫先生說：「他們也是正在準備東西到那裏去。」

「什麼那裏？」司馬洛問。

「他們租了一部野外車，還在採購宿營的用品！」莫先生說。

李秀媚看看司馬洛，司馬洛咒罵一聲，因爲如此對他們就會有麻煩了。

司馬洛說：「好吧！我去制止他們！」

* * *

那兩個是甚爲厲害的人，是一個美國人及一個越南人的搭檔。兩人都是參加過越戰的退伍軍人。越戰訓練了許多好手，但是這些好手所學的，祇是在戰場有用，回到和平世界却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有些是不想做正當工作，有些則是沒有做正當工作的本事，於是有些成爲了僱傭兵，有些則做了職業打手或殺手，做他們最擅長的事。

這兩個人就是如此。

他們住在一間比較低級的酒店中。

他們的生活也是並不檢點，飲酒和女人是幾乎必然的事。在戰場上，他們早已習慣了覺得隨時沒有明天，做了這種工作之後亦是一樣。

這天晚上他們就是到酒吧裏飲酒，之後各自帶了一個女人回到房間去。

稍後，兩個女人離開了。

那個美國人走到越南人的房間。他說：「我們要起程了。」

越南人說：「隨時。」

「我很想睡，」那美國人說：「你開車，我睡，遲一些我醒過來接替你！」

「沒有問題。」越南人說。

他們穿好了衣服，就拿着簡單的行李退房離開了酒店，乘的士到了荒野。那裏有一間木屋，本來是養雞的屋子，已經棄用了，就給他們租了下來。

他們租的那部越野車子就是放在這裏，他們的武器亦是放在這裏。

他們在這些事情上也是很小心的，武器是非法的東西，不宜長伴在身邊，所以另放一個地方，需要的時候才去拿取。

但是這當然亦有不好，就是他們時時不能看守着。

他們在屋中檢點着他們的裝備時，忽然聽到那木屋的門發出「吱」的一聲。

兩人立即抓起槍來對着門。

越南人立即轉身對住後門。

他們用不着出聲也知道是有人進來了，而且還是分從前後門進來。他們還聽到脚步聲。

這裏面雜物很多，步行時難免踏着，就會發出聲音。

二人從車上滾下，跪在車子的兩邊，一個對着前面一個對着後面。

這也是經驗而來的一種戰略，他們兩人有車子隔住，就不會那麼容易一齊被擊中。

他們亦覺得，對方從前後門一齊進來似乎不是那麼好的主意。

這車是在兩行鷄屋之架子之間，對方一前一後，似乎是把他們截住了，但是一前一後也就是相對，相對着放槍，就會有自己互射之弊。他們兩個人，則是並沒有這毛病。

但是對方的脚步聲却顯示着正在步向這個不利的情況。跟着，對方就一齊繞過雞屋的末端而出現了。

司馬洛與李秀媚。

越南人與美國人都一齊放槍。但是他們不斷扳槍機，槍却沒有響。

在這瞬息之間，司馬洛就放槍了。

李秀媚手上是有一把槍的，但是她並沒有放槍，她祇是拿槍在手，做做樣子而已。

而且，司馬洛也早已對她提出過警告，同在一條火綫上的弊病，所以她祇是一現身便縮回了障碍物的後面。

司馬洛並沒有顧忌，而那兩個槍手的槍亦不能放射。司馬洛的槍法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這兩個殺手差不多同時叫了一聲，手中的槍都丟了，而在地上躺了下來。

他們兩個都是大腿中了一槍。

他們都恨恨地瞪着司馬洛，其中一人是轉了過來。

司馬洛說：「你們的武器是收藏得很好，但是人離開得太遠，就給別人做了手脚也不知道。」

那兩個人還是不出聲，輸了就沒有什麼好講了。

司馬洛說：「你們假如檢點清楚，就會知道還多了兩個燃燒彈，但也許你們不會知道，因爲是壓在座位的下面，我隨時可以把你們燒掉。」

他取出了一隻電子計算機似的東西。

這件東西顯然乃是一個遙控器，隨時可以引發那燃燒彈的。這兩個殺手是在車子的旁邊，一燒起來，他們就會首當其衝，而且他們的腿子受傷，也是逃不動。

司馬洛與李秀媚則是很容易從前後兩度門逃出的。

那個美國人說：「你要燒掉我們，就用不着告訴我們了，你想要什麼，你講好了！」

「好呀！」司馬洛說：「這就是一個爽快的人，省了我很多時間。出來吧，小姐！」

李秀媚又出來了，這一次則是從司馬洛那邊出來，站在司馬洛的身邊。

那美國人說：「這件事現在與我們無關了，我們已經不能執行任務了；但是她，她是死定的！」

「爲什麼她死定？」司馬洛問。

「也許她把我們的人交出來就有商量，」那美國人說：「但不是跟我商量。」

「多謝你告訴我！」司馬洛說：「既然你告訴我，我也告訴你，她與你們的事無關，她也沒有收起你們的人。」

「你告訴我沒有用。」

「你死了就沒有用，」司馬洛說：「你還活着，你可以回去告訴你的老板。」

「我講了，他們就放棄找那兩個人嗎？我沒有這能力。」 （未完．四）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局號：　收據號碼：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收款帳號 0013165-3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整」字）

主管：　經辦員：

經辦局戳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贏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0013165-3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整」字）

主管：　經辦員：

經辦局戳

手續費　次　元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由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存款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上文提要： 嚴霜對佟鍾的殘酷刑罰，使佟鍾不成人形，比肢解還要死得慘，他並無參與滅梅氏之舉，得到如此下場，使克圖看不過眼，勸諫兩句，竟遭到叱責，還要約定在勾漏山進口處約鬥，然後才和克圖、克業二人分手，二人商議，決定由克業率着那八大掌門人，悄隨嚴霜……在桂林羣仙居喝酒的王儉，被雲萬里跟踪找到了……



新派武俠長篇／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高僧不說法號　小子究竟是誰

王儉道：「那祇好任你怎麼想了！」

雲萬里殘眉一皺道：「你身爲武林王家的中堅，家遷他鄉而不知道，說出去非但老夫不信，怕天下人能信的不多！」

王儉道：「當年在蘇州的時候，我因事離家，等事畢再返蘇州，寒家却已搬遷他鄉，從那個時候起……」

雲萬里哦了一聲，接口道：「就沒有尋訪？」

王儉道：「幾乎踏破鐵鞋，但却苦無覓處！」

雲萬里眨眨雙睛，道：「聽來似乎是眞的如此……」

話鋒微微一頓，瞥了王儉一眼，又道：「姑不論此事是眞或假，祇談嚴霜之事，你們父子的確作了武林江湖中的罪人，這不假吧？」

王儉道：「這很難說！」

雲萬里冷哼一聲，道：「王老二，你是聰明人，今天你已落在了老夫手中，設若老夫召告同道，示知彼等當年之事，同道對你……」

王儉苦笑一聲，接口道：「大不了一個『死』字！」

雲萬里冷哼一聲，道：「哼！江湖上的酷刑，老夫見識得多了，隨便選出一種照顧照顧你王老二，就夠你消受！」

王儉心怕口硬的道：「王儉不是草包！」

雲萬里嘿嘿一笑，道：「當然，武林王家的後代，那有一個是軟骨蟲，好，咱們的話到此爲止，你好好休息半天，晚上見！」

說着，霍地站起，臉上現出一絲陰森的笑意，又道：「爲免你王老二胡思亂想，打鬼主意，恕老夫得罪，要封住你四肢的穴道，這樣咱們誰都省心不少！」

話聲中，雲萬里暴然出指，王儉抗拒無力，四肢頓感一陣痛麻，果如雲萬里所言，他已挪動不得！

＊　＊　＊

夜初更！

王儉被架出了那間明間，到了後面的一進院中！

架着他的兩名大漢，步履不停，像拖死狗般將王儉拖到第二進的那明間內，原來第二進是個大廳！

雲萬里坐在靠牆的正中椅子上，前面是張古書案，兩旁設有十幾個位子，坐滿了三山五岳的英雄好漢！

王儉被架進廳中，抬頭看處，除雲萬里和那馬臉漢子的常老五外，其餘十數名江湖高手，他一個也不認識！

雲萬里把手一揮，架着王儉的兩名漢子，拉過一張太師椅，氣虎虎的把王儉一拋，丟到了太師椅上！

雲萬里已不是日間那個樣兒了，此時高踞座上，神色兇煞而威稜，目射着寒光，冷冷地對着王儉道：「姓王的，稍待老夫發落另外一個人，就輪到你了，別心急，現在先坐穩些，仔細看看這種好消受的福！」

話鋒一頓，接着向那兩名大漢喝道：「架上顏彬來！」

稍待，一個十分魁偉的大漢，在那兩個漢子的架扶下，被拖進了大廳，拋

扔在地上，摔倒一旁！

雲萬里立即沉聲喝道：「顏彬，現在老夫再問你一次，佟爺到底怎麼了？」

顏彬似已帶着極重的傷勢，強提着力氣說道：「雲老兒，你宰了顏爺爺好了！」

雲萬里怒哼一聲，道：「顏彬，你放明點，佟爺帶着你和另外十六名高手，辰州相助雙奇，至今未歸而下落也不明……」

顏彬接口道：「顏爺爺早說過了，是佟爺在中途路上，聽了馬老三的話，要我追踪如今坐在椅子上的王儉……」

雲萬里怒叱一聲，接口道：「你可曾追上王儉？」

顏彬道：「我不幸飲食失調，病在路上……」

雲萬里嘿嘿獰笑連聲，道：「這種話那個能信，佟爺和另外的十六名高手，至今未歸，明明是你與敵勾結，暗中搗鬼……」

顏彬破口大罵道：「雲萬里，你這個沒良心的老混蛋，顏爺爺與敵勾結，又回來幹什麼？你明明是爲報當年……」

雲萬里揚聲喝道：「老夫面前，怎能容你胡言亂語！」

話聲中，右手食指淩虛一點，已將顏彬啞穴封住，接着他陰笑連聲，揮手對兩名大漢道：「用『竹刑』照顧他！」

所謂「竹刑」，竟是二十支細扁而長的竹針，將顏彬鞋襪剝落，在手、脚指甲和肉的合縫處，一支支緩緩插了進去！

雲萬里眞狠，當竹針插上的刹那，他竟已解開了顏彬的啞穴，因之顏彬鬼哭狼號般的呼痛聲，誰都能夠聽見！

王儉聽得毛髮直立，臉上都變了顏色！

雲萬里却適時揮手向兩名大漢道：「抬他下去，再取上新的竹針來，咱們照顧王二爺！」

王儉魂魄皆寒，不由自主的說道：「雲萬里，你問我什麼我說什麼，豈能……」

雲萬里沉聲接口道：「你當眞不知道家已搬到什麼地方去了？」

王儉道：「若是知道，焉有至今還不回去的道理？」

雲萬里雙目一眨，突然問道：「你可知道，梅嚴霜已到了桂林？」

王儉皺眉道：「我怎麼會知道呢？」

雲萬里道：「因爲當年你父子妄行，至今她方始爲禍江湖，老夫認爲，她感受你父子恩德，斷不會恩將仇報……」

王儉却接口道：「這是你的想法，我不能贊同！」

雲萬里道：「莫非梅嚴霜還會眞對你們父子下手？」

王儉道：「大概誰也饒不了！」

雲萬里道：「假如你有機會能殺了梅嚴霜的話，你肯嗎？」

王儉道：「爲什麼不肯？」

雲萬里道：「空口無用，要眞作才行！」

王儉道：「祇要有個機會，王二爺決不放過她去！」

雲萬里哈哈一笑，淩虛出掌，已將王儉的穴道拍開。

然後親自下位相扶，道：「王二俠，當年事過都過去了，提起來徒亂人意而空惹惆悵，如今我們是同仇敵愾，應該有難同當！」

話聲中，他已扶着王儉在自己的座旁的位上坐下，又道：「據雲某偵知，梅嚴霜已到了桂林，住在東街的『秀山賓閣』，我料她明午必定會到『羣仙居』用飯！」

話鋒一頓，雲萬里聲調轉低，道：「王二俠，你可有什麼對付這丫頭的妙策？」

王儉道：「到時候我們埋伏相待，一道動手就是！」

雲萬里搖頭道：「貴州三俠多高的功力，並且聯合了十數位的武林高手，結果凡去的人，無不橫屍於地，慘死當場！再說那辰州雙奇，也是一代奇俠，並且還有不少高手相助，其結果更是驚人，竟連消息都沒有了……」

王儉接口道：「斷無消息，不見得就是全軍盡墨呀？」

雲萬里長吁一聲，道：「這丫頭先去的是辰州，後到貴州三俠的府居，設若雙奇脫過了劫難，則至今江湖之上斷無不知之理！」

王儉不由點頭道：「這話有理，難道丫頭如今功力這樣高深了？」

雲萬里道：「聽說她已得『快活仙婆』的眞傳……」

王儉搖頭道：「仙婆從不收徒，必是耳聞的傳言……」

話鋒自動停頓，突然一轉，又道：「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不論這丫頭到底是誰傳授的，既然身懷不可力敵之技，我們就應當智取才是呀？」

雲萬里拍掌歡呼道：「高明之見，正應如此！」

說着，雲萬里看看王儉，又道：「老朽就有一條妙計，若王二俠肯，必能成功！」

王儉哦了一聲，道：「要我動手？」

雲萬里道：「不錯，祇有王二俠是最爲適當的人選！」

王儉道：「是條什麼妙計？」

雲萬里道：「老朽有一種毒藥，無味無臭，任何人皆難察覺得出來，若能放置在酒或茶中，使丫頭飲用入肚……」

王儉道：「這我怎能辦得到呢？」

雲萬里道：「祇有二俠或可成功！」

王儉正色道：「請說出來聽聽！」

雲萬里道：「明午二俠仍請到『羣仙居』用飯，若嚴霜也恰好前往，二俠請放大了胆，和她坐於一處！然後重點酒菜，說話當年，這重點的酒菜中，皆有巨毒，二俠那時祇要放心的和這丫頭食用酒菜……」

王儉接口道：「是想連我也一併除去？」

雲萬里正色道：「世上那有送葬的朋友，也當作了死者，一塊埋入土中的道理，老朽對二俠自是另有安排！」

王儉道：「什麼安排？」

雲萬里道：「先將解藥交給二俠，在

服食酒菜之前，偷偷將解藥服下，雖盡飲毒酒，也保無差錯！」

王儉沉思刹那之後，頷首道：「若能如此，明午願往！」

雲萬里聞言大喜，道：「此事有二俠千金之諾，竟功必矣！」

話聲中，他對手下大漢揚聲道：「來呀，擺上酒筵！」

酒宴已開，他們談笑風生，盡歡始散。

*　*　*

王儉緩緩踱着方步，登上了「羣仙居」！

在他面前，後面，却都有奉令監視的人！

當然，王儉知道，但他確實想殺嚴霜，有這大好機會，自然不肯放過，因之對監視一事，並沒有掛在心上！

當他離開那戶人家時，雲萬里賜給了他三粒解藥，並曾令一名手下親自試過，靈效若神！

所以，王儉更是胸有成竹而來，坦然得很！

「羣仙居」依然客滿，但他有定好的坐位，自不虞沒有坐處，堂倌更是熟人，先招呼他安然入座！

他登上「羣仙居」，目光一掃，滿堂中並無一個女客，這證明了嚴霜還沒有來，也許根本就不會來！

不過這些他都不關懷，梅嚴霜不來，這責任不是他的，他不必急，也用不着愁，正好吃頓痛快飯！

那知就在這個時候，樓梯聲動，梅嚴霜踏上了樓頭！

眞是巧，梅嚴霜就坐在王儉的對面另一張桌旁的位置上，王儉早就得到暗示，但他目光看窗外故作不知！

嚴霜坐下之後，很自然的就看到了王儉，心中不由一動，雖說她已和王家的人分手多年，但却永難忘記這些面孔！

她既然看出了王儉，就不禁向四外注目，然後沉思刹那，在想是不是過去和王儉見個面！

當年在王家，可說是「天之驕子」，沒有人不喜歡她，愛護她，祇有這位義二叔王儉，對她始終沒有好感！

不過如今事隔多年，王家雖然也是昔日參與殺她全家的仇人，但却也是收留她多年的恩公，所以她爲難了！

在經過沉思之後，決定了辦法！

她決定先要報恩，然後才能報仇，人當恩怨分明！

於是她緩緩起座，走向王儉的身旁。

王儉似乎仍無所覺，目光呆呆的注視着窗外，誰也會認爲他正在想着心事，而不知這是矯作！

嚴霜以柔和的語調，先開了口，道：「您是王家的二叔吧？」

王儉故作聞聲一愣，慌不迭移轉目光，起身道：「這……這位姑娘，怎……怎認得王儉？」

一聲「王儉」，自更不會錯了！

嚴霜一笑，就在王儉身右空位坐了下來，道：「二叔難道認不出侄女來了？」

王儉尷尬的一笑，道：「姑娘恕我眼拙，妳是……」

嚴霜微微一笑，道：「我是嚴霜呀！」

一句「嚴霜」，嚇破了王二爺的胆，他臉色一變道：「是……是妳，嚴霜？」

嚴霜點着頭，道：「當然是侄女嘍！」

王儉這才仔細上下打量着嚴霜，半晌之後，長歎一聲道：「算是二叔我的命運壞，逃來逃去却逃到了妳的面前啦，二叔認命，讓我吃喝個飽，然後由妳動手如何？」

嚴霜黛眉一皺，道：「二叔這是說的什麼話？」

王儉苦笑一聲，道：「小紅花爲復仇而興，已傳遍了大江南北，誰不知道，這朶無名的小紅花，是善惡不分，老少不論……」

嚴霜不由接口道：「侄女兒眞有這樣狠？」

王儉道：「那些已死的人，包括了江湖黑道兇徒，武林俠義之士，凡參加當年梅莊之事的，誰也難活，這不假吧？」

嚴霜雙眉一挑，道：「他們難道不該死？」

王儉長嘆一聲，道：「是，殺人者死！」

嚴霜道：「今天巧遇二叔，不談這些掃興的事可好？」

王儉道：「好嘛，不談這些就是！」

嚴霜有些高興了，招呼堂倌，點了不少名菜。

在堂倌去製酒菜的當空，嚴霜含笑道：「二叔，奶奶和阿爺可好？」

王儉道：「好，家裏的人都好。」

嚴霜道：「侄女藝成出道，首先就到了蘇州，可惜咱們王家搬了，要不我就親自叩拜奶奶和……」

話沒說完，王儉已接口道：「不錯，咱家搬了，就因爲咱們『王家』出了一朶小紅花，所以『咱們王家』就非搬不可，否則首先遭報的，就是『咱們王家』！」

這話，說得嚴霜動了眞氣，她臉上射出了寒煞……

王儉似乎已經胸有成竹，話鋒一頓之後，接着又道：「妳說不談這些掃興的事，可是我還要再稍談一點，那就是有關我們王家的，我義不容辭的要弄個明白！妳現在八成已經非常清楚了，當年血洗『梅莊』，也有我們王家，並且是由老太爺和老太太親自率領！當然我們兄弟也人人有份，不過說實在的，老太太並沒有動手，如今我問妳一句話，你怎麼辦？」

嚴霜冷冷地說道：「二叔可是問姪女兒對王家該怎麼辦？」

王儉道：「自然是我們王家！」

嚴霜斬鐵斷釘的道：「父母大仇，血洗全莊之恨，何家村數百無辜慘死的奇寃，侄女是必然要報，要親手去報！」

王儉道：「王家的人也在其中了？」

嚴霜頷首道：「當然並不例外！」

王儉道：「克業、克圖他們小一輩的兄弟姊妹呢？」

嚴霜道：「他們沒有參與當年的惡行，自當例外！」

王儉道：「很好，稍待酒飯過後，妳就先對我下手吧！」

嚴霜冷冷地一笑，道：「王家對我有收養之恩，此恩我要先報，因此我早已發下誓言，在殺盡那些兇手惡徒之後，才輪到王家。」

王儉嘿嘿冷笑着，道：「可眞是恩怨分明，妳有志氣！」

話聲中，堂倌已經送上來了酒菜，王儉早已取出了藏諸袖中的解藥，偷個空，服下了兩粒去！

然後自己斟滿了酒，道：「讓我們痛痛快快的吃完這餐酒飯，如何？」

嚴霜道：「侄女兒正有此意。」

說着，嚴霜也自己斟上一杯酒，才又說道：「二叔，侄女敬你一杯！」

王儉將杯舉起，道：「我就實受了，乾！」

說聲「乾」，他仰頸把酒傾入口中，嚥了下去！

嚴霜才待將酒入喉，不知何故，神色突然一變，竟停杯唇際，似是適時想起了什麼緊要的事來！

王儉暗中一笑，道：「妳爲什麼不喝？」

嚴霜沒有答話，過了好久，方才緩緩把酒杯放於桌上，道：「二叔，昨天你見到雲萬里了？」

王儉聞言心中大懍，面色頓變，竟答不上話來！

嚴霜却吁嘆一聲，又道：「二叔，這酒，這菜，都有毒吧？」

王儉此時如坐針氈，已不知怎樣才好！

嚴霜低頭又道：「二叔，你有解藥，是不是已經服下去了？」

王儉如被魔法所驅，由不得自己的說道：「是……這……是是雲萬里的主意。」

嚴霜突然低喟一聲，道：「二叔，可憐你被人利用上了大當而不知道，如今你已中了奇毒，所謂解藥，根本那是假的！」

王儉虎地一聲站了起來，喊道：「這不會，絕對不會，他們試給我……」話沒說完，嗓音頓失，面色已變，目光立刻呆然不動，耳、鼻、口、眼中，都滴流出了鮮血！

砰地一聲，他摔倒地上，刹那之後，屍骨漸縮，終於化成一灘淡淡血水，連髮、骨都無存！

羣仙居酒樓之上的酒客們，全傻了，一個個傻成了木鷄，一個活人，在衆目睽睽之下，竟然消失，怎不驚人心魄？

嚴霜此時伸手拿起酒壺，喃喃對着那灘血水道：「二叔，侄女兒替你報仇，他們也活不了！」

話未完，身形一閃，到了一桌酒客的面前，這一桌，這五個人，無一不是雲萬里所率領監視王儉的高手！

但是非常奇怪，他們目睹嚴霜到達面前，竟然一個個動也不動，原來不知何時，他們都已被人點封了穴道！

嚴霜將滿壺毒酒，分傾在這五個人的口中，身形一閃，又重回了原處，招呼堂倌近前，鄭重的說道：「這一桌上的酒、菜、碗、碟、杯、盞、筷、匙，無一不毒，沾之即死，火速用油布包好，丟在火中，快！」

堂倌怎敢怠慢，果然如諭而行！

等堂倌回來的時候，另外那桌喝過毒酒的五個人，也早沒了影子，一齊化作了血水！

嚴霜扔下十兩銀子，揚聲說道：「剛才的事，希望諸位都把它忘了，萬勿再在私下談及，否則禍延本身，莫怪我未作警告！」

話說完了！嚴霜坦然舉步，下了羣仙居！

她臉罩着寒霜，似輕車熟路般，在街上左轉右旋過巷子走窄弄，在一座宅門之外停了步！

接着，她右手微拂，一聲暴響，那兩條木門竟碎成了十數塊，飛墜到這戶人家的院落之中！

隨着這聲暴響，自前後兩進房子裏，飛縱出來了七八個彪形大漢，立即將嚴霜團團圍在了中間！

嚴霜冷哼一聲，向大漢們說道：「去喚雲萬里出來，就說我梅嚴霜找他！」梅嚴霜三個字，竟似震天的霹靂，驚呆了這些大漢！

適時，又有十幾個人，自兩進院落各屋中走了出來，這後到的十幾個人，看得出無不是黑道的高手！

嚴霜再次冷冷地開口道：「我話已經說明了，雲萬里呢？」

適時其中一名身着素衫的老者，向四外的人掃了一眼，接着倏忽探手，自身畔取出一柄軟劍！

然後冷哼一聲對嚴霜道：「臭丫頭算妳的命大，竟能逃過『羣仙居』上的這次大劫，不過妳找到此地，却是打錯了算盤！」話鋒一轉，揮手向四外的人沉聲叱道：「丫頭再狠，她雙拳難敵四手，這是你等建功的最好機會，別忘記，丫頭早已說過凡當年曾參與『梅莊』之戰的誰也活不了。」

這一聲沉喝，刀光劍影自四面八方圍攻，那裏管什麼武林規矩，男女之別，無不陰損狠毒的想一刀宰了嚴霜！

嚴霜一聲怒叱左掌一揮，勁風倏起，硬將圍攻而到的羣匪阻在當地，接着她沉聲道：「說，雲萬里何在？」

誰也沒答她的話，在素衫老者再次催攻下，又紛紛撲上！

嚴霜一陣冷笑身形閃開，雙掌齊飛，這羣匪徒雖說功力不低，但若與嚴霜相搏，何異以卵擊石，刹那屍橫滿地！

剩下了七名黑道高手，呼嘯聲中，紛紛奪路欲逃！

嚴霜可不管這是白天或黑夜，又已知這些黑道狠匪，人人都參與過昔日的惡行，於是神指連出，殺了個乾乾淨淨！

她連正眼也不看這滿地的屍首，坦步進了屋內，她沒有料錯，屋子裏面，還另有意圖僥倖藏避不出的惡徒！

嚴霜出指點下，將那人的穴道封

死！

然後又奔進了後進，後進院落屋宇各處，已無人踪，嚴霜銀牙暗咬，知道萬惡的雲老賊，業已知機逃去！

嚴霜把那名唯一的活口，帶到了後進，拍開這人的穴道，上下打量着這個人，却不開口！

此人心中忐忑難安，頓時手足無措！

刹那之後，嚴霜才哼了一聲，道：「你叫什麼名字？」

這人顫驚的答道：「葉三州！」

嚴霜哦了一聲，道：「看不出你就是『大洪山主』葉三州！」

葉三州低了下頭，嚴霜接着問道：「當年血洗我梅莊，少不了你吧？」

葉三州不說實話，又怕生受活罪，硬着頭皮道：「有我，是雲萬里約我……」

嚴霜冷冷地接口道：「夠了，雲萬里人呢？」

葉三州道：「他是隨着令叔……不，王家的老二王儉身後，去了『羣仙居』，到現在沒有回來！」

嚴霜恍然大悟，想來，雲老賊必是改扮過了裝束，並且易容而去的，否則他斷然逃不過自己的眼睛！

何況自己身後，還隱有另外的無敵高手！

想到這裏，嚴霜掃了葉三州一眼，道：「雲老賊若是不回此處，能到那裏？」

葉三州想了想，道：「自此處直至百里地外，大概共有五十名高手埋伏着，雲萬里此時必已出城，調集這些高手……」

嚴霜接口道：「他最後能藏於何處？」

葉三州搖頭道：「在下實在不清楚……」

嚴霜冷哼一聲，道：「房珏隱身何處，你也不知道？」

葉三州心頭一懍，道：「聽說過這個人，但却沒有見過面，所以……」

嚴霜道：「所以房珏的隱身之處，你更不清楚了，對嗎？」

葉三州道：「也許姑娘不信，但這是事實！」

嚴霜冷笑連聲，道：「你和雲萬里是什麼關係？」

葉三州一愣，道：「江湖中人，由彼此慕名而相識！」

嚴霜目光一掃葉三州，道：「所謂『江湖三煞九朋』，怎麼講？」

葉三州變了臉色，期期艾艾的說不出話來了！

嚴霜接着又道：「你一個，雲萬里一個，還有到現在我還沒有找到的『黃漢』一個，是江湖中人所稱『三煞』，對不？」

葉三州應變已難，祇好點着頭道：「是的，但是我和雲萬里的確沒有深交！」

嚴霜不理睬他的答覆，再次冷冷地問道：「房珏你見過沒有？」

葉三州咬着牙道：「曾見過幾面！」

嚴霜道：「很好，他隱身何處？」

葉三州此時不知道嚴霜還曉得些什麼，已經不敢再作謊言，提心吊胆，很小心的答覆嚴霜道：「聽說是在『勾漏山』！」

嚴霜一笑，道：「聽說嗎？」

葉三州改了口，道：「在『勾漏山』！」

嚴霜哦了一聲，道：「你到過？」

葉三州狠一狠心，道：「到過，這次就是由勾漏山而來！」

嚴霜又是一笑，道：「葉山主，你如今比剛才聰明多了！」

葉三州不敢隨意接話，祇好苦笑了一聲！

嚴霜接着又道：「葉山主，你認識佟鍾吧？」

葉三州心頭一驚，道：「也見過這個人。」

嚴霜道：「恐怕很久沒再見到他了吧？」

葉三州面色又變，道：「是的，有些日子了。」

嚴霜道：「你見他最後一面的時候，是不是在他率人去辰州，幫那辰州雙奇的大忙，對付我梅嚴霜的時候呢？」

葉三州避重就輕的說道：「我祇知道，他是領着不少人去辰州，至於他去辰州到底幹些什麼，我並不知道，也沒人告訴我。」

嚴霜嗯了一聲，道：「也許，不過現在你看到我梅嚴霜了，我是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所以你就再也看不到佟鍾啦！我勸你還是乖乖的把房珏住處繪畫出來給我，不要敬酒不喝，喝罰酒！」

葉三州不知應該怎樣答話才好，祇有低頭不言！想了好久隨手就把房珏的住處繪畫交給嚴霜！

嚴霜接過後話鋒一轉，突然問道：「我問你殺過梅莊幾個人？」

葉三州知道脫不過了，道：「大概是三個人！」

嚴霜再次叱道：「我要確實的數字！」

葉三州低聲道：「是三個！」

嚴霜嗯了一聲道：「這是你自己說的，沒錯了吧？」

葉三州道：「沒錯。」

嚴霜一笑道：「葉山主，你該明白殺人者死的道理吧？」

葉三州低吁無言，垂頭相待！

嚴霜又是一笑，道：「是你剛才畫過一張地形詳圖，我說過你會因此而得福，所以你可以放心，我不會殺你！」

葉三州心中暗喜，故作十分感激而慚愧的說道：「今朝若蒙姑娘恩赦不死，三州必自即時起，革心洗面，重新作人，對姑娘的大恩大德，永銘而必報！」

嚴霜咯咯一笑，道：「不用客氣，祇是我很難相信，狠會吃素！」

葉三州道：「三州願發重誓，若茲後再有惡行……」

嚴霜搖頭道：「罷啦罷啦，牙痛咒我可聽得太多了，不過我自己有個辦法，保證能使你今後絕難爲惡。」

葉三州道：「姑娘請講，三州總該答應的！」

嚴霜不答這一句話，却道：「葉山主，那慘死在你手中的三個人，你自己說說看，我若不殺了你，他們的神靈能安嗎？」

葉三州心頭一懍，道：「往者之非，思之痛心！」

嚴霜聲調轉冷，道：「我是說過，不殺你了，但你殺了我們梅莊三個人，至少我該爲他們討索點什麼，你說對不對？」

葉三州道：「三州能說什麼話？憑姑娘發落好了！」

嚴霜嗯了一聲，道：「人有四肢，你殺害過三條命，一肢抵一命，我想這已是最最便宜的事了，你認爲如何？」

葉三州神色大變，道：「這還不如一死！」

嚴霜搖頭道：「笑話，我說過不殺你，何況俗話也有，好死不如賴活着的這一句，所以活着總比死了强！」

葉三州哭喪着臉，道：「姑娘，四肢若失其三，這人還活個什麼意思？」

嚴霜冷哼一聲，道：「當然有意思！我要留下你給天下那些惡徒們看看，有朝一日，他們喪盡良心殘殺無辜的話，就如此下場！」

葉三州知道求饒無用，厲聲罵道：「賤丫頭，葉老子……」

嚴霜手指處，已將葉三州啞穴封死，道：「葉山主，這裏可是省城大鎮，院中屋裏，橫竪着躺了滿地的屍首，門又碎裂了，若有人走過，必然會發現而報官！聽人家說！衙門口是朝南開，有理沒錢別進來！又說：進去容易出來難，我想你更清楚！你不是愛惜四肢麼？好，我就給你留下，不過你這一身功力，却是非去掉不可，狠爪虎牙，見則拔之！」

嚴霜話鋒一轉，手指連下，立將葉三州經脈點破，功力盡失，自此無異常人，而終生再難恢復！

這還不算完，嚴霜二指在葉三州喉間一彈，葉三州這輩子無法開口說話了，接着又封了他的痲穴！

嚴霜笑嘻嘻到院中，撿起一柄刀來，在屍體上沾滿腥血，然後把刀柄交在葉三州的手中！

葉三州動不能動，祇好任由嚴霜擺佈！

嚴霜用死者手指，蘸血在牆上寫道──「大洪山寇葉三州，夜盜殺人，余受重……」

她故意把那個「傷」字，祇寫了個單人旁就罷了手，並把那具屍體，安置得恰似寫字未畢已然死去的形態！

最後才笑對葉三州道：「你這痲穴，一個時辰之內，自然失效，那時你大概正好在公堂之上，以你的賊皮，嚐嚐虎狠官家的酷刑，這最公道！我走了，十分感謝你所畫的圖，和你頂替我打這份無頭的官司，你若還能活着的話，再改作好人也不遲！」

話聲中，嚴霜揚掌向地下青磚掃去，那幅詳盡的勾漏山區地圖，在凌虛一掃之下，頓時無踪！

然後嚴霜含笑走了，在巷外，她故作驚駭之態，向一路行老者說出，這巷中某一戶內，出了命案！

老者召集路人，同往觀看，果然是實，自是報知了官府，當官差來到的時候，嚴霜早已出城追趕雲萬里去了！

嚴霜變了！

嚴霜狠了！

嚴霜學會了刁猾和奸詐！

嚴霜成了殺人的魔王！

不錯，這種種批評都對，但有誰去找其中的道理呢？又有誰能發掘嚴霜變的原因所在呢？

挨慣打的人，學會了如何少挨兩下，漸漸的更會自通了怎樣去打人，這是自然的變化，防衛的本能！

天下絕對沒有被欺侮到死路上，還不反抗的人！

若說反抗就是不對的話，那欺侮他的人，又是如何解釋呢？

可是世人多半祇見反抗者的奮勇怒擊，而未見他受欺至再的時候，那種叫天呼地皆不應的可憐！

所以，鼻下口，莫發斷言，當知你曉得還是太少！

* * *

出城之後的嚴霜，跨下那騎寶駒突然無故嘶鳴起來！

嚴霜得到這匹龍駒，雖然時日不多，但人知馬，馬識主，却已有了極爲深厚的瞭解和感情！

寶駒突然無故長嘶，必是前途有警，嚴霜遂留了心！

寶駒疾如追風，轉瞬十里！

她坐在馬上，業已看出，右面兩個前面路上，突然圍滿了一羣人，無法通過，嚴霜勒韁停蹄，皺着黛眉仔細的注目這一羣人！

人圍成了幾圈，無法看清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於是嚴霜再提韁催馬向前，不過却慢了下來。

刹那，她已接近了這羣人，相距不足三丈！

適當此時，人羣哄然而散，有不少閒漢跑到她的馬前及馬後，奇怪的是他們都沒有再跑，反而又回頭觀看起來。

嚴霜因人羣分散，自然而然的看清了一切！

原來有四個花子，正在爭吵不休！

嚴霜目光一掃這四個花子，業已看出竟然都是武林中人，個個都有一身絕對不低的功力！

嚴霜端坐在馬上，依然沒動，她要瞧這四個花子，究竟是因何相爭，事雖並不關她，但她却動了俠心！

這時，站在左方的兩個花子之中的一個，沉聲說道：「你們實在欺人太甚了，祖師爺的規矩……」

話沒說完，左方的兩名花子中的一個，已怒叱一聲道：「祖師爺個屁，要談規矩，要說祖師爺的話，老子先問問你們，這是什麼地方，你們又是那裏來的？」

嚴霜雖說近年以來，走南闖北所見已多，但那祇限於復仇之行，所去有方，對江湖中事却依然甚多陌生！

乞丐，穿的衣衫是千補百縫，而左邊兩個花子，却皆係上好的錦衣！

右方兩名乞丐，每人草繩當了腰帶，帶上各繫着一個黑色口袋，大有尺餘，內裡不知放着什麼東西。

左方兩錦衣乞丐，却是每人都背着個尺半大小的皮口袋，袋內鼓鼓漲漲的，也不知藏有何物！

此時右方乞丐中的年老者，神色一正，道：「祖師爺立規，並無地區之限，雖有南、北兩幫，那祇是爲求彼此照應方便，你們『廣幫』，得天獨厚……」

左方錦衣丐中，那尖瘦臉頰的接口道：「這話對了，既知我們廣幫是得天獨厚，你們川幫中的小角色，就該遠遠避開，如今竟敢上了門……」

右方老乞丐怒聲道：「呸！說你等得天獨厚，祇不過是忘了祖師爺的規戒，多行不義訛詐謀財而已，你當是好話？」

尖瘦臉頰的錦衣丐，冷笑一聲道：「我看你們是活不耐煩了！」

老丐怒哼一聲，道：「跟你也說不清理，你也不看看，我們腰上有幾隻結，身上有幾條袋，走，領到我們『香頭』那兒去！」

尖瘦臉頰的錦衣丐，噗嗤一聲笑了出來，道：「你幾個結？四個，幾條袋？兩條，老子不錯，袋祇兩條結是兩個，但是小子，我一個結頂你們九個……」

老丐怒到了極點，沉聲叱道：「好個欺師滅祖的東西，九結九袋，祇有創幫的三祖才有，你竟敢這樣來比，若不擒你來服家法，你……」

話還未完，另一個錦衣丐却猛地揚手甩出一物，迫使老丐和身旁另一個年輕花子，閃身後退而躲避！

錦衣丐甩出去的那件東西，落在了地上，此物落地立即昂首飛盤成堆，嚴霜早已看見，那是條奇毒而怪的蛇！

四外業已跑遠但仍圍觀的人們，都不由驚呼出了聲！

錦衣丐甩出毒蛇之後，立即說道：「老子沒有暗算你等之心，你們不也是都帶着一流玩意兒嗎，取出來，和老子們的比劃比劃！」

老丐惱了轉對年輕的那個花子道：「吳老四，取蛇！」

吳老四皺皺眉，道：「二哥，這條蛇太厲害了，怕……」

老丐道：「怕個屁，是這兩個東西欺師滅祖在先，正好拿他們餵了大白，也讓他們『廣幫』的小子看看！」

吳老四似逼以無奈，緩緩解開了腰懸的口袋！

尖瘦臉頰的錦衣丐，此時竟也把身揹的紅皮袋子取了下來，一邊打着袋口，一邊向四外的人道：「你們站遠點，遠點，否則要被咬上，死了可是白死！」

這種狂妄的神態，跋扈的樣子，已使嚴霜不耐！

誰知這尖瘦臉頰的錦衣丐，在說話之後，頭一抬，看見了嚴霜，嘴角邪邪的一笑，向嚴霜道：「一個女人家，也喜歡看熱鬧，妳若是想趕路，我把小花兒喚回來，妳先走妳的好不好？」

嚴霜沒有想到，這花子很邪門，話却正經。

由此可見，不能以貌取人？

嚴霜的確是趕路要緊，她沒有閑空管人的閒事！

不過既然碰上了，要說叫她不問，心裏就像有什麼事情沒辦好似的，不說出來有多麼蹩扭！

於是她笑着說道：「不錯，我要趕路，祇是碰上你們要拚命，我却想管管閒事，有什麼大不了的呢，有話好談……」

她話沒說完，老丐和那尖瘦臉頰的錦衣丐，竟同聲說道：「妳能不能請別過問我們的事，走自己的路？」

嚴霜皺皺眉頭，想了想，才道：「我又不是當眞閒着沒事幹了，一定要管你們的死活，快，把這條蛇拿走，我要過去！」

別說是一條蛇，地上現在就算有一條虎，嚴霜也不怕，但她坐下的寶馬，却會受驚而不安。

那名放出「小花兒」毒蛇的錦衣丐，這時道：「別慌啊，要慢慢的收回來！」

說着，這乞丐對那奇毒的小蛇，以唇作聲，噓噓不已，小蛇慢吞吞的懶洋洋的，游了回去，爬到乞丐的手上！

此時，尖瘦臉頰的錦衣丐，也自紅皮袋中掏出來了一條毒物，有手掌般大，看不出是什麼東西！

老丐也打開了布袋，取出一隻雪也似白的小老鼠！

那年輕的吳老四，手中已多了條白蛇，戒備不懈！

嚴霜搖搖頭，深知稍待四個花子拚上命，很可能誰也活不了，但是人家不要自己過問，又何必多管這份事呢！

於是嚴霜一抖韁繩催馬而行！

大約剛剛走到這四個乞丐的中間，背後突然有人沉聲叱道：「梅嚴霜，納命來！」

隨着話聲，彈簧陣響，身後射來了無法計數的暗器！

由這多的暗器看來，暗算嚴霜的人，不在少數！

嚴霜人在馬上，以她的這身武功來說，暗器再多，再狠，她也絲毫不放在心上，但却無法維護胯下的寶馬！

事情發生得突然，嚴霜立即恍悟了一切！

她身後無人，要有，就是剛剛跑散開的那羣看熱鬧的漢子，當然，暗算自己的，必是這些人而無疑！

若是所料無疑的話，不問可知，四名乞丐也是假的！

嚴霜轉念至此，銀牙咬起，首先左掌輕拍馬首，道：「先跑你的！」

接着身形一閃，已離了馬鞍！

寶馬通靈，在這刹那之間，已猛展四蹄電馳而去！

這時，背後暗器已到，嚴霜神功提起，右掌向後方凌虛甩去，百數點寒星，掃數轉迴奔向了來路！

可是她快，四名乞丐更快，就在嚴霜右掌震退了身後暗器的時候，四丐雙手互揚，四般毒物全拋向嚴霜身上！

這種巧妙的安排，計謀的實行，和一切不失毫厘的配合，用意祇有一個，

要置嚴霜於必死之地！

換個人，怕是當眞要死在此地了，但是嚴霜終歸是嚴霜，在這種種陰謀毒物計算之下，她依然能沉着應付！

首先業已震退了背後的暗器，繼之雙足猛頓，疾射而起，使四名喬飾丐幫弟子的惡徒所扔出的毒物撲空！

他冲飛一拔五丈，在四般毒物俱皆撲空之下，迅捷下擊，雙掌連揚，那四名功力甚高的假乞丐，首先了賬！

此時，她似乎看到自己背後，有微小一點白影閃動了一下，但因下擊勢疾而猛，又沒覺出有不妥的地方，竟未多想！

四丐喪命，羣匪頓作鳥獸散！

嚴霜已把這些東西恨到了極點，怎容許這些萬惡陰險的鼠輩逃生，身形起處，業已追近！

祇見她雙掌揚拍不已，十指伸屈連連，那些匪黨惡徒，隨着她的指掌，一個接一個的橫屍塵埃！

刹那間，計數三十名，包括那喬飾乞丐的四人在內，俱皆喪命在嚴霜威力無倫的功力之下！

人好辦，毒物却十分難纏！

一頭雪鼠，一條花蛇，還有一條白色的怪蛇！

三般毒物其主已死，竟有靈性，此時立成品字，把嚴霜團團圍在了中間！大有一拚之意！

嚴霜冷哼一聲，右手提聚了無敵玄功食中二指，首先彈向那條白蛇，一聲輕爆，白蛇頭腦俱碎，死於地上！

接着，指點如飛，將另外兩般毒物誅除，但仍恐毒物餘毒害人，以罕見的「罡陽力」，將毒屍化盡！

此時，她才長吁一聲，邁步而前！

寶駒並未去遠，在箭外相待，嚴霜一聲呼嘯，寶馬歡騰長嘶而至，那種迎主的親切，令人深愧！

豈料寶馬奔到相距嚴霜近有數丈的地方，馬頭一斜，突然四蹄停下，一聲接一聲的悲嘶着！

嚴霜黛眉皺起，招呼牠近前，牠却動也不動！

無奈何，嚴霜只好往前面走，怎料牠却四蹄後退，依然不讓嚴霜乘騎，這却眞氣惱了嚴霜！

氣惱之下，嚴霜冷哼一聲，怒叱道：「怎麼，今天連你都想欺負我？哼！」

哼聲中，嚴霜飛身而起，向馬鞍上落去！

那知寶馬怪道，四蹄一閃，竟向後方跳躍出去了八尺，使嚴霜一撲成空，竟然沒有坐上鞍子！

這一來，嚴霜傻了，停下腳步！

說怪哉，眞怪哉，嚴霜一停，寶馬却也不再後退了！

這情形，爲從前所無，不由使嚴霜疑惑起來！

但是嚴霜怎樣也想不透個中的道理，祇有頻頻搖頭！

嚴霜個性堅强，在百思不明其理上，她下了決定！

不管這匹馬是犯了什麼毛病，也不問將有什麼變故發生，她決定先上了馬再說，再看有何不妥！

想到這裏，瞥了那匹寶馬一眼，二次作勢欲起！

適當此時，耳邊傳來起自五丈外的喊聲，道：「霜妹小心，妳背上附有毒物……」

嚴霜聽出這話聲是誰來了，並且她也想起四丐所有的四種毒物，自己祇除去了三種，原來另有一個附在自己的身上！

嚴霜不論功力多高，人總是人，在耳邊聽到那人的警告聲後，她首先是提聚了防身罡氣，接着用手就摸！

一摸之下，頓覺五指尖端一陣奇痛，知被毒物嚙中，立刻自封了一身上下的穴道，而人也適時昏了過去！

＊　＊　＊

醒來，微啓雙目，竟然躺臥在一張軟床上面！

夕陽正自床旁窗口射進房中，時間自然已是黃昏！

她眨眨眼，覺得身上並無不適。

猛然間記起了前事，立即把受過傷的右手中指，舉起放在了眼前，怪哉奇也，指上竟然毫無傷痕！

她實在莫名其妙了起來，因之虎地由床上坐起！

首先一試自己的，眞氣毫無變化，更沒有中毒的現象，嚴霜如此聰明的人，也被澆了一頭霧水！

驀地！她想起了一件事來，不由得驚咦出聲！

自己被毒物咬傷，是半絲不假！

並且記得十分清楚，自遠處聽到警告之聲！

發話的人，嚴霜認定決沒認錯，是王家的二哥克業！

尤其是令她忘不了的，是在被咬之下，曾自動封閉了一身的經脈穴道，接着就失去了知覺！

但是醒來之後，非但所受毒傷已癒，一身穴道竟然也早被人解開，這……這是她百思不解又怕又驚的事！驚的當然是這些奇特的變化，和這裏是個什麼地方。

怕的却是自己封穴所用的功力，乃師門不傳之秘技，除非是恩師巧到，否則誰也解不開自己封閉的穴道！

想起了恩師，嚴霜認爲很對！

因爲在「羣仙居」酒樓之上，和二叔王儉對飲之時，眼見自己就要上當，將那盞奇毒的酒喝下，適時却突然耳邊響起了恩師的傳聲，警告自己這酒菜中有毒，並把詳情向自己簡示一遍，方始脫過一次死劫！

現在離城未久，恩師必然仍在暗中維護，方使自己又由死難中逃得了活命，師恩如日，眞不知如何答報才好！

不過她也曾想到克業，但是以克業一身功力來說，想救自己不死，也許能夠，但想拍解自封的穴道，却難辦到！

嚴霜念頭又是一轉，却搖了搖頭！

因爲她突然記起來，救自己的若是恩師快活仙婆，此時萬萬不會離開這間屋子，必然仍在守候！

她左想不對，右想也不是，小妮子

再也坐不住了！

立即由軟床之上一躍而起，縱落地上！

那知她剛剛站穩，耳邊已傳來笑聲，道：「多躺一會兒，沒壞處！」

嚴霜聞聲注目，暗道一聲「慚愧」，原來在軟床左後方角落裏，有位出家僧人在趺坐調息！

自己醒來之後，祇顧疑神疑鬼，竟沒有發現！

如今她既已發現，自然進而明白了救自己的是誰，但是她對本身穴道被人拍開的事情，仍覺驚駭！

適時，那和尚却又開口道：「妳的那匹寶馬，在後院裏，牠吃過了草也餵過了料，可是妳却還水米沒有沾咀，怎麼樣，餓不餓？」

嚴霜經和尚提醒，果然覺得餓了，但她怎好意思先索食物，於是恭敬的對和尚萬福一禮，道：「承蒙高僧救我……」

和尚依然趺坐在角落上，那裏十分陰暗，再加上夕陽已墜，室內甚黑，角落間尤甚，因此嚴霜無法看清和尚的面目。

此時和尚不待嚴霜話罷，已接口道：「可別謝我，救你的另外有人，我和尚祇不過也一步趕了個巧，受人之托，在這裏暫時照料妳而已！」

嚴霜黛眉微蹙，道：「就這樣，我已受恩太多了。」話鋒一頓，接着又道：「請問高僧法號怎麼稱呼，那救我的人又是那位？」

和尚哈哈一笑道：「抱歉，那個小子毛手毛脚還毛心，人救下來之後，看到了和尚，竟把人往和尚身上一推，他就跑了！」

嚴霜聞言，不由瞥掃了和尚一眼，心中暗暗想道：「這和尚說的是些什麼話，亂七八糟的讓人摸不清頭腦，看來和尚是有心避忌着什麼？」

想到這裏，嚴霜故作信以爲眞，道：「天下有這種施恩於人而不望報的仁者，但救命大德，非比平常，請問高僧，這人何等模樣？」

和尚突然聲調一冷，道：「妳一個大姑娘，幹麼專問人家的模樣，再說我和尚也沒注意，就算是注意到了，也不想告訴妳！」

這算什麼話？說的嚴霜直想發火！

當然，嚴霜這火氣是發不出來，不論這和尚胡說了些什麼話，世上也沒有剛受人恩就反臉的人！

嚴霜脾氣發不得，却自己生了悶氣，不再開口！

想不到這和尚却會逗人，突然又開了口，道：「其實看妳這個樣子，也滿乖的，再說救妳的那個人，又是停也不停，可見非常正經，就告訴妳吧！」

嚴霜仍然沒有開口，但被和尚這些話，說得哭笑不得，她眞不知道這和尚是有什麼毛病！

適時，和尚接着又道：「救妳的是個很俊的小伙子！」

一聲「小伙子」，奇怪竟說紅了嚴霜的粉頰！

剎那之後，嚴霜想起有件事情必須問明，遂道：「高僧可能示下法號？」

和尚愕然的問道：「問這個幹什麼？」

嚴霜道：「以誌而毋忘！」

和尚道：「算了算了，我沒幫上什麼忙。」

話鋒一頓，和尚似乎又想起了什麼事來，一笑道：「要說沒幫上忙嘛，這話可不夠眞實，多少我和尚是盡過力，別的不說，要沒有我和尚，小伙子就救不了妳！」

嚴霜傻了，這是什麼話，怎樣解釋呢？

和尚接着解嘲，道：「小伙子先說，妳是被『金沙寨』池沼地帶所產的『白面人頭蛛』咬了一口，很難救！當他探看了一番傷勢後，却又說道，有救了，因爲毒祇留在臂上，尚未攻入心中，他能救治！」

和尚話鋒一頓，搖了搖頭，竟問嚴霜道：「喂，我說姑娘，妳猜他能不能救呀？」

嚴霜急欲要聽下文，接話道：「我既然傷勢已癒，自然他是能救的了！」

豈料和尚却呸了一聲，道：「能救個屁！」

嚴霜一愣，道：「那我是誰救的呢？」

和尚道：「唉！我不是對妳說過了嗎，是那個小伙子救的呀！」

嚴霜道：「可是高僧剛剛又說，此人……」

和尚哈哈一笑道：「這當然另有緣故了！」話鋒一轉，和尚笑了一聲，才道：「那小伙子能救妳這沒有錯，但是若沒有我和尚的話，那小伙子只好瞪着眼睛看妳死，再無辦法！」

嚴霜道：「請問高僧，內中到底有什麼玄妙呢？」

和尚道：「很簡單，妳中毒不深的緣故，是因爲毒進不去了，爲什麼進不去了呢，因爲妳一身穴道都封死……」

嚴霜不由接口道：「這個我知道！」

和尚似是一驚，道：「妳知道自己穴道全被封死了？」

嚴霜道：「是的，是我自己封死的……」

和尚哇呀的叫出聲來，道：「這妳可得教教我和尚！」

這次該到嚴霜發愣了，道：「高僧要我教什麼呢？」

和尚道：「妳有什麼玄妙的神通，能夠先知道要被毒蛛咬傷，而先一步把自己的穴道完全封閉呢？」

嚴霜這才明白和尚是弄錯了，一笑道：「我怎有先知之能？」

和尚大搖其頭道：「人心不古，人心不古，請妳教這麼一點能先避橫禍的玄通，妳竟然像要命似的心痛的不肯了！」

嚴霜苦笑一聲，道：「高僧，我說的是實話，試想，人怎會有先見呢？」

和尚道：「那妳爲什麼把自己穴道全封閉住？難道是閒着沒事幹，自己封着穴道作玩耍？」

（未完・卅）

金鞍出版社

食補（增訂本）

食補

眉豆・紅米飯・紅棗・雪耳・元參・山渣・海參・江瑤柱・羊肝・豬腦・菠菜・涼瓜・雞腳・牛腩・絲瓜・豆苗・川椒・百合・茄子・花膠・蓮子・冬瓜・北芪・紅蘿蔔・檸檬・茄子・莧菜・龍眼・

核桃・無花果・紅豆・綠豆・粉葛・豆腐・蝦米・何首烏・椰子・木瓜・芡實・生地・柿餅・金橋・杜仲・蜜糖・鴨腎・冬菇・當歸・淮山・杏仁・杞子・墨魚・金銀花・薏米・赤小豆・生薑・蓮藕

增訂內容，圖文並茂，介紹如何選購葯材。

欲使身體好，葯補不如食補。

張濟森中醫師編
每本港幣二十元



利源書報社發行

變色幽靈——孟浪著
毀屍滅跡——狄奇著
閻王令——孟浪著
誰是兇手——狄奇著
親仇——洪小喬著
我租了一個女人——洪小喬著
食補（曾訂本）——張濟森中醫師編
蝴蝶之吻——姬小苔著
悄織夢——依達著
情烟把眼迷——姬小苔著
你是我唯一的愛——光泰著
婚外情——光泰著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報攤及星島中心有售。

常服
氣全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